

警世小說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

二集

上海文書局發行



Mei
I 246.47
86

海上謔言夢癡仙孫漱石著

繪圖續海上謔言華夢

憶梅生署



3 2168 1045 1

續上海繁華二集

警世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目錄

卷六

第一一回

第二一回

第三一回

第四一回

第五一回

卷三

第六一回

第七一回

第八一回

第九一回

卷二

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瑯家園狂花大會

白池湘玉蟹筍筍

張園開出品協會

樓上樓白也湘逞能

賈惺惺復為馮婦

山西老無面還鄉

倒脫靴反遭靴倒脫

調絲弄竹弱女傷心

劉藥孫痛憐花娜娜

翼糊塗賠了夫人

洩機關捉破女總會

刑蕙春母女啓嫌

鬱怒傷肝瞳人反背

書頭油院掉文

安理地名士論交

那蕙春金蟬脫殼

旅館鬧禁煙新聞

翰裏翰曲玢之發急

柳依依權拜乾娘

湖北人有心夙局

偷襪騎不許騎偷襪

接木移花侍兒掉舌

威祖貽賞識賈惺惺

不合派快識此為真

失釐面急壞醜官場

白宵湘兄妹朱竊賊

良言逆耳賭棍頑皮

水功士張園灑武

續上海繁華二集

目次

第十五回

聽演說笑倒甄敏士

鬧選舉氣壞浦香孫

卷四

第十六回

辦學堂四處寫捐資

謀庵產一場無結果

第十七回

毀土偶鄉紳受侮

吞火柴怨婦輕生

第十八回

醉月樓脂粉送魂

術日橋煙霞結契

第十九回

假知己引出真知己

得便宜不料失便宜

第二十回

敲竹橫客串竟戶頭

捐木梢輪牌當禁樹

卷五

第二十一回

招我由房雙飛如願

請君入壘一語驚人

第二十二回

黑吃黑毀據恃蠻

強遇強揮拳鬪狠

第二十三回

不死不生兄弟同病

疑神疑鬼朋友擔驚

第二十四回

三更半夜捉生魂

一飯千金交損友

第二十五回

四副一場和甘場易碰

雙檯連夜酒夜何妨

卷六

第二十六回

賈慳慳兩面光鮮

花娜娜一腔冤憤

第二十七回

毒棒誤傷紅粉面

污泥透出白蓮花

第二十八回

撞木鐘枉費勞心

修火表陡萌毒念

第二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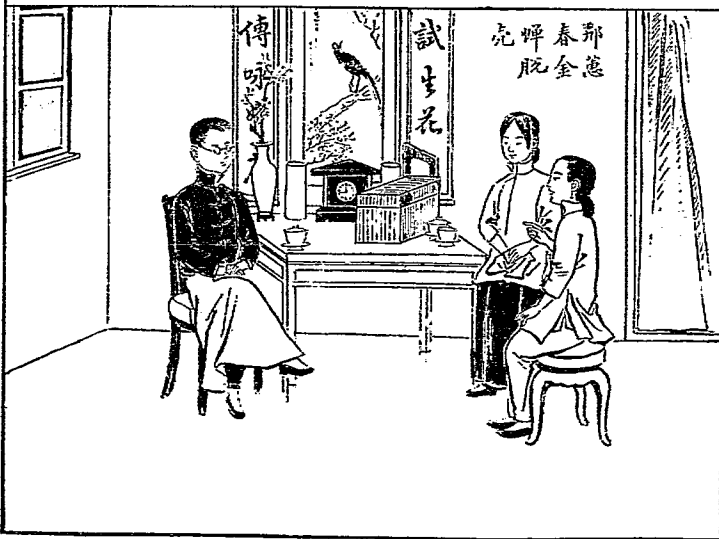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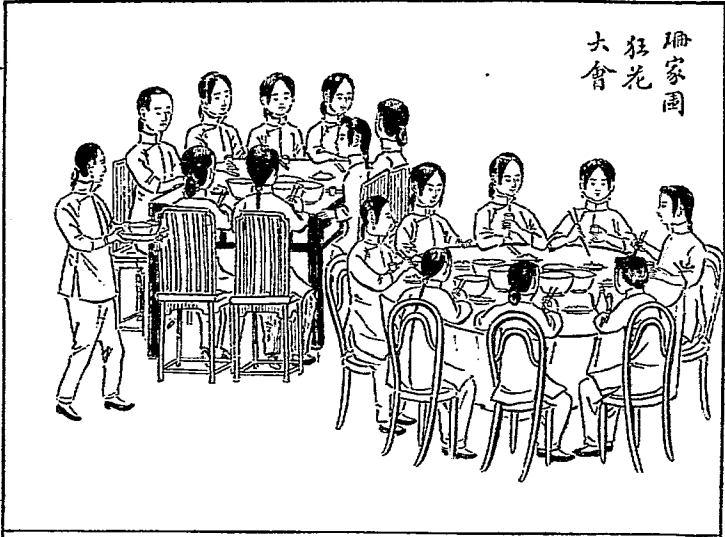
三更天密謀乞鄰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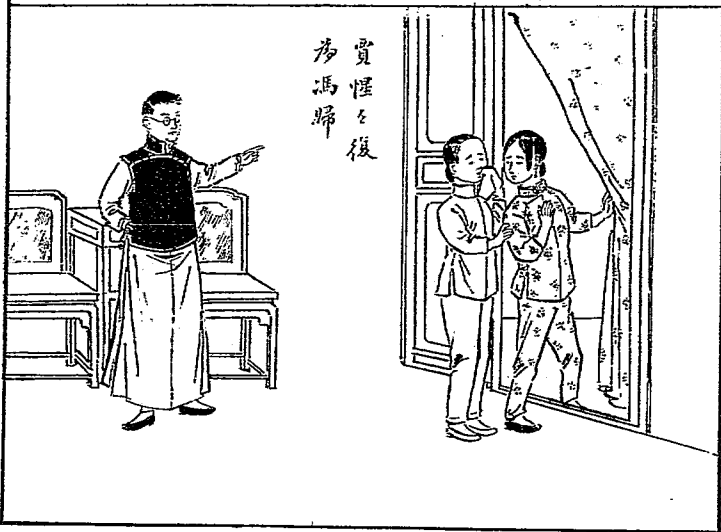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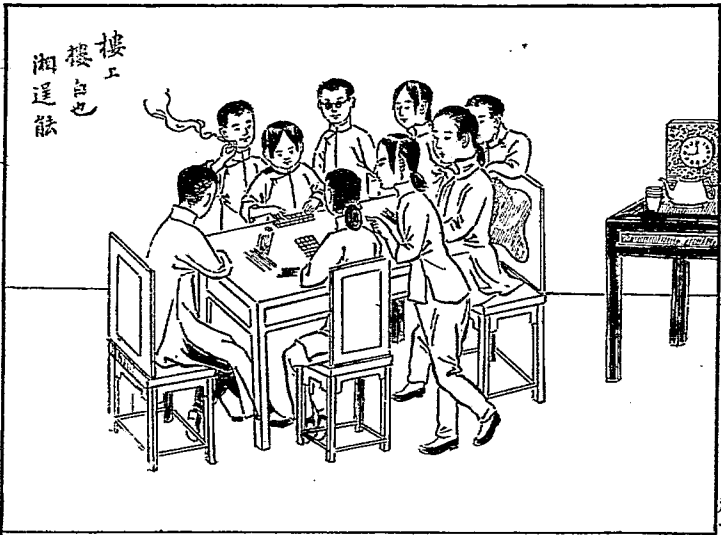
一場火得意變財東

第三十回

保險行細勘火發場

光復軍夜克製造局





警世小說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一

第一回

海上警夢癡仙孫澈石箸

珊家園狂花大會

安壇地名士論交

又操湘管續新書

不比從前說夢初

灰線草蛇尋起伏

繁花密葉費躊躇

情根已似無還有

影事傳來實又虛

寫出一篇重把玩

不知人見復何如

警夢癡仙若續海上繁華夢初集書中至那蕙春往柳飛飛家要他同到珊家園找尋女總會房屋而止這女總會乃是飛飛發起原要分開那蕙春與衛玠如的愛情怎麼蕙春反這樣高興這着飛飛刻不待緩祇因蕙春一來生性好賭聞白肖湘兄妹喜又三三百塊錢一底虛雀已是心癢難熬二來水性楊花聞肖湘這樣闊氣不知他是何等人物眼中迫欲一見故而分外要急於開辦至於威祖話在家不在家的那一番話對那少太太雖是這樣說法其實祖語即使天天在家怎能管得住他可見世人不論妻妾那人品穩重第一妖豔的斷不是閨房之福切宜留意防閑莫要鬧出樵蕙不修的事來況且上海繁華世界男女尤易混雜譬如厝乾柴於烈火之上焉有不發火的道理這一部繁華夢以前多是妻人醒醒賭莫與淫朋狎友為伍莫近拆梢棍騙一流惟此關於那蕙春這幾回書乃替世間闖元男子淫亂登徒不顧家庭祇貪外好之人落墨欲為此輩苦施藥石痛下針砭須知這也是上海社會上應該喚醒之事便是續繁華夢內應該詳寫之書看書的休責我形容太過忠厚有傷那就曉得我著書的一片苦心願不得筆端刻薄了宗旨表明

第一 第一回 珊家園狂花大會 安壇地名士論交

言歸正傳。話說那蕙春既到衛家，恰先見那如與他。嚶嚶啾啾的談了好一回。話然後去見飛飛。把四百塊鈔票的總會股本奉上說。昨宵雖是酒後隔了夜，並未食言。次問今天可去找屋。飛飛收了他的鈔票，讀他說是。真是難得。又說本來我今天早已找屋去了。祇因忽然有些頭疼，故想明日再去。瞧我兩太陽穴不貼着兩張頭風膏藥，癢但你既是這樣，有與我那裏敢貪點兒懶，要助着你的興，致使顧不得我的頭疼。馬上不妨到珊家園瞧去。不過我的包車已被且橋坐出去了。可能够借坐你的馬車，并且最好與你同去。大家有些商議。蕙春喜道：「我的馬車本甚現成，若說要我同去，我那有不陪你的道理。待我叫馬夫進來交代他們飛飛微笑答道：「待我換了衣服，再說最好更須戴隻帽子遮遮我的太陽穴兒。蕙春詫異道：「此時纔止八月中旬，戴帽子像甚樣兒。飛飛道：「這就叫做頭痛救頭。你休勸我。愈喚梳頭娘姨進房取出一隻簇新的珠兒，戴上那珠子粒粒精圓，足值二三千塊洋錢。蕙春始知他戴兜兒的用意，並不是真正頭痛難受，乃是有意買弄他有這珠兒。大約一定是燦了且橋新近辦的。宛比窮人暴富，自然要急於擺闊，怪不得他又他戴好帽子之後，身上換了一件湖色線春夾襖，一件元色外國綢同轉外國邊鏡的馬甲，下身又繫上一條外國綢裙。蕙春說：「裙子最是難看，你要來他做甚。飛飛聽見難看二字，忙向着衣鏡內照了又照，果覺得不甚有樣，因又解了下來，重換了一條元色外國綢來。這纔笑了一笑，對蕙春說：「我們快去手樓玢如聽見二人出外，親至門口相送，看他們上了馬車，走了三四間的門面，方始閉門入內。蕙春關照馬夫到珊家園，遇有空房子的弄堂，俱要停車入內。馬夫答應一連看了幾處，無奈不是嫌小，便是嫌舊，竟沒一所對意。後來看到永吉里內有一所兩進五開間的高大新屋，甚是合宜，與經租帳房議租金，先付現租一月，叫管房子的趕緊收拾。收拾明後天便有東西搬進屋來。管房子的諾諾連聲，祇照例要了這開門錢，明日起便叫幾個工匠該打掃的馬上打掃。該粉飾油漆的馬上粉飾油漆，不必絮表飛飛。蕙春畢出外，彼此滿懷得意。蕙春當夜又在一枝香請客，把衛氏弟兄和賈惺惺請來，先將永吉里的地名告知。

次問眾人何且交股衆人詫他這件事情辦得真快多說明後天大家一准把股銀繳齊以便置備器用一切那銀可是
 交給飛飛蠶點頭稱是於是又商議購辦桌椅僱用僕役廚丁等事議定真椅俱用紅木兼備幾張外國沙發及大案
 檯籐椅之類僕役俱用年輕婦女祇有廚子和看門人俱用男丁會議既定又彼此商量開幕日期蕙春說再隔三日飛
 飛說斷來不及必須七日方可後來議決五日所有總會中一切執行事件皆由飛飛主裁帳目由衛日橋一人擔任諸
 事計議已妥用了些菜大家各散次日起飛飛料理諸務忙個不了幸有巨橋弟兄幫助到得第四日上居然已各事就
 緒第五日准期開幕商議請幾個客多是女賓暫時不設男席最注意的是白也湘與胡少太太二人一定俱要請到以
 外是花公館的天少奶奶葉公館內的大小姐之類足足請了二十多人俱是各人平日往來的要好姊妹如替這總
 會起了一個名字喚做留春在牆上裝了一盞玻璃門燈足足寫着留春二字做個記識開幕時更叫紫花匠來紫些
 冬青柏枝在上覺得甚是好看且橋更想叫班灘灘熱鬧一番飛飛恐怕招搖沒有指得照會鬧出事來不便現且灘灘
 局內的林步青已在新舞臺唱戲不能出外再唱灘灘邱鳳翔又已病故別的人聽不甚慣所以沒有叫得祇由廚子備
 了六席豐盛酒菜早晚三席伺候入座蕙春是日首先豔粧而至珠翠滿頭金釧滿腕要顯顯他所有插戴與飛飛那天
 珠玑的用意一樣心思就是那少太太雖然年紀老些頭上插着一支精圓珠子的押髮一支珠騎心簪兩支珠荷花簪
 也足值千有餘金手上更戴着一兩隻金鑲鑽戒指約值二千銀子他們母女心上以爲這樣打扮諒來別的人斷沒如此
 頭煥誰知花公館的大少奶奶到時手上帶着一副珠鑲葉公館內的大小姐頸內套着一條珠練垂下來一隻珠蝴蝶
 兒白也湘更是珠鑲珠鍊般般多有連鈕扣多是珠的滿身的珠光寶氣這一個人的身上估量着足值一萬多金蕙春
 看了好不眼然不知他究有多少家計那少太太也着實羨慕花少奶奶和葉大小姐等與也湘也是初見因看他這等
 闊綽一個個無不趨奉着他說長問短的十分親熱少頃飛飛見客已到齊端整入席分付設在第二進正間之內共是

三席大家要推也湖首座也湖那裏肯坐謙讓了好一刻兒還是胡太太坐下第二座是花少奶奶第三座方是也湖究竟多是婦女坐席已經一點多鐘因酒的人不多三點鐘還沒有到檯面已散飛飛問衆人那幾位今天有與可要預幾園莊給新總會開一個號底碼各人隨意喜歡大的儘大小的小不過現洋錢很是不便大家須用籌碼這籌碼可向帳房買去停刻結好了帳仍拿籌碼去取回現洋一角錢不必記欠不知衆位姊妹們心上怎樣蕙春躊躇道不記帳果然最好但碰得底碼大了不見得人整整百的帶着現錢未免有些不便胡太太也說這個章法不甚妥善還是照男總會的辦法改做旬結或是五日一結最妙到了結帳的那日輸的人把錢交與帳房不許拖欠好在我們的女總會人多很體面將來斷沒有欠錢之事使總會內辦事的人爲難白也湖這時也發議論道五天結帳最好我們使人心上舒服但今天乃是開幕大家碰場的也好明天起儘管五天一結不知諸位如何衆婦女見也湖說得有理個個答稱很好送你糾我糾你的糾成五桌麻雀雀最小的那少太太等五十塊錢一底最大的是一百也湖那蕙春胡太太花少奶奶這桌乃是三百塊錢一底外加兩塊錢一道道落的旺子那頭錢議定五十塊底至一百塊每人三元三百塊底每人四元五百塊底每人六元爲止這場既是現局大家自然都拿鈔票出來向飛飛尋找帳房兌換籌碼飛飛把鈔票一一交與且橋記好了帳付出籌來彼此入局至一燈後先碰了七十多塊俱是別桌上不去記他祇記也湖的一桌乃是胡少太太贏了一百有零蕙春足此局輸了一百花少奶奶贏了七多塊俱是也湖一人所輸一底籌碼祇剩得幾根小籌在手看他氣度安閒神色一些不變人人暗贊他真好賭品當樣結好了數各向飛飛換回鈔票也湖說恐兄長在家盼望起身便要回去飯纔回并說我們多是要好姊妹儘可不避嫌疑既然你們兄妹常在一個處不便相離他的與致本也很好明天起不妨一同到此使總會裏格外熱鬧些兒豈不甚好也湖推說男女不便沒有答應飛飛再四相邀又說他倘然不便與我們碰和帳房裏乃是且橋

集二夢華繁上海韻

天○天○在○此○說○不○定○玊○如○也○要○前○來○他○們○不○妨○另○聚○一○處○這○纔○勉○強○合○糊○應○許○把○身○子○重○新○坐○了○下○來○飛○即○命○廚○房○開○席○
 大○家○仍○依○日○間○坐○次○入○座○那○席○榮○却○自○始○至○終○沒○有○一○品○與○白○日○相○同○衆○人○齊○聲○贊○好○飛○飛○席○間○動○問○也○湘○明○天○什○麼○時○
 候○到○此○也○湘○道○明○兒○有○位○屈○家○太太○約○在○誰○家○花○園○遊○玩○大○約○必○須○晚○上○始○來○飛○飛○道○是○那○一○位○屈○家○太太○與○我○可○會○見○
 過○也○湘○道○他○家○原○籍○山○西○住○在○崇○明○丈○夫○名○屈○世○仁○排○行○第○四○所○以○有○人○稱○他○屈○四○太○太○年○紀○四○十○多○了○和○你○祇○恐○沒○會○
 過○面○此○人○喜○的○也○是○打○牌○明○天○倘○你○沒○甚○事○情○儘○可○也○到○張○園○頑○耍○乘○便○與○他○見○個○面○兒○往○後○請○他○到○總○會○常○叙○叙○我○想○他○
 一○定○喜○歡○飛○飛○聽○了○大○喜○約○着○蕙○春○同○去○蕙○春○滿○口○答○應○說○明○天○准○放○馬○車○過○來○一○同○前○往○彼○此○訂○明○不○可○失○約○始○各○盡○
 歡○而○散○次○日○蕙○春○果○然○坐○了○馬○車○先○至○飛○飛○家○中○三○點○鐘○同○到○張○園○也○湘○尚○沒○有○來○因○在○安○瓊○第○的○靠○廳○泡○了○盤○茶○隨○意○
 看○看○園○景○見○草○地○上○有○一○簇○人○內○有○一○人○年○紀○最○輕○手○內○拿○着○一○枝○小○小○桂○花○且○行○且○嗅○漸○漸○也○步○進○安○瓊○地○來○蕙○春○覺○
 得○甚○是○眼○熟○却○急○切○想○不○起○是○誰○就○是○其○餘○數○人○也○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後○來○看○這○些○人○也○揀○了○一○張○靠○廳○的○桌○子○泡○茶○
 恰○恰○坐○在○隔○座○那○手○執○桂○花○的○少○年○行○近○了○見○他○一○表○人○才○髻○髻○是○粉○裝○玉○琢○一○般○不○覺○心○旌○一○動○那○視○線○便○集○在○他○的○
 身○上○目○不○轉○睛○的○祇○願○呆○看○那○人○似○已○有○些○知○道○微○微○的○笑○了○一○笑○本○來○面○對○着○蕙○春○坐○的○忽○與○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掉○
 了○一○個○坐○位○將○背○脊○向○着○蕙○春○依○稀○不○要○見○面○蕙○春○越○發○孤○疑○滿○腹○定○要○偵○察○着○他○飛○飛○何○等○乖○覺○見○蕙○春○這○般○舉○動○估○
 量○着○一○定○轉○着○什○麼○念○頭○因○把○粉○頸○向○蕙○春○湊○近○一○些○低○低○的○道○這○幾○個○人○你○認○識○麼○蕙○春○被○他○轟○然○一○問○倒○覺○有○些○答○
 不○出○來○祇○微○微○的○搖○了○搖○頭○飛○飛○暗○指○着○一○個○穿○青○夾○紗○襖○子○墨○灰○夾○紗○馬○褂○的○道○這○人○我○曉○得○他○姓○杜○再○指○着○那○個○
 一○個○西○裝○的○道○這○人○我○曉○得○他○姓○劉○又○指○着○個○穿○湖○色○線○春○夾○衫○青○灰○夾○紗○馬○褂○的○道○這○人○我○曉○得○他○姓○杜○再○指○着○那○個○
 四○十○多○歲○年○紀○的○道○這○人○好○像○姓○溫○結○末○指○着○那○個○拿○桂○花○的○少○年○恰○說○祇○有○這○一○個○人○不○認○識○他○蕙○春○起○初○聽○得○津○津○
 有○味○後○問○個○個○不○認○識○這○個○執○花○少○年○恍○如○聽○書○的○聽○到○要○緊○關○頭○說○書○人○偏○沒○說○出○未○免○大○失○所○望○口○中○雖○與○飛○飛○搭○

話兩眼仍偷瞧着那個少年不已忽見他那副面貌與飛說這四十多歲姓溫的人甚是相像莫非真是父子癡着神細細一想纔想起是從前曾在恩園見過的溫玉如怎麼近來容光照人出落得更是一好俗言女子有十八變難道男子也是一般當初懊悔結識話貪圖他的家計致把此人冷落下來今天怪不得懷恨在心故連面也不要見暗暗自怨自艾一回且聽他們談着些什麼話并看玉如初時雖然惱恨停刻可還回過臉來祇要他還有意在心這回必須給個特別利益免使他空懷怨望所以息心靜氣的偵察着他祇聞飛說他姓柱的人先向着四十多歲姓溫的人道令郎近來氣色大佳迥非昔比可見病後善於調攝所致故此未病時更是豐腴但不知那姓蕭的朋友近日可還到公館中來麼姓溫的道多類諸位知己垂愛小兒自蒙安哥等頓開茅塞那班淫朋狎友近日檢直沒有上門這多是安哥等諸位所賜小兒時說沒齒不忘又聞飛說他姓謝的人道生哥此話可太重了這是令郎勇於遷善的好處我等當初不過盡朋友之義聽不聽究在令郎如今令郎竟變做少年老成真是難得姓溫的又道小兒雖能改過當時若非諸位化導焉有今日可知世人交友第一我溫生甫幸與諸君為友故得自己受了無數益處連小兒更是受益非淺又聞那個西裝學生飛飛說他姓劉的道溫老伯此言真是有理小姪初到上海的時候祇因交友不慎幾乎鬧出事來也虧謝老伯等規勸纔得隨崖勒馬令人真有今是昨非之感刻下天氣已十分涼爽不日擬仍就傳東京力圖向學將來倘有寸進豈不也是謝老伯等的所賜麼姓謝的聽罷好似面有喜色道藥孫兄定於何日赴東姓劉的道本來便欲起行祇因離家日久不知老母近可康健許否選由上海赴東或須回鄉一次前日已有家信寄歸俟接老母回示即當定期就道姓謝的連聲道是並說緩天啓程之日我等如在上海定須置酒餞行姓柱的與姓溫的說這個自然屆期我

們必須發個知會敏士戟三治之鳴岐等諸人做個公餞稍壯行色那姓劉的謙遜幾句又向溫玉如道我臨玉如兄年華正壯氣宇不凡何不再赴東京在高等大學肄業數年不強如在上海充當教習久後祇恐沒有什麼際遇不知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玉兄意下如何。玉如聞言大喜道：小弟本久有此意。當年雖在東京普通學堂畢業，自愧學術淺陋。如今在上海泰為教習，正踏好為人師的那個弊病。祇苦家嚴生小弟兄一人，從前留學東京，異常掛念，所以不敢再離膝下。藥兄倘懇帶同行，應請家嚴主裁，與藥兄的請示。老伯母一般，說罷，把手中的桂花一放，端端正正的立起身來，向他父親當面請示。那姓溫含笑答道：我雖然生你一人，難得你有此志願。又與藥兄結伴同行，焉有阻止之理。况我年未五十，平日又身強無病，你出外盡可放心。至於父母愛子之心，人人共有。為子的第一留心，謹疾二字。當初因你年輕，無識，不得不分外擔心。這幾時我已知你行為，儘管再赴東瀛留學，不但我心斷不牽掛，須知我反甚喜歡哩。玉如聽畢，此言當下十分得意，恭恭敬敬的說了一聲：遵命。以後遂與姓劉的商量一切，動身事，情。蕙春看他短步規行的，俱是正經話兒。一點不涉邪念，并且自從掉了一個坐位，莫說那頸項沒有回過連眼風，也不會斜過一斜，竟與初見時變了個人。心上不覺又是詫異，又是悵悵，往後所有舉動，便也不甚留心。無情無緒的坐在椅上，拿起茶杯一連喝了三四杯茶，心頭着實不覺快飛飛見此情景，雖然摸不出因甚緣故，却暗暗甚是好笑。笑着他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忽鼻觀邊起一陣異香，初時認做隔桌上那枝桂花風裏吹過來的，誰知香過處，面前忽來了一個女子，正是也。湘後邊又同着個半老婦人一般的元色衣服，打扮得黯淡無華，那香氣乃從也。湘身上發出因衣上洒着許多白蘭花香，水精真個是非常撲鼻。但衣服穿得一素幾與昨天換了個人。蕙春尚是第二次見面，一時幾乎認不出來也。湘對二人笑了一笑，向飛指着那一個中年婦人說道：這就是屈四太太。飛連忙起身，招呼蕙春也即站了起來，屈四太太點了點頭，請二人坐下。早有堂僮過來伺候，泡茶間，可是坐在一處。屈四太太嫌桌子太窄，不很願意也。湘猜得他的心裏，對堂僮說：可有別的地方。堂僮四下一瞧，坐得竟沒一張空桌，正在沒有法想，恰好隔桌的溫玉如等起身，要行叫堂僮收取茶資。堂僮收好了錢，等着他們去了。收過茶碗，將桌子略抹一抹，也湘說這裏很好，真是湊巧也。湘始與屈四太太一同坐了下來。堂僮泡上兩碗盞茶。

蒸又帶上四碟果品，讓春看那屈四太太身穿元色線縐夾襖，下繫元色外國綵裙，裝束雖甚老氣，臉上却撲着許多的粉，不比也。湖反脂粉不施，顯出他天然本色，并且屈四太太的鈕扣上掛着一條赤金表鍊，下繫金表帶，乃是珠鑲的。若在天換了外面，甚是土氣，又不比也。湖在鈕扣上扣着一個外國花球，十分幽豔，至於手上邊也。湖昨天帶的鑽戒，今天換了三一副水紅花金鑲屈四太太共帶四副綵金鑲，雖甚奪目，覺與年歲有些不相稱。指上也。湖昨天帶的鑽戒，今天換了三隻珠戒，屈四太太却是七八隻金戒指，又覺鄉氣，滿身總之這兩個人坐在一處，雖然也。湖明明要和屈四太太太換趣，故而並不聽，放究竟一蠢一俏，其實斷斷配不上來，就是開口之時也。湖是出軟的一口，蘇白屈四太太滿口崇明土音，聽了何等觸耳。跑路時也。湖何等飄逸，屈四太太一步一搖，何等難看。諒因他愛又虛雀，所以也。湖與他投機，否則怎能要得好。來正在心中暗想，但聽屈四太太問也。湖道：小姐你瞧今。天園裏的人，真是熱鬧，不知我家老爺來了沒有。你可以留心給我瞧瞧他，一定一個人坐轎子，馬車來的，我方纔進來的時候，園門外停着轎車甚多，內中有轎深綠的，宛像他平日所坐，但馬夫不在，車上認不出來。你的眼光很尖，順便更替我帶。瞧那個馬夫，我有一支水煙袋，放在車上好，叫他快些拿來也。湖聽能立起身向四下一望，問那馬夫可穿號衣，屈四太太道：怎麼不穿？乃是藍夏布白鑲滾的頭上戴的是隻羽縷子涼帽也。湖暗想：時候已經深秋，到了馬夫怎麼還穿着夏布號衣，并且頭戴縷子涼帽，祇有屈世仁做得出來。因又子細向人叢看去，果見一個馬夫那裝束與屈四太太所說相符，站在一張茶桌旁邊，諒在那裏與主人講話。這主人非別正是屈世仁，一些不錯。因舉手向那邊一指，說屈老伯與馬夫多已來了，可叫堂倌去招呼他們。屈四太太答稱很好，遂喚堂倌傳言過去，讓春和飛飛聽說屈世仁也在園中，難得屈四太太夫妻這樣要好，要見世仁的人品如何，因照着也。湖所指之處，大家站起身，軀軀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時，幾乎不約而同的笑做一堆，正是。

不圖錦簇花團地

忽現蹊模巧樣人

要知飛飛與那蕙春見了屈世仁好笑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也湘玉蟹筍筍

那蕙春金蟬脫殼

話說那蕙春與柳飛飛開屈世仁也在安樓地內不信屈四太太夫妻這等要好因順着白也湘所指之處要瞧瞧這屈世仁是何等人才但見他四十多歲年紀的人那背脊彎得竟如蝦米一般已覺暗暗好笑更兼天生的四面凸額遠望去幾乎祇見額角不見眼鼻却偏是一張齜嘴嘴上豎起了幾根黃短鬚比戲班裏的哈哈笑還要異樣難看身上穿的是竹根青花緞夾袍紫紅花緞夾馬褲自己覺得十分癢眼旁人見了却個個搖頭再看旁立的那個馬夫身上的一件藍夏布號衣好似幾個月沒有洗過那白滾幾乎變做灰色頭上這頂紅纒涼帽紅纒也巳變做紫纒觀時彷彿有甚重孝在身并且一手拿着根旱煙管正在那裏遞與主人又活像人家靈臺上裝煙的那個西方童子因忍不住彼此揶揄的笑將出來暗想張園裏不信有此種人物真是罕見也湘旁觀者清恐怕觸惱屈四太太急向兩人遞個眼色叫他們休得如此二人也慮笑出事來俱想勉強止住豈知大凡愛笑的人遇到了好笑事情心裏頭越要笑鼻子裏越是熬他不住面孔上越是板他不起那眼睛更祇管迷迷的合將攏來竟連縫都沒有沒奈何各人祇好把粉頸扭轉假意望着窗外纔得掩飾過去更幸屈四太太一條心此時多在屈世仁與馬夫的那支水煙袋身上故竟半點沒有覺察少頃堂倌已把那馬夫叫了過來屈四太太問他老爺是幾時來的水煙袋可在車上馬夫說老爺到了好半天了水煙袋已帶在身旁說罷向懷內取出一枝竹筒式的漢口煙袋放在桌上蕙春從眼梢上瞥見不知他在那裏覓來的這種古貨幾乎又要笑出聲來被飛飛很命把他一扯纔算忍定屈四太太接了煙袋又問馬夫可有紙煤馬夫說有更在衣袋內掏了一回掏出四五個七折八曲的黃元書紙煤又帶上一匣猴牌洋火劃了一枝遞與屈四太太點着纔空

續上海繁華二集

卷一

第二回

白也湘王登新節

邢燕春金線脫殼

10

着○手○跑○了○開○去○屈○四○太○太○拿○到○這○一○支○水○煙○袋○如○獲○至○寶○呼○喚○呼○喚○的○儘○抽○水○煙○一○連○抽○了○兩○個○多○紙○煤○花○未○放○手○那○邊
 屈○世○仁○已○得○馬○夫○通○信○說○太○太○已○經○到○了○世○仁○便○僵○着○身○子○走○將○過○來○也○不○管○有○女○客○在○座○更○似○忘○却○在○花○園○裏○頭○一○開
 口○便○是○個○吹○字○調○道○吹○你○和○白○大○小○姐○一○部○馬○車○那○馬○有○我○們○自○己○的○馬○車○快○麼○祇○恐○一○定○趕○不○上○來○所○以○我○比○你○先○到
 屈○四○太○太○道○唔○雖○然○比○不○得○自○己○的○馬○快○幸○喜○跑○得○還○穩○沒○把○我○頭○得○眼○花○頭○暈○屈○世○仁○道○這○便○還○好○那○馬○還○可○算○做○一
 匹○良○馬○回○頭○便○問○白○也○湘○道○大○小○姐○你○這○馬○車○是○自○己○的○還○是○馬○車○行○裏○的○也○湘○道○是○馬○車○行○的○屈○世○仁○道○為○何○自○己
 不○辦○他○一○部○往○東○往○西○甚○是○便○當○譬如○我○有○了○這○部○馬○車○一○天○到○晚○的○跑○在○外○邊○又○是○闊○氣○又○是○適○意○豈○不○很○好○也○湘○道
 屈○老○伯○公○館○裏○現○有○幾○部○馬○車○幾○匹○好○馬○屈○世○仁○道○一○馬○一○車○够○了○要○甚○幾○部○也○湘○笑○道○我○聽○得○人○說○一○匹○馬○不○能○一○天
 到○晚○的○跑○老○伯○休○要○哄○我○屈○世○仁○搖○頭○道○一○匹○馬○每○月○已○要○花○費○我○多○少○洋○錢○怎○好○再○多○若○說○不○能○一○天○到○晚○駕○車○有○時
 那○馬○跑○不○動○了○我○好○回○到○公○館○歇○息○歇○息○再○走○這○算○計○一○定○要○的○你○將○來○不○辦○馬○車○便○罷○辦○了○也○須○學○我○樣○兒○切○切○記
 也○湘○聽○了○暗○自○好○笑○飛○飛○蕙○春○自○從○屈○世○仁○過○來○之○後○聽○着○他○的○說○話○越○發○發○忍○笑○不○住○祇○顧○眼○睛○望○着○窗○外○伴○做○個○不
 不○聞○由○着○也○湘○去○與○他○數○行○夾○忙○中○屈○世○仁○手○內○的○旱○煙○管○因○與○也○湘○講○話○好○久○沒○去○呼○他○息○掉○了○火○祇○見○他○又○與○屈○四
 太○太○說○了○一○個○吹○字○將○煙○管○向○他○一○揚○屈○四○太○太○忙○把○紙○煤○吹○着○立○起○身○與○他○點○火○這○時○候○妥○從○地○內○許○多○的○人○看○見○了
 個○個○好○笑○白○也○湘○也○踮○着○張○騎○差○不○多○要○笑○出○聲○來○屈○四○太○太○行○所○無○事○等○屈○世○仁○吸○着○了○煙○從○容○容○的○收○回○紙○煤○道
 世○仁○這○裏○頑○過○之○後○可○還○到○別○地○方○去○世○仁○道○別○的○沒○甚○地○方○你○和○白○大○小○姐○停○刻○俱○在○那○裏○我○好○放○馬○車○來○接○也○湘○道
 停○刻○我○們○在○珊○家○園○留○春○總○會○馬○車○叫○他○放○來○很○好○世○仁○道○總○會○裏○多○是○男○子○你○們○怎○樣○前○去○也○湘○道○這○是○個○女○總○會
 老○伯○放○心○世○仁○道○怎○麼○你○們○女○子○多○有○起○總○會○來○這○倒○是○罕○見○的○事○該○要○去○見○識○見○識○但○既○然○是○個○總○會○諒○來○定○有○麻○雀
 倘○然○我○要○來○又○可○能○進○得○去○麼○也○湘○沉○吟○道○總○會○裏○的○定○章○本○來○並○沒○男○人○但○屈○老○伯○倘○然○有○與○和○老○伯○母○一○同○進○去○諒

續 海 上 繁 華 夢 二 集

也。沒。有。什。麼。要。緊。若。是。一。個。人。祇。恐。不。便。世。間。道。要。來。自。然。我。夫。婦。同。來。那。有。一。人。獨。來。之。理。今。天。我。也。沒。有。工。夫。晚。上。有。人。請。看。影。戲。祇。好。他。與。你。一。同。去。罷。但。叫。他。早。些。回。來。說。畢。濃。濃。的。噴。了。口。煙。低。腰。曲。背。的。踱。了。開。去。這。口。煙。恰。恰。噴。了。也。湖。一。面。有。一。股。煙。辣。氣。向。鼻。竇。裏。面。直。沖。素。來。不。吸。淡。煙。的。人。聞。到。了。最。是。難。受。幾。乎。要。嘔。吐。出。來。因。急。回。轉。頭。去。避。他。不。防。屈。四。太。太。又。是。一。口。水。煙。劈。面。噴。至。剛。噴。入。咽。喉。之。內。也。湖。急。得。沒。法。忙。把。手。中。的。白。絲。巾。向。口。上。一。掩。咳。嗽。三。四。聲。嗽。隨。手。取。起。一。杯。茶。來。呷。了。幾。口。纔。得。勉。強。止。住。屈。四。太。太。尚。不。曉。得。是。自。己。的。煙。噴。了。人。家。問。也。湖。因。甚。咳。嗽。想。是。方。纔。在。馬。車。上。嗆。了。些。風。停。刻。可。要。與。我。家。老。爺。換。部。轎。子。馬。車。本。來。今。天。這。樣。風。大。皮。葉。子。坐。着。不。便。也。湖。不。好。當。面。說。他。祇。稱。老。伯。的。馬。車。自。己。要。坐。不。必。掉。換。方。纔。我。也。沒。有。嗆。風。因。想。與。伯。母。講。話。要。緊。了。嗆。了。口。痰。此。刻。六。點。沒。有。什。麼。屈。四。太。太。道。這。便。還。好。但。不。知。你。要。與。我。說。甚。話。兒。也。湖。道。我。們。在。此。頑。過。之。後。可。是。便。到。總。會。還。是。再。到。愚。園。陪。坐。屈。四。太。太。道。既。然。叫。了。馬。車。出。來。愚。園。怎。可。不。去。那。馬。車。錢。豈。不。一。樣。也。湖。說。了。聲。是。祇。好。何。候。着。他。飛。飛。與。蕙。春。兩。個。其。時。再。坐。不。在。對。也。湖。說。他。們。先。到。總。會。屈。四。太。太。聽。見。問。可。是。先。去。碰。和。飛。飛。道。倘。然。有。人。在。彼。碰。幾。圈。說。他。茶。定。沒。有。人。坐。一。刻。兒。再。說。屈。四。太。太。道。你。們。碰。的。多。少。一。底。蕙。春。道。大。的。四。五。百。塊。小。的。四。五。十。塊。可。以。隨。着。汰。家。意。兒。屈。四。太。太。道。譬。如。我。想。碰。一。百。塊。的。二。四。加。春。夏。秋。冬。梅。蘭。竹。菊。公。侯。將。相。漁。樵。耕。讀。四。座。檯。花。一。千。和。的。倒。勒。你。們。可。喜。歡。麼。也。湖。道。難。得。伯。母。有。與。我。們。那。有。不。奉。陪。的。道。理。雖。然。大。麻。雀。向。沒。檯。花。有。了。這。四。座。花。祇。恐。輸。贏。太。大。但。一。百。塊。錢。一。底。究。竟。還。好。至。多。輸。了。三。底。五。底。也。不。過。三。五。百。塊。譬。如。碰。了。場。五。百。塊。的。難。道。保。得。住。斷。輸。不。到。一。底。况。且。檯。花。是。跟。着。牌。風。轉。的。祇。要。牌。風。一。好。常。常。拿。得。到。他。真。是。有。趣。味。蕙。春。聞。言。躊。躇。道。檯。花。牌。我。向。沒。碰。過。還。是。清。碰。五。百。塊。底。的。好。屈。四。太。太。道。大。家。容。易。大。家。難。有。檯。花。與。沒。檯。花。一。樣。碰。和。大。小。姐。你。因。甚。不。願。蕙。春。尚。要。說。時。也。湖。想。出。一。個。兩。面。圓。到。的。法。來。說。用。春。夏。秋。冬。梅。蘭。竹。菊。兩。座。花。牌。碰。二。百。塊。底。除。去。公。侯。將。相。漁。樵。耕。讀。屈。四。太。太。想。了。三。想。

回稱如此也好。我們進去。頂他一場。也。湘。遂。催。蕙。春。飛。先。去。他。與。屈。四。太太。在。此。路。坐。片。時。同。到。愚。園。兜。個。圈子。便。來。屈。四。太太。把。掛。在。衣。襟。上。的。那。只。金。表。拿。來。一。看。已。經。四。點。鐘。了。因。說。我。們。既。要。碰。和。愚。園。不。去。也。罷。不。過。太。便。宜。了。那。都。馬。車。也。湘。聽。他。說。不。到。愚。園。問。可。是。與。蕙。春。等。一。同。前。去。屈。四。太太。點。了。點。頭。立。起。身。要。找。馬。夫。拿。水。煙。袋。一。時。那。裏。找。得。他。到。也。湘。說。煙。袋。停。刻。要。吸。不。妨。叫。我的。馬。夫。帶。去。你。吸。的。是。淨。絲。煙。總。會。裏。頭。祇。恐。沒。有。屈。四。太太。說。帶。去。很。好。但。你的。馬。夫。現。在。那。裏。也。湘。替。他。拿。起。煙。袋。向。窗。外。的。草。地。上。一。擲。早。有。馬。夫。進。內。接。去。屈。四。太太。又。要。堂。信。去。找。世。仁。來。惠。茶。鈔。也。湘。已。在。身。畔。摸。出。一。塊。洋。錢。自。己。桌。上。兩。碗。蕙。春。桌。上。二。碗。連。世。仁。那。邊。一。碗。恰。巧。正。好。屈。四。太太。尚。要。阻。止。也。湘。連。稱。不。必。客。氣。始。說。了。一。聲。破。費。與。也。湘。立。起。身。來。對。蕙。春。飛。說。個。請。字。大。家。移。步。出。園。蕙。春。看。他。走。路。一。雙。鯁。魚。脚。不。知。墊。了。多。少。高。低。一。步。一。蹣。兩。步。一。拐。的。好。不。費。力。又。未。免。暗。暗。好。笑。仍。虧。飛。止。住。沒。有。出。聲。及。至。彼。此。步。上。馬。車。屈。四。太太。與。也。湘。在。前。蕙。春。飛。隨。後。一。路。見。屈。四。太太。鞠。而。躬。之。的。坐。在。車。內。好。像。動。也。不。敢。一。動。蕙。春。這。時。候。再。醒。不。住。在。車。中。盡。情。大。笑。飛。飛。也。陪。着。他。笑。了。一。回。車。至。總。會。停。輪。也。湘。先。自。下。去。喚。了。個。娘。姨。出。來。攙。扶。屈。四。太太。下。車。登。樓。蕙。春。飛。早。已。進。內。也。湘。叫。娘。姨。取。庶。雀。牌。加。上。春。夏。秋。冬。梅。蘭。竹。菊。兩。座。花。張。端。好。桌。椅。伺。候。入。局。屈。四。太太。見。每。人。面。前。俱。沒。籌。碼。問。也。湘。是。甚。意思。也。湘。把。總。會。內。定。下。章。程。籌。碼。須。向。帳。房。現。兌。的。話。告。知。又。說。伯。母。倚。然。身。畔。沒。帶。我。可。替。你。代。兌。屈。四。太太。道。現。錢。現。碰。很。好。我。今。天。雖。然。不。抵。拚。出。來。打。牌。困。愁。和。你。到。珠。寶。店。兌。些。珠。子。帶。了。三。百。塊。錢。鈔。票。出。來。要。兌。籌。碼。已。是。足。够。但。不。知。帳。房。說。在。那。裏。也。湘。道。你。把。鈔。票。交。給。娘。姨。他。可。替。你。換。去。我。們。也。是。一。樣。說。罷。也。在。身。畔。取。出。一。推。鈔。票。點。了。點。數。與。飛。飛。的。蕙。春。的。一。齊。交。與。娘。姨。手。內。屈。四。太太。見。了。遂。也。向。胸。口。邊。七。挖。八。挖。挖。了。兩。個。包。子。出。來。點。明。乃。是。一。百。一。包。雙。手。遞。與。娘。姨。取。去。也。湘。見。他。挖。這。包。子。甚。是。吃。力。戲。問。他。藏。在。什。麼。袋。內。屈。四。太太。道。祇。因。上。海。剪。綉。甚。多。故。我。在。肚。兜。上。面。親。自。縫。了。個。袋。凡。是。要。緊。東。西。多。放。在。這。個。袋。中。包。可。萬。

華 二 夢 華 繁 上 海 韻

無一失不選，飛飛不等說，將入局若照也。湘却勉強忍住了，笑贊他真。是把我這鈔票外邊裏着一重油，祇你難道不看見麼？春和過了位，相將入局，若照也。湘却勉強忍住了，笑贊他真。是把我這鈔票外邊裏着一重油，祇你難道不看見麼？春和太太這人看他的性情，有些特別，祇恐輸了，反而不歇，贏了，便不放。他再賭，那時再要，他出來豈不加倍收回？無奈，祇好趕緊下手。今天先要得個彩頭，原來白也。湘乃初集書中，白湘吟之，女自幼得的家傳賭訣，與平常戲賭之人不同。更有這副手段，那裏及得來他目今兄妹二人在滬多靠着賭錢度活也。湘手頭居然已有了好幾千銀子，并萬餘金的天翠首飾，肖湘也着實有些現蓄，却一個還沒有娶婦，一個還沒有嫁人，怕的是一個底，再碰到得後四圍的，自己莊上，使出個玉盤，筍筍之法，把大姆指縫用個大過門兒，在牌堆中，拿鈔票向贏家現存下算計，屈四太太的主意，自然是隨處都留着神，四圍故意把手中的，一近色字，目光容易散亂之故也。湘這天既免一底，再碰到得後四圍的，自己莊上，使出個玉盤，筍筍之法，把大姆指縫用個大過門兒，在牌堆中，拿鈔票向贏家現。一張一索和了，副四百多和檯上的人，那個覺察，後來第七圈上，又開箱用，小過門法，索性成一副，中風，暗槓，筒子，色東風一碰，再加一座梅花的，檯花竟和了九百多和，蕙春等大家，昨舌說他，拿得到這樣好牌，真是再盛沒有，屈四太太却輸出火來，說碰完了八圈，一定要加放四圈，看他的牌風，可能不倒也。湘見他發便從這一副起，又故意副副輸，發并順着他的意思，當真加碰四圈，直碰至一點多鐘，方止連夜飯，多沒有吃，及至碰完，結帳，屈四太太帶來的三百塊，不夠向也。湘叫了一百蕙春，輸了一底，有零也。湘除去零數，叫他算子，一底飛飛，輸得最，是少些，祇有半底，不

卷一

第二回

白也湘玉盤筍符

那蛋香金銀檯檯

三

集二夢華繁上海蘇

第一

第二回

怕也怕玉蓮舒舒

那惡者金銀成數

一四

飛飛在總會幹事本來每天必到自不必說四個人膏場訂定了約正要各散恰好屈世仁坐了馬車到來也湘領着他到各處頑了一回并說今天對不起伯母輸了兩底籌碼他的手色很是不好世仁問他此刻可要回去屈四太太道有二十塊錢一底算得什麼也湘遂不往下說世仁屈四太太一眼並不作聲祇問他此刻可要回去屈四太太道不去難道住在這裏要來明天再來遂向也湘等別過與世仁同坐一馬車憤憤而回湘春看了又笑他夫妻不知是甚意思既像女的怕着男的又像男的怕着女的真有有些猜摸不出飛飛笑道祇要你不怕祖話怕你是一箇肯受男子管束家夫婦做甚蕙春道我若怕了祖話怎麼能够半夜三更的常在在外邊老實說眼前我們這幾個人那一個肯受男子管束要來管束我們的男子祇恐世界上沒有生呢道言未畢忽見自己的包車夫汗流浹背奔上樓來說少太太請大小姐快些回去蕙春不覺呆了呆道少太太有事嗎祖話如今看你怕也不怕蕙春將柳眉微豎道怕了他小叔說什麼話故叫我立刻到此飛飛羞着他臉道邊說不怕祖話如今看你怕也不怕蕙春將柳眉微豎道怕了他小叔說什麼話故好幾天沒有回家今天忽然回來做甚須趕緊去問明白他真有什麼拘束我的意思我自道理對付那時你睡誰怕着誰說罷叫車夫先回馬夫快快點燈馬夫來說燈已點好蕙春遂別了飛飛也湘下樓飛飛也湘也要回去也湘本是馬車來的飛飛有包車來接不必絮絮單表蕙春回家見祖時候來的一進門那少太太却在房裏自己中聽得女兒回來先差小大姐叫他過去要問你拿件東西我自來問你住那裏去了我諒房裏便那一個姊妹家中他放出一副羸弱的臉兒對我說不回來自然另有地方不見得祇有那多日的住房子別人那要拿甚東西來要拿東西放在我家此有東西對付不來所以差車夫叫他回去聽他這一番話聽了冷笑道他

今○天○原○來○爲○了○鐵○箱○來○的○我○自○然○有○話○答○他○可○一○同○到○房○裏○頭○去○那○少○太○低○的○道○同○你○進○房○也○好○但○你○近○來○所○幹○的○
 事○祖○語○一○點○不○知○最○妙○倘○然○有○甚○風○聲○到○耳○你○想○和○他○怎○樣○分○辯○蕙○春○流○吟○半○响○道○若○然○他○提○起○此○事○你○祇○在○旁○不○必○開○
 口○我○也○有○話○答○他○包○管○他○一○句○話○接○不○上○來○那○少○太○似○信○非○信○祇○得○一○同○進○房○祖○語○一○見○蕙○春○開○口○便○問○他○從○那○裏○回○
 來○這○樣○好○早○蕙○春○把○臉○一○沉○道○這○做○了○個○人○誰○不○要○出○去○活○動○活○動○你○一○向○在○外○間○那○裏○怎○麼○不○與○我○說○今○天○偏○來○盤○我○
 祖○語○道○我○是○一○個○男○子○隨○便○什○麼○地○方○好○去○你○怎○能○與○我○比○比○蕙○春○道○我○雖○然○是○個○女○子○一○向○隨○便○什○麼○地○方○多○去○誰○道○
 你○沒○有○瞧○見○祖○語○道○一○向○我○住○在○家○中○可○以○不○來○管○你○這○幾○天○我○沒○有○回○來○你○怎○樣○的○自○由○在○蕙○春○道○這○幾○天○誰○叫○
 你○不○回○來○呢○自○己○沒○有○回○家○反○要○管○着○別○人○那○不○是○笑○話○麼○你○要○管○還○是○去○管○別○個○我○勸○你○休○錯○了○念○頭○祖○語○聽○他○說○
 你○叫○我○去○管○那○個○蕙○春○道○自○然○有○受○你○管○教○的○人○在○你○心○上○怎○反○問○我○一○輩○子○不○服○你○管○你○休○錯○了○念○頭○祖○語○聽○他○說○
 話○一○句○緊○似○一○句○一○則○從○前○縱○容○憤○了○不○時○被○蕙○春○呼○來○喝○去○一○時○怎○能○制○得○住○他○二○則○起○初○的○幾○句○話○實○是○醉○且○樓○叫○
 他○藉○端○尋○事○來○的○却○祇○致○了○一○個○大○旨○不○能○够○逐○句○預○料○如○今○被○蕙○春○見○不○出○所○料○暗○暗○得○意○反○逼○着○他○要○說○出○近○
 下○來○祇○哭○喪○着○那○張○煙○臉○坐○在○床○面○前○一○張○外○國○交○椅○之○上○不○再○開○口○蕙○春○見○不○出○所○料○暗○暗○得○意○反○逼○着○他○要○說○出○近○
 日○的○所○作○所○爲○問○在○外○頭○可○又○娶○了○個○人○致○把○家○中○忘○却○祖○語○被○逼○不○過○竟○然○一○五○一○十○的○說○了○一○個○子○細○臨○了○兒○說○今○
 天○要○在○鐵○箱○內○拿○錢○使○用○所○以○特○地○回○來○蕙○春○既○把○真○情○探○出○便○如○拿○賊○的○拿○到○了○賊○證○一○齊○拿○去○我○那○蕙○春○決○不○胡○賴○
 他○不○該○一○點○沒○有○良○心○在○外○幹○出○此○事○此○說○鐵○箱○內○你○有○多○少○銀○子○是○你○姓○威○的○錢○儘○管○一○齊○拿○去○我○那○蕙○春○决○不○胡○賴○
 半○文○但○你○把○錢○取○去○之○後○休○再○到○此○見○我○須○知○我○和○你○相○與○一○場○今○天○便○是○末○日○我○那○蕙○春○應○悔○當○初○你○威○祖○語○却○不○要○
 再○鬧○後○會○說○罷○惡○很○很○的○在○身○畔○摸○出○一○個○鑰○匙○向○着○祖○語○面○前○一○擲○說○這○是○你○鐵○箱○上○的○鑰○匙○我○交○給○你○祖○語○不○防○他○
 說○出○這○一○番○話○一○心○認○做○噁○氣○故○反○勉○強○放○出○笑○容○答○道○我○娶○了○醉○月○樓○那○見○得○把○你○搬○在○九○霄○雲○外○你○何○苦○這○樣○着○

釐何究究竟是你先嫁我將來他終得呼你一聲姊妹我勸你還是耐性些兒誰知這話蕙春不聽猶可一聽時怒從心起
 起向祖詒啐了一聲道那一個要來嫁你可有什麼婚書八字拿給我瞧祖詒尚還認做氣話答稱你當初明媒正
 婆說什麼八字婚書蕙春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既是明媒正妻可有家裏的媒帖與主婚帖兒我老母現在這裏問他幾
 時把我嫁你是那一個族長出帖對親祖詒聽了這裏纔覺他心中有變見那少太太在旁忙問當日可是他作主允親
 懷策圖仲兩個大媒把蕙春嫁他少太太見蕙春今天這副舉動估是他心中另有了人有把祖詒閉門推出以應當
 初母女那番計劃之意自然幫着他自己女兒回稱當時圖仲懷策雖有此話因你母喪尚未滿七做官人家的子弟斷
 斷不可幹此非禮之事故我沒有答應又見你與蕙春那時愛情甚熱纔想出一個從權主義叫你暫時住在我家且等
 孝滿之後再行議婚這是我一片熱心原指望你與蕙春以後百歲和諧使我老年有靠誰料你這樣得新忘故今日忽
 然鬧出意外事來致蕙春傷了感情把我平日的片好意一旦付之流水這是你自己做事不好須知怨不得我母
 反殺還要說什麼當時那個做媒那個允許真是做了一場春夢一般你怎麼不明白到這個時候祖詒聞那少太太的
 話與蕙春乃是一鼻孔出氣始知母女多變了心恍如青天起個霹靂震得他頭腦發渾氣憤憤立起身來接連說了
 幾聲豈有此理搶步至蕙春身旁像要與他拚個你死我活那少太太恐蕙春吃虧急忙用力將他扯住說這是我的女
 兒你要把他怎樣你與我說若碰曲了他半根毫毛我一定不答應你蕙春却反乘勢把身子向祖詒一撲叫那少太太
 休要攔阻且看他奈何了我正是
 已驚彩鳳將飛去 忽見狂獅更發威

要知威祖詒與那蕙春怎樣開交那少太太怎樣處置此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張園開出品協會

旅館開禁煙新聞

話說那蕙春與戚祖話有心反日本來蕙春嫉他的時候貪圖的是祖話有錢放與那少太太早定下個金蟬脫殼之計
 一無喜帖二無婚書預備將來離異之時祖話手中並無把柄雖有胡圖仲蕭懷策兩個媒人祖話倘然請他們出來說
 話圖仲是個無用之人懷策又另定下一個對付之策早經與母女議及所以蕙春母女甚是胆壯前數時沒有發作一則
 爲日未多祖話鐵箱內的家計一時間吞沒不來二則祖話不論何事依順蕙春母女竟也無隙可乘急切下手不得如
 今他在外間另娶了醉月樓恰巧蕙春母女又與衛玠要好得火一般熱正可藉此發作打發祖話出門不遇預料着
 必有一番大鬧決不是三言兩語了得來的事情因此蕙春見祖話發火索性存下一個不發二不休的主見叫那少太太
 太休要攔阻反把身子直向祖話撲去他甚樣祖話並沒防備反被他撲了一個滿懷平日酒色過度又被鴉片煙燒
 壞身體的人脚裏頭有甚力量那膝蓋骨往後一彎軟綿綿的陰些跌下地去幸虧斜刺裏是張穩子急忙伸手把穩脚
 攀住纔得勉強站定穩子上擺的茶壺碗盞頓時多搬了個場叮叮噹噹響做一片房間外小大姐等聽見知道主人
 內口角大家進房相勸無奈皆是一邊的人俱勸祖話休得如此有話不妨婉說祖話氣得手麻脚冷目瞪口呆
 沒奈何在椅上坐下灘做一堆暗想人衆我寡此事須請懷策圖仲二人到來做個見證方能談判得來因叫馬夫快快
 配車立刻便想前去那少太太猜不出是甚意思問他往祖話沒有回答馬夫來說時候已兩點鐘了馬已跑了一天
 方纔卸下若是近些的路還可勉強去得遠路祇恐之力祖話想蕭胡二入雖俱吸煙此刻諒還沒睡但要與他們商量
 事情又要拉着他們出外那時祇恐天已大亮像甚樣兒還是耐心熬上一夜明天從容計議的好暫時且回提籃橋去
 先向醉月樓說知看他可有什麼意思倘能另有辦法更妙因與馬夫搖了搖手說既然如此不必配了可叫包車夫快
 快點燈說罷把鐵箱上那個鑰匙拿在手中心起身便定蕙春忽又扯住他道半夜三更忽而馬車忽而包車究竟你要到

那裏去且與我把話說開再走不遲否則明天下這隻鐵箱還是你自己來取還是我差人送到什麼地方罷說依舊沒有開口祇把身子用力一扭扭開蘆春憤憤下樓而去蘆春母女要想追時到底男子走路迅速已是不及祈得且是由他祖語含怒出了刑家跳上包車一經回到提籃橋洋房其時報時鐘正鳴三下醉月樓尙沒有睡在電燈下親自拿着一支珠押髮簪觀玩自言自語的說這珠子穿得不勻明天一早須叫紫珠花的再行穿過祖語問因甚一早要穿可是到什麼地方游玩醉月樓道張家花園要開出品協會定期明天開幕乃是你要告訴我的說園中布置得甚是精緻前數天已趕緊預備屆期千萬須去觀看難道你竟忘了祖語道出品協會明天恐你看不成了醉月樓把珠押髮向鏡箱裏頭一鎖問他因甚緣放祖語把上項事述了一遍說明天想找懷策園仲要緊張園豈不是沒有工夫前往醉月樓念曠帶喜的道蘆春這樣心應得去我蕭胡二人不要輕輕放過了但他既然有心離異祇恐你勉強留他不住那便怎樣祖語道這明明是蕭春母女同類難道我不好當官控告請堂上怎樣判斷蕭胡二人你決得定他肯到堂麼沒有婚書八字怎能告得人家祖語道婚書八字沒有幸有媒證上堂醉月樓道蕭胡二人你決得定他肯到堂麼來你家中尙有正妻不該停妻再娶他們便不該作蕭胡二人也多吃罪不起你怎的不細想想祖語被醉月樓這樣一說覺得他句句有理語語入情自恨當初做事鹵莽誤入了蘆春母女圈套但怪懷策是個聰明精細之人彼時怎也想不到他因呆呆的兩眼直視着醉月樓想出了神一言不發醉月樓不知他轉甚念頭認做與蘆春感情甚好有些兒割捨不來又調侃他道祖語你在那裏戀戀不捨的做甚世界上祇有痴心女子負心郎如今竟成了個負心的子癩心漢了我勸你不如把痴心收起明天去看蕭胡二人還是回他那只鐵箱莫要鬧到個人財兩空所有你姓戚的產業都被姓那的受用那却是第一件事雖然估量這鐵箱裏的物件他母女決不能盡數交還吞掉的

成裏還可拿回幾成日後自己慢慢的用你想我此話可是祖諒這錢嘆了口氣恨恨的道鐵箱自然要拿他回來鑰匙我已取了來了至于蕙春這種刁毒婦人那個還去依戀着他不過就此這樣了結未免太覺便宜所以我在這裏盤算醉月樓道任你怎樣盤算祇恐沒有什麼妙法我瞧明天一准去拿鐵箱遲疑不得半點你祇拿了三個鑰匙可知是沒有用的他們好叫鐵匠去開本來十成中已祇有四五成了再隔幾天祇怕連二三成也是不到祖諒聽了點了點頭忽然一連打了幾個呵欠覺是煙癮到了忙叫醉月樓替他開燈盞在煙榻上講了回話天已將曙始各安寢次日起身祖諒算是甚早那知已經十二點半趕緊吃了口煙用些早膳坐着馬車去找懷策誰知懷策已到張園去了再去尋找園仲家中回說有病不能見客跑了個空沒奈何祇好回家仍與醉月樓商議醉月樓道姓胡的既然生病找到他也是無益姓蕭的現在張園我們正好前去本來今天出品協會開會何等熱鬧不去也是可惜我昨夜已諸事端整倘你沒有工夫一個人也要前往如今吃過了飯大家同去甚好到了裏面之後你去找姓蕭的與他講話我在園中頭裏等你祖諒說如此甚好遂催廚子開飯吃畢雙雙的回到張園見園門口紮着一個冬青柏枝的高大牌坊牌坊上把電氣燈裝成上海出品協會六個大字牌坊左右的甬道上挂着無數五色紙燈甚是好看馬車到了園門不能再進即便停下一人至買票處拿出八角洋錢買了兩張入場券入內但見園中草地之上蓋成許多草房那草房裏開着亭達利與昌祥等洋貨鏡表各店柏德洋行留聲機器威麟電燈公司及大慶樓酒館萬家春番菜小花園茶館等各店并有一班消防隊預防火燭頗甚嚴肅二人暫且不至草房先到安壇地去見門口高扯着兩面龍旗隨風招颺彷彿是導人進觀入門便見樓上樓下陳列着無數出品俱由松江府屬各縣送來凡天產農業工藝美術教育等品不下數百餘種一時真個觀之不盡祖諒一心要尋找懷策那裏在他眼內醉月樓是個婦女乃是要瞧熱鬧的那出品怎去細看着他反恨屋子內的桌子一張張擺得祇有進路沒有出路進去了必須將各處跑完方能出外甚是費事內中却有五六個人

在那裏把這陳列東西透件研究并說這個出品協會雖祇松屬一府那出品已有一萬四千餘件之多將來南京開勳業會彙集各省出品不知更有多少中國誰說沒有東西那商業不發達的緣故祇因無人提倡不知比較以期精益求精所致如今有此盛舉日後必有收聽他們講究得真甚津津有味這班人祖語和醉月樓看了覺得俱甚面熟不過叫不出他們名字他們却認得祖語的甚多乃謝幼安杜少牧甄敏士平談三鳳鳴鼓諸人大家一頭談論六頭款步而行祖語兜了一個圈子心中很不耐煩醉月樓也覺甚趣味因說我們還是尋個地方泡茶略坐一刻再說倘然懷策也在那裏你們可以彼此晤面祖語連聲道好遂出了安壇地向草房一帶走去忽聽得風裏頭捲過來一陣鑼鼓之聲乃音樂部中女班唱戲醉月樓便想去看且慢吃茶祖語那有不依之理剛走過一個買福引券的地方瞥見懷策正在那裏買券開看一角錢買到了一只鬧鐘甚是得意祖語上前叫了一聲問他買的什麼東西懷策道這叫做福引券兩角洋錢一張張張都有影物寫在裏面最小的一支呂宋煙或一匣派律脫香煙一朵鈕頭花之類大的却有香水金表衣料并一輛橡皮包車在內靠着各人的手色去買醉月樓一聽大喜摸出一塊洋錢買了五張票子開看時得的一乃是一包三炮台煙一匣鐵筒香水十冊環球社圖畫日報一瓶中法藥房檸檬糖汁一方洋巾祖語聽着手裏也買了一塊洋錢開看時乃呂宋煙三支鈕頭絹花一朵明信片一張俱是並不值錢之物不及懷策與醉月樓心中有些不信再要買五張一試醉月樓要緊想去看戲對祖語道你們買好了票可在那裏吃茶等我與你談一會天懷策將手被他這一句話提醒他心中有事怎在這裏耽擱工夫因問懷策道會場上可有茶館我要與你談一會天懷策將手一指道那邊小花園內便是你有什么話說話可買好了兩引券同去祖語道這話說來很長福引券不要買了我們快去又回頭對醉月樓說你看了戲一准可到小花園來醉月樓點頭自去却把福引券得的影物一齊交與祖語祖語雙手拿了與懷策步至小花園茶棚揀個座頭坐下堂館泡上茶來懷策問祖語有甚事情要談祖語把隔夜遺著與他圖

續上海繁華二集

口一節從頭至尾述了一遍。要請懷策替他出場。做個證人。停刻同去與董春母女講理。懷策聽了。臉上好像甚是驚異。徐徐的道。祖詒哥。你這件事鬧得真有些不好。董春母女這樣變心。雖說是萬分的。豈有此理。但也是你另外娶了個人。使他母女離心離德。所致。否則已做了好久久。夫妻怎說得出這些絕情的話來。現在你要去我。做見證。與他評理。此事當時尙有圖仲。必須與他商議過了。再說。祇恐董春母女既然起了毒心。他們說得出。來。圖仲是個官場。吃不起替你服中。作伐。並幫你停妻再娶的。種種罪名。那便怎好。祖詒道。圖仲方才會去找過。奈因身子有病。並不會客。怎得與他商量。此事懷策道。圖仲的病。生得久了。這幾天。閒說好。些。昨日起。已經出外。今天。你沒有會面。諒因去得。太早。他還沒起。身。或者。有起。身。家中人。遂說。並不。會客。不信。同你。停刻。再去。包你。見面。祖詒道。我到他公館的時候。約在。一點。多。鐘。沒。去。何。況。停。刻。有之。停。刻。和。你。再。去。他。公。館。裏。人。說。過。有。病。怎。好。說。一。定。要。見。懷。策。笑。道。我。們。俱。是。熟。人。難。道。不。好。關。照。進。去。何。況。停。刻。不。必。再。到。公。館。他。昨。天。既。已。出。來。有。一。個。必。到。的。地。方。好。去。找。他。祖。詒。道。可。是。在。那。個。總。會。或。是。那。個。妓。院。裏。頭。懷。策。道。三。馬。路。的。消。閒。總。會。他。這。幾。日。身。子。初。好。碰。不。得。和。未。必。見。得。果。去。百。花。里。留。春。小。樹。去。一。定。去。的。不。過。沒。有。了。那。煙。攔。不。來。他。另。外。有。個。秘。密。所。在。旁。晚。時。決。定。在。彼。吸。煙。你。可。猜。得。出。他。祖。詒。微。想。一。想。道。一。定。有。什。麼。老。相。好。在。那。裏。擺。和。榿。子。故。他。每。天。前。去。坐。坐。乘。便。吸。幾。口。煙。倒。是。個。絕。妙。歌。足。之。處。懷。策。管。稱。不。是。祖。詒。又。猜。是。朋。友。人。家。懷。策。也。說。不。對。祖。詒。道。不。是。相。好。又。非。朋。友。難。道。是。甚。店。家。不。成。懷。策。道。乃。是。後。馬。路。一。個。旅。館。祖。詒。道。他。公。館。就。在。那。裏。怎。要。到。旅。館。裏。去。懷。策。道。正。因。公。館。在。那。家。園。故。要。到。後。馬。路。旅。館。做。個。坐。場。吸。煙。祖。詒。道。他。公。館。就。在。那。裏。不。曉。得。租。界。上。自。從。禁。了。煙。館。凡。是。吸。煙。的。人。大。家。沒。有。吸。處。真。是。不。便。所。以。有。幾。個。人。想。出。個。絕。妙。的。主。意。向。旅。館。裏。借。個。房。間。天。天。都。到。旅。館。去。吸。煙。如。三。四。個。人。合。借。一。間。每。天。祇。消。一。塊。多。錢。派。派。起。來。祇。有。三。四。角。洋。錢。一。個。便。可。早。晚。隨。意。比。了。從。前。在。煙。館。開。燈。又。是。便。當。又。是。省。錢。故。此。圖。仲。也。找。了。一。家。旅。館。如。法。布。置。開。他。借。的。是。頭。等。房。間。每。天。一。

元五角乃與侯爵請兩個合借不去時把這房間空着去便由棧使替他開燈甚是舒服我本來也吸幾口煙你曉得的正想前去找他附在他旅館之內在外頭便當些兒今天恰巧有事正好和你同去祖詒噴噴着這道法兒想得真好我緩天也得辦去免得到癡發的時候除了吞泡吞藥之外尋親覓友的甚是嗚氣懷策道怎麼不是大概我們吸煙的人自從租界一禁一嚴的同病相憐諒來不但你我如此幸有這種所在那一個不願去呢祖詒一頭聽着一頭聽着時表見已五點鐘了問懷策大約什麼時候同去圖仲一定在彼懷策道必須上燈左右纔穩此時休要性急祖詒遂不復再說祇隨口講些閒話并看那會場上來往的男女因是初次開幕沒有見過的人多要前來見見覺得很是擁擠坐到五點半鐘醉月樓聽戲出來找至座中遇見問要到別處走走還是就要回去祖詒道別處可有什麼頑意懷策道老洋房外的河內有只無錫燈船停着船中兩個女子一個名蔣金蘭一個名蔣金鳳都是無錫來的我們可去看看祖詒一聽甚是高興遂即付了茶資兜抄曲折到老洋房果見河中泊着一船船上挂着無數明角小燈五色俱備更夾着些洋燈在內船艙裏一艙的紅木桌椅收拾得甚是精緻船尾坐着兩個女子一個年約二十開外一個祇有十六七歲光景打扮得俱甚雅淡那年輕的梳着一條油鬆大辮穿一身湖色衣服更是齊整醉月樓戲間這一條船停在河邊可也是特地來賽會的懷策笑道燈船怎麼來賽會虧你說得出來這船乃是點綴會場招徠遊客所用晚上聽說可以宴客船菜很佳但恨從今日起聞已有人每夜定去接連十幾夜都沒有空否則我想做一二次東請幾個朋友叙叙甚是別致祖詒道緩緩天我來請你不過這條船停在河中不能搖動未免可惜懷策道雖然不能搖動我想上海地方的頑意件都有少的就是燈船大家到船上坐坐算得是聊勝于無却也未為不可祖詒因說得高興就要叫船上的蔣金鳳或蔣金蘭問他幾時有空被醉月樓賺了一個白眼方又縮住了口恰巧馬夫尋到河邊問祖詒可要回去祖詒因要去找圖仲叫醉月樓坐馬車先回自己與懷策同行懷策說是坐包車來的沒有馬車祇恐不便祖詒因叫馬夫先把醉月樓

送回再到張園接他。又叫懷策的包車夫回去。停到我們二人同坐馬車。不必伺候。馬夫與包車夫各各答應。醉月樓遂先自回家。祖詒和懷策又到各處散步一回。覺得腹中有些飢餓。到萬家春每人吃了四客番菜。喝了瓶香賓酒。自然是祖詒惠鈔。那時馬車已經回轉。天公先要黑了。會場上電燈照耀。有如白晝一般。來的人兀自紛紛不絕。祖詒躡出園門。尋找馬車不見。正要着腦。懷策想起今天車輛一律停在後門。沒奈何繞道後園。馬夫已駕空車迎上。俟二人上好了車。馬夫問要到那裏去。懷策答稱到後馬路。馬夫遂揚鞭疾駛而去。將到旅館門口。祇見馬路上圍着一大羣人。不知瞧些什麼。馬車休想擠得過去。祖詒心中焦悶。叫小馬夫攙着馬頭。慢慢的挨將進內。衆人見有馬車到來。大家讓一條路。分做兩邊。懷策留心看那兩邊的人。到底爲了何事。瞥見人羣中有個包探。又有二個華捕。一個印捕。押着兩個衣衫體面之人。從那旅館裏頭出來。後邊又是一人。彷彿是個探夥。一手拿了一個精緻煙盤。一手拿了一枝銀鑲甘蔗。煙鎗跟着出外。這兩個體面人。黑暗中雖然看不其楚。那狀貌好像甚熟。定睛子細一瞧。原來一個是侯譜齋。一個却是胡圓仲。并且還一人跟着。一個長隨。每人替主人拿着一件馬褂。不覺心中大吃一驚。幾乎在車內直呼二人的名字。出來祇因有巡捕在旁。不便當下定了定神。將手把祖詒的衣袖一牽。又用指向二人。微微一指。叫祖詒向車外快看。祖詒初時並沒有留心。及至向外一看。見有圓仲在內。喊了一聲。阿呀。懷策急忙丟個眼色。禁住他不再開口。然後低低的道。巡捕既在拿他。我們不可與他講話。莫要惹出事來。祖詒也低低的道。不知巡捕拿他何事。懷策道。你不見探夥手內拿着一枝煙鎗。和一個煙盤。壓在旅館內。開燈吸煙。原是私的。諒必被探捕查見。致有此禍。祖詒道。他們兩個多是官場難道。一點勢力。沒有懷策道。你又說出笑話來。了租界上的事情。憑你何等樣人。犯了事。那有勢力可靠。他們二人還算識。窩跟着探捕。便走諒來。並沒個強若使倚官托勢。不肯便去說不定。還要吃些現虧。一把髮辮的硬拖硬拽。哩。祖詒前因酒醉。受過巡捕拖拽。本是驚弓之鳥。聽了不覺代二人着急。道。照你這樣說來。他們今天進了捕房。怎樣出外得來。懷策

道要出來却也。不難最妙。存些洋錢。作保料想。可以放出。准他們。明天自己。到堂。但明天。斷不可去。聽憑堂上。將洋錢。罰掉。與捉快馬車。一樣。辦法。被告不到。保洋充公。再要便宜。沒有否則。今夜一定。收押。明兒早上。解堂。那還像。甚麼兒。祖道。存洋交保。的法兒。不知他二人。可想得到。最好有人。去知會一聲。懷策道。知會他。這是要。托人辦的。我和。你此刻。怎麼能。直接。況且他們。一到了。寫字間。隨便。張三李四。的報。個名字。最妙。免得。將來。張揚出去。與他們。面子。有碍。做官的人。不是。頑的。祖話。祇因有事。要求。圖仲巴。不得他。立刻。出外。因。央懷策。可能。與他。設法。懷策。半推半就。的。道。設法。雖還。容易。但。那個。替他。拿出。錢來。祖話。道。二人。多有。身家。替他。暫墊。也好。不見。得出來。倘。然你。身畔。有錢。不妨。立刻。與他。辦去。你。墊了。可。够。撥。策。道。依着。二入。的。場面。祇。恐。須。要。每。人。一。百。纔。能。够。保。得。出。來。倘。然。你。身。畔。有。錢。不。妨。立。刻。與。他。辦。去。你。墊。了。錢。我。出。些。力。也。不。枉。知。己。一。場。祖。話。道。二。百。塊。莊。票。可。好。身。畔。現。有。懷。策。道。有。了。莊。票。好。掉。現。洋。這。事。我。便。幹。辦。得。來。但。究。竟。是。否。爲。了。吸。煙。被。拘。須。向。旅。館。問。個。明。白。休。要。莽。撞。况。我。不。能。與。你。同。去。被。人。睡。着。不。便。你。祇。好。在。旅。館。等。我。祖。話。聽。說。得。有。理。遂。喚。馬。夫。到。旅。館。門。口。停。車。同。懷。策。入。內。訪。問。祇。見。開。旅。館。的。老。板。娘。坐。在。帳。房。裏。頭。哭。喪。着。臉。與。計。講。話。好。像。也。在。那。裏。發。急。懷。策。一。見。早。知。老。板。也。已。進。了。捕。房。祖。話。却。猜。不。出。來。一。進。門。便。問。那。一。位。是。老。板。我。們。問。一。個。信。胡。大。人。與。侯。大。人。因。甚。拘。入。捕。房。老。板。娘。看。了。一。眼。沒。有。開。口。一。個。夥。計。冷。笑。答。道。事。已。鬧。到。這。樣。還。要。大。人。侯。大。人。的。拿。甚。官。腔。差。不。多。些。也。罷。把。個。祖。話。鉤。得。鼻。塌。嘴。歪。頓。時。鬧。出。他。的。性。子。發。起。火。來。正。是。

莫辨風頭招侮易

不工詞令觸嫌多

要知祖話怎樣與棧夥發火懷策可替圖仲請壽到捕房去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樓上樓白也湘逞能

輪裏輪曲球之發急

話說戚祖話着懷策到眠雲旅館探訪胡團仲侯譜濤到底因甚被拘嚴館中的老班娘娘因老班爲了此事牽涉在內正在愁眉淚眼與衆棧夥商議辦法祖話循不識察向他們大人長大人短的細細詢問被棧夥開口奚落祖話一聽大怒放出他平日的少爺脾氣向櫃檯上將手一拍說棧夥可在那裏放屁人家好好向你說話你敢這樣混帳想是耳光有些發癢說罷竟要伸手打他老班娘娘見了大驚急忙上前相勸祇因足上蹶着一雙拖鞋跑得要緊了些一個滑選跌下地去剛跌在祖話身那拖鞋甩出二三尺遠衆棧夥瞥見大譁多向祖話說話懷策慌向各人陪個小心又將祖話一手拖住叫他休得動火有話彼此好講祖話見棧夥人多因也縮住了手不敢待蠻老班娘娘已在地上抓起身來尋到鞋子穿好問祖話究竟爲甚前來尋事懷策急把兩下不該鹵莽的話勸解又說你們這樣嘔氣諒必老班也因此事被累所致倘果老班被累你們儘管直說自然可以替你想法包他無事回來老班娘娘聞懷策的話甚是入耳始把棧夥約住叫他們休得囉哩然後把團仲譜濤借屋吸煙今天被捕房查出拘去牽連棧主之事一一說知問懷策怎樣設法可能保得各人無事懷策始知種種情節估量得一些不錯與祖話耳語數四取了銀票叫他在候房暫候一面囑老班娘娘等不必着急馬上便去打幹停刻他們一定可以放回斷沒什麼大禍老班娘娘好似吃了服定心丸當下向懷策謝過問他怎樣前去設法懷策回稱自有道理遂坐了祖話的馬車向巡捕房去了一次巡捕房是不准人情的地方他那裏有甚法想無非向幾個認識的探夥探聽團仲等這件事可會收押起來探夥說照例應得收押倘然存洋作保諒可開釋得來懷策託他們去斡旋每人存了三十塊錢果然一齊放出他遂在門外守着叨功團仲譜濤不知就裏千恩萬謝的感激不淺棧房老班知道租界上的章程本來可以這樣辦法祇因不要他拿出錢來自然也隨聲說幾句感情的話團仲譜濤懷策三個人一部馬車回棧房老班與兩個長隨多坐東洋車同回懷策一見團仲喜不自勝向他說了一句受驚並和譜濤敷衍譜濤謝他一片熱心保全顏面問一共墊了多少洋錢懷策代說共是二百塊錢

連樓房老班在內多是威福拿出來的但捕房祇有九十其餘乃是辦事酬勞你們明天不必到堂任憑把洋錢罰去
 決定再無別事不過公堂案上倘是眞名眞姓登出新聞祇來甚是難看不知可還要想個主意圖神道名字我本不想直
 說祇因侯觀察報了一個假名放我也不是假的這倒可以不必担慮懷策答稱如此最好二位緩天祇要每人還威福翁
 一百塊錢此事便算消滅但往後這旅館裏頭斷斷不能再來吸煙須要另找地方并且你二位明天雖可不必到堂樓
 房老班說不定尙要傳訊必得具張不再容留樓客吸煙的切結總與以後可知這煙燈也租不來了請濤道受了這樣
 一次風浪那個再要在外吸煙非但明天起暫不出外此刻就要回去該還祖翁的錢停刻叫當差的送到那裏祖話想
 了一想道百把塊錢何必這樣要緊倘必定要騎馬上賜還送到一枝香也好我有一點小事要和圖翁同去談心請濤唯
 唯告辭而去圖仲見旅館老班也已回來問他出來時可有什麼說話旅館老班答道說話怎麼沒有無非是明天尙要
 到堂聽審幸喜乃是初次大約必定罰洋了案若已有過此事說不定竟要封閉想來真是可怕以後決不敢這樣冒險
 請你老人家把租金算清明天起不要來罷圖仲道那個自然但你明天到堂之後千萬莫說出我們二人的眞名眞姓
 更莫說尙在上海祇稱俱是過路客人現在不知去向這事我須重托着你所有判罰的錢我與侯大人一准償你決不
 使你受虧但請放心旅館老班點頭答應圖仲遂在身畔摸出十塊洋錢鈔票叫他先自收着明後再算遂向長隨接過
 馬褂穿好與祖話懷策一同到一枝香祖話始把董春之事從頭至尾細細訴知要求圖仲出揚圖仲聽一句搖頭一句
 及至聽完那頭頭恐已搖得有些凌了却兩眼望着懷策道此事據你看來怎樣懷策當將許多不便之處說出來他又聽
 一句點頭一句連發懷策真有識見勸祖話不可與董春母女交涉暫時祇能拿回鐵箱且待緩日再說別話祖話問緩
 日怎樣說法却又頓住了口不往下講祖話見他一點沒有主意心中又惱祇得再與懷策商量還是懷策擔任了
 連夜替他去找董春索還鐵箱并與他母女決定一個了斷祖話纔算定住了心要懷策去過之後當夜回覆懷策恐怕

蕙春母女每晚出外找不到人找到了也是長談的事時必難取決故要明日再獲祖語沒奈何祇得應允彼此吃好大
 菜各散祖語坐馬車回提籃橋園仲到公館懷策獨自坐了部野雞車奔到蕙春家中果然蕙春母女並不在家子細
 盤問那裏去的馬夫說在永吉里留春總會他遂尋到永吉里去認做總會內一定是男子信也沒問一到門內便
 走裏面出來個老媽子雙手攔住問是那裏去的懷策見出來的是個婦人心下一疑回說這裏可是留春總會我要
 找一個人老媽子嚙嚙答道此間並非總會你要找那一個懷策道可有姓邢的小姐與邢太太老媽子把懷策瞧了
 一瞧問他貴姓懷策答稱姓蕭老媽子道你且在此路待我不曉得樓上可有姓邢的女客替你問去說罷叫了聲飯司
 務即有個廚子模樣的人出來問有何事喚他老媽子道你在此照顧一下我有事情上樓馬上就來始登登登的跑上
 樓去不多一刻便下來道大老爺沒有請問你的台篆懷策含笑告訴了他老媽子點了點頭說邢太太與邢小姐
 多在樓上第二進屋內請你上去懷策遠想不到他是女總會心上越發狐疑祇得移步上樓且看樓上到底乃是些什
 麼人樓下這樣盤三問四的甚是嚴緊及至上樓一看見第一進屋內收拾得甚是精潔却祇有兩三個俊俏娘姨坐着
 閒講別的人一個沒有房間裏自來火燈半明半滅的不甚燦亮第二進屋內却人聲熱鬧燈火輝煌隱隱聽去好像多
 是婦女并夾着些骨牌聲懷策更覺詫異慢慢的踱將進去祇見中間正屋裏圍着一桌女子多在那裏看牌一個
 女子含笑說道這回纔拿到了個丁香九兒一個女子吓了一聲道這下門真是死了怎十一鬚子又睡起九姑娘來忽
 內中有個身穿二藍漢網大袖夾衫天青羽毛對襟馬褂的男子臉上戴着一副銀鑲邊大圓近光眼鏡坐在天門上邊
 手中拿着牌兒一張已經拍出是只牛頭尙有一張拿起在鼻樑半邊細看口中喊了一聲放屁將牌向桌上一擲原來
 是張三六這老牛恰恰過了殺的一把開刀與下門乃是兩對劈開寶子結末應是莊家揭曉那做莊的也是一個女
 子品貌甚好年歲又輕不慌不忙把兩張牌在桌上翻開睜着一對水淋淋的眼睛一瞧笑微微說了句人丁一談賠上

門祇氣得下門和天門的人一齊發說莊家怎麼也祇一點偏偏是扣吃重門天門上那個戴眼鏡的更是直跳起來
 舞動他兩只大衣袖兒把面前的那兩張牌拿起來在桌上很的碰了幾下抱怨他的一兩點都掙不出來可是
 了說得許多女子個個掩住嘴唇好笑道祇有一個穿元色衣褲的婦人向他閉了一個白眼說牌是猛不來的你這人祇
 恐瀆了這樣吃力的碰他做甚那人始把兩只大衣袖又是已經嫁人的賈愷愷并曉得他嫁的客入叫曲球之很是
 了賠的賠了推第二條懷策看那穿元色衣服的女子認得是已經嫁人的賈愷愷并曉得他嫁的客入叫曲球之很是
 有錢讀必就是此人又見蕙春母女其時多坐在上門打注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賭錢人多有一個脾氣他如賭得高
 與最忌有人與他講話分他的心輸的更是要輸贏的也將下來失掉鳳頭一定抱怨所以不使啓齒祇向兩人點
 了點頭依舊站在旁邊閒看蕙春叫場子上的大姐端了張檯請他坐下那大姐又遞了一枝三炮台香煙與他點了個
 火請他吸煙懷策接來吸着因欺桌上多是婦人大約牌九必不甚精曲球之又是個月頭一定賭不來錢心想看
 准他出了活門打他幾下贏幾塊錢也是好的但桌子上一個現錢沒有多是籌碼不知怎樣算法又未敢輕易下手祇
 好多看一回再說因目不轉睛的看莊家風色怎樣推手怎樣並低低的私問蕙春那做莊的女子是誰蕙春答稱此
 女姓白名喚也湘休要看他年紀甚輕胆子却是很大一千八百的不在心上并且儘輸儘贏他終是面不改色那賭品
 甚是難得懷策聽了暗想一個年輕女子怎有這樣本領心上有些似信非信及見他接連推了三四方牌籌碼贏得不
 少更看他砌牌擲骰色色個個處處爭強俗語說旁觀者清便疑靠不甚住但瞧不出是怎樣過門未便認他有甚花
 樣不過自己看見了這樣的莊斷斷不敢下手去打後來下風的人輸得多了也湘照例通賠一條就此結帳共贏一千
 一百多塊洋錢曲球之輸得最多一個人佔了一半心中甚是不服便要自己做莊翻本檯面上把以前的籌碼一齊收
 過向帳房算清了錢重新各人各買這回懷策問明數目也買了五十塊錢的籌碼在衆女子裏頭同賭但見這時候又

不出來開門時撥下兩張那六張却再也不要必待擲出骰子方纔依着骰子的點數按門分派又分派得清清楚楚一點沒有什麼弊病不覺甚是佩服暗想方纔錯怪了他原來竟是清拳鐵臂假借毫無不然樓上樓的牌九天下怎有這模樣好手但莊風却又大旺與曲珠之大不相同下風打的沒個不輸蕙春母女也各人輸掉了百把塊錢因趁着這個時候私下關照蕙春何不暫停一回且等老曲做莊再打此刻有幾句話可到另外一間屋內略談蕙春正因莊家太盛也

想略歇片時遂與那少太太暗中遞個眼色慢慢的立起身來向外那少太太也就跟了出來到隔壁一間屋中懷策看這一間屋雖比正屋略小收拾得却也異常精緻桌檯一切也多是紅木大理石的并且壁邊有張炕床床上設着全副煙具乃是個吸煙之處蕙春便取火開了盞燈睡下炕去吸煙叫懷策睡在左邊那少太太坐在打橫懷策曉得蕙春尚是初吸裝煙不甚內行接過煙籤煙盒替他代裝一頭燒着煙泡一頭把祖語找他并找圖伴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遍蕙春聽了祇是冷笑等他說畢吸了筒煙始回答道祖語想娶與我為難祇恐臨不到他的是一無婚帖喜據二是停妻再娶三者恰在眼中雖有你們兩個媒人你們又不便與他出場硬證他倘能見高識低些兒早早拿回鐵箱我便留還他些家計尙算看在先前要好的分上沒把良心填盡若使我壞一壞心連鐵箱都不許他取任憑到當官控告那時恐怕他斷沒便宜不但連鐵箱都拿不回去且恐還擔了個大大罪名不怕他不打點官衙投奔門路還要好好的費幾個錢你想想不是那少太太驀女兒這樣的說也依着他的口風在旁順了幾句懷策知道這一件事祇有這樣了結別的本來無可設法况且自己又沒有好處可想怎肯替祖語費甚心思反不如拿到鐵箱之後好向祖語叨一個功說

是費了無數口舌纔把此箱取回倒可弄幾個錢到手甚是容易因接連裝了四五筒煙着實替蕙春湊湊并說收拾祖語這樣的人本來該用此種手段使他發惡不來最為上策這是起初辦事的時候大家布置得很是周密故有今日但不知他這鐵箱裏頭如今尙有多少家計你想幾時還他蕙春道鐵箱裏大約現銀子俱已沒有銀行裏與錢莊上的存

歎滿千的一齊早經起出幾百的俱是店舖裏存項或者尚還有些房屋田產契據却還一張沒動這是他姓戚的家業
 姓那的不能在外亂抵債賈臨了真要被他的告發吃虧我不至一點兒沒有見識至于幾時還他祇要他幾時有人來取
 我立刻交還就是懷策暗服他真好心計又想若照這樣說來祖語房產未動尚有一二十萬家業在手將來還儘可生
 化遂說既然如此明天他倘然自己不來這鐵箱由我來取你可放心那少太太道由你來取最妙我們母女將來也可
 有個居間的人祖語若有別的話說不出來這鐵箱由我來取你可放心那少太太道由你來取最妙我們母女將來也可
 你你還可向祖語開導幾句說話使他絕了以後念頭他若說鐵箱裏的現銀怎樣一些沒有你可說一半是他自己用
 掉一半乃我母女所用倘要與我母女算帳可叫他先去當官控告且看他怎樣告得出來懷策笑道控告談何容易老
 實說我與圖仲不肯幫忙還有那個去幫你們儘管放心但此事起初拉攏是我如今拆開却又是我拉攏時雖曾有過
 媒金拆開却應怎樣謝法蕙春隨手將一隻法藍煙盒遞在懷策手內道我立刻謝你一盒鴉片請你過癮可好懷策接
 了道鴉片自然要吸謝意將來也斷不可少說着將食指一伸道起碼須得這樣蕙春吸好鴉片正在拿出香煙來吸急
 忙取了一支送與他道可是再要一支香煙那少太太看了忍不住笑將出來懷策見蕙春狡獪說不上話此時祇好免
 開尊口笑迷迷的由他辟滑醜醜吃了三四筒煙看時辰表已經兩點多了吸着蕙春給的那支香煙要起身回去蕙
 春叫他休要着忙外間白也湘那個旺莊諒必已經推過曲環之定要翻本儘可再去打他幾條再贏些錢即倒的確是
 現成謝意你可以拿了便走懷策笑說他憐他之概怎樣講得出來況且倘然輸了怎樣蕙春道打別人的莊輸贏說
 他不定若打曲環之的却可包你不輸你不曉得他的賭性輸了不歇贏了不結真是很壞那少太太也說他賭品不好
 十場真要大輸九場難得一場小輸若要贏人家的真個休想懷策一聽遂又高興起來一同出外觀看莊家果然換
 了珠之推的是一千洋錢揀莊早已乾乾淨淨又要再推一千因帶來的現錢不够硬把賈慳慳頭上珠翠手上金鐲拿

下○來○向○帳○房○作○抵○勉○強○開○了○籌○碼○入○局○惺○惺○氣○得○發○昏○偏○偏○俗○語○說○得○好○賭○錢○輸○極○客○曲○珠○之○這○夜○輸○了○又○輸○那○得○不○極
了○又○極○誰○知○他○極○了○又○極○越○發○的○輸○了○又○輸○那○珠○翠○金○鑽○抵○來○的○籌○碼○不○到○四○方○牌○九○又○祇○剩○得○六○七○根○大○籌○十○幾○根○小
籌○不○滿○一○百○塊○錢○在○手○下○風○自○然○個○個○盡○廢○策○最○是○胆○小○也○足○是○贏○了○一○百○左○右○曲○珠○之○眼○睜○睜○看○了○自○己○面○前○的○籌
將○牌○開○好○了○門○口○中○說○你○們○大○家○睡○着○這○條○又○祇○有○這○點○兒○了○通○吃○了○自○然○再○推○通○賭○了○我○還○要○再○推○一○千○雖○然○身○畔○已
沒○現○錢○且○向○帳○房○借○去○明○天○一○早○送○還○我○姓○曲○的○人○人○曉○得○有○些○家○計○諒○還○相○信○得○過○衆○人○聽○了○但○願○他○儘○管○再○輸○大○家
先○要○攙○他○的○莊○各○門○上○每○人○分○打○了○些○却○被○也○湘○一○齊○吃○在○下○門○含○笑○說○這○回○祇○怕○下○門○好○贏○珠○之○心○中○不○服○噥○了○句○我
瞧○下○門○定○輸○用○勁○擲○了○一○把○骰○子○分○好○了○牌○他○喜○歡○先○翻○一○張○觀○看○勞○面○見○是○天○牌○心○中○大○喜○再○看○第○二○張○時○恰○恰○一○張
么○六○因○大○賊○道○莊○家○是○天○支○九○下○門○什○麼○說○完○向○桌○上○一○瞧○見○天○門○祇○有○兩○點○上○門○却○是○短○九○下○門○也○湘○先○已○翻○出○一○張
地○牌○珠○之○暗○喜○是○天○蓋○地○佔○了○贏○面○不○知○再○有○一○張○什○麼○也○湘○不○慌○不○忙○把○牌○在○指○上○一○摸○說○是○八○點○珠○之○認○做○是○地○方
八○便○伸○出○手○去○拿○籌○也○湘○笑○把○桌○上○一○指○道○聲○且○慢○珠○之○因○定○睛○一○看○頃○時○祇○氣○得○火○星○直○冒○恨○氣○填○胸○那○隻○手○方○纔○伸
了○出○去○色○勒○勒○急○又○縮○了○回○來○正○是

驚心莫把牌來看

嗔氣可憐錢又輸

要知白也湘說了八點曲珠之怎又吃不動他仍是輸的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賈惺惺復為馮婦

柳依依權拜乾娘

話○說○曲○珠○之○在○留○春○總○會○賭○錢○輸○了○半○夜○塊○錢○多○已○輸○空○拿○賈○惺○惺○的○珠○翠○金○鑽○作○抵○一○霎○時○一○千○塊○錢○籌○碼○又○剩○得○一
百○塊○錢○不○到○心○中○真○是○發○急○結○末○這○一○條○牌○也○湘○一○齊○吃○在○下○門○輸○贏○祇○看○下○門○一○處○莊○家○已○拿○了○個○天○支○九○下○門○翻○出

續上海繁華二集

一張地牌尚有一張也。湖破了一聲。八點。張之認定是地方。他本來是近視眼。遠了些。便看不甚清。又因驗得眼。光花。了。濟草。向。真。上。一。看。明。明。地。牌。上。配。的。是。張。二。四。故。使。伸。手。拿。籌。誰。知。被。也。湖。喝。住。因。又。仔。細。一。看。原。來。第。二。張。牌。不。是。二。四。是。張。二。六。所。以。也。湖。說。是。八。點。記。在。地。牌。上。邊。恰。巧。是。個。地。降。莊。家。的。天。支。九。又。是。扣。賭。這。一。氣。直。氣。得。伸。出。的。那。一。只。手。頓。時。宛。如。浸。入。冰。缸。縮。回。來。抖。個。不。住。口。內。一。疊。連。喊。了。幾。聲。放。屁。恨。恨。的。把。自。己。面。前。所。有。籌。碼。齊。向。也。湖。那。邊。一。推。兩。足。在。樓。板。上。登。的。一。蹬。立。起。身。來。瞪。住。了。兩。只。眼。睛。箭。射。着。一。雙。黑。手。不。覺。氣。出。了。神。那。額。角。上。亮。津。津。的。透。出。一。陣。油。汗。不。知。他。是。冷。是。熱。懷。策。等。各。人。見。了。暗。嘆。這。是。何。苦。賈。惺。惺。此。時。反。在。旁。冷。笑。不。已。問。他。可。要。再。推。球。之。呆。了。片。時。忽。又。發。起。恨。來。說。今。夜。自。然。輸。個。暢。快。一。定。再。推。二。千。祇。要。有。人。替。我。擔。一。個。保。向。帳。房。保。二。千。籌。碼。明。日。早。上。准。還。不。到。午。後。倘。要。利。息。情。願。現。扣。每。百。元。扣。去。五。元。二。千。祇。借。一。千。九。百。塊。錢。實。足。我。當。場。來。寫。張。借。契。這。話。噱。咕。的。說。了。一。串。可。憐。沒。個。答。應。的。人。白。也。湖。却。勸。他。今。夜。風。頭。太。覺。不。好。要。翻。本。不。妨。明。日。再。翻。好。得。我。們。天。天。常。在。一。處。何。必。這。樣。急。急。急急。之。那。裏。肯。聽。仍。問。那。個。膽。大。的。願。做。保。人。我。姓。曲。的。說。一。是。一。決。不。負。人。那。知。說。了。半。天。依。舊。無。人。作。保。沒。奈。何。祇。得。和。柳。飛。飛。去。纏。繞。他。是。留。春。總。會。的。發。起。人。帳。房。恰。又。是。衛。旦。橋。真。個。是。大。權。在。握。祇。要。應。許。一。聲。此。事。無。有。不。與。之。理。因。將。飛。飛。一。把。抓。至。帳。房。與。他。商。議。飛。飛。肯。擔。此。重。任。推。說。空。手。放。出。籌。碼。帳。房。無。此。權。力。衛。旦。橋。雖然。萬。事。搭。橋。此。時。却。也。十。分。慎。重。說。開。了。籌。碼。出。去。徵。符。瘋。了。還。好。倘。然。又。沒。有。贏。停。刻。下。風。拿。了。籌。來。結。帳。叫。帳。房。裏。拿。什。麼。東。西。給。人。此。舉。萬。萬。不。可。弄。之。又。急。又。惱。幾。手。向。飛。飛。且。橋。下。跪。好。像。此。刻。祇。消。有。了。本。錢。十。拿。九。穩。的。可。以。翻。得。來。本。贏。得。來。人。錯。過。了。這。個。時。候。那。便。想。飛。飛。被。逼。不。過。勉。強。允。了。一。千。籌。之。因。下。風。稍。長。膽。大。莊。家。一。千。不。够。輸。贏。但。看。方。纔。接。連。幾。次。一。上。場。馬。上。就。輸。個。盡。絕。這。口。氣。便。接。不。上。來。真。是。可。恨。所。以。此。次。定。要。多。備。些。些。纔。能。够。做。個。巴。望。叫。飛。飛。放。心。托。膽。二。千。一。齊。答。應。下。來。慮。了。自。然。立。刻。便。還。不。必。拿。出。現。錢。儘。扣。利。息。萬。一。又。是。輸。了。明。天。無。論。

與質依飾變買兒女總要歸清決不少留春總會一個大錢少了便不再姓曲永不在上海丟臉飛聽他說出這樣極
 話方與日橋私下商量依照珠之在檯面上的說話要他親筆立張借據算數二千扣去一百的利錢實開一千九百塊
 錢籌碼珠之聞言大喜當下立了一張借約簽好花字交給飛飛不料飛飛尚要他覓個保人一時那裏去找珠之實是
 發極不過因在借約後面又親批了二十四個小字道此項借洋並無中保明日不還任憑至家坐索或竟控官究追飛
 飛始勉勉強強的將紙交與日橋換了籌碼出來珠之如獲異寶滿望此回入局必定把所有輸去的錢一齊唾手拿回
 或者還要贏些現錢回去果然坐下去的莊風比了前兩場有些起色竟有兩條通吃無奈下風打得太少說不出叫他
 多些及至一出一個眼子大家便又很命的打將下來白也湘更是利害他最喜歡把旁人擺的籌碼吃到一門上去輸
 贏并且每吃必贏好像他預先曉得似的那消片刻工夫莊家又坍了下來莫說一千九百塊錢甚易容再加上一千
 九百祇恐一倒了莊也不費吹灰之力曲珠之此刻又輸得走頭無路那形狀却又與起初兩場不同起初是一團火性
 敲檯拍桌的十分惱怒此刻却聲息全無輸了祇是鼻子觀真哩的冷笑一五一十的把籌碼給人等到籌碼一根沒有
 依舊坐着出神下風已漸漸的拿了贏到的籌共向賬房兌取現洋各自回去蕭春母女和蕭懷策也在這個時候出門
 天氣已是兩點有餘路上遊行人稀少懷策因一共贏了二百多塊洋錢坐在包車上有些膽小願送蕭春母女同回再
 借蕭春的馬車送他回家暫且不表仍說珠之在總會內足足呆了一刻多鐘猛抬頭見屋內祇有惺惺在旁餘人一個
 沒有連飛飛也不知去向桌子上的牌骰也俱收拾淨盡滿屋的電氣燈早已息了許多始知總會已經打烊呼的嘆了
 一口冷氣立起身叫惺惺回去惺惺沒有理他珠之連說兩次惺惺纔開口道我還有面孔回得去麼頭上的珠子手上
 的金鐲請問你那裏去了却叫我怎樣回去珠之道珠子金鐲明天自然一概還你說他甚惺惺道還有一千九百塊
 錢作二千塊錢空手借的怎樣珠之道二千竟是一二千自然也要還人那個少他半文惺惺道你家裏還有這許多現錢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拿得出麼莫說一共要湊三千就是三百也還不足虧你怎樣說得出來。珠之詫道怎麼我家中沒有現錢。慳慳道這話
 你要前幾天說鐵箱裏果然有整萬現洋存在錢莊上銀行裏的不算誰叫你買甚橡皮股份。齊起了一條沒見連橡皮樹
 的葉子也沒見他是綠是黃却不曉得你究竟虧折了多少銀子。今天帶出來輸掉的又是多少怎樣還有三千塊錢。飛
 把鐵箱裏的現銀湊數你自己仔細想想那天取了多少銀子。今天帶出來輸掉的又是多少怎樣還有三千塊錢。飛
 可在那裏捏了鼻子做夢珠之被他提起眼皮恍恍如舊小說上的妖怪開了個掌心雷。震得手癱脚軟。騰落魂飛
 原來他新近因買橡皮股份虧掉了十萬有餘銀子。家中已搜括得甚是空虛。怎禁得今天又是這樣一輸再有什麼現
 錢可取。明天真個怎樣還人不覺又急又恨。又羞一時間半句話都答不出來。祇兩眼望着蠶電氣燈把拳頭在額
 角上恨恨擊個不住。慳慳看着他。擡了一回又喝住道。電燈上沒有銀子。落下看他無益。額角上也擡不出什麼。來你
 到底明天打算怎樣快與我說。珠之回轉眼來向慳慳望了兩望。又伸手向自己當心口。捶了兩下。道你既知我家裏沒
 錢。此刻逼我也是無用。難道不好。明日再說。慳慳冷笑道。少了錢可以明日再說。方才輸了錢。要想翻本。為甚不能等到
 明日老實說。我進了你姓曲的門。空擔了個有錢的名氣。其實一些福多沒享。今你反把我的珠子金鐲一齊輸去。能
 够不來逼你可知這東西是我自己帶來。並不是你兌給我的。明天還了便罷。不還我自有的。理珠之聽到這句。瞪起兩
 隻眼睛。喝道不還你要甚樣慳慳道。你說的明天再說。我也明天說給你聽。珠之道你的話。明天再說。不還珠
 到了明天可以出外想法估不定。我慳慳道。但願你明天有法可想。我的話何必再要告訴人家。越發明天再說不遲。珠
 之見他這樣不肯出口。猜不出是甚意思。心上更覺萬分難過。這時候祇在那屋子裏踱來踱去。異常悶悶。偏偏場子
 的娘姨又來收拾桌椅。一切端整收拾好了。睡覺催促珠之快快回家。因說曲老爺今天想是坐了馬車來的。可要叫馬
 夫點燈。此刻差不多已三點鐘了。慳慳在旁點了點頭。說我們本來正要回去。又一個娘姨說道。曲老爺的馬夫見他

續上海繁華第二集

燈已點得久了。現在門外候着可有什麼東西給他放在車上待我送他下去。惺惺道：「沒有什麼放在車內，祇有我們兩個人說罷。」將嘴向球之一掬道：「不知他因甚還要在此耽擱，祇怕是他今天這日子不好，要等天亮纔走。」球已發昏，十句話竟還聽得三句兩句，因怒忽扭轉身，往外便跑。惺惺也跟了出來，娘姨們說了一句：「走好，便將電燈關閉，房間外黑越越的，甚是難走。」幸虧樓梯口這一盞燈，尚沒有關，順着他一點光，下去斜刺裏，忽又跑出兩個人來，抱球的輕輕一拉，說：「可是要回去了？」明天什麼時候到此，倒把球嚇了一跳，定睛向着兩人一看，乃是飛與衛且橋，祇得含糊答應。他道：「明天上燈時，決定必來飛，飛道可能略略早些，帳房裏有的現錢，多已替你付了。」球便哭哭的要用必須等，你到了纔與球之仍是含糊答應。遂與惺惺一同上車回家。惺惺到家，倒身向床上一睡，似哭非哭的與球之作，吵球之休想能睡不多時。天已黎明，惺惺便逼着他出外想法說：「今天騎還珠，子金錫便罷，不還一則丟不來臉，往後不能再進總會二則若照這樣子將來如何過得下去，必須與他一個了斷。」球之向來最是負氣，聽了這種觸耳的話，怎肯忍受。回說：「此刻天光尚沒大亮，要設法也斷來不及，停回吃過午飯，倘沒珠子金錫拿回，大不了一各走各路，由你另外再去嫁一個人。這原是我姓曲的人，否則不能使我曲着，一世祇好讓條生路，我走，但却是你自己親口以信你，但願你飯後拿回原物，我還仍是姓曲的人，否則不能使我曲着，一世祇好讓條生路，我走，但却是你自己親口說的。須知不是我沒有情義，球之此時越聽越惱，恨恨的道：「倘然你真願另外嫁人，我就譬如你，今天生病死了，難道留得任你不過世界上的女人，這一下被我看透，了心，有錢跟着人走到沒了錢，便是這樣，下場况我姓曲的無非吃了一些風浪，尚不至少吃無穿，那見得往後便難度活，你竟一心的真想要跑，惺惺道：「本那一個要跑好端端的，有個女兒，乃家誰叫你弄到這個樣子，虧你自己不去抱怨，專來怨着別人，兩個人在房內，吱吱喳喳的鬧，他怕他在外頭迷戀花，所山西髮妻所生乳名婉兒，年方一十七歲，品貌甚是好，看性情也頗賢淑，球之到申之時，妻子怕他在外頭迷戀花，所

以叫婉兒同來一半是陪伴寂寞一半是牽掣着他無奈婉兒人太忠厚到滬後任憑着父親所為故把懼恹恹進門來離為婉兒平日竟當做姨姨看待並沒有過口角一切這天睡在隔房被二人口角鬧醒聽得父親講的說話甚是不該賭得這樣大輸雖是父女竟有些開不出口祇任惶惶與他講話惶惶因把細情述了一遍婉兒聽了覺得父親也有不是祇好一面勸慰惶惶不再開口一面勸珠之出去但望弄到了錢把珠子金鑲取回自然一點沒事珠之無奈氣沖沖的祇得出外找入可憐他一夜沒睡點心也沒有吃從一早奔到十二點鐘尋見了三四個人向來彼此各有往來這天俱說實因市上銀根吃緊自願不周不能如命竟回得乾乾淨淨珠之碰了一鼻的灰氣急敗壞的重復回家與女兒商議把些首飾變錢婉兒事父甚孝焉有不肯之理無奈珠之除了嫖賭之外平時諸事作家替女兒備辦得首飾不多任憑七姘八漢抵湊了一千塊錢其餘再也搜刮不出故此略略吃了些飯又到一個極有交情的朋友家中千央萬懇纔借到了一千塊錢現洋一千塊的支票其時天已薄暮不及回家急忙奔至留春總會把洋票一齊交與飛飛和衛且稱並沒有爽約不料飛飛把現洋收了支票決意不收說因連日市面不好莊票尙還靠不甚住支票怎能作數不妨把珠子金鑲多抵幾天有了現洋再贖二千塊的借契例應當面銷燬叫且橋檢出來還與珠之接了那張借契想商議改做先還一千把再有一千現洋割作先贖珠鑲飛飛執定不依珠之說不出惶惶要緊拿回的苦處祇囑住了說個不止且橋忽想出一個法來說二千塊錢借票儘管毀掉各欸一千塊的珠鑲此時且慢取贖可把支票拿來作抵再開一千塊錢籌碼推一場做個輪贏了便把珠鑲取回說不定還好多些現洋輸了可等明天再說豈不很好曲珠之利令智昏聽得有微伴可圖竟然依了他的主見一手交給支票一手取到籌碼入局仍是白也湘衛玠如那班男女賭了半點多鐘左右可嘆這一千塊哀懇借來的支票又齊齊的分送與人連謝字也不會落得一個珠之這一下如啞吧吃了

賈連真是有苦說不出口。那心裏頭却似有千百把鋼刀亂刺一般。幾乎滿眼流下淚來。也湘見了這種光景。第一個猜到他現錢已盡。沒有着。想今夜不能再賭。因假說有些頭疼。早要回家睡。豈叫肖湘陪着回去。把珠之陰乾在彼。餘人見也。湘兄。妹已去。珠之。又沒錢再。做上風也。各漸漸散歸。那場子便立時拆掉。珠之一個人。慘淒淒。呆了。片時。眼見得。珠子金鐲。拿他。不回。一千支。票。又。丟。掉了。坐。在。這。裏。也。是。無。益。祇。得。垂。頭。喪。氣。而。回。一。進。門。慳。慳。便。問。珠。鐲。可。會。取。回。爲。甚。這。個。時。候。纔。來。緊。人。家。昨。兒。一。夜。沒。睡。今。天。又。等。了。半。夜。珠。之。別。的。話。不。便。答。他。但。說。了。句。珠。子。金。鐲。你。好。要。緊。勸。你。差。遲。幾。天。也。罷。到。底。你。嫁。我。的。時。候。我。也。花。過。幾。千。洋。錢。進。了。門。更。待。你。不。薄。慳。慳。開。言。嗔。氣。道。不。花。錢。娶。得。到。人。恐。你。曲。珠。之。沒。這。福。分。若。說。進。了。門。待。我。不。薄。老。實。說。娶。作。樂。纔。來。嫁。你。那。個。肯。來。討。你。待。慢。如。今。千。話。并。做。一。句。你。究。竟。有。東。西。還。我。沒。有。珠。之。嗚。嗚。道。今。天。沒。有。錢。天。法。不。見。得。不。還。慳。慳。把。兩。眉。一。豎。道。這。麼。樣。的。日。子。我。還。能。過。得。下。麼。你。說。不。妨。緩。天。我。却。片。刻。也。等。你。不。及。既。然。真。沒。東。西。還。我。祇。有。失。陪。你。的。一。法。你。可。放。我。出。去。這。東。西。你。就。永。遠。不。還。也。罷。珠。之。聽。他。口。口。聲。聲。要。想。下。堂。求。去。不。覺。心。中。一。陣。發。惱。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喉。間。嗚。咽。得。半。句。話。也。說。他。不。出。聲。兒。看。了。也。甚。傷。感。勸。慳。慳。有。話。不。妨。熱。商。林。要。這。樣。逼。人。太。甚。一。面。問。珠。之。在。外。到。底。可。會。借。到。洋。錢。那。珠。鐲。爲。何。竟。拿。不。回。來。珠。之。因。不。好。直。說。祇。稱。外。間。一。個。錢。並。沒。借。到。以。致。這。樣。叫。婉。兒。祇。能。相。懇。慳。慳。三。天。內。一。定。設。法。還。他。慳。慳。怎。肯。答。應。初。尙。一。句。輕。一。句。鬧。的。數。說。珠。之。許。多。不。是。後。來。愈。說。愈。高。提。起。了。一。條。波。俏。嗔。囉。索。性。與。珠。之。大。吵。大。鬧。勸。着。他。要。當。場。應。允。下。來。并。且。以。後。不。許。有。半。句。說。話。關。到。一。點。多。鐘。珠。之。逼。得。火。發。暗。想。此。時。天。已。夜。深。難。道。他。馬。上。竟。會。出。門。不。等。明。日。因。氣。憤。憤。的。應。許。他。道。你。倘。然。真。個。要。去。此。刻。可。與。我。立。刻。快。走。誰。耐。煩。聽。你。這。樣。嘮。叨。却。不。許。等。到。明。天。白。日。出。門。須。知。我。姓。曲。的。尙。遠。要。個。面。子。慳。慳。開。他。說。出。此。話。接。疊。連。答。了。幾。句。一。准。就。走。立。起。身。整。整。衣。服。往。外。便。跑。婉。兒。尙。認。做。慳。慳。激。氣。珠。之。也。是。一。時。之。怒。因。急。牽。任。慳。慳。的。手。不。許。他。去。反。被。慳。慳。怒。道。你。是。他。生。出。來。的。自。然。跟。着。

續海上繁華夢二集

受○苦○怎○牽○連○及○我○說○罷○用○力○將○手○一○撒○惡○很○很○的○竟○自○下○樓○出○門○婉○兒○噙○了○這○口○惡○氣○不○便○再○去○拉○他○惟○念○這○樣○夜○靜○更○深○一○個○人○不○知○何○往○因○一○邊○安○慰○珠○之○說○不○犯○着○為○這○種○婦○女○生○氣○且○看○他○跑○到○那○裏○頭○去○一○邊○叫○車○夫○快○快○是○隨○惶○惶○看○在○何○處○歇○足○速○來○報○知○珠○之○此○時○由○着○女○兒○怎○樣○鬧○這○氣○倒○房○中○片○言○不○發○少○頃○車○夫○回○說○惶○惶○出○門○之○後○叫○了○部○野○鷄○車○到○安○樂○里○口○進○內○婉○兒○問○安○樂○里○是○些○什○麼○人○家○車○夫○說○多○是○妓○院○婉○兒○始○知○他○這○兩○天○有○意○吵○鬧○明○是○要○重○抱○琵琶○當○初○勉強○嫁○人○乃○是○妓○女○淑○浴○的○故○智○暗○替○父○親○憤○激○不○已○但○恐○珠○之○傷○心○過○甚○又○因○昨○天○一○夜○沒○睡○此○刻○已○兩○點○多○了○苦○勸○他○安○睡○養○神○凡○事○且○待○明○天○再○說○珠○之○點○頭○歎○息○一○回○便○在○床○上○和○衣○而○臥○婉○兒○很○不○放○心○回○到○自○己○房○中○等○父○親○深○入○睡○鄉○在○旁○邊○一○張○湘○妃○榻○上○假○寐○片○時○却○心○驚○眼○跳○的○斷○睡○不○熟○及○至○甫○經○合○眼○早○已○天○色○大○明○珠○之○從○床○上○坐○起○叫○車○夫○再○到○安○樂○里○去○打○聽○惶○惶○昨○夜○可○是○任○在○那○裏○今○日○作○何○舉○動○車○夫○去○了○半○日○回○稱○昨○夜○惶○惶○果○然○沒○去○現○聞○將○在○院○中○懸○牌○應○客○已○有○娘○姨○們○攔○借○帶○擋○珠○之○聞○可○道○改○甚○名○字○車○夫○道○聽○說○名○字○不○改○祇○等○招○牌○店○的○牌○子○一○好○便○要○懸○挂○這○是○隔○壁○院○子○裏○相○鄰○說○的○那○牌○子○聽○說○是○一○個○姓○衛○的○客○人○替○他○代○做○乃○是○一○塊○雲○白○銅○的○甚○是○特○色○不○信○且○等○過○了○三○五○天○後○再○去○打○聽○珠○之○聽○畢○羞○恨○交○加○巴○不○得○立○刻○找○到○惶○惶○處○置○他○一○個○半○死○以○洩○心○頭○之○憤○婉○兒○是○時○也○已○驚○醒○恐○怕○父○親○鬧○出○事○來○苦○苦○相○勸○說○惶○惶○願○重○墜○煙○花○此○等○沒○臉○恥○人○與○他○計○較○什○麼○想○是○前○生○少○他○些○債○當○初○把○他○娶○進○門○來○如○今○債○已○了○清○還○要○尋○他○做○甚○且○看○他○往○後○可○有○好○日○這○天○抵○死○不○放○珠○之○出○外○足○的○勸○了○一○天○第○二○日○也○是○一○般○依○舊○不○放○出○門○一○來○免○到○安○樂○里○去○生○氣○二○則○要○想○冷○掉○他○那○個○賭○場○一○連○勸○住○在○家○四○日○到○得○第○五○天○上○珠○之○自○己○仍○沒○出○去○却○叫○車○夫○到○安○樂○里○打○探○得○惶○惶○已○于○隔○夜○懸○牌○那○上○竟○然○仍○是○買○惶○惶○三○字○正○在○萬○分○惱○怒○忽○聽○一○陣○敲○門○聲○響○有○一○男○一○女○進○來○尋○找○珠○之○男○的○乃○是○且○橋○女○的○是○柳○飛○因○為○那○張○一○千○塊○的○支○票○到○期○去○收○不○付○故○而○尋○到○家○中○珠○之○一○見○二○人○急○得○面○如○土○色○二○人○進○門○之○後○由○且○橋○叙○了○幾○句○寒○暄○說○話○便○把○支○票○取○出○要○逼○着

一同出去取洋珠之明知這幾天沒出過門借來的票子沒有洋錢交去前途斷不肯付但自己手頭沒錢另借也沒
 有借處所以祇得在家硬挺指望著這筆原是賤錢收不到不見得登門索討那知飛飛和衛且橋偏會尋來却一同到
 那裏去取這筆錢心裏躊躇再四口中一語全無怎禁得飛飛又甚齒牙伶俐說這錢本來不該十分催促祇因賭錢的
 那一夜帳房裏收了票子擔任下一千輸款他們贏錢的人一個個現拿去了如今帳房裏等著開消彼此面子要緊不
 得已纔尋到尊府祇好勞你的駕快些一同去取這票子諒不至是張空票拿他來不來珠之聽他這樣一說愈覺得難
 回答飛紅了兩個面頰請飛飛與且橋略坐上樓想和婉兒商議退兵之策可憐婉兒是個女子手頭有些首飾前天早
 已一齊取出此時再有什麼法想一聞父親尚輸着一千塊錢今天有人前來逼討祇急得淚下淋漓哭個不住若說要
 他拿個主意回債怎有念頭轉得出來珠之見婉兒一哭想着自己這回的賭真是不好也不覺嗚嗚咽咽的大哭不已
 後來父女兩個在樓上耽擱久了絕沒回音飛飛叫車夫催了兩次珠之仍沒下來因且橋在樓下呼着他的名字再
 催珠之口雖答應那身子却如釘住一般休想得動飛飛等得真不耐煩又聽上邊那種啜泣之聲想着不是個事何不
 上去看他一看那哭的一個必是珠之一個女子聲音的究是何人况且更可瞧他房間內可有值錢之物不妨乘機
 取去作抵免得空票子究竟拿着無用故與且橋遞個眼色叫了幾聲珠之說你既沒有工夫下樓我們祇能上樓候你
 竟然飛飛在前且橋在後大家闖上樓去珠之沒有防備着得不可收拾婉兒因不及躲避祇得忍住了淚回轉身面壁
 而坐飛飛一上樓便瞧見婉兒人品暗想曲珠之不信他有這樣一個女兒一千塊錢怎怕他出產不來遂回轉身面壁
 有錢問他要錢沒錢竟看在一婉兒身上雖然不好說把他作抵何妨買個面子先把他認爲寄女種下個根今天便算看
 在寄女分上將這筆錢暫緩一天等珠之明日交付到了明日沒有再犯此女接去好使他父女無怨心中盤算一過便
 故意動問珠之這位小姐是誰珠之帶淚答是小女免不得叫他起身招呼飛飛仔細一看見他雖是亂頭粗服且又滿

續上海繁華二集

臉○淚○痕○那○一○種○秀○媚○之○態○却○生○得○令○人○甚○是○可○愛○一○些○掩○沒○不○來○莫○說○千○金○儘○值○依○着○近○來○曲○院○中○的○身○價○四○五○千○也○不
 足○為○多○故○笑○微○微○的○喚○了○一○聲○小○姐○叫○他○休○要○啼○哭○你○老○人○家○一○千○塊○錢○今○天○倘○真○不○便○明○天○送○到○也○好○我○最○怕○的○是○人
 家○下○淚○一○下○淚○便○心○上○離○過○何○况○小○姐○這○般○的○人○使○我○見○了○更○是○心○軟○珠○之○聽○飛○飛○上○得○樓○來○忽○然○口○齒○一○鬆○不○覺○大○喜
 過○望○急○忙○請○他○和○且○橋○一○同○坐○下○心○想○乘○機○商○議○索○性○再○緩○幾○天○飛○飛○却○一○眼○釘○住○婉○兒○發○不○絕○口○問○珠○之○可○肯○使○他○寄
 名○與○人○做○個○乾○女○珠○之○此○時○正○要○巴○結○飛○飛○便○說○既○蒙○相○愛○焉○有○不○受○獲○舉○之○理○不○知○可○要○立○刻○拜○在○膝○下○還○是○揀○個○日
 子○飛○飛○假○說○今○天○祇○恐○消○受○不○起○還○是○另○外○選○個○好○日○且○橋○在○旁○說○選○日○不○如○擡○日○倘○然○珠○翁○真○有○意○思○老○實○說○何○妨○今
 日○便○拜○珠○之○不○知○二○人○狡○詐○竟○令○婉○兒○當○下○向○且○橋○飛○飛○各○自○叩○了○個○頭○叫○了○一○聲○乾○乾○娘○飛○飛○竟○然○替○他○取○了○一○個
 名○字○叫○柳○依○依○並○在○手○上○除○下○一○隻○鑽○戒○套○在○婉○兒○指○上○做○見○面○錢○好○像○親○熱○到○個○極○點○且○橋○也○在○手○上○除○下○一○只○圖○書
 金○戒○遞○與○婉○兒○說○倉○卒○中○沒○有○帶○得○東○西○這○點○子○不○算○什○麼○正○是
 世○間○惟○有○人○心○險○時○局○向○今○女○禍○深

畢竟不知飛飛且橋收了婉兒為乾女之後珠之這一千塊錢怎樣結局且看下回分解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一終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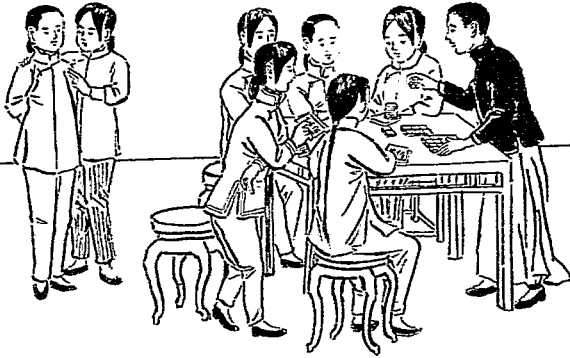
五第回

賈德復爲馮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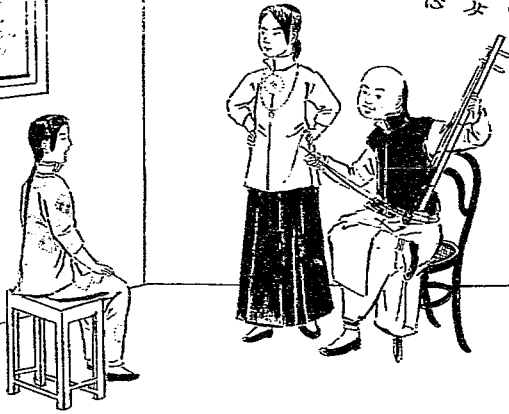
柳依依極弄乾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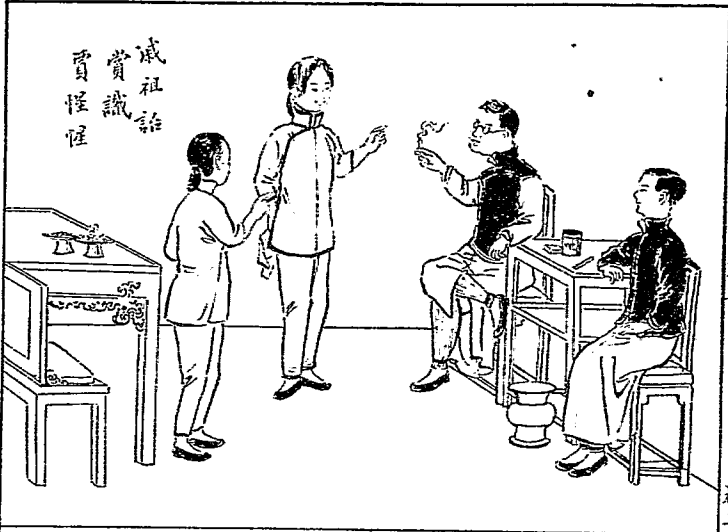
四二

脫倒靴道反靴脫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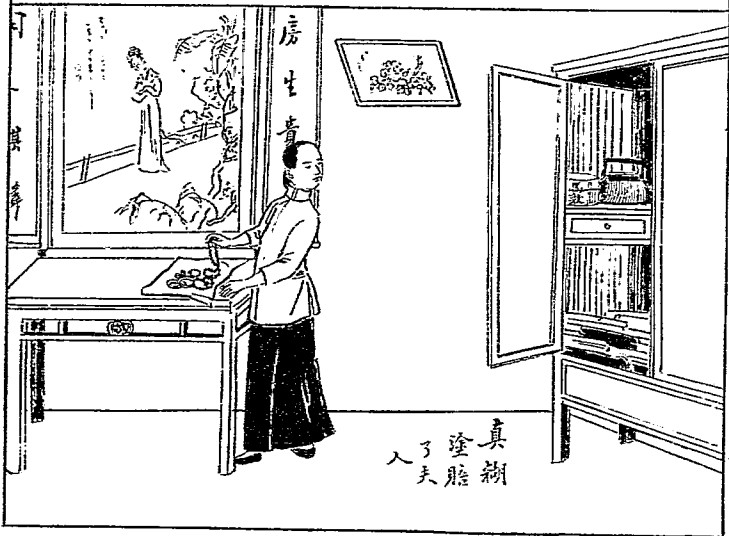


調弦
弄竹
傷心
弱女





戚祖話
賞識
賈怪怪



真綉
塗脂
了夫入

警世小說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二

第六回

海上警夢癡仙孫澈石著

山西漢無面還鄉

湖北人有心入局

話說柳飛飛轉着曲婉兒的念頭。收他做爲奇女。取名依依。把指上的金鋼鑽戒指。給他做見面錢。且橋明知飛飛用意也給了一只金戒指。有曲環之不知就裏。暗喜飛飛歡喜婉兒。正可乘機把一千塊錢支要緩期。因替婉兒將二人的見面錢謝過之後。又說到那張票子。可否索性多緩幾天。一定如數送來。且橋不敢做主。祇兩眼望着飛飛。好個柳飛飛。隨口答道。看在女兒的分上。今天決不逼你要錢。且等明天再說。若是明天總會裏沒甚開消。我們也決定不來由你。幾時有了幾時。送到總會。倘然明天有甚要用。我們大家再行商議。可好。環之聽他這樣回答。認做果能通融。得來把胸前一塊大石頭。頓時去了。半塊漸與飛飛講些別話。叫車夫去備辦點心。請二人吃了。方纔相送出門。婉兒於二人去後。對環之道。孩兒看飛飛討錢而來。奇女而去。不要有甚別的意思。父親怎樣一口許他。環之道。見了心上歡喜的人。收個奇女。乃是常事。那有什麼歹意在內。林要多疑。況且今天若非這樣下場。叫我如何過去。算來尚是不幸之幸。婉兒聞言。默然良久。泣問環之。此後可還再到總會賭錢。這一千塊錢支票。究竟怎樣還人。必須還去之後。孩兒方可放心。環之也含淚道。再到總會賭錢。我還有什麼銀錢去賭。至於支票。這一千塊錢。緩幾天。自然要設法付他。我不是個賴錢的人。婉兒道。除了這一千之外。別的小款。可還有麼。環之長歎一聲。道。事到如今。我也不來瞞你。另外尚有一千借款。乃向一個姓周的朋友。暫掉數天。內也要還人。婉兒呆了一呆。道。這一千塊。不知幾時借的。環之道。也是前幾天。轉掉幾借。多送在總會裏。頭婉兒道。如此設來到底。先後輸了多少。環之屈指約略。數道。前後大約萬金左右。婉兒忍不住大哭道。萬

事○有○錢○快○些○給○與○我○們○拿○去○開○銷○沒○錢○必○得○大○家○想○個○法○子○纔○與○珠○之○含○淚○答○道○要○錢○今○天○實○在○仍○是○沒○有○若○說○想○甚○法
 兒○一○則○我○方○寸○已○亂○二○則○時○間○又○甚○蹙○促○怎○能○想○得○出○此○事○須○你○二○人○格○外○通○融○我○姓○曲○的○永○遠○不○忘○大○德○飛○飛○不○等○說
 畢○便○接○口○道○我○們○倘○好○通○融○昨○天○說○過○不○來○今○天○來○此○做○甚○實○是○我○們○有○通○融○不○來○的○苦○處○你○也○得○要○體○諒○些○兒○且○橋○也
 接○着○說○道○珠○翁○是○最○明○白○的○前○天○我○們○替○開○籌○碼○昨○天○票○子○到○期○並○沒○逼○你○這○多○是○我○二○人○通○融○之○處○今○天○要○付○房○租○却
 弄○到○自○己○身○上○來○了○沒○奈○何○祇○得○請○你○先○付○一○半○外○頭○雖○然○市○面○緊○急○這○幾○天○沒○有○法○想○府○上○難○道○也○竟○設○法○不○來○珠○之
 滋○然○道○實○不○瞞○且○翁○說○我○因○新○近○受○了○橡○皮○股○份○的○大○虧○何○止○十○萬○左○右○接○下○來○又○是○這○樣○一○輪○纔○一○時○間○周○轉○不○來○所
 有○家○中○值○錢○之○物○說○也○惶○恐○俱○已○拿○來○變○錢○還○債○此○刻○還○有○什○麼○東○西○且○橋○聞○言○沈○吟○片○晌○走○近○珠○之○身○畔○附○着○他○的○耳
 朵○說○道○你○一○時○弄○到○這○等○窘○迫○我○自○己○實○在○沒○錢○幫○你○的○忙○真○是○慚○愧○但○飛○飛○很○有○些○錢○何○不○與○他○商○議○珠○之○也○附○着○耳
 朵○答○道○尊○嫂○果○然○有○錢○怎○樣○與○他○商○議○纔○與○且○橋○半○吞○半○吐○的○道○商○議○的○法○子○怎○麼○沒○有○但○恐○你○不○肯○依○我○不○便○開○口○珠
 之○道○怎○見○得○不○肯○依○你○你○且○快○說○且○橋○道○飛○飛○愛○你○令○愛○昨○天○不○已○收○做○寄○女○了○麼○你○何○不○在○令○愛○身○上○着○想○包○管○此○事
 必○成○环○之○聽○到○此○句○不○由○不○兜○心○一○氣○頃○刻○間○面○如○土○色○暗○想○婉○兒○真○有○見○識○竟○被○他○料○到○此○舉○深○悔○昨○天○真○不○該○胡○亂
 答○應○但○喜○婉○兒○祇○向○二○人○拜○了○一○拜○並○沒○有○寄○名○的○庚○帖○筆○據○落○在○他○手○想○來○尚○還○沒○甚○要○緊○因○自○己○按○住○了○神○氣○憤○憤
 的○開○言○答○道○看○在○女○兒○身○上○難○道○叫○我○把○女○兒○賣○掉○不○成○我○曲○玕○之○今○日○在○上○海○雖○窮○究○竟○山○西○很○還○有○些○產○業○一○千○八
 百○塊○錢○可○以○拿○得○出○來○虧○你○怎○樣○說○出○此○話○可○還○像○甚○朋○友○且○橋○被○他○這○樣○一○冲○老○着○面○皮○忙○轉○口○道○我○原○說○此○話○不○便
 開○口○因○你○定○要○我○說○故○纔○老○實○說○出○如○今○不○聽○由○你○何○必○這○樣○生○氣○但○你○說○的○山○西○有○錢○無○奈○遠○水○不○濟○近○火○今○天○便○打
 電○報○去○匯○祇○恐○也○是○不○及○除○了○這○一○條○路○且○看○你○怎○樣○有○錢○付○給○我○們○有○了○錢○本○來○那○個○要○你○令○愛○珠○之○不○服○道○少○錢○自
 然○還○錢○干○我○女○兒○身○上○甚○事○且○橋○冷○笑○道○祇○要○你○馬○上○拿○出○錢○來○我○們○一○定○拿○了○便○去○二○人○你○也○一○聲○我○也○一○句○那○口○音

續 海 上 繁 華 夢 二 集

漸漸的愈說愈高，婉兒擔着一肚子的何事，留神他看父親這般惱明，知事不妙，便暗暗把金戒將在手內，故意勤問，說父親與乾爹爭些什麼，盛怒之下，竟把且橋的話當場一齊說出來，果然不出你昨夜所料。那知世界上竟有這等衣冠禽獸的人，且橋開口罵他，暗與飛遞個眼色，大家立起身來，把面皮一翻，喝道：『來，之，你休得出口傷人，賴錢的最不要臉，纔是禽獸討錢的，誰來受你惡罵？你昨把婉兒寄名也是出於自願，那個前強你？今天有錢還了我們，最好沒有錢且叫婉兒隨着回去，暫住幾天，再說看你放他去，不放他去？』婉兒道：『婉兒是我的女兒，那個好替我作主？昨天寄名一事，可有什麼紙筆給你一寄，名竟算你女兒，可以領了便走。飛道：『婉兒，雖然沒有兩個戒指，便是憑證，試問怎得到他指上？難道竟是我們錢多一千塊，你沒有還，再加上兩個戒指，利道紙筆，雖然沒有兩個戒指，便是憑證，試問怎得到他指上？難道竟是我們錢多一千塊，你沒有還，再加上兩個戒指，利息世上有這種闊人不成？』環之這時越聽越憤，回頭要叫婉兒可把戒指還給他，婉兒却已不慌不忙，將一隻鑽戒除下來，遞給飛，飛一隻金戒硬頭皮向口內一吞，直下肚去，含着兩行慘淚，對球之道：『鑽戒兒已交還金戒兒，不能奉命。』二人誘父親，博錢又要使我父女分離，不知將女兒置於何地？女兒生為曲氏清白之人，死為曲氏貞潔之鬼，已把這戒指吞入腹中，願甘一死，以免日後飄蕩墮洞，有玷門風，但望父親死後，趕緊還鄉，親面前祇說兒係暴病而歿，免增悲痛。兒死九泉也可瞑目，更望父親從此以後，念兒死得慘苦，永永戒賭，留心商業，重振門庭，不負兒今日一片苦心。那更是兒之萬幸。曲門萬幸了！說罷，號咷痛哭不止，以後尚有幾句話半句也俱聽不出來。球之不防女兒有此烈性，祇急得手足無措，眼睜睜望着他的指上，果然沒有金戒，再看且橋手中，也是沒有，不由一陣心酸，抱住婉兒，放聲大哭。且橋見鬧出此事，正是噩夢裏萬想不到，嚇得也沒了主意，口中祇說：『這是什麼？竟沒有第二句講得出來。』飛飛雖是女子，究因妓女出身，性情異常狡猾，看見婉兒果吞了金明，知此事不妙，却把且橋一口喝住道：『這是什麼？這明明是他父女定下狡計，把吞金來洞嚇人家，要算我們感這人命，我們雪白燦亮的錢，拿了出去，怎得不問他要還那？』

續上海繁華二集

裏能算得威逼休要前去。除他即使真吞金死了。我們手中拿着他的支票。老實說。見官也是不怕。要你着急。怎的且橋被他這樣一說。急忙縮住了口。那膽子忽然大了。好些珠之父。女此時哭得正。甚傷心。由着二人怎樣講。話一句也都沒有聽見。正在彼此紛紛擾亂的時候。忽然門外走進兩個人來。尋找珠之一見他們這種情形。不知爲了何事。在天井內站住了。脚招呼珠之出外。珠之哭得已是發昏。那裏聽得後來一個年長的。叫珠之的。車夫進內。硬把他攙扶出來。動問根由。珠之纔把大略告知。二人聽了。沈吟半晌。問那兩個乃是銀主珠之將手往內。連指二人。點了點頭。移步進內。一人在身畔拿了一張外國紙的名片出來。對珠之道。令愛既吞了金。不是哭的事情。必須趕緊救治。可差貴車夫到西門外。請頭級士來。用藥施救。休要遲誤。一個說。令愛在客堂內有人從門外經過。瞧見甚是不雅。應請他快些上樓。珠之聽罷。句句依從。一面叫婉兒上樓。一面叫車夫趕快請醫。二人見珠之調遣已畢。又與他咬着耳朵。不知商議着些什麼。却把飛飛和衛且橋陰乾。在客堂角內飛飛。不怕珠之父。女因欺珠之是個好人。婉兒更是不出閨門。之。女如今見來了。兩個外人。雖然說話聽不甚清。估量着在那裏切聽他欠錢的來。躡心上去。大是着驚。暗想。此二人看他甚是漂亮。并且又俱本處口音。決非珠之無用可比。莫要婉兒果有三長四短。在此等着他們。投報捕房。動手拿人。斷使不得。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著。的妙。且看明天。婉兒死與不死。再作計較。因向日橋使個眼。風叫把珠之喚他過來。頓時換了一副面孔。對他說。這依這個孩子。因甚這樣執拗。我因心上愛他。把他認爲寄女。今天裏想接去。暫住。仍是歡喜他的意思。那箇有什麼別的心思。誰知他忽吞了金。這是那裏說起。如今當真救治要緊。票上的洋錢不妨明日再說。我們既結了寄名親難道這一點子情分沒有。方纔且橋向你催急。祇因總會付房租也是實情。但我們究竟尙好。另外設法。你老人家暫且莫要放在心上。朋兒依依倘幸好了。必須差人送一個信。我們再來望他現時。你有客人在此不來。撇你。我們馬上要回去了。說畢。將嘴向且橋微微一欠。起身向外。珠之打算把二人留住。且等婉兒生死如何。與他講話無奈。心地

過○於○忠○厚○說○話○又○不○甚○來○得○聽○了○飛○飛○這○番○言○語○竟○然○一○句○沒○有○答○對○由○着○他○們○揚○揚○長○長○自○去○臨○出○門○反○說○了○句○俱○願○嬌○兒○沒○有○什○麼○明○天○我○們○再○見○把○那○邊○進○來○的○兩○個○朋○友○看○得○竟○有○些○莫○名○其○妙○忍○不○住○過○來○動○問○珠○之○把○飛○飛○去○之○話○告○知○二○人○跌○足○怪○他○不○應○輕○輕○放○走○便○宜○這○一○雙○狗○男○女○大○家○憤○憤○不○平○原○來○這○兩○個○朋○友○一○個○是○飽○嘗○世○味○的○游○治○一○個○是○極○有○血○性○的○鳳○鳴○岐○治○之○因○華○豐○號○中○和○珠○之○有○生○意○往○還○這○幾○天○久○不○見○他○出○來○外○頭○說○他○買○股○分○票○吃○了○大○虧○心○上○慚○記○故○而○今○日○特○來○看○視○鳴○岐○適○在○治○之○號○內○因○與○珠○之○也○會○過○數○面○聞○治○之○要○來○看○他○恰○好○開○着○無○事○故○而○一○同○前○來○真○個○事○有○湊○巧○却○撞○在○這○個○時○候○治○之○把○婉○兒○吞○金○的○情○節○問○明○早○知○這○女○總○會○聚○賭○的○一○班○男○女○不○是○好○人○鳴○岐○更○估○量○着○珠○之○這○樣○連○輸○必○有○活○手○在○內○祇○恨○謝○幼○安○現○在○蘇○州○不○能○如○當○初○杜○少○牧○被○白○湘○吟○作○弄○同○去○捉○拿○他○的○破○綻○一○來○替○珠○之○出○却○這○口○冤○氣○二○則○又○可○為○世○間○除○害○正○在○躊躇○滿○志○想○與○治○之○兩○下○商○議○將○此○事○報○知○捕○房○先○把○且○橋○飛○飛○拘○去○再○到○留○春○總○會○搜○求○他○偽○賭○的○痕○跡○誰○知○竟○被○珠○之○放○走○心○頭○那○得○不○惱○珠○之○却○仍○不○識○不○知○的○並○不○在○意○祇○盼○着○請○醫○的○車○夫○快○回○好○救○婉○兒○性○命○不○移○時○車○夫○果○領○了○頭○敏○士○到○家○珠○之○與○他○並○不○認○識○由○治○之○鳴○岐○代○達○一○並○央○他○同○珠○之○上○樓○看○治○敏○士○聽○了○回○脈○問○了○所○吞○的○金○戒○輕○重○當○下○開○了○一○張○西○字○藥○方○叫○車○夫○快○到○藥○房○配○藥○說○少○頭○那○隻○金○戒○一○定○能○隨○大○便○而○下○可○以○不○致○喪○命○珠○之○聽○了○大○喜○惟○看○婉○兒○此○時○面○色○如○紙○防○有○變○異○把○敏○士○與○治○之○鳴○岐○一○齊○留○下○樓○上○等○婉○兒○服○藥○調○治○樓○下○彼○此○談○天○鳴○岐○因○近○日○上○海○市○面○不○好○珠○之○又○遇○到○了○這○種○事○情○勸○他○俟○婉○兒○救○愈○之○後○快○些○收○拾○還○鄉○且○等○市○面○轉○機○再○來○買○現○時○休○在○上○海○就○攔○珠○之○酒○尚○借○着○姓○周○的○一○千○現○洋○一○千○支○票○一○時○動○不○得○身○治○之○問○姓○周○的○可○是○同○鄉○那○一○千○塊○錢○現○洋○可○否○等○你○回○轉○山○西○電○匯○還○他○至○於○一○千○現○洋○支○票○既○是○在○總○會○驗○去○休○要○放○在○心○上○你○去○後○他○們○必○不○往○收○即○使○有○人○出○場○向○姓○周○的○問○起○什○麼○我○們○自○有○對○付○之○法○珠○之○道○姓○周○的○名○喚○周○吉○果○然○也○是○山○西○人○氏○此○人○與○我○交○情○甚○深○現○洋○俟○回○到○山○西○還○他○諒○還○通○融○得○來○不○過○支○票○倘○有○糾○葛○我○姓○曲

的。怎。能。對。得。住。人。鳴。岐。笑。道。曲。折。你。太。誠。實。了。上。世。上。凡。是。賭。錢。贏。家。認。不。得。真。况。且。我。瞧。這。留。春。總。會。很。有。些。不。盡。不。實。等。你。一。去。之。後。我。們。必。要。派。人。調。查。為。地。方。上。除。去。此。害。你。這。一。千。塊。的。支。票。他。們。怎。樣。再。收。請。你。放。心。回。去。斷。不。至。累。及。出。票。之。人。有。甚。意。外。事。情。球。之。又。慘。然。道。雖。承。二。位。美。意。勸。我。還。無。如。山。西。千。里。迢。迢。一。時。間。盤。川。不。易。可。憐。也。是。一。件。難。事。敏。士。道。你。們。父。女。二。人。路。上。應。需。多。少。盤。費。球。之。道。大。約。至。少。百。金。左。右。治。之。道。百。金。左。右。不。難。我。們。定。當。替。你。設。法。球。之。感。謝。道。若。果。如。此。將。來。父。女。得。到。家。鄉。皆。出。諸。君。所。賜。沒。齒。不。忘。大。德。川。資。自。當。隨。即。寄。還。談。說。說。多。時。球。之。上。樓。去。看。婉。兒。服。過。了。藥。不。知。怎。樣。婉。兒。正。在。腹。痛。要。想。覓。淨。桶。大。解。球。之。叫。他。放。大。了。膽。醫。生。通。纔。說。過。祇。要。大。便。一。通。包。可。有。救。明。兒。暗。們。父。女。便。可。一。同。還。鄉。并。把。鳴。岐。等。擔。任。籌。措。旅。費。的。話。一。一。訴。知。婉。兒。心。口。覺。得。一。鬆。大。解。之。心。愈。急。因。恐。球。之。觸。了。穢。氣。請。他。暫。至。外。房。自。己。在。房。中。解。了。一。次。大。解。覺。得。有。物。重。壓。解。畢。後。留。心。察。視。果。然。那。金。戒。雜。在。糞。中。好。似。比。吞。下。時。小。了。許。多。大。約。受。藥。力。鎔。化。所。致。不。覺。心。中。大。喜。急。把。淨。桶。蓋。好。出。房。告。知。球。之。大。家。額。手。稱。慶。球。之。問。他。腹。中。可。還。疼。痛。婉。兒。說。已。覺。平。靜。毫。無。所。苦。球。之。遂。叫。他。一。同。下。樓。拜。謝。敏。士。和。鳴。岐。治。之。等。活。命。之。恩。敏。士。謙。遜。不。迭。鳴。岐。治。之。非。常。歡。喜。因。見。婉。兒。生。得。幽。雅。真。靜。并。難。為。他。有。此。志。節。想。起。溫。生。甫。之。子。溫。玉。如。尚。未。娶。妻。何。不。做。個。修。真。是。一。雙。兩。好。故。由。鳴。岐。將。此。意。告。知。球。之。一。口。允。許。說。不。知。可。要。庚。站。鳴。岐。笑。道。庚。站。雖。要。玉。如。是。新。學。界。人。大。約。必。不。算。命。祇。要。曉。得。令。愛。是。個。淑。女。此。事。諒。有。九。分。可。成。球。之。遂。到。書。房。親。自。寫。了。一。張。八。字。交。與。鳴。岐。婉。兒。因。聞。與。他。提。親。羞。答。早。已。回。房。而。去。鳴。岐。取。了。八。字。深。恐。球。之。因。女。兒。的。親。事。耽。擱。不。便。一。時。動。身。若。再。在。上。海。久。居。飛。飛。知。道。婉。兒。無。恙。一。定。又。要。別。起。風。波。球。之。父。女。非。他。對。手。因。與。治。之。敏。士。商。議。各。人。湊。了。四。十。塊。錢。贈。與。球。之。作。為。盤。費。叫。他。明。天。快。興。周。吉。誌。明。一。切。趕。速。回。身。烟。事。成。否。且。待。緩。日。由。郵。信。通。知。球。之。更。是。感。入。肺。腑。當。下。要。留。三。人。在。家。夜。膳。三。人。不。允。相。率。告。辭。球。之。送。出。大。門。再。三。致。謝。而。別。那。夜。父。女。同。心。一。意。等。待。天。明。之。後。尋。見。周。吉。說。

續上海繁華二集

知就裏一定啓程回鄉好個周吉本來深信不疑的平日爲人一聞珠之聲訴實情竟然滿口應允且也助了二十洋錢資說是權代錢別酒筵所有已出支票前途如追至根上自然有話對付不退且自由他諒來無甚大事珠之感激他的美意自然也與感激鳴岐等一般大事部署既安立即回家收拾行李各物整備當夜登程祇見鳴岐治之二人又復前來說昨日所談親事一節溫家父子敬重令愛人品志節已蒙決議下聘朋族擇吉完婚惟倉卒中不及購備禮物現在帶有二百塊錢請將一百塊收爲聘禮一百塊聊壯行色珠之深服鳴岐等作事痛快更感溫家盛情回稱窮途無物答聘如何對覆乾宅鳴岐道婚姻本不必貨財爲禮祇要府上有甚寶物帶一件去便可作爲回聘珠之想了一想上樓去取了婉兒平日心愛的一隻風琴性雅說道講起來真是慚愧這幾天我父女竟弄得家無常物不知這頑具可能算得一件東西治之道如鼓琴正合風詩雅趣怎麼不能答聘待我們替你送去逆料新郎一見一定心上歡喜三人又談了片刻鳴岐治之起身告辭珠之送出大門說聲後會有期恕不登門叩別鳴岐治之說歸途珍重緩日俟令愛大喜音期再圖良晤現不登舟遠送彼此依依而別珠之即於當晚偕婉兒動身途中想起此次還鄉實無面目尙幸婉兒得活抑且許嫁溫家真是萬千之喜越想越發感思入骨暫且按下不提俟三集書內婉兒文

明出嫁玉如在張園安瑩地完姻再表書中現叙鳴岐治之取了風琴去到溫生甫家替曲家答聘見生甫正與一個年約四十上下之人談那曲珠之在留春總會輸錢之事這人顛頭播腦的聽得津津有味生甫見二人進來把話岔斷先問曲家回聘之事次問珠之何日起程治之取上風琴和鳴岐將珠之抱愧并今夜即要登程的話一一告知生甫收了風琴指着那個敘談的人對二人道這位是賈善航兄乃我十數年前舊好新近由湖北到此他向來打得好牌并且隨便什麼病俱能識得出來我想珠之屢次輸錢總會中必有規矩人在內故擬請善航兄先至總會察看一切不知你們想來可好鳴岐把賈善航留心瞧了一瞧見他生得額高額場耳捲眼摳加着一個鷹爪鼻子分明不像是個

好。人。生。甫。說。是。十。數。年。前。舊。好。與。這。一。班。人。為。友。怪。不。得。他。當。時。作。事。一。切。弄。得。顛。倒。不。堪。如。今。要。他。去。到。留。春。總。會。察。看。弊。病。這。人。怎。能。幹。得。此。事。後。來。轉。念。一。想。生。甫。說。他。打。得。好。牌。莫。非。此。人。本。來。也。是。一。個。活。手。何。妨。與。他。略。談。幾。句。探。他。口。氣。若。何。再。作。計。較。因。動。問。他。的。籍。貫。執。業。並。從。前。在。上。海。之。時。住。過。多。少。日。子。與。些。什。麼。朋。友。作。伴。善。航。答。道。原。籍。湖。北。黃。陂。人。氏。幼。時。會。操。錢。業。十。數。年。前。到。滬。住。在。法。租。界。黃。河。路。上。相。識。的。朋。友。甚。多。一。時。記。不。甚。清。鳴。岐。問。日。湘。吟。花。子。龍。等。當。時。可。有。往。還。善。航。道。雖。不。與。他。們。親。近。却。曾。見。過。幾。面。多。是。好。手。鳴。岐。道。烏。里。河。蘇。格。達。這。兩。個。人。怎。樣。善。航。道。他。們。雖。是。一。流。人。物。却。似。沒。有。什。麼。本。領。鳴。岐。微。哂。道。如。此。說。來。你。必。定。是。有。些。本。領。的。了。善。航。連。稱。這。却。不。是。無。非。略。略。知。些。門。徑。因。問。得。姓。曲。的。輸。得。太。很。放。想。到。總。會。偵。探。此。事。倘。能。探。明。底。細。便。好。打。一。個。抱。不。平。兒。生。甫。聞。言。從。道。道。難。得。善。翁。有。此。熱。心。又。生。着。這。一。雙。法。眼。倘。然。真。有。弊。病。斷。然。暗。你。不。得。勸。你。一。定。前。去。我。們。耳。聽。捷。音。一。來。好。與。曲。親。家。出。這。一。口。惡。氣。二。則。并。為。地。方。除。一。大。害。善。航。聞。言。滿。口。答。應。并。有。洋。洋。得。意。之。色。細。問。那。留。春。總。會。開。在。什。麼。地。方。明。後。天。便。可。想。個。法。兒。進。內。行。事。生。甫。正。要。告。訴。鳴。岐。忽。對。善。航。將。手。亂。搖。道。這。個。總。會。恐。你。一。時。不。能。進。去。休。看。得。這。樣。容。易。聽。我。細。替。你。說。有。分。教。

乍送故人返歸棹

恰看賭棍自投羅

不知鳴岐因甚阻止善航說他留春總會一時進去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倒脫靴反遭靴倒脫

偷擡轎不許轎偷擡

話說實善航問明留春總會地址欣然要去溫生甫正待告訴鳳鳴岐把手亂搖舉稱這個總會一時祇恐走不進去叫善航聽他細說善航因問是甚講究鳴岐道你不曉得留春總會雖是男女混雜究竟算是個女總會麼有認得的男子

進去有說有笑聽說一點沒有拘忌若是不認得的他們一面孔多是公館宅堂中的女客豈容胡亂闖入你怎的不仔細想想善航聞言喪然道如此說來果然我沒法進內豈不有負了溫生翁一番好意鳴岐道倘然當真要去非找到個熟人不不可惜珠之已回山西不然可叫他同去包管這些人絕不留心生甫道不知總會裏那班男女多些何等樣人治之道聽得發起這個總會的女子從前做過妓女名柳飛飛祇要認識此女即便有了門徑我想做過妓女的人認識他的一定不少善航道有了我有一個朋友姓胡名喚圖仲此人現住在珊家園與妓女個個熟識待我前去問他生甫道留春總會在永吉里也是珊家園地界與姓胡的貴友近在咫尺諒來認識居多你可趕緊便去善航唯唯應囑岐見二人這樣心熱也不去阻止他們且看善航去怎樣作用再作計較因與治之一同起身告辭善航也說立刻即須尋找圖仲別過生甫出門坐了一部黃包車便向珊家園而去若說這賈善航的來歷此人原是賭棍一流動手時也能够拍記筭頭裡副龍稍做副夾棍不過並沒師傅多是些偷來的關子所以並不甚精前次在滬之時幾回要想入翻戲黨無奈因是個湖北人沒有熟人牽引以致不入進去他說從前與花子龍白湖吟等個個認識乃是撒謊其實何嘗見過一面此回又到上海祇因手頭缺乏想問生甫借幾個錢恰好提起此事他總會中既然多是女子那有什麼活手在內曲珠之大約賭運不好或者賭法不精以致輸了這許多錢旁人疑到着了道兒真是可笑故要借着他偵探為名乘機去弄些手脚滿意一千八百的發注大財心上好不歡喜後聞女總會生人不便進去想起胡圖仲來要他做個引子圖仲的心地糊塗是出名的他怎曉得賈善航是何等樣人祇知道他喜歡賭錢與自己的脾氣一樣柳飛飛又素來認識永吉里更離公館不遠遂滿口應許立刻同往善航不勝之喜等他吃好了煙慢慢騰騰的一同出外連馬車都沒有坐到留春總會進內見樓上有四個女子在那裏又二十塊底的小麻雀男子一個沒有看見圖仲進內問他近來身子可是好了圖仲道這幾天身子還好你們在此幹得好事怎麼沒個人來邀我內中有個穿湖色衣服的女子答道本

來幾次想到公館相請因恐你尙沒出外故而沒有來得今天既然到此我們的小麻雀可以立刻便停可要頑場大的大家有些興頭圓仲道又麻雀是我的性命越大自然越好但今天我同來的這位朋友他愛頭的乃是牌九不知今夜的夫婿二人大約馬上要來一到便可上場姓屈的喜做上風一百八十的任人儘打真是一個絕好戶頭圓仲道是那一個姓屈的這樣好闊那穿湖色衣服的女子姓屈的別號世仁人稱屈四他的妻子便是一個絕好太大約你們也曉得這人圓仲點頭道可是個住在崇明的山西人麼那女子道一些不錯圓仲道這人聞得很是有錢但聞他的性氣不好一輸了便要拿牌來出氣這不是那丟去可有的那個女子笑道輸了錢怨牌不好賭錢的那個不是這樣難道你能免得來麼圓仲涎着臉道我是難得的事怎比人家刻刻這樣那女子聽了一笑道難得的事有一天在公館裏頭不是把張一索丟得不知去向累人家尋了半天圓仲道我那張一索你後來到底尋到沒有那女子怪他說話輕薄把星眼一斜喝道圓仲你說什麼圓仲道你說的是一索我自然也說一索不見得纏到五索上去那女子越似怒不可遏的樣子伸手好像要打圓仲向旁邊一避嘻嘻着那戴金絲眼鏡的道這女子聽姓白尙有仲將手指着個穿灰色衣服的不認得他善航聽了一記在心上又仔細把那姓白的女子看了又看暗想曲玢之輸掉的錢一個穿水灰色衣服的不認得他善航聽了一記在心上又仔細把那姓白的女子看了又看暗想曲玢之輸掉的錢聞說姓白的贏得最多看他這樣一個年輕女子那有什麼善航估量他有多少銀錢可輸因是個外來之人一時拿他不定須待出手方知少頃屈世仁與屈四太太夫婦二人果然一同到來因夜飯尚俱沒用世仁要吃大菜總會裏沒有預備立刻打德律風叫大菜館送來永吉里離福州路很遠半冷半熱的吃了一飽世仁又吸了兩筒旱煙屈四太太吸了

三○個○紙○煤○的○水○煙○方○纔○開○好○了○籌○大○家○入○局○自○然○屈○世○仁○做○上○風○也○湘○飛○飛○等○扳○門○問○圖○仲○坐○在○那○裏○圖○仲○想○坐○上○門○善
航○說○天○門○也○好○途○兩○人○同○在○天○門○坐○下○也○湘○看○善○航○祇○兌○了○幾○十○塊○錢○籌○碼○料○着○他○輸○贏○不○大○便○並○不○放○在○心○上○祇○一
一○意○的○留○神○莊○家○世○仁○很○是○講○究○賭○規○自○從○一○入○了○局○不○許○下○風○喧○嘩○更○不○許○旁○觀○的○人○多○口○一○喧○嚷○一○多○口○他○便○板○着
面○孔○不○依○飛○飛○等○俱○知○道○他○的○性○度○所○以○樓○面○上○竟○甚○寂○靜○祇○聽○見○骨○牌○聲○音○推○到○三○四○方○時○世○仁○居○然○贏○了○七○八○百○塊
洋○錢○籌○碼○下○風○沒○個○不○輸○屈○四○太○太○在○旁○噙○着○張○嘴○甚○是○得○意○不○防○有○個○值○樓○面○的○娘○姨○像○是○想○討○賞○籌○然○然○絞○了○一○把
手○巾○雙○手○送○與○世○仁○觸○了○他○的○忌○諱○頓○時○大○怒○把○手○巾○向○外○一○拋○直○拋○至○玻○璃○窗○上○口○中○大○罵○混○賬○東○西○怎○麼○此○時○此○刻
忽○絞○手○巾○上○來○難○道○做○事○不○帶○眼○睛○屈○四○太○太○也○瞪○着○眼○珠○喝○道○總○會○裏○怎○麼○弄○出○這○種○人○來○挫○着○莊○家○的○莊○風○真○是○豈
有○此○理○若○照○這○個○樣○兒○停○刻○輸○了○錢○那○個○認○帳○飛○飛○見○世○仁○夫○婦○動○怒○忙○把○那○娘○姨○罵○了○一○頓○叫○他○立○刻○滾○開○休○要○在○此
伺○候○一○面○招○呼○世○仁○息○怒○說○這○娘○姨○今○日○纔○來○不○曉○得○我○們○規○矩○諸○事○休○要○見○怪○并○夾○屈○四○太○太○轉○勸○纔○把○那○火○性○漸
平○了○下○去○說○也○真○是○奇○怪○天○下○凡○好○疑○的○人○最○忌○動○疑○一○疑○心○便○覺○諸○事○不○好○漸○漸○的○必○要○應○到○疑○心○上○去○屈○世○仁○與○屈
四○太○太○祇○因○疑○心○一○起○自○從○絞○手○巾○一○鬧○之○後○那○牌○九○竟○然○輸○了○四○五○百○塊○洋○錢○血○本○屈○四○太○太○搶○住○了○牌○不○許○再○推○馬
失○風○起○來○那○消○三○二○方○牌○不○但○把○贏○的○錢○一○齊○輸○出○自○己○又○輸○了○四○五○百○塊○洋○錢○血○本○屈○四○太○太○搶○住○了○牌○不○許○再○推○馬
上○結○帳○屈○世○仁○板○得○面○孔○鐵○青○定○要○向○那○絞○手○巾○的○娘○姨○尋○事○無○奈○已○被○飛○飛○逐○出○找○他○不○到○幾○乎○尋○到○飛○飛○身○上○幸○由
也○湘○等○再○三○婉○勸○始○止○圖○仲○見○世○仁○已○歇○了○手○懲○惡○善○航○做○莊○善○航○因○身○畔○沒○有○洋○錢○推○說○今○日○未○帶○明○日○來○推○圖○仲○答
稱○你○要○多○少○善○航○道○這○怎○麼○樣○的○棧○面○沒○有○一○千○八○百○怎○能○坐○得○上○去○圖○仲○道○一○千○塊○身○上○沒○有○四○五○百○拼○得○出○來○你○不
妨○俵○上○些○些○善○航○道○現○錢○真○是○沒○帶○莊○票○却○有○五○百○兩○銀○子○在○身○不○過○沒○有○到○期○祇○恐○使○他○不○來○圖○仲○道○既○是○莊○票○差○幾
天○期○有○甚○要○緊○儘○可○交○代○飛○飛○也○開○五○百○塊○錢○籌○碼○兩○個○人○合○推○一○千○到○期○那○票○有○甚○糾○纏○向○我○說○話○便○是○善○航○大○喜○道

伸○手○把○第○三○副○往○內○一○搶○正○要○翻○開○不○提○防○白○也○湘○坐○在○下○門○很○是○眼○尖○心○細○喝○了○一○聲○且○慢○把○善○航○這○兩○張○牌○夾○手○按○住○問○他○骰○子○擲○的○幾○點○善○航○大○驚○蕙○春○等○也○一○個○個○把○眼○光○注○在○善○航○的○手○上○看○他○怎○樣○善○航○明○知○強○辯○不○來○因○假○意○失○張○失○智○的○向○檯○上○一○看○口○中○連○說○我○拿○錯○了○我○拿○錯○了○祇○得○把○手○內○的○牌○放○下○仍○將○第○四○副○拿○了○進○去○也○湘○冷○笑○說○道○拿○錯○了○沒○有○要○緊○但○不○知○到○底○是○甚○好○牌○這○樣○的○強○搶○硬○奪○待○我○翻○出○來○給○大○家○瞧○瞧○說○着○當○衆○把○牌○開○看○乃○一○張○公○六○一○張○長○三○是○副○鐵○槍○九○兒○又○笑○說○道○原○來○是○個○鐵○空○槍○的○祖○師○不○知○莊○家○拿○了○幾○點○蕙○春○指○着○道○莊○家○不○是○一○隻○公○六○一○隻○公○五○一○副○無○名○三○麼○怎○想○拿○起○鐵○槍○九○來○現○在○沒○有○別○的○請○他○照○注○賠○錢○善○航○聽○了○這○些○說○話○雖○然○面○皮○很○老○也○止○不○住○紫○漲○起○來○沒○奈○何○一○頭○賠○錢○一○頭○答○道○俗○語○說○聖○人○也○有○錯○處○偶○然○一○個○匆○忙○拿○差○了○也○是○有○的○怎○便○把○他○當○做○笑○話○也○湖○道○一○個○匆○忙○拿○錯○了○牌○禁○不○起○再○是○一○個○匆○忙○便○贏○錯○錢○了○打○牌○怎○可○只○樣○匆○忙○得○來○善○航○被○他○捉○出○破○綻○贏○去○了○錢○又○要○鬧○着○說○話○那○面○色○一○刻○不○是○一○刻○幾○乎○老○羞○變○怒○圖○仲○更○因○輸○了○幾○百○塊○錢○心○中○懊○惱○非○凡○也○想○與○也○湘○尋○事○飛○等○恐○鬧○出○禍○來○急○忙○用○語○岔○開○等○善○航○賠○好○了○錢○催○他○再○推○善○航○因○既○下○手○不○來○便○想○歇○手○無○奈○方○纔○拿○出○來○的○那○張○莊○票○乃○是○假○的○到○期○要○收○銀○子○沒○處○去○收○定○要○尋○着○圖○仲○只○是○如○何○得○了○又○兼○出○了○一○個○話○柄○馬○上○便○停○被○也○湘○看○得○益○發○顯○而○易○見○說○不○過○去○故○又○祇○好○硬○着○頭○皮○依○舊○接○下○去○推○但○望○莊○風○好○些○倘○能○把○一○千○塊○錢○血○本○俱○已○化○為○烏○有○眼○分○儻○伴○那○敢○再○弄○什○麼○元○虛○誰○料○那○牌○九○偏○從○這○一○條○起○更○失○了○風○勉○強○又○推○完○一○方○一○塊○錢○非○但○全○軍○覆○沒○還○落○見○得○祇○好○將○身○請○起○圖○仲○私○自○怨○善○航○平○時○怎○樣○誇○口○賭○錢○可○以○十○次○九○贏○怎○麼○今○天○弄○到○這○樣○非○但○全○軍○覆○沒○還○落○了○一○個○搶○牌○的○笑○話○善○航○不○肯○說○自○己○沒○有○本○領○祇○稱○今○天○實○是○風○頭○不○好○以○致○如○此○大○敗○且○等○明○日○再○圖○恢○復○圖○仲○這○場○五○百○塊○底○的○麻○雀○決○定○贏○得○回○來○圖○仲○道○可○仍○是○二○人○合○義○善○航○附○耳○道○麻○雀○不○比○牌○九○兩○個○人○合○在○一○處○怎○樣○穩○贏○

得來除非。明頭你又你的我。我的暗裏頭。統統算那。纔可以。使些手脚。麻他們。三底五底。圖仲面。有難色。道清拳。鐵臂的。麻雀年頭。父到年尾。是又慣的。做手脚。祇惹他不。來善航。又附耳。說了好一番。話無非。是教導他。做手脚。的那。些。秘訣。却講得。甚容易。圖仲這。幾滿心。歡喜。當下。便與善航。同回公館。摸練。一切。屈世。仁侯善航。等去。後與屈四。太太。煙。癮。俱已。過足。精神。抖擻。的重。又入。局賭。到天。色黎明。始止。一共。輸了。三千。多塊。洋錢。蕙春。約他。明後。天。再。來。翻。本。屈。世。仁。說。輸了。這許。多的。錢。自然。要。翻。不見。得。儘。賭。輸。天。天。俱。是。這。樣。屈。四。太太。又。怪。那。絞。手。巾。的。娘。姨。說。下。次。若。再。見。面。定。須。請。他。震。下。耳。光。問。問。他。值。極。面。是。怎。樣。值。的。開。得。莊。家。輸。到。這。個。地。步。飛。飛。連。說。這。個。娘。姨。早。已。逐。出。以。後。二。位。再。來。決。不。見。他。再。在。這。裏。免。得。生。氣。屈。四。太太。說。這。便。纔。是。飛。飛。困。夜。分。過。深。各。人。腹。中。飢。餓。總。會。裏。備。有。現。成。稀。飯。並。極。精。緻。的。稀。飯。小。菜。分。付。大。姐。端。整。上。來。伏。伺。衆。人。吃。過。方。纔。各。自。回。去。一。宿。易。過。到。了。次。日。的。旁。晚。胡。圖。仲。買。善。航。又。同。往。總。會。其。時。祇。有。飛。飛。已。到。別。的。人。俱。還。未。至。飛。飛。問。善。航。昨。天。的。那。張。銀。票。這。錢。莊。開。在。甚。麼。地。方。到。期。好。去。收。取。尙。有。幾。十。塊。錢。找。還。善。航。道。這。錢。莊。開。至。後。馬。路。上。到。期。包。你。一。收。就。是。今。天。尙。有。張。四。百。兩。的。停。刻。請。你。再。開。五。百。洋。錢。籌。碼。該。找。還。我。多少。再。算。飛。飛。道。三。百。兩。可。又。是。期。票。麼。善。航。向。身。畔。摸。出。來。道。也。是。五。天。期。的。你。怕。莊。票。有。甚。風。火。多。有。胡。大。人。擔。着。圖。仲。頭。道。收。不。到。儘。管。問。我。要。錢。怕。他。則。甚。飛。飛。始。微。笑。收。下。旋。見。那。蕙。春。與。白。也。湘。一。部。馬。車。到。來。也。湘。見。了。二。人。祇。與。圖。仲。點。了。點。頭。善。航。却。不。去。睬。他。蕙。春。也。是。一。般。善。航。暗。怪。這。班。女。子。真。好。利害。昨。兒。爲。了。這。一。副。牌。竟。被。他。們。看。得。這。樣。今。天。必。須。分。外。留。神。莫。再。被。看。出。破。綻。那。還。了。得。幸。虧。麻。雀。的。弊。端。很。多。不。懂。過。門。的。人。比。了。牌。九。難。捉。料。來。定。可。收。拾。他。們。決。不。妨。事。故。等。蕙。春。也。湘。坐。定。片。時。之。後。暗。與。圖。仲。遞。個。眼。色。圖。仲。會。意。便。問。蕙。春。今。天。可。又。麻。雀。蕙。春。道。麻。雀。小。的。不。父。不。知。多少。洋。錢。一。底。圖。仲。道。你。既。然。歡。喜。大。的。五。百。塊。二。四。可。好。也。湘。道。五。百。塊。二。四。很。好。不。知。那。四。個。人。圖。仲。道。你。與。那。大。小。姐。有。了。兩。個。我。與。這。一。位。姓。賈。的。不。已。湊。成。四。個。了。麼。也。湘。道。五。百。塊。底。的。麻。

崔○不○是○兒○戲○姓○質○的○休○要○像○昨○天○把○牌○拿○錯○纔○好○同○仲○道○偶○然○拿○錯○了○一○副○牌○乃○是○他○無○心○之○過○怎○時○放○在○心○上○今○天○
 那○會○再○錯○勸○你○休○得○多○疑○也○湖○道○不○錯○自○然○最○好○再○錯○我○們○定○要○重○罰○蕙○春○也○說○再○錯○時○定○罰○不○饒○圖○仲○問○怎○樣○一○個○罰○
 法○也○湖○說○罰○他○永○遠○不○准○入○留○春○總○會○並○把○這○五○百○塊○本○錢○充○公○由○總○會○內○添○辦○器○具○善○航○微○笑○答○稱○使○得○並○說○我○姓○賈○
 的○乃○逢○場○作○戲○並○不○是○靠○賭○吃○飯○要○在○牌○裏○頭○作○甚○弊○端○你○們○倘○然○提○出○弊○來○憑○着○怎○樣○議○罰○表○表○我○的○心○跡○很○好○蕙○春○
 聞○他○說○話○斬○截○遂○與○也○湖○各○向○帳○房○開○好○了○籌○圖○仲○也○把○鈔○票○兌○了○籌○碼○扳○位○入○局○善○航○的○籌○早○由○帳○房○在○銀○票○上○開○了○
 出○來○叫○值○檯○而○大○姐○送○上○前○四○圈○莊○又○得○大○家○甚○是○平○穩○也○有○九○十○六○和○蕙○春○並○不○在○意○也○湖○因○這○張○五○索○是○隻○生○張○由○
 索○子○一○色○乃○是○嵌○五○索○和○的○雖○然○祇○有○十○二○和○起○翻○三○臺○也○有○九○十○六○和○蕙○春○並○不○在○意○也○湖○因○這○張○五○索○是○隻○生○張○由○
 對○家○胡○圖○仲○打○出○未○打○時○彷彿○莫○子○底○下○有○過○點○脚○板○均○聲○恰○像○點○了○五○點○因○夾○手○把○圖○仲○所○有○合○轉○的○牌○翻○將○開○來○
 一○看○見○這○五○索○有○張○搭○子○乃○是○七○索○分○明○可○以○不○打○但○除○了○只○一○副○搭○子○以○外○有○的○是○三○張○西○風○一○合○三○四○五○筒○子○一○合○
 七○八○九○萬○子○一○對○二○筒○麻○雀○一○張○中○風○倘○然○打○了○中○風○留○下○五○索○可○以○等○嵌○六○索○和○不○過○中○風○也○是○生○子○檯○面○上○沒○人○打○
 過○倘○使○向○他○說○話○他○必○定○說○不○打○中○風○祇○因○時○候○晚○了○是○個○把○穩○打○法○但○願○自○己○不○和○不○放○風○子○出○去○不○論○是○和○是○碰○人○打○
 家○必○出○大○牌○此○話○却○也○說○得○出○來○因○笑○微○微○把○各○牌○依○舊○翻○轉○並○沒○開○口○善○航○賊○人○心○虛○知○道○又○被○也○湖○看○出○弊○病○心○頭○
 跳○個○不○住○幸○喜○這○一○副○牌○圖○仲○有○話○分○辨○因○故○意○說○他○為○甚○不○打○中○風○等○嵌○六○索○那○五○索○打○得○未○免○太○緊○也○湖○冷○笑○道○打○
 了○中○風○你○這○清○一○色○怎○能○够○和○還○要○說○他○做○甚○善○航○臉○上○一○紅○道○不○是○這○樣○講○的○打○牌○必○須○緊○得○有○個○交○代○像○他○這○樣○硬○
 拆○搭○子○自○己○有○張○不○等○太○覺○合○算○不○來○圖○仲○眉○梢○道○我○因○中○風○檯○上○沒○見○故○打○五○索○哪○得○你○等○着○和○麼○怎○麼○和○了○牌○遠○理○
 怨○人○家○蕙○春○道○你○打○我○非○但○打○與○你○碰○還○好○打○與○你○和○蕙○春○聽○他○話○出○有○因○正○要○盤○問○善○航○已○把○桌○上○的○牌○一○齊○攙○和○
 你○怎○的○不○通○個○信○息○與○我○非○但○打○與○你○碰○還○好○打○與○你○和○蕙○春○听○他○話○出○有○因○正○要○盤○問○善○航○已○把○桌○上○的○牌○一○齊○攙○和○

催○衆○人○快○些○再○打○休○要○猶○擱○工○夫○姑○把○說○話○岔○開○但○蕙○春○究○已○起○了○疑○心○處○處○更○是○防○着○善○航○作○弊○善○航○自○從○和○了○一○副○大○牌○之○後○竟○然○得○了○牌○風○接○連○又○和○了○幾○副○却○俱○半○點○沒○有○手○脚○多○是○天○生○的○好○牌○正○在○連○莊○連○得○高○興○忽○然○又○出○一○副○發○財○開○降○白○板○碰○出○的○大○牌○蕙○春○口○中○說○這○還○了○得○那○眼○睛○釘○住○了○善○航○的○手○指○怕○他○這○許○多○牌○或○有○挖○角○撈○浮○屍○等○弊○病○却○又○一○些○看○不○出○來○這○然○見○圖○仲○打○出○一○張○二○索○擡○着○俏○皮○話○兒○說○是○外○國○眼○鏡○善○航○一○見○說○聲○又○是○一○副○嵌○摺○喜○形○於○色○伸○手○將○面○前○的○牌○往○下○一○攤○把○那○二○索○搶○將○進○去○說○這○副○雖○是○兩○搭○三○二○和○起○翻○一○共○一○百○二○十○八○和○却○比○方○纔○的○三○搭○大○了○不○防○也○湘○夾○手○把○牌○一○撒○說○了○聲○這○牌○你○不○能○够○和○將○善○航○嚇○得○目○瞪○口○呆○縮○手○不○迭○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

乖裏還多乖裏人

要善知航這一副牌怎樣和他不來被也湘一口喝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調絲弄竹弱女傷心

接木移花侍兒掉舌

話說賈善航在莊上又拿到了一副大牌對家圖仲打出一張二索說聲嵌摺和了下去不提防夾手被白也湘將牌攔住喝聲且慢善航認做忙中有錯或者圖仲打的不是二索正想細看但見也湘忽將自己面前的牌徐徐的也攤了下來說清索子三搭二百五十六和也湘坐在善航上家天蓋地分明被他蓋住善航不覺直跳起來說他等得好巧是張二索麻雀也湘冷冷的道你可以等二索嵌摺難道我等不得二索麻雀我這二索打給你和可好你爲怎不早些通一個信祇要你和了分給我錢我也落得與你擡肩擡兒原來也湘自從善航和了了一副三搭他也放出手段在那裏做一副大牌恰巧這副做成索子一色祇缺一張雀頭尙還是個萬子見圖仲打出一張二索善航要和蕙春等眼光多在善航牌上他趁着手靈手活一個神仙過渡之法大指四將萬子輕輕撒出中指四已將檯面上的一張蕙春極早打出的二

索○夾○了○起○來○隨○手○把○善○航○繳○住○將○他○的○那○張○二○索○往○內○一○拿○拍○的○一○聲○把○自○己○所○有○的○牌○一○齊○攤○下○手○指○內○那○張○二○索○自
然○也○已○湊○在○一○處○那○一○個○人○看○得○出○來○善○航○跳○了○一○回○上○壓○下○沒○有○法○想○祇○好○一○五○一○十○的○解○他○籌○碼○圖○仲○也○是○一○樣○祇
因○善○航○不○和○反○吃○了○也○湘○一○副○重○莊○氣○得○幾○乎○發○昏○最○冤○枉○的○是○那○蕙○春○不○論○那○個○和○牌○他○一○般○的○俱○是○輸○錢○也○湘○這
下○也○把○他○瞞○過○不○肯○告○訴○不○過○就○從○這○副○牌○起○也○湘○一○個○人○占○了○風○頭○碰○碰○便○和○下○來○一○檯○兩○檯○的○多○是○大○牌○一○百○八
十○和○不○算○什○麼○驚○得○善○航○與○胡○圖○仲○各○人○失○色○蕙○春○大○呼○豈○有○此○理○並○說○若○照○這○輸○法○不○知○要○輸○多○少○及○至○八○圈○碰○完○結
帳○也○湘○竟○做○了○個○二○仙○歸○洞○一○共○贏○了○一○千○三○百○多○塊○洋○錢○尚○算○蕙○春○輸○得○最○少○祇○有○四○百○不○到○圖○仲○四○百○有○零○善○航○因
吃○過○重○莊○全○軍○覆○沒○向○嫌○不○够○向○圖○仲○借○了○五○十○塊○錢○恰○好○二○人○足○輸○了○一○千○圖○仲○俟○算○好○了○帳○把○善○航○約○至○隔○壁○那
間○煙○室○之○內○抱○怨○他○今○天○又○怎○的○這○樣○失○風○善○航○沒○有○話○說○祇○稱○也○湘○的○牌○風○頭○太○好○以○致○連○抬○轎○多○拾○不○動○他○祇○好○明
後○天○再○行○設○法○圖○仲○道○明○後○天○拿○得○任○一○定○興○麼○倘○然○又○是○這○樣○大○家○愈○輸○愈○多○怎○麼○得○了○善○航○躊○躇○半○晌○道○如○此○說○來
我○須○到○蘇○州○去○請○個○朋○友○這○人○麻○雀○牌○九○件○件○俱○精○得○他○一○到○上○海○莫○說○輸○去○一○二○千○塊○錢○翻○回○來○易○知○反○掌○再○要○贏
他○們○幾○千○塊○錢○也○不○費○吹○灰○之○力○圖○仲○道○這○個○朋○友○姓○甚○名○誰○現○在○蘇○州○做○甚○善○航○道○此○人○姓○黃○他○的○名○字○暫○且○莫○說○現
在○蘇○州○開○設○錢○莊○身○家○甚○是○殷○實○圖○仲○道○身○家○殷○實○的○人○肯○到○上○海○來○出○手○麼○善○航○道○他○的○家○業○原○從○麻○雀○牌○九○發○跡○請
他○怎○得○不○來○圖○仲○始○微○微○點○了○點○頭○恰○巧○娘○姨○進○來○開○燈○遂○把○二○人○說○話○打○斷○圖○仲○正○在○煙○癮○到○了○遂○即○睡○下○炕○去○吸○煙
不○再○說○甚○別○的○言○語○祇○問○善○航○幾○時○動○身○赴○蘇○善○航○說○事○不○宜○遲○明○天○一○准○便○去○三○天○內○一○定○同○他○到○申○休○要○性○急○圖○仲
喜○已○有○了○指○望○遂○把○輪○去○的○錢○枕○如○暫○時○寄○在○別○人○身○畔○緩○幾○天○一○拿○便○轉○並○須○加○利○奉○還○一○般○竟○然○絕○不○在○意○當○晚○吃
好○了○煙○用○些○稀○飯○回○去○善○航○也○一○同○出○門○臨○行○訂○定○三○日○後○一○准○重○會○而○別○到○得○次○日○打○聽○善○航○果○已○不○在○上○海○遂○眼○巴
巴○祇○望○三○天○之○後○再○到○留○春○總○會○翻○本○必○能○大○獲○全○勝○這○三○天○內○暫○且○不○去○誰○知○三○天○易○過○莫○說○姓○黃○的○蹤○影○毫○無○連○貫

善航也。香如黃鶴不見到。來到得第四天上。善航付在總會內的莊票第一張。已經五天到期。後馬路沒有收處。衛且橋持了這票。向團仲取銀。團仲總吃了一驚。急至上四處訪問。竟然沒票。上那家莊名乃是假造。要領掉前天擔保的話。怎奈且橋與飛。其是利害。逼住了不肯放鬆。並說明天尚有一張到期。一定是假票。必須一齊照付。更責備他好好的。一個總會不應該把這種使用假票的人帶他進來。於名譽上大有關係。白也湘更說他怪不得打牌之時。手脚很不規矩。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團仲受了這種埋怨。口都開不出來。惟恨自己糊塗。把善航認做好人。一半却因要了定把他送官。究辦決不干休。閒文少叙。書中再說那溫生甫自從叫賈善航到留春總會偵探一切。每日盼望他的回音。盼到五六天。並沒有來。心中甚是焦悶。幸喜曲玢之父女動身的時候。並未知道。動身後恰值胡團仲賈善航進了總會。收拾總會一層。祇得俟諸異日。柳飛飛於曲玢之父女動身的時候。並未知道。動身後恰值胡團仲賈善航進了總會。一連兩個深夜。到了白天睡覺。要緊曲家並沒有去。直至三日之後。飛飛方纔想起此事。曲婉兒吞了金戒。不知究竟什麼樣了。這幾天外間沒人說起新聞紙上。也沒有見諒來。當日一定救活。但這樣一個如花如玉的人。死了果甚可惜。不必得弄他到手。纔好。况且既已認爲乾女婿。他取了依依的名字。祇要能把他設法出門。請個曲師教幾齣梆子戲。文他本來是山西人。必定一學便會。一會便精。將來弄到生意上去。怕不比當初的林黛玉陸蘭芬等更紅。况且迎春坊一弄裏頭有個妓女。新近嫁人。空下兩個房間。無意中把他定下。正好將婉兒送進院去。即使現時不會度曲。先好懸起牌來。更是個絕妙機會。不過自己既開下個虛心。病兒不便前往。因叫且橋差人先到曲家的鄰居左近打聽婉兒那天可真沒事。然後再向玢之逼索票銀。慢慢的掉他搶花。須使他親自送女上門。這纔萬無一失。那知且橋差人打聽回來。說曲家父女已於前日動身回轉山西。飛飛不禁大失所望。一肚皮說不出話。不出的懊喪。且橋因那張支票斷斷收不到錢。

抱怨飛飛當初不該收他下來並要他寫甚筆據飛飛聽了答稱賭場上的紙筆本來認不得真這點子難道你沒有曉得我今日可惜的並不是錢乃是婉兒這孩子我枉費了一番心思眼看着他跑掉分明無數銀子你怎的祇在支票上頭着想且橋言默然無語恰巧後門有人叩動進來了個教曲子的手中拿着一個布袋裏裝着一支京和一支竹笛見了飛飛且橋點了點頭問婉兒可在房內飛飛答了句現在房中不覺觸起了他一腔怒氣立起身也跟了進去原來飛飛雖然叫名嫁了且橋他在妓院裏的時候三百塊錢買了一個女兒取名媛媛年纔十五歲了說是湖北難民却是江淮口音乃水販手裏買的品貌雖不十分美麗還不失是中等人才那志向却十分高潔祇因院子裏禁嚴幼女一向貼了錢寄在人家家自從嫁了且橋把他領回家中每天請鳥師教曲無奈這女子很不願意教了一個多月一支店主東的賢馬尙沒有會又因口氣強唱到兩淚如麻那句宛如兩粒芝蔴令人聽了好笑所以飛飛甚是個多子天撞在心上不快的時候闖進房去那有好事幹得出來氣匆匆一到裏邊開口便問媛媛這幾天已學會了是橋他今天撞在心上不快的時候闖進房去那有好事幹得出來氣匆匆一到裏邊開口便問媛媛這幾天已學會了幾支曲子媛媛一見飛飛進來恍如老鼠見了貓兒驚得體骨酥軟戰兢兢的答道一支賈馬已學全了現在先生教水關飛飛回頭問鳥師道天水關是那一支鳥師道我聽他口齒雖然不清喉音尙還宏亮放教的是爾等們這支並不教他唱先帝爺飛飛道爾等們在兩廂是姜維唱的紅淨曲子他還學得來麼鳥師笑道學起來終得會唱不過他口音吃虧中間又有一句極話把的唱片唱起來比賈馬的兩粒芝蔴更是好笑飛飛道是那一句鳥師道是那一句鳥師道是那一句高這句他唱起來宛如趙子龍要賣年糕你想耳裏可聽得進去飛飛聞言大怒道擄舌頭的八哥他是一隻飛鳥將了便能講得來話什麼好好的一个人學曲子多學他不來這那裏是口音不清分明不肯用心除了雞毛帚子上的籬條去服侍他還有什麼東西服侍得來他既唱得不清楚怎麼不把籬條去打他七刁八欠的將來怎到生意上去鳥師聽罷兩眼橫着媛媛說道你聽見麼往後再不用心學習定要把飛飛豎起看兩根眉毛瞪起了一雙眼珠道非但

續上海繁華二集

是打並。應打他一個。半死。問他以後。可肯。留他。鳥師道。說到。留。心。二。字。非。但。曲。子。就。是。一。隻。胡。琴。也。得。留。心。纔。會。雖。然。紅。先。生。近。來。出。局。沒。一。個。不。帶。先。生。究。竟。自。己。也。要。學。習。免。得。晚。上。十。二。點。鐘。以。後。先。生。已。經。回。去。白。天。有。人。叫。局。先。生。尚。沒。有。來。客。人。偏。要。唱。曲。沒。有。胡。琴。真。是。不。便。媛。媛。如。今。教。了。一。個。多。月。連。工。尺。尚。念。不。上。口。莫。說。叫。他。去。拉。工。尺。還。念。他。的。人。可。不。很。是。費。力。飛。愈。加。發。怒。道。俗。語。說。叫。化。胡。琴。一。黃。昏。學。他。最。是。容。易。怎。麼。罷。了。這。多。少。日。子。連。工。尺。還。念。他。的。來。若。要。他。像。我。當。初。學。彈。琵琶。豈。不。要。學。一。世。這。是。那。裏。說。起。今。天。且。慢。唱。曲。可。先。把。胡。琴。拉。給。我。聽。拉。不。來。休。想。活。命。說。罷。在。鳥。師。那。隻。藍。布。袋。內。取。出。一。支。京。胡。瑟。很。向。媛。媛。面。前。一。擲。叫。他。快。拉。媛。媛。急。忙。雙。手。接。了。拈。了。一。拈。枕。子。祇。因。用。力。太。過。竟。把。絃。線。斷。飛。飛。怪。他。有。意。使。氣。伸。手。便。向。他。手。背。上。用。力。一。掌。打。得。五。個。指。印。頓。時。白。裏。泛。出。紅。來。媛。媛。南。淚。交。流。十。分。疼。痛。鳥。師。自。不。小。心。連。喝。莫。替。他。把。絃。線。接。好。並。將。高。似。和。准。教。他。再。拉。口。中。更。把。工。尺。念。着。又。將。脚。兒。當。着。鼓。板。在。樓。板。上。面。亂。點。可。憐。媛。媛。怎。拉。得。來。一。個。過。門。尚。沒。有。完。那。指。頭。已。經。擦。錯。了。不。知。幾。捺。飛。飛。看。了。發。恨。說。他。真。沒。出。息。隨。手。向。門。角。內。尋。出。一。個。鷄。毛。帚。子。打。倒。拿。在。手。中。把。媛。媛。身。上。一。頓。飽。打。凡。是。打。着。過。的。地。方。沒。一。處。不。起。條。紅。印。落。手。甚。是。沈。重。媛。媛。痛。得。眼。前。烏。黑。却。仍。不。敢。哭。出。聲。來。足。足。捱。了。二。十。餘。下。飛。飛。覺。得。有。些。手。凌。方。纔。停。止。鳥。師。重。新。教。導。勉。強。扯。完。了。兩。個。過。門。叫。把。胡。琴。放。下。說。明。天。起。細。細。再。學。此。時。還。是。先。把。買。馬。理。他。一。理。休。要。忘。掉。媛。媛。遂。合。着。兩。眼。淚。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的。挨。着。腔。板。唱。大。凡。受。了。鬱。氣。的。人。氣。分。必。定。短。促。喉。間。一。時。轉。不。過。來。媛。媛。唱。到。了。相。送。與。咱。那。句。一。個。大。逗。氣。把。喉。嚥。住。再。唱。不。出。飛。飛。怪。他。裝。腔。拿。起。鷄。毛。帚。又。是。一。頓。祇。打。得。皮。肉。上。青。一。條。紫。一。條。幾。乎。要。綻。裂。開。來。媛。媛。疼。得。再。難。忍。受。禁。不。住。放。聲。大。勸。飛。飛。見。他。出。聲。一。哭。說。聲。你。敢。這。樣。大。膽。豁。豁。的。打。得。起。是。利。害。好。似。有。甚。深。睡。恨。一。般。媛。媛。椅。子。上。坐。不。安。穩。一。個。倒。栽。葱。跌。在。地。上。亂。滾。鳥。師。雖。然。也。是。鐵。打。心。肝。慣。的。看。了。他。這。般。慘。苦。很。有。些。過。意。不。去。一。面。叫。媛。媛。止。哭。一。面。勸。飛。飛。暫。且。息。怒。無。奈。媛。媛。的。

哭一刻間斷止不住飛飛却也那裏肯聽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房中忽然來了兩個救星一個是從前在妓院裏跟過飛飛的大姐名喚巧寶飛飛叫他巧姐不時在家內往來與媛媛甚是相熟一個年約三十向外的男子身穿元色縐紗夾衫元色花緞的夾馬甲生得頭尖額縮眼小鼻低額場額高唇卍齒露臉上一臉的鴉片煙氣這人好似從未來過媛媛不認得他飛飛因見二人進內忙喝媛媛快些起來并叫烏師回去明天再教更把手中的鷄毛帚放下上前向那張鬼叫了一聲六叔說難得你今天到此可是與巧姐一同來的那人似乎走得有些乏力點了點頭便向媛媛坐的那張椅子上坐說這裏的出路好遠累我跑了一身臭汗飛飛道這裏離迎春坊本來很遠難道你不坐車子來麼那人道怎麼不坐車子我說的出路好遠乃是進了弄堂到府上門口足有十七八個門面我被阿巧姐催得要緊少吸了兩三口煙竟有些奔走不動飛飛笑道原來如此請問今天是什麼風吹你來的阿巧道什麼風吹得他來他沒有要緊事情肯到外頭走一走麼祇因院子裏你定下的兩個房間這兩天那個嫖人的先生已經去了現在一齊空着前天不是說有個山西女子生得姪好的麼所以特地到來瞧瞧順便問問你幾時進場他好去定副燈擔鬧熱些兒飛飛聞言綉眉道休要再題起那個女子他已回到山西去了這房間定雖定下一時間沒有人來怎樣是好我明後天正要找你商量此事不知你可有現成的人不妨合夥搵他一個缺少三百五百洋錢我可擔任得來你今天恰巧與六叔來了我們大家正好商議說罷叫媛媛快去倒茶并拿幾支三砲臺香煙快來媛媛忍淚答應自去料理阿巧見飛飛滿臉帶着怒容問他可是為山西女子生氣還是為着媛媛我瞧他也淚汪汪的爲了何事飛飛道山西女子動身心上果然惱惱但即刻鬧了一肚子的氣悶却是爲了媛媛你想他今年十五歲了怎麼請先生替他教曲學了一個多月連胡琴的工尺還拉他不來曲子更不必說若照這樣蠢笨日後怎有出息當初我豈不白花了一百塊錢阿巧道原來爲此小孩子不肯用心何不打下怕他再敢心野飛飛道我也不是這個主意所以方纔結實打了一頓因你與六叔進來纔得饒恕

集二夢華繁上海種

了。他阿巧忽向六叔耳語數四笑嘻的對飛飛道你真要惱我有一個絕妙的前移花接木之策包你歡喜飛飛不解道怎
 叫做移花接木你且說給我聽其時媛媛已倒了茶來並向阿巧與阿六叔上一支香煙點了個火阿巧接來呼
 着帶笑說道你倘然聽了我這個妙策非但斷不生氣并且還可發一筆財我們靠着你的洪福也得有些指望飛飛道
 到底是什麼回事怎的你說出來却先說到發財兩字阿巧道發財一一定要發說話也得仔細和你商量你說那個人
 西女子去了包下來的房間一時找不到人豈不要白白的貼着房錢一節丟掉二百左右我看媛媛這人品貌尚還去
 得年紀多說一歲也已及格的了何不李代桃僵竟把他鋪個房間你聽得我手上很有幾戶客人替他四處請難說
 交到花運紅將起來三千五百的有人娶他豈不要大大發財我們也得尋些下腳若使你一年半載終有個嫁人的
 一節半節大蠟燭一定要點也得弄他三百五百塊錢祇要生意起色一節節攪得下去攪上一時嫁掉等他做的
 日子這身價與我們的下脚依舊跑不掉他你瞧這個主見可好飛飛聽罷微笑答道我道你是沒有這事斷斷使他不
 媛媛去墊那山西女子的空莫說媛媛人不出飛飛不驚人曲子又唱他來應酬工夫更是不穿了他還穿着件舊洋紗
 休要鋪了房間一點沒有生意那時虧起本來却叫那個吃虧阿巧道這話你說得太把細了你道媛媛品貌不好並
 是他醜陋不堪因是躡躡很了自然難看起來即如八月裏深秋天氣人家夾紗多已穿了還穿着件舊洋紗
 又醜又破怎能好看得來若說曲子唱不來他你曉得近來與前不同席面上越是有名氣的先生越是不肯唱
 曲儘有曲子本來甚好終歲不聽見他開口的人彷彿愈不唱愈顯得身分高貴所以媛媛儘可不唱至於應酬兩字目
 今更大非昔比不講究什麼舉止溫柔語流利祇要與客人和調非打即咬這先生一定便紅媛媛別的事情不會
 難道打人咬人也都攪不來麼你要擔心怎的總之我说的话自己覺得尚還有些經驗不信你可問阿六叔近日院
 裏的風氣怎樣媛媛究竟可能够放他出去阿六把口中嚼的半截香煙一氣呼完拋去煙樵含笑答道巧寶姐的說

話果然句句有些意思。媛媛真替他鋪了房間生意，決不虧折。不到那裏，倘要取些帶，攪兩三百塊。我擔任得來，祇恐小姐自己有些定，不要若是缺了十多年的院子。他這眼光，斷不來媛媛，真出去我也願捐二百塊錢。飛飛被阿和飛飛說，道你聽見麼？阿六叔開了十多年的院子，他這眼光，斷不來媛媛，真出去我也願捐二百塊錢。飛飛被阿巧說得，天花亂墜，心上略有些活動，不日因近日院中開支浩大，寬還有些不甚膽大。阿巧似已窺到他的意思，因又接下說道：本來人家鋪個房間租傢生租插戴的何等花費，開銷過大，賺錢便很覺煩難。你却件件現成一房紅木傢生公館裏，現在堆着不用珠花珠髮珠兒金戒指等多可借給媛媛，缺了那一件兒，祇要略做幾身衣服替他起個名字，便可懸牌應局進場。時既所費不多，每月裏的開銷，不出了傢生上插戴上的租錢房錢。又本來要付其餘，便甚有限。我與你是要好姊妹，替你籌劃的事，斷不能使你受虧。你須仔細想想，去飛飛越聽越覺有味，始向媛媛瞧了幾眼，道：「既是這樣，你准捐二百塊錢，我索性把這孩子托你諸事聽你調度，省得他任在家內一見便要令我生氣。那倒也是。一個辦法，阿巧道：「托我照管諸事，我自來推托不來。此刻說定了，停回便可把媛媛交我帶去。先替他整理一切，但生意上你自己有時也得要來一則看看媛媛，二則瞧瞧來往的那班生熟客，倘有什麼體面事兒，大家商議，斷不能來。諒能許你出來，決不阻止。飛飛道：「且橋果然不來阻我，但我自從辦了個留春總會，每天晚上沒有工夫，恐怕斷不能來。祇好十天裏頭難得一次兩次，媛媛倘有什麼不聽教訓之處，你儘管替我責打。至於客人來往，有你在房中辦事，我很放心。得來如今祇要替媛媛起個名字，練個日子進場諸事，一准托你就是。阿巧道：「名字你心上可有飛飛想了一想，道：「他既是塾山西女子的空山西女子，名柳依依，就叫他依依可好？阿六道：「倘然大小姐要出出那山西女子的氣，故意喚做依依，也沒有什麼不可。若說近來院子裏的名字，最時的是用古怪字，眼喚他做花蝴蝶，龍牌子上刻把花嬌二字，一同寫上。知可還用得飛飛道：「我喜歡的乃是雙名。既然近時喜用古怪字，眼喚他做花蝴蝶，龍牌子上刻把花嬌二字，一同寫上。」

人家看了知道他姓花名嬌別字娜娜豈不甚是別緻阿巧連聲讚好彼此計議已定阿巧對娜娜道如今你出頭的日子到了祇要留心聽我說話巴結生意怕不有挺好的日子在後媛媛聽了低着頭淚皆瑩瑩一言不發阿六見天已不
早立起身催阿巧回去阿巧叫飛飛分付媛媛收拾同行忽聽得後門口一陣笑聲格格成的笑進一個人來正是
有女含悲墜墮淚 何人快意笑登堂

第九回

劉藥孫痛憐花娜娜

戚祖詒賞識賈惺惺

話說柳飛飛聽了阿巧的話議定將媛媛改名娜娜惡脾應局阿巧因阿六催他回去正要領着媛媛同行忽後門口一陣譁笑之聲乃是玠如回來見了飛飛笑得個前仰後合一句話都說不出口飛飛不知爲了何事逼着問他玠如將手向樓上指了指仍眼睛沒縫的笑個不住飛飛莫名其妙說他可是瘋了既有什麼好事情何不說出來大家笑
怎一個人這樣發傻玠如始勉強忍住笑聲開口答道這件事給你聽你也一定要笑到個肚腸翻身但不是三言兩語講得完的且待我慢慢的說阿巧最喜歡打聽人家閒事因又與阿六坐下噙着嘴聽玠如說些什麼玠如因滿眼已
笑出淚來在衣袖內取出一方縐紗洋巾擦了擦眼道此事乃由總會而起飛飛道今天我剛巧沒到總會他們鬧了什麼笑話玠如道因你沒到總會這纔鬧出事來若使你在旁有了排解的人或許鬧他不成這齣絕發笑的好戲我們
也不成哩飛飛道說了半天的話那個鬧笑話的到底是什麼人玠如道那蕙春與胡團仲的夫人胡少太太彼此感意
在白肖湘身上面子上沒有什麼心裏頭大不過去你曉得的今天胡少太太纔吃過飯便到總會裏來這時候祇有肖
湘與且橋在彼連我與也湘也沒有到胡少太太便要碰和無奈缺了一個人等了好久並沒有來胡少太太斜睡在炕床上

養神不知不覺合眼睡去恰巧蕙春到來輕輕的叫了幾聲沒有答應見他一雙小脚攔在紅木方檯上邊穿着淡湖色
 緞一雙緞的鞋子繫着一根元色緞帶蕙春知道他這一雙脚偶看時雖然甚小其實鞋中墊着高底所以走路不很平
 穩今見他睡得正熟并且室內無人輕替他把右腳上的鞋帶解開種下繡鞋取出高底然後依舊與他穿上將帶結好
 沒驚動他胡少太太兀自好睡一點不知後來總會裏人漸多了肖湘去叫他起來他始驚醒立起身要跑動聽
 知右腳忽然低了一段身子往橫裏一側喊了一聲阿呀一個鯉魚翻身撲的跌下地去頭時臉上飛紅連麗那一個短
 壽促命的與他這樣作與其時衆人尙不知就裏認做他踏了地上的滑澀東西以致偶然失足後見樓板上沒有什麼
 自然大家都要問他急得他喘噓噓扒起身來祇因說不出口蹀着足祇願狂罵並把右脚那隻鞋子略脫了下來
 着地上一擲說你們大家去想想促使狹豈是這樣使法衆人纔知他受了這說不出的虧處不免一個個忍不住笑蕙春
 更格吱吱笑得連身都彎了胡少太太估量着此事必蕙春所爲沒奈何耐住了火央他快快拿了出來蕙春擠着眼
 着肖湘叫他拿飛飛道這又奇了蕙春拿掉了胡少太太的高底怎叫肖湘拿去難道肖湘也有心戲弄胡少太太不
 成玠如道肖湘怎肯去戲弄他所以聽了蕙春的話茫茫無緒呆呆的回答不來蕙春又笑了出來一回站起身跑至外國衣
 架旁邊取下一件肖湘的元色綺霞緞小袖對襟馬褂在胸前的側袋之內把那塊高底取了一回箭步奔至蕙春身
 交與胡少太太胡少太太因蕙春這樣刻毒太下去不由不怒從心起赤着那隻右脚一個箭步奔至蕙春身
 欺人太過伸手劈胸一把扭住了他的衣服竟要拚命衆人見鬧出禍來祇得止住了笑一同上前勸休想分勸得
 這時蕙春也惱羞變怒非但不肯認錯反用力把胡少太太一推胡少太太兩脚高低不穩他已如風擺荷花搖搖不定
 一推怎站得住祇聽得撲通一聲仰面朝天一交跌得比方纔更是利害蕙春那件青灰東洋綢的夾襖因他扯住
 吼的把鈕頭一齊扯落眼見得再穿不來心中越發惱恨舉足想去踹他幸我趕緊攔住且橋等把胡少太太扶了起來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已○跌○得○髮○散○頭○蓬○恍○如○戲○班○中○刺○殺○且○一○般○蕙○春○尚○要○與○他○厮○併○由○我○勸○他○出○外○把○夾○襖○脫○在○帳○房○裏○頭○又○替○他○叫○了○部○黃○包○車○要○想○送○他○回○去○兩○個○真○走○開○一○個○免○得○見○面○再○鬧○誰○知○蕙○春○不○肯○回○家○一○定○要○來○找○你○又○因○身○上○沒○有○了○那○件○夾○襖○祇○穿○着○一○件○雪○妃○縐○紗○小○袖○緊○身○怎○樣○往○外○我○祇○得○叫○黃○包○車○推○進○屋○內○把○車○篷○張○了○起○來○等○他○坐○進○車○中○又○用○攔○門○布○遮○上○這○纔○勉強○出○門○我○也○叫○了○部○黃○包○車○陪○着○他○一○同○來○的○飛○飛○道○原○來○是○這○樣○的○一○樁○笑○話○如○今○蕙○春○可○在○樓○上○如○搖○頭○道○這○笑○話○還○沒○有○完○尚○有○好○笑○的○在○後○邊○哩○我○再○來○說○給○你○聽○他○坐○了○黃○包○車○與○我○同○到○這○裏○我○先○下○車○叩○門○他○恐○下○車○時○有○人○瞧○見○身○上○邊○不○好○看○相○因○等○娘○姨○一○開○了○門○便○從○車○子○內○直○跳○下○來○飛○奔○進○內○誰○知○他○脚○上○穿○的○乃○是○皮○鞋○後○門○這○一○塊○階○沿○石○本○來○很○滑○不○甚○好○走○匆○忙○中○一○個○滑○澀○頭○着○地○脚○向○天○跌○了○一○隻○騎○稍○元○寶○半○個○長○子○在○門○檻○裏○面○半○個○身○子○在○門○檻○外○面○急○切○再○也○扒○不○起○來○鄰○舍○人○家○俱○來○觀○看○慌○得○他○躲○避○不○及○幸○虧○新○來○娘○姨○力○大○很○命○攙○扶○起○身○一○條○元○色○外○國○綵○的○夾○褲○線○脚○已○裂○了○一○尺○多○長○脚○蹠○上○與○腰○眼○真○呼○痛○不○止○現○在○新○來○娘○姨○攙○他○上○樓○到○你○房○裏○去○了○你○想○好○笑○不○好○笑○呢○飛○飛○聽○罷○立○起○身○來○道○怎○麼○說○蕙○春○跌○痛○身○子○現○在○我○房○內○麼○我○必○須○趕○緊○上○去○看○他○阿○巧○也○立○起○來○道○我○因○二○少○說○得○好○聽○忘○却○天○要○黑○了○娘○姨○可○准○定○與○我○一○同○去○罷○阿○六○叔○你○去○叫○一○輛○黃○包○車○來○飛○飛○回○說○一○准○同○去○很○好○却○又○把○臉○一○沈○對○娘○姨○道○你○往○後○隨○使○什○麼○事○情○須○要○聽○阿○巧○姐○與○阿○六○叔○的○教○訓○倘○敢○稍○有○倔○強○我○有○時○到○生○意○上○來○知○道○了○一○定○不○饒○恕○你○娘○姨○聽○了○低○着○頭○不○敢○做○聲○阿○六○已○將○車○子○叫○到○門○口○阿○巧○遂○與○娘○姨○別○了○飛○飛○登○車○而○去○阿○六○跟○在○車○後○送○出○弄○堂○坐○電○車○先○回○飛○飛○叫○小○大○姐○關○好○了○門○與○玢○如○一○同○上○樓○去○看○蕙○春○祇○見○他○哭○喪○着○臉○坐○在○一○張○搖○椅○上○頭○自○己○把○拳○頭○捶○着○腰○際○新○來○娘○姨○在○那○裏○與○他○搥○腿○飛○飛○疾○忙○感○問○過○幾○句○說○話○叫○新○來○娘○姨○開○了○外○國○衣○櫥○取○出○一○條○深○青○灰○花○縐○夾○褲○與○他○換○了○又○取○出○一○件○荷○荷○青○花○縐○夾○褲○替○他○穿○上○幸○虧○腰○腿○間○俱○係○硬○傷○搥○了○一○回○漸○漸○平○復○並○沒○要○緊○這○晚○遂○留○他○在○家○內○夜○膳○不○再○到○總○會○內○去○且○等○明○天○把○兩○方○面○火○氣○勸○平○再○說○玢○如○於○晚○膳○之

接○請○戴○春○飛○到○大○舞○臺○看○買○璧○雲○小○如○意○演○雙○陰○陽○河○直○至○戲○畢○二○人○同○送○戴○春○回○家○那○少○太○太○不○知○到○那○裏○去○了○倘
 沒○有○回○接○下○慢○表○仍○說○阿○巧○同○媛○媛○到○西○新○橋○小○房○子○內○叫○阿○六○連○夜○到○衣○莊○上○去○買○了○一○身○簇○新○的○夾○襖○夾○褲○又○到○新
 衣○店○買○了○一○件○時○花○席○法○布○襪○衫○次○日○與○他○裝○扮○起○來○又○親○自○替○他○梳○了○個○頭○臉○上○邊○勻○了○些○粉○本○來○媛○媛○的○姿○首○還○算
 在○中○人○以○上○祇○要○稍○事○修○飾○便○與○昨○天○髣○髴○換○了○個○人○阿○巧○看○了○甚○是○得○意○飯○後○叫○阿○六○到○迎○春○坊○院○子○內○去○收○拾○房○屋
 先○把○樓○板○及○玻○璃○窗○措○洗○並○到○漆○匠○店○喚○了○個○油○漆○匠○將○牆○壁○概○做○白○色○油○漆○不○糊○花○紙○覺○得○房○中○格○外○白○亮○些○兒○又○往
 銅○匠○店○做○了○一○方○花○嬌○娜○娜○四○個○字○的○白○銅○招○牌○限○定○三○天○包○好○再○到○印○刷○所○印○了○二○百○張○日○本○式○時○花○小○卡○片○兒○明○天
 准○要○諸○事○部○署○已○畢○選○定○五○天○後○一○准○進○場○雇○了○一○班○清○音○預○備○着○吹○打○懸○牌○一○面○關○照○飛○飛○并○搬○取○紅○木○大○床○及○櫥
 櫃○椅○等○一○切○物○件○應○用○一○面○由○阿○巧○拿○着○卡○片○到○熟○客○處○分○頭○邀○請○這○五○天○內○阿○巧○很○忙○白○天○出○外○奔○波○一○到○晚○上○把○做
 妓○女○的○種○種○要○訣○教○道○媛○媛○怎○樣○籠○絡○生○客○怎○樣○對○付○熟○客○說○話○應○怎○樣○圓○融○眉○眼○怎○樣○活○潑○以○及○笑○容○必○須○常○具○恩
 情○不○可○認○真○剛○復○之○性○不○宜○有○狂○蕩○之○態○不○可○無○每○夜○裏○絮○絮○叨○叨○說○個○不○了○連○走○一○步○路○款○一○聲○嗽○都○研○究○着○怎○樣○走
 纔○有○鋒○銛○怎○樣○款○纔○是○嬌○媚○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要○叫○他○怎○樣○坐○如○美○人○垂○肩○怎○樣○睡○如○美○人○春○困○方○足○以○動○入○愛○憐○使
 人○迷○戀○媛○媛○聽○了○口○雖○唯○唯○心○中○却○那○裏○記○他○五○天○易○過○進○場○的○日○子○到○了○阿○巧○墊○出○二○百○塊○錢○把○一○百○二○十○塊○向○車○行
 裏○買○了○一○輛○橡○皮○輪○包○車○餘○下○的○留○在○房○中○零○用○阿○六○乃○是○本○家○替○他○雇○了○兩○個○相○幫○一○個○名○喚○阿○木○一○個○名○喚○阿○林○阿
 木○叫○他○帶○房○間○承○值○檯○面○一○切○阿○林○跑○得○動○些○叫○他○拉○車○阿○巧○雇○了○一○個○粗○做○娘○姨○一○個○跟○局○大○姐○名○喚○阿○蘭○更○找○了○一
 個○走○梳○頭○的○吃○過○中○飯○之○後○便○替○媛○媛○梳○頭○剃○面○傅○粉○薰○香○並○向○飛○飛○處○取○些○珠○翠○與○他○插○戴○更○取○了○一○雙○水○紅○花○金○鐲
 一○隻○嵌○寶○戒○指○一○隻○珠○戒○指○帶○在○手○上○略○略○出○些○風○頭○身○上○穿○的○衣○服○乃○叫○裁○縫○做○的○一○件○時○花○灰○色○外○國○緞○夾○襖○元○色
 外○國○緞○夾○褲○脚○上○添○妃○色○緞○文○明○薄○皮○底○鞋○裝○扮○好○了○覺○得○花○枝○般○的○比○前○兩○天○又○是○不○同○竟○然○頗○有○幾○分○姿○色○阿○林○已

把車子拉來，遂由阿巧陪同入院。清音已開了場，當下吹打把那一方花嬌，娜娜的牌子掛出。從此妓院中人，照例都呼媛媛做小先生，狎客一概叫他娜娜。那媛媛兩字，祇有飛飛或阿巧偶然叫喚，所以以往後書中，也遂改稱娜娜。免得一個人提着兩個名字，糾纏不清。娜娜既經進院，將近傍晚時候，即有西幫客人，崔爺到來吃了。一個雙檯，又有個官場中的什麼鳥大人，報効了兩和兩酒，面向還熱鬧，就從這天為始，阿巧邀請的那些客人，陸續俱來，做些花頭和酒連綿一星期，並沒間斷。飛飛會到過兩次，見生意並不算壞，心中甚是歡喜。誰知一星期過了之後，凡來過的那些客人，多因娜娜人太冷，冷在檯面上，說笑俱無，太覺不善，酬應，以致有一大半不復再來。連差也日少一日，漸漸的竟清淡了。來阿巧抱怨，娜娜說了無數的話，娜娜祇能逆來順受，不敢回言。有一天，崔爺在別處喝醉了酒，來打茶圍，忽然按住了。娜娜當沒看見，後來崔爺收了一場沒趣，而去阿巧等，崔爺逼得急了，幾乎哭出聲來。阿巧接連橫了幾個白眼，娜祇當沒看見，怕着面重得罪客人，若照這個樣子，誰願意來花錢，走動往後的日，子怎過明兒，必須告訴飛飛，重重應黃花園女似的，怕着面重得罪客人，若照這個樣子，誰願意來花錢，走動往後的日，子怎過明兒，必須告訴飛飛，重重下如雨，嗚嗚咽咽的，飲泣不止。阿巧見他一個房，間阿巧真是個積世虔婆，急忙換了一副笑臉，迎出房去。見第一個乃是六七個人的脚步，問花娜娜是那個房，間阿巧真是個積世虔婆，急忙換了一副笑臉，迎出房去。見第一個乃是藥孫叫了一聲，大少爺，不很相識，祇微微逐一點點頭，導引進房，招呼坐下。對藥孫道：「我一連是足請過三次，怎的今天幾來這裏，不過地方小些，未免有慢，請你來過幾次，特來擺個雙檯，隔兩天，我近來不很應酬，故連局也沒有叫過。今天說大少爺，請我在海春夜，想想起你來，過幾次，特來擺個雙檯，隔兩天，我近來不很應酬，故連局也沒有叫過。今天說大少爺，請我在海春夜，想想起你來，過幾次，特來擺個雙檯，隔兩天，我近來不很應酬，故連局也沒有叫過。」

娜仔細一看見他雖然並非殊色却生得眉目秀慧態度幽嫻絕不類風塵中人。不覺心中暗暗嗟歎。這樣好端端一個女子。怎的落到衙院裏來。且眼睜中隱隱含着兩包淚痕。不知爲了何事。阿巧何等精細。見藥孫看着娜娜似有疑訝之色。急走至娜娜身畔。道：「大少。你可是瞧他眼睛紅紅的。在那裏淌出淚來。麼他方纔堂差出外。今天北風很大。在馬路上吹了些沙塵。進去回來。便覺作痛。不知可要害眼。我正擔着心事。回頭對阿蘭道：『你可把我新買的那副金絲脚靴力克眼鏡。與他快快戴上。免得停回。再有堂差出去。再吹了風。不是頑的。』阿蘭聽了。急到衣櫥抽斗內取出眼鏡。替娜娜隨手戴上。娜娜不發一言。藥孫也並不細問。祇叫阿巧端整檯面。阿巧問可要請客。藥孫道：『座中已有七人。無須另外再請。阿巧遂喊了一個雙檯下去。便有阿木進房擺席。阿蘭送上局票。照例請衆人叫局。那七人除藥孫自己之外。乃是幼安少牧。戴三。治之。敏士。生甫。當下幼安仍叫了羣玉。坊文。淡如。少牧叫的是新清和。綺痕。乃怡情閣改名。因跟怡情閣的阿翠已嫁了人。怡情閣另外包與一個大姐。阿風。故改今名。戴三是三馬路沁春。治之是百花里謝綺春。敏士是清和坊一弄醉玉樓。祇有生甫近來久未叫局。連稱不必。藥孫向他點了點頭。提起筆來說道：『我與你介紹個人。生甫尙想推却。藥孫已寫了一張本堂交與阿蘭。發出。生甫莫名其妙。藥孫附耳與他講了幾句話。生甫唯唯。此時檯面已經擺好。起過手巾。各人入席。阿巧要叫娜娜斟酒。藥孫連說不必。接過酒壺。親自向每人敬了一杯。說在申。諸承至友。規勸我迷途。今又負笈將作萬里之遊。他日學業有成。皆出良朋所賜。敢請諸君盡此一杯。藉申敬意。幼安少牧。敏士等俱立起身來。道：『歐化東漸。學人輩出。大丈夫乘風破浪。適當其時。但願異日畢業歸來。爲國家效力。爲社會宣勞。後會非遙。前程無限。我等也當各敬一杯。說罷。各人輪流把盞。藥孫酒量雖不甚豪。却還勉強飲得無不一吸。而乾阿巧聽衆人說的俱是文雅。不知講些什麼。動問藥孫。藥孫微笑答稱：『我們講的也多。是中國說話。怎麼你一句不懂。阿巧再要問時。藥孫亂以他話少頃。叫的局漸漸到來。有度曲的。有清談的。却頗秩序整齊。一洗打情罵俏等輕浮之習。娜娜見了。覺得這一班客人的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程○度○與○前○數○天○的○俗○客○不○同○心○中○暗○暗○敬○在○身○旁○過○本○堂○局○之○後○坐○在○藥○背○後○竟○與○藥○孫○親○熱○起○來○私○語○唱○
 嗎○講○個○不○了○有○時○更○與○生○甫○談○恍○如○極○善○伺○應○的○妓○女○竟○然○面○面○俱○到○阿○巧○看○在○眼○裏○暗○想○藥○孫○變○化○性○質○斷○沒○有○這○
 樣○迅○速○料○是○心○中○看○上○藥○孫○故○而○有○說○有○笑○比○平○時○竟○似○變○了○個○人○照○他○這○種○行○為○日○後○須○防○喜○做○恩○客○幸○姓○劉○的○聽○說○
 不○日○便○要○動○身○姓○溫○的○年○紀○已○四○十○向○外○可○以○不○必○擔○甚○心○事○因○此○反○想○鼓○勵○着○他○等○稍○停○席○散○之○後○不○妨○宴○獎○一○番○叫○
 他○往○後○對○待○狎○客○必○須○個○個○這○樣○纔○是○做○妓○女○的○本○領○倘○得○從○此○入○彀○真○是○再○好○沒○有○心○中○正○在○盤○算○忽○聞○樓○下○相○幫○高○
 喊○娜○娜○先○生○堂○差○姓○威○的○叫○到○安○樂○里○買○慳○慳○阿○巧○回○說○一○聲○便○來○其○時○樓○面○上○酒○已○半○酣○行○人○俱○起○身○散○席○叫○來○的○
 局○也○多○紛○紛○回○去○藥○孫○在○大○衣○袋○內○取○出○二○十○塊○錢○鈔○票○交○與○阿○巧○開○銷○菜○局○阿○巧○不○肯○便○收○說○何○必○這○樣○要○緊○且○俟○
 天○付○我○藥○孫○道○緩○天○我○已○到○了○外○國○這○錢○難○道○再○叫○郵○局○寄○來○豈○不○費○事○阿○巧○聽○藥○孫○當○真○便○要○出○洋○問○何○日○動○身○娜○娜○
 好○備○些○路○柴○相○送○并○問○幾○時○方○可○回○來○藥○孫○道○動○身○祇○在○明○後○兩○天○幾○時○回○來○連○我○自○己○也○難○預○決○若○說○娜○娜○要○送○路○柴○
 我○祇○吃○了○一○個○雙○桂○那○有○這○個○資○格○儘○可○不○必○娜○娜○問○藥○孫○真○要○動○身○似○露○依○依○不○捨○之○態○藥○孫○附○耳○撫○慰○他○道○你○是○好○
 人○家○的○兒○女○誤○墮○火○坑○我○已○盡○知○往○後○溫○大○少○可○以○常○來○走○動○此○人○心○地○最○好○有○什○麼○事○不○妨○與○他○商○議○他○有○什○麼○說○話○
 問○你○你○也○不○妨○實○說○彼○時○見○幾○而○作○自○有○出○頭○之○日○娜○娜○點○頭○答○應○益○重○藥○孫○與○生○甫○為○人○阿○巧○已○笑○迷○迷○將○鈔○票○收○下○
 口○中○尚○說○要○叫○相○幫○去○買○路○菜○藥○孫○已○與○眾○人○下○樓○阿○巧○始○同○娜○娜○送○出○房○門○說○了○幾○聲○順○風○娜○娜○目○視○藥○孫○下○落○扶○梯○
 直○至○望○不○見○了○人○影○始○慢○慢○的○返○身○入○內○且○不○說○藥○孫○與○眾○人○出○院○即○日○便○要○赴○瑞○士○國○留○學○須○至○武○昌○起○義○後○方○回○仍○
 說○娜○娜○與○阿○巧○進○房○阿○巧○着○實○用○些○好○話○贊○他○這○回○在○樓○面○上○酬○應○客○人○有○些○意○思○以○後○須○得○人○人○如○此○切○不○可○裝○着○千○
 金○身○分○聲○價○自○高○祇○要○你○有○心○巴○結○隨○處○留○神○方○纔○那○件○得○罪○崔○爺○的○事○情○明○天○姑○免○向○飛○飛○提○起○省○得○必○受○一○番○打○罵○
 但○此○刻○來○叫○堂○差○的○那○做○威○少○乃○威○祖○話○此○人○很○是○有○錢○做○的○相○好○甚○多○須○要○順○着○他○的○性○度○纔○與○否○則○叫○了○個○打○樣○局○

卷二 第九回 劉藥差痴儂花蕊鄉 威祖話貧賤買龍棍 三二

日後一定不來再叫面子上不好看相你我趕緊快去且要格外小心纔是
 不願意沒奈何祇得換了一身衣服立刻同阿巧下樓坐了包車如飛而去到
 雙樓叫的局已是二排賈惺惺與祖詒合坐在一張椅子上肩並肩手挽手腿
 阿巧叫了一聲大小在背後坐下祖詒略略擡了擡眼見娜娜是個雞妓不在
 也俱一人叫着兩個局左擁右抱挨打討罵的鬧得不要好故也大小長短
 摸更是浮滑阿巧認得是蕭懷策且知祖詒與他最是要好故也大小長短
 兒懷策遂滿口吹牛道今天惺惺這四樓酒是他介紹祖詒吃的此刻娜娜的
 什麼事情他多作主得來阿巧遂要勸他叫祖詒馬上翻一樓酒懷策滿口應
 問是那一個懷策說珊家園胡公館內的胡大人請了三次尙沒有到不知何
 天因與蕭春兩下拆開心中甚是納悶自托懷策索取鐵箱之後隔了一天雖
 田房屋契所有鈔票現洋及銀行裏錢莊上的存款一切俱已空諸所有醉月
 奔下來觀看說了無數冷言冷語臨了兒要收管鐵箱自己拿着一個交代之
 爭鬧起來幸虧懷策竭力婉勸說鐵箱鑰匙本有兩個何妨一個由祖詒自己
 比對春決不至再有意外之事大家爭些甚麼這纔聽了他的說話把鐵箱
 手頭沒錢使用取出一套西門外法租界上二畝有零的地皮道契交與懷策
 到了把他私下押了三千祇交代祖詒一千九百說除了一百兩銀子中費乃
 的乃是清公分文沒取祖詒甚是感激這天懷策又到祖詒家中開坐祖詒說

悶懷索想起賈愜愜由曲玆之家出來現在安樂里懸牌進場的第一天衛玠如與他吃了一個雙樣後來玠如便每夜住在院內以致狎客紛紛囊足本家與做手等噴有煩言愜愜知道自已不好又捨不得斷絕玠如因思最妙做到一兩戶瘟生客人祇要房中有了開銷便不怕旁人議論有天在檯面上遇見懷策知他與祖詒要好央懇得便請祖詒到院做些花頭將來定當特別圖謝懷策牢記在心今見祖詒要找地方便請他到安樂里去祇說是自己請客及至一進院門愜愜是個嫁人復出的老妓應酬工夫自然一等處處體貼着祖詒的性情語引動着祖詒的興趣不消一兩刻鐘竟把他調得火一般熱要懷策將愜愜這酒由他來吃懷策做意怪他不合如北人所謂割靴南人所謂剪邊欺侮朋友愜愜也故意不允祖詒涎臉再四央懇懷策遂罰他吃一個雙樣准把愜愜相讓并且永遠不再做他祖詒聞言大喜當下口答應遂叫懷策寫請客票去請胡圖仲王柏臺藍蔭壽甄蘭塢賈揚仁莫遵癡烏燕桂等那一班人一面分付端整檯面移時請的人陸續俱到祇有胡圖仲第一張請客票去回說就來第二張到公館去催已經出去等了許久還沒有到懷策因叫衆人先坐替圖留着一個坐位再寫請客票到總會去請衆人遂相將入席第一排局共叫了二十多個飲到酒已半酣堂差漸漸散去圖仲仍沒有來祖詒發起叫二排局想把祖詒吃酒與娜娜坐着未去并和懷策頓時又叫了十幾個人看看席面上齊二排局又俱散了祇有阿巧想敵祖詒吃酒與娜娜坐着未去并和懷策在那裏鬼迷忽聽相幫喊了一聲客人一陣樓梯亂响跑上一個人來祖詒看正是圖仲却奔得喘噓滿頭是汗那面色很不好看不知爲了何事一進門與衆人一招呼祇問刻可有什麼當差的人來過祖詒回說沒有圖仲失張失智的向外房瞧了一瞧見房間恰好看遂一把手拉住懷策說有幾句要緊開話我們可到外面去講立起身往外便跑祖詒等俱莫名其妙正是

燈炮酒闌人欲散

心慌意亂客何來

要知圖仲究竟爲着何事發急與懷策到外房去說些什麼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真糊塗賠了夫人

不含混快哉此秀

話說胡圖仲氣急敗壞在席面上把拉住懷策奔到買惺惺的外房惺惺房裏的老娘姨照例進來倒茶並絞上一方手巾圖仲祇拿手巾擦了擦汗叫老娘姨快快出去便咬着懷策的耳朵絮絮叨叨講個不了祖貽等多知道他的脾氣沒一個進去聽他原來圖仲家住溫州本有正妻公館裏那一位少太太乃在揚州辦理鹽務之時娶的妓女原名柳小翠的確揚州人氏後來圖仲沒了差使本要與他回去小翠抵死不願因在上海居住圖仲賭嗜煙賭每日裏白天睡覺旁晚起身除了抽煙之外一定便是打牌家事一些不問俱由小翠掌管小翠的權途一天大似一天那性情也一天驕似一天見圖仲年老私下裏結識些不三不四的人却因不便往來想出一個法兒把平時相與的姊妹行做個引子邀他們到公館碰和便慢的把心上人也招他入局圖仲非但並不疑心并且興高采烈祇要每天有人與他耍錢巴不得來的人愈多愈好當初那蕙春威祖話二人由蕭懷策設法在胡公館見面也是預先走着胡少太太的門路不過祖貽雖是年輕有錢吸了些煙容顏瘦削皮色焦黃不在胡少太太眼內祖貽也一心注意着蕙春並沒轉着胡少太太的念頭後來柳飛飛開了這個留春總會胡少太太屬意在衛玠如白霄湘二人身上但一個總會內的女子沒一個不與玠如要好自己年已二十五歲比不得人家十七八二十三風頭十足够不上沒有法想祇有肖湘兩心叩叩願覺得意合情投雖然礙着也溜拘束不敢公然放浪却私下裏已借着鴛鴦旅館夜半潛往破曉即歸共叙幽歡已經數次不料蕙春偏也看上肖湘遂致彼此暗含醋意那天在總會裏一發難遇胡少太太大受蕙春侮辱雖經日橋等衆人勸解散隔了一天之後飛飛又再三排解欲使二人依舊言歸於好無奈這一件事胡少太太竟認做不共戴天怎能勸解得來

續上海繁華二集

因從這一天起，胡少太邀宵湘到鴛鴦旅館，蜜露數次，一心要隨定宵湘出這口氣，叫他揀僻靜些的地方，寬所屋子，一個長久之策，宵湘不敢答應，說一來怕圖仲知道，分明乃是拐逃，罪名非同兒戲，二則并恐也湘不許，很是費事，三來一成了家，日後開銷一切，祇恐所入不敷，此事斷不可胡說，太躊躇，再四回稱，圖仲向來心地糊塗，我們這一樁事，他此刻一些不曉，往後沒人漏洩，一定疑不到你，即使眼前報捕房請緝，你可偏偏每日仍到總會，那時非但圖仲不疑，連旁人也疑你不來，若恐也湘不允，他是你的妹子，何必這樣畏懼？且現時並不同居，本來不必說明，且待緩緩進言，彼時木已成舟，不見得反對到底，傷了手足之情，至於借屋後每日用度，老實說我手頭有些私蓄，三五十年儘可支持得來，要你愁他做甚？宵湘聽了這一番話，注重在結末數句，遂勉強點頭答應，在滬甯火車站相近的寶山路上，借了一所房屋，到像生店租了些器具，先自搬了進去，通信胡少太太，他何日出來，何日進宅，胡少太太聽屋已借好，心中大喜，因圖仲每天必要睡到四五點鐘方起，這天吃過午飯，他便暗暗收拾起來，揀值錢的金珠首飾，與平日積存下的許多鈔票，打了兩個小包，約值二三千金左右，分裝在兜肚及衣袋之中，聽圖仲睡得正酣，又輕輕的開了衣櫃，取出一隻紫檀匣子，把鑰匙開了小鎖，拿出幾件極珍貴的東西，乃是一個老山翡翠的鼻煙壺，一方真批霞帶頭，一粒貓兒眼的帽魁，一支巧色瑪瑙管，那鼻煙壺不消說是綠白分明，翠色第一，就是蓋頭上鑽的一粒魚膽青也，足值一二百兩銀子，批霞帶頭紅潤瑩澈，瑕點毫無，貓兒眼帽魁，足有桂圓大小，算得是稀世之寶，那翎管的瑪瑙，共有紫紅二色，紫的豔於玫瑰紅的，明似胭脂，真也是世間少有，這多是圖仲當差使的時候，搜刮民脂，民膏買下來的，本要預備孝敬上司，後因調了省分，沒有送得，鎖在匣子裏，頭今天胡少太太一齊袋在身旁，整備往後，或有急需的日子，可以變錢使用，又想起圖仲尚有一串真奇楠香朝珠，一個常用的蠟虎龍漢玉扇，墜朝珠，因有珠盒拿在手，中不便扇，墜聽說有個官場中人，遠過二百銀子，圖仲要他三百，沒有賣掉，可見得也很值錢，因把那隻紫檀空匣擦在衣櫥裏，頭開抽屜，又去取那扇。

墜恐防圖仲覺察故意低低的叫了幾聲祇聽他鼻息呼呼兀自好睡取出一隻綉絲扇袋在袋上邊把扇墜解下也
 納在貼身衣袋之中這纔關好衙門向壁上的着衣鏡內照了一照見身畔雖然藏了許多物件不過小腹上及右乳旁
 略略高起些粗心的人見了一定看不出甚破綻但肚兜內多袋了些鈔票行路時不免累墜故又重新取了出來向
 桌子上取過一張舊新聞紙包了一拿在手中心彷彿包着一本小書人家看見決不疑心始笑微微走至圖仲床前揭開帳
 子向他瞧了一眼見睡得仍如小死一般暗暗說聲對你不起放下帳門大模大樣的移步出房頭也不回下樓而去雖
 有小大姐粗做娘姨與圖仲的長隨阿福看見因他出入自由慣的那一個去問他祇有包車夫阿小其時在後門外洗
 車見他正從後門出來忙問要車子他搖頭搖了一搖說就在前弄去一個便回你可伺候老爺起來了便要出去阿小
 諾諾連聲自己去洗他車子洗完了進內關門不必細說胡少太太既出公館一口氣跑到馬路叫了部黃包車價錢也不
 與他講祇叫快到他車站寶山路去這時天光尚還未黑肯湘正醒見少太太不在房中問小大姐說是四點多鐘纔出
 地的相將入內書中暫且按下慢表再說圖仲一覺睡至傍晚方醒見少太太不在房中問小大姐說是四點多鐘纔出
 去的祇道他必在什麼鄰近的姊妹家中並不意及至起身後吸過了煙阿福送上一張戚祖語的請客票來圖仲見
 了回說馬上就到要叫少太太取衣服更換少太太仍沒回來這總叫小大姐出外找尋車夫阿小說少太太前弄去的
 小大姐遂到前弄逐家訪問多說今天並沒有到過圖仲認定必在總會賭輸了錢以致一時脫不得身便在總會曉騰叫
 車夫阿小去尋少停阿小來說總會也沒有到過圖仲認定必在總會賭輸了錢以致一時脫不得身便在總會曉騰叫
 怎的不問個明白更怪阿小貪懶為甚不把車子推他阿小辯釋出去時明明說到前弄不要坐車圖仲不信說等少太
 太回來必須面對若是撒謊一定要歇他生意馬上滾蛋阿小有口難分在樓下賭神發咒圖仲愈覺怒不可遏越趨越拍
 桌的喝罵不休約罷了一刻多鐘發得火氣大了身上有些潮熱起來開衣櫃想取扇子扇涼忽見扇袋上沒了扇墜

續上海繁華三集

暗吃了一驚。後想這扇袋因天氣秋涼，好久沒用，他用了說不定少太太收拾在紫檀匣子裏頭鎖了起來。遂把扇子撒下。急去取那紫檀匣子，開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時，祇接連喊了幾聲：「阿呀，並大呼房內有賊，嚇得小大姐嚇得老娘姨。阿福阿小等一齊哄進房來，急問賊在那裏？」圖仲指着那匣子道：「沒有賊，怎麼丟掉了許多貴重東西？這還了得！老娘姨小大姐不敢開口，阿小最是嘮快，說今天公館裏並沒有外人進來，這個賊祇恐是熟賊圖仲陪着眼珠，嗚道：『怎麼不是這東西？定是你們偷的。我馬上要報告捕房，立刻叫包探來查。』阿福冷冷地道：『捕房該要去報，但少太太還沒回來。』可要等他來問個明白，圖仲聽了這一句話，任憑心地怎樣糊塗，頃刻間也明白起來，不覺面皮烘的一紅，疾忙縮住了口。且看衣櫥裏可還不見什麼別的物品，看到少太太藏放首飾的那隻小白皮箱，見箱中首飾全無，連幾個外國金四開也。不知去向，始知果然。是少太太心變出了捲逃的事情，祇氣得手足如冰，癱化在櫥半邊。一張皮椅之上，騎上邊幾根短髮，根根多翹了起來，足足有四五分鐘，光景始與阿福說這件事，非報捕房不可。立刻帶了房票，叫阿小拉了車子，阿福跟着親自到捕房稟訴。捕房要他開具失單，圖仲不知究竟，失掉了多少物件，祇揀想得起的扇、漆煙壺、帶頭、幪魁與金鐲、金線條、珠押髮等，胡亂開了幾樣。捕房立派包探跟着往查，顯見得是捲逃無疑。向圖仲要少太太拍的小照觀看，以便留心緝訪。誰知照片俱被帶去一張也找不出來。包探說這案件恐怕一時難破，祇向阿小等細盤問一回而去。圖仲越想越惱，恨不得有人立時訪出下落，把少太太送進新衙門去。終身監禁起來，又恨自己雖是官場與公堂上識，員並無來往此事，須托譚壽央他寫幾封信，并也送張單進去。破案後，務請重辦。至於捕房內的事情，懷策最是熟悉，必得托他開會一切，或可上緊頭緒。此則祖語，既在惺惺處，請客諒來一定在彼。何妨趕緊去與他商議。因一面叫阿福到侯公館去尋譚壽一面坐了包車到安樂里找見懷策，與他把上項事細細說了一遍。懷策聽罷，便估量着禍根必由肯溜而起，却故意動圖仲可知平日少太太與那幾個人要好，圖仲尚說平時看他並沒要好的人，懷策暗好笑。豈

消當面道破祇說要托包探緝案他們在外頭茶酒旅費在在需資必得預先破費些錢圖仲連說這自然不知其要
 先付多少懷策道連法界開北浦東城南城內一應在內大約先須一百塊錢這錢各處有人留心不怕他破不出來圖
 仲綱眉道五六處地方一百塊錢果然不多但我公館裏的現錢多已被惡婦捲去今天手頭不便可煩你替我擔代一
 下明兒一准付給他們祇要緊得破還須從重相謝懷策略想一說說此刻既然不便不妨替你設法暫墊明兒還我
 這班人最忌的乃是空話你不曉得他們脾氣圖仲聽懷策願意墊錢十分感激到二十四分說這錢真正像個朋友二
 人話猶未已阿福奔進房來說侯大人萬家春請過了客剛回公館他說有什麼事可請馬上便去懷策道譜濟今天
 請客我們曉得所以這裏沒有邀他亦此刻要去和他說話可也是為着此事圖仲道怎麼不是我想請他寫幾封信關
 照會審公廨和警察局着力些懷策點頭道這念頭也轉得不錯本來必須內外上緊你可趕快去見譜濟我也立刻
 去替你籌備洋錢夾托他們圖仲唯唯立起身來裏房買惶惶見二人話已講完進來請圖仲入席圖仲搖了搖頭回轉
 身向祖詒等說聲再見大踏步出房下樓惶惶送也送不及他祖詒摸不出爲着何事急思動問懷策懷策也已穿好馬
 褂要走祇咬着他的耳朵說圖仲公館裏的少太太出了毛病此刻我要替他辦事不及細說明天講給你聽祖詒再要
 問時懷策已移步出外阿巧尚在等着翻樓見懷策忽然往外走了急忙跟將出去說這樓酒今天怎樣懷策道我此刻
 因有要事你自己去問成少願意吃今夜便吃不願意明後天再講說罷便如飛步的下樓梯他那裏去替圖仲托甚
 偵探無非借着這個題目裝出些熱心辦事的樣兒明天好問圖仲要一百塊錢拿來自己受用阿巧見懷策已去沒了
 幫花的人這極酒斷吃不成又見賈惶惶使着全副精神對待祖詒估量今夜祖詒必不回去娜娜是一個小先生本領
 一些沒有叫的又是第一個局與人家廚併什麼因照例說了聲感少停刻請來與娜娜起身回去娜娜見這一次樓面
 上的客人又是浮頭滑腦的一點沒有什麼人格巴不得少坐一刻早些兒出罪一刻但怕着阿巧抱怨面上絕不致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流○露○出○來○及○至○回○到○院○中○時○光○一○點○已○過○阿○巧○自○回○小○房○子○去○
 舉○動○大○方○一○個○性○情○溫○厚○祇○可○惜○藥○蒜○已○去○不○知○生○甫○往○後○可○來○這○種○人○若○得○朝○夕○見○面○很○可○與○他○結○個○心○腹○以○便○有○甚○
 機○會○懇○求○他○拔○出○火○坑○娜○娜○心○中○這○般○打○算○生○甫○自○從○這○天○由○藥○孫○介○紹○把○娜○娜○轉○局○之○後○已○將○娜○娜○的○出○處○告○知○說○他○
 乃○是○柳○飛○飛○的○養○女○外○頭○有○人○談○及○珊○家○園○這○個○留○春○總○會○乃○是○飛○飛○起○真○是○害○人○不○淺○不○但○曲○球○之○受○過○天○虧○要○知○
 道○那○總○會○的○內○容○怎○樣○諒○來○娜○娜○一○定○曉○得○祇○恨○自○己○動○身○在○即○不○能○耽○擱○日○子○因○此○有○心○把○娜○娜○薦○與○生○甫○要○生○甫○留○
 心○偵○探○一○來○與○地○方○除○害○二○則○可○替○环○之○報○冤○生○甫○正○因○這○一○樁○事○自○從○買○善○航○拿○不○到○什○麼○把○柄○并○且○一○去○不○來○之○後○
 真○個○是○無○可○奈○何○一○聞○這○個○消○息○心○上○十○分○着○意○故○而○一○到○明○日○即○去○吃○了○一○個○雙○喜○以○後○便○不○時○前○往○閒○坐○試○探○娜○
 的○人○品○心○跡○難○為○他○雖○已○做○了○妓○女○那○志○氣○却○很○是○不○凡○大○有○擇○人○而○事○早○脫○風○塵○要○求○援○手○的○意○思○生○甫○想○年○輕○時○幾○
 次○要○娶○花○小○桃○未○成○如○今○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兒○子○將○娶○妻○媳○自○己○怎○反○娶○起○來○雖○然○娜○娜○一○片○真○心○與○小○桃○當○日○
 不○同○但○此○事○斷○難○辦○到○不○可○就○誤○着○他○因○祇○用○話○勸○慰○說○暗○中○當○代○替○留○心○竟○一○個○如○意○郎○君○不○患○無○出○頭○之○日○這○多○是○
 喂○喂○唧○唧○啼○着○阿○巧○和○阿○蘭○等○說○的○有○一○天○生○甫○去○得○夜○深○了○些○阿○巧○已○回○小○房○子○去○祇○有○阿○蘭○在○房○生○甫○坐○了○片○時○阿○
 蘭○聽○樓○下○邊○堂○裏○弟○兄○圍○挖○花○園○得○甚○是○高○興○因○叫○租○做○老○娘○姨○進○房○陪○着○自○己○下○樓○去○看○他○們○打○牌○那○老○娘○姨○年○紀○已○
 有○五○十○多○了○坐○不○到○四○五○分○鐘○一○連○打○了○三○四○個○呵○欠○低○着○頭○擠○着○眼○睛○一○搖○一○擺○的○碇○睡○起○來○生○甫○見○了○甚○是○好○笑○暗○
 想○難○得○今○天○房○內○無○人○正○好○向○娜○娜○訪○總○會○事○情○因○先○用○話○去○引○着○他○道○你○娘○今○天○會○到○生○意○上○來○麼○有○人○說○他○天○
 在○珊○家○園○總○會○裏○頭○這○總○會○裏○也○有○男○子○你○可○知○道○乃○是○些○什○麼○人○像○我○可○能○進○去○得○來○娜○娜○聽○了○微○微○的○喘○一○口○氣○道○
 這○總○會○你○提○他○則○甚○若○使○沒○有○這○害○人○總○會○我○此○刻○也○不○至○落○到○妓○院○裏○來○生○甫○道○總○會○與○你○什○麼○相○干○現○時○並○沒○有○
 人○可○與○我○說○娜○娜○像○觸○着○了○自○己○的○心○事○眼○圈○兒○紅○了○幾○紅○溜○溜○的○流○下○淚○來○把○當○初○曲○球○之○怎○樣○輸○錢○飛○飞○且○橋○怎○樣○

卷二

第十回

貞翁發賄了夫人 不含混快哉此奇

三九

看想婉兒認爲義女要把他送入娼寮後婉兒怎樣忽然不見始把自己擊空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番聽得生甫怒髮衝冠說世界上不信竟有這種惡毒男女又把婉兒與玉如訂姻之乃是親家當初由幼安等朋友勸資叫他動身的話也與娜娜一說知并言環之這樣贖錢諒來定是受了僞的害不知那些作僞的人內中究竟是誰娜聽生甫說出與曲氏聯姻不免懊悔失言有些膽怯起來以後的話不敢再說生甫覺得他道有話你儘對我講休要擔甚心事我決不至連累及你娜娜躊躇道你知道了那班僞賭的人一定要替姓曲的出首那時怎能不連累我生甫道姓曲的動身已久况且同賭同罪我決不替他出頭不過這總會害人太甚定須想個法兒把他趕緊滅掉爲地方上人造福若得你今夜說明暗裏頭陰功非淺娜娜道你想怎樣滅掉他呢生甫道滅掉他的法兒甚多祇要與和說得清楚非但包得定你一無痕跡連我自己也不必出場娜娜深信生甫爲人說一是一欲待仔細向他告知祇恐阿蘭上來或是老娘嬉睡忽醒瀟洩風聲爲禍不小故親自走至衙前把老娘故意推了幾推叫他出外倒茶好笑他模模糊糊的應了一聲却索性把兩隻手向棹上一搭搭成了一個榑睡架子將頭埋將下去呼呼的越發睡個不醒再聽樓下阿蘭么二敲二四岩三百二十六百四的算着道數原來起初看着人家如今却自已坐了下去正碰得十分起勁遂料定他一時決不上來心中暗暗歡喜始重至生甫身旁坐下低低的道你要問那總會的內容真個是一言難盡其間豈但僞賭害人并有許多敗壞風俗比妓院裏更是不可說起來真令人可歎生甫道總會裏既然男女混雜那傷風敗俗之事自然決不能第一個必定就是飛招蜂引蝶的無所不爲娜娜道這倒並不是他因他與日橋天同在一處究竟尙這顧些面子的因日橋有個兄弟名喚玳如與一個白也湘的哥名喚肖湘他二人生得品貌姣好舉止輕浮遂有許多不要臉的婦女俱想去勾搭着他鬧得不可收拾雖然我沒有眼見且橋和飛不回來說起把他們當做話柄你想可恨不可恨呢生甫道原來如此但不知這總會可會向巡捕房領過照會膽敢荒謬到這個地

步。娜道：「照會有與沒有這却並不仔細不過巡捕房向來遇到有關風化之事最是鄭重這照會恐怕一定請不出來。」生甫點頭道：「你這話講得很有意思。」思租界上的總會照會本來必須體面商人的纔與并且要一個個開寫名字平時須受捕房稽查那女總會怎請得來但既然沒有照會我佩服那班在總會內進出的人難道不怕鬧出禍來娜道：「他們愛賭的中了賭迷戀色的中了色迷別的怎顧得及况且那屋子又在弄堂裏頭地方很是秘密賭錢時又聽說多用籌碼外頭聽不出來至於進門口的時節聞得須由熟人引領否則必被茶房阻止那茶房又俱是積憤應酬的婦女隨處察言觀色見高識低凡是沒有到過的人休想得進去他們的膽自然大了生甫道：「怎麼說這女總會必須先有熟人纔能夠進得去麼從前我有個朋友姓賈他怎樣進去的呢娜道：「微想一想道那姓賈的可是湖北人麼這事也會聽見飛說得起此人賭裏頭乃是活手由胡公館裏的胡圖帶進去的不過本領很是不濟被總會裏看出破綻他便一點子作不得弊友了。」好幾百塊洋錢以後便絕跡不去了。至今尚有一張票子收不到錢乃是假的後由圖仲賠出怎麼你認識這姓賈的人倘然並不是他這却我不清楚了生甫始知賈善航不別而行因在總會失風無面見人所致可見總會裏那班活手比善航更要高出數倍無怪與賭的人整千整百的輸將進去那弊病一些也看不出來今兒好容易由娜道：「這債傾吐祇須再把幾個最要緊的賭棍訪明他們使的究竟是什麼技倆便好設法破獲心中暗籌算口裏頭接」着答道：「姓賈的正是此人我一點子不來瞞你乃是托他到總會裏探訪去的。」不料他這樣不濟後來一點沒有回音我想總會裏那班賭棍這樣神通廣大內中究有幾個活手飛飛和衛且橋二人的時候忽聞樓梯上登登登一陣可有什麼別的女子在內怎的人人看不出他彼此正講到緊要關頭問不絕答不絕的時候忽聞樓梯上登登登一陣脚聲那阿蘭發形似的搶步上來豎起了鐵青的一張面孔斜起了三角的一對眼睛上樓便向裏房直闖電燈下見了他這副形狀好不怕人把娜與生甫二人大家嚇了一跳連磕睡着的姑娘也一驚而醒擠了擠眼直立起身來

正是。

言○當○快○意○須○防○洩。

人○為○虛○心○易○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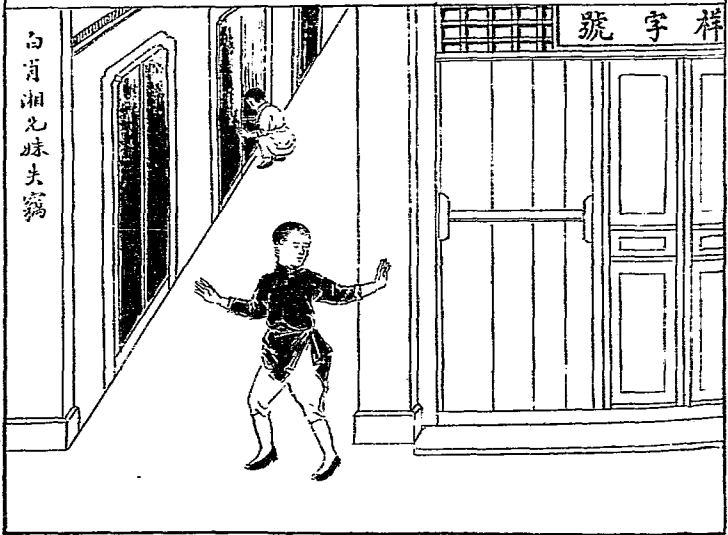
要知阿蘭究竟上樓何事。生甫與娜娜這一席話。尙能說得下去與否。快看下回分解。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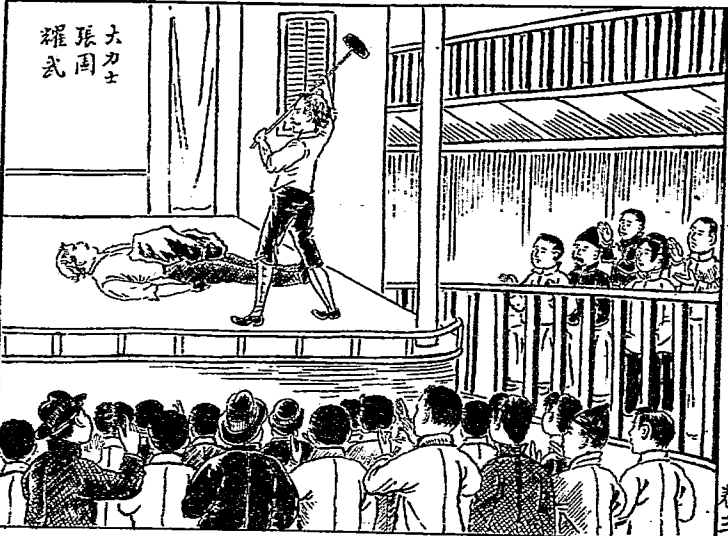


被匪會
劫捕
因女
改換

白月湘
兄妹
失竊



號字樣



小說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二

第十一回

海上警夢癡仙孫澈石簪

洩機關捉破女總會

失體面急壞醜官場

話說溫生甫向花娜打探留春女總會內容。正說到緊要關頭。忽見阿蘭盛怒上樓。二人認做。阿蘭有耳。莫是方纔所說的話。高聲了些。被他聽見。以致上來尋事。因急大家縮住了口。不往下說。且看他進來怎樣。誰知阿蘭上得樓來。口中啞啞着道。斷命阿土。生幾角洋錢。怎麼信不過人。累人家跑這一蹣。說着便向裏房一鑽。少頃。拿了一塊洋錢。又如飛的。下樓而去。始知是他賭輸了錢。堂裏弟兄不肯欠帳。故此特地上樓取洋。生甫見了。不覺暗暗甚是好笑。又看那個粗做娘姨。方纔已被阿蘭驚醒。今見阿蘭下樓。他伸了一個懶腰。依舊坐下。椅子上。背上一張嘴。落了開來。像是等華胥園看宮主招親而去。這回却攔手攔腳的。髒髒比方纔更。是適意一個頭。攔在椅子背上一張嘴。落了開來。像是等着吃甚東西。不多時。有饑涎流出。掛至胸口。自己一些不知。顯見睡得。又如死去一般。生甫指示。娜娜彼此點頭。微笑。娜娜驚魂已定。附耳對生甫道。方纔真是好險。我此刻心口尚拍拍的跳。個不住。這回我們講話。必要格外謹慎。些兒生甫點頭稱是。叫地坐到炕榻上去。離老娘姨坐處較遠。防他偶爾醒來。娜娜又把玻璃窗的窗帘拽上。免得外房有什麼人。撞將進來。或被瞧見。這纔彼此重復坐下。娜娜因一嚇。忘了話文。說我們方纔講到那裏。被阿蘭上來。拿斷怎的一時記不起來。生甫道。方纔說到總會。真那幾個人。乃是活手。娜娜道。不錯。你疑心總會裏。活手甚多。把飛飛日橋二人也當做是一流人物。其實他二人誘賂。有之偽賂。却還沒有這個手段。內中最壞的是自家兄妹兩個。男的是肖湘女的。名喚也湘。聽說也湘比肖湘。更是利害。煉得好一副眼光。憑你什麼新牌。抹過三次五次。他便張張認得出來。那手法更

是。剛。出。鬼。沒。不。要。說。牌。九。容。易。作。弊。麻。雀。裏。也。偷。天。換。日。的。異。樣。精。熟。旁。人。斷。乎。看。不。出。他。生。甫。道。這。又。奇。了。飛。飛。和。衛。且。橋。既。然。並。非。活。手。開。了。這。個。總。會。難。道。叫。白。家。兄。妹。攪。錢。娜。娜。笑。道。你。在。那。裏。說。歡。話。了。飛。飛。等。坐。地。分。贓。和。白。家。兄。妹。乃。是。一。鼻。孔。出。氣。的。人。怎。麼。你。想。不。出。來。忠。厚。到。這。個。地。步。生。甫。被。他。說。破。不。覺。自。己。也。好。笑。自。己。真。個。心。思。太。沒。轉。灣。但。想。白。也。湘。是。個。女。子。怎。樣。有。這。等。本。領。何。不。索。性。問。個。明。白。以。便。設。法。對。付。因。又。附。耳。說。道。白。也。湘。可。知。他。有。多。少。年。紀。那。裏。人。氏。賭。裏。頭。的。許。多。門。徑。當。初。乃。是。那。個。教。他。娜。娜。道。年。紀。二。十。歲。似。還。不。到。說。話。有。時。蘇。白。有。時。却。滿。口。京。話。認。不。准。他。是。那。地。方。人。至。於。賭。裏。的。種。種。能。耐。聽。說。是。他。父。親。傳。授。所。以。十。分。精。明。到。十。二。分。生。甫。道。可。知。道。他。父。親。是。誰。娜。娜。道。聞。說。名。喚。湘。吟。死。了。好。幾。年。了。生。甫。聽。說。是。白。湘。吟。想。起。當。初。少。牧。受。愚。之。事。不。料。他。的。兒。女。如。今。又。在。世。上。害。人。真。個。是。流。毒。無。盡。正。待。把。湘。吟。的。歷。史。告。訴。娜。娜。猛。聽。得。樓。下。邊。沸。反。盈。天。因。阿。蘭。打。錯。了。一。張。牌。衆。人。要。他。賠。錢。阿。蘭。不。允。願。時。闖。起。口。來。鬧。到。個。不。可。收。拾。後。由。本。家。出。場。埋。怨。了。阿。蘭。幾。句。說。本。來。時。候。已。兩。點。鐘。了。大。家。不。許。再。賭。總。得。俵。此。住。口。娜。娜。何。等。留。心。知。道。止。住。了。牌。阿。蘭。必。定。便。要。上。來。與。生。甫。遞。個。眼。色。生。甫。會。意。暗。想。要。問。的。話。大。約。俱。已。問。明。這。裏。坐。着。討。甚。嫌。疑。因。見。樓。梯。口。那。盞。電。燈。早。已。滅。掉。故。向。娜。娜。也。遞。了。一。個。眼。色。叫。他。把。老。娘。喚。醒。點。盞。洋。油。燈。照。送。下。樓。誰。知。再。也。喚。不。醒。他。生。甫。搖。了。搖。頭。連。說。不。必。再。喚。遂。即。移。步。出。房。娜。娜。知。道。不。便。留。他。急。忙。親。自。送。出。外。去。剛。走。得。四。五。步。扶。梯。阿。蘭。從。下。面。上。來。黑。暗。中。撞。了。一。個。滿。懷。阿。蘭。大。驚。狂。喊。是。誰。生。甫。急。答。是。我。阿。蘭。怪。娜。娜。不。叫。老。娘。姨。照。一。盞。燈。這。樣。黑。暗。地。方。叫。客。人。如。何。走。路。難。道。這。點。子。也。想。不。出。來。娜。娜。說。老。娘。姨。睡。在。椅。上。喚。不。醒。他。阿。蘭。一。聽。大。怒。怪。他。太。沒。規。矩。口。中。照。例。說。了。句。溫。大。少。走。好。明。天。請。來。那。身。子。已。三。兩。步。飛。奔。上。樓。和。老。娘。姨。尋。事。而。去。生。甫。不。去。管。他。下。樓。梯。出。了。妓。院。便。喚。黃。包。車。回。家。細。細。盤。算。着。怎。樣。下。手。大。凡。晚。上。邊。不。操。慣。心。思。的。人。一。操。心。最。易。通。宵。不。睡。生。甫。這。一。夜。覆。去。翻。來。竟。然。沒。有。睡。熟。及。至。天。色。大。明。依。然。想。不。出。什。麼。妥。善。法。兒。既。能。自。己。並。不。出。

面又要願定娜娜一邊天明後因早起身去找鳴岐與治之商議初時二人因投鼠忌器也覺沒有善策後來鳴岐想到一個行文家的離題談兒因租界上工部局巡捕房的辦事最是注重與論地方上倘有什麼不規矩的事情祇要有人發函檢舉可以立時查辦不過那個檢舉的人必須體面紳商并於信上邊寫明門牌住址以便有事傳問且免捏空誣枉之弊此事必須這樣辦法纔能一無痕跡何不托個西商出面一准寫封信投送捕房好在這是與民除害西人見義勇為的多定能不避嫌怨答應得來遂與治之說知并言華豐每日往來的西人甚多儘可求懇他們治之從前也是賭裏頭受過大虧的人巴不得這種害人地方早些收拾他一個乾淨這並不是借着手外人的勢力有心欺壓同胞因此撫掌稱善當向生甫一力擔承說三日內必有報命生甫大喜連稱耳聽佳音而別治之遂去找了一個熱心辦事的英商把總會內細情告知請他結實出一封信務替社會上除一大患那英商名佛孤素來深信治之為人決不是造言生事之輩果然滿口應許次日便寫信送至捕房請捕頭查明拿究捕頭接了這一封信見本界內納捐鉅商所發知道必有此事立傳中西包探到寫字間問他們瑯家園可有什麼總會男女混雜牌九麻雀雀達且通霄輸贏很鉅各包探回說沒有清楚捕頭責他們公事懈怠又恐中國包探之內或有暗中得賄情弊着實盤駁一回見並沒有情節可疑之處始挑選了兩個得力些的分付一同前去偵訪又派了四個暗捕跟隨其時天已薄暮到得總會門首各人四面散開先由一個華探入內管門女使見是生人上前攔阻華探僞稱是衛且橋請他來的女使要去報知且橋華探連稱不必早已如飛走進裏邊樓梯上邊人聲嘈雜夾着骨牌聲細知道正在聚賭無疑遂急回身退了出來舉手一招中西各探一擁而上囑住管門女使不許聲張并叫暗捕在前後門小心看守大家始掩着脚步慢慢上樓其時樓上賭的正牌九白也湘在那裏做莊天門上坐的是屈世仁屈四大太和侯譜濤拿到一副紅燈九臉上很是得意上門乃胡圖仲與邢少太太邢蕓春三人坐着衛玠如立在一旁這條牌各人打了一百多塊洋錢碼鬮翻出牌來一看第

一隻是五六第二隻是人牌因向桌上一拍說了聲人王九顯見得比天門更硬下門上坐的一個是柳飛飛一個是前
 跟新清和怡情閣現嫁山西人屈伯申住在後馬路上人人呼他屈二奶奶的阿翠伯申與屈世仁本是遠房叔姪手頭
 很是有錢山西開着幾個錢舖上海有一所票號却與世仁不甚往來所以總會裏並沒來過阿翠今天也是初次乃飛
 飛到公館裏去了幾次請他來的他的性子最是驕急拿到了牌必定便往桌上一翻這回拿的是和五九旁邊且橋見
 了說下風三副牌俱是九點真好算是三王造反上風恐怕沒有大牌也湘却不慌不忙先拍一張出來衆人看是么五
 說他即使配上了天地牌也祇八點一定賠銀肖湘在旁叫妹子快把第二張翻着也湘故意先將半張露出乃是么頭
 衆人多說必是地牌或者大不不了是張么二丁香九也沒用處其時蕭懷策立在肖湘背後正要說恐怕再是一張么五
 忽聽門外隱隱有皮鞋聲響他的心思最靈舉眼向外一瞧見來了許多的人并有三四個洋人在內明知事有蹊蹺這
 一驚非同小可急把身子往下一蹲一溜烟掩至前天胡少太太打睡的那張炕榻面前扒進去向榻下一伏神不知鬼
 不覺的沒個人留心到他說時遲這時快中西各包探已一個個搶步入房先將檯面上骨牌和骰子拿住然後動手拿
 人說他們幹得好事這一下真似迅雷不及掩耳祇嚇得衆人一個個面如土色恨沒有箇地洞鑽了去後來有一個
 西探目操着華語問這總會是那一個開的且橋無奈硬着頭皮大着胆子勉強答道此處算不得是總會乃是我們
 幾個親友開着沒事偶來玩耍的地方所以沒向捕房請領照會不信但看檯面上並沒現錢俱是籌碼探目微笑問道
 這籌碼每根共作多少洋錢屈世仁搶着說道每根祇作一角小洋那探目向他瞪了一眼說不來問你要你多口世仁
 始欺起着嘴不敢再說探目叫各包探把籌碼一齊收了起來逼着且橋同到帳房查抄現銀且橋欲待不去估量着玀
 不過他祇好一步瀾一步的領着下樓少頃便又同了上來說箱裏明明有三千多塊現洋還說賭的乃是籌碼祇恐
 各人身上一定還有銀票鈔票且到捕房再說屈世仁又勉強辯道張箱裏的現洋乃是我存放在此明後天販土用的

怎說俱是賭錢探目又向他瞪上一眼道算你會說既然是你的錢可到捕房領去說罷叫他快走世仁道祖界上販土也是大宗買賣並不犯法要到捕房做甚麼屈四太太幫着道我們俱是有體面人誰耐煩同到捕房這話尙沒有完旁邊另來了一個西探把世仁在椅上一拖喝了聲去世仁尙待掙扎又被他把椅子一掀坐不住身直挺起來却又立不住脚幾乎淌下地幸虧屈四太太扶住已經淌了四五步路這纔不敢倔強愁眉淚眼的跟着出去阿翠向西探辯白說是探望親戚來的並沒賭錢西探不容分說叫衆人一齊快走下樓到帳房內取了銀箱帳簿連同管門女使與樓上應酬的女茶房灶間內燒飯司務並各人的包車夫馬夫男女共有二十人左右蜂擁出門取道捕房而去臨行時探目分付暗捕將屋內電燈和煤氣燈一齊息滅前後門各留一人看守不許閒人入內聽候捕頭示下暗捕不敢怠慢找到電燈煤氣燈的總門一齊關緊又把前後門虛掩好了然後兩個人回捕房銷差兩個人守住門口須待明日公堂審過之後始由捕房撤回一言表過不提再說樓上的蕭懷策捉賭時雖然心靈眼快鑽在炕榻底下得做了漏網之魚心下十分得意及至人已去完正要扒到外邊想想出路忽被暗捕將各燈關閉頓時眼前烏黑不覺又大驚起來暗想既有人關火必定有人守門今天怎樣出去明兒天公一亮更是露不得面這却如何是好呆呆的站了片刻偏偏打了兩個呵欠鴉片煙又發起癮來此時急上加急愁上加愁暗說完了完了今夜真是死了我了後在衣袋裏頭一摸幸喜尙有三個煙泡在身慌忙取將出來顧不得十分苦口綿綿眉一個個吞了下去這纔定了定心摸至炕榻上邊坐下細思無論如何必須想條生路出來猛一見後房微有亮光射進始記起那邊有兩扇窗窗外便是晒臺那光亮必由窗上透入何不且到窗前一看看這露臺上可有什麼法想因立起身順着那條光線輕輕移步走去到得後窗一望這喜真是喜出望外原來晒臺外那隻露臺相離祇有三尺多遠開了窗扒得上去更喜的是這露臺與隔壁人家毗連中間雖然隔着層板那闌干竟兩面相通分明因房屋是一個房東故把一臺分而爲二工程既省估地又少乃租界住屋常

有○之○事○若○要○脫○離○虎○口○除○了○這○條○捷○徑○還○有○那○路○可○走○因○把○衣○袖○口○襯○住○了○臆○上○銅○環○使○他○關○動○時○不○致○叮○嚙○作○响○然○後○用力○把○臆○往○上○路○擡○使○搖○梗○也○不○致○因○作○聲○始○慢○慢○的○推○了○開○來○將○手○在○窗○檻○上○面○一○搭○兩○足○便○用○上○櫃○去○想○要○伸○手○去○攀○露○臺○閣○干○那○知○看○時○雖○似○甚○近○其○實○怎○能○得○够○况○且○身○子○貼○在○檻○上○脚○裏○頭○虛○飄○飄○的○一○點○用○不○出○力○焉○能○勉○強○得○來○後○來○難○為○他○拚○着○性○命○不○要○把○兩○手○緊○緊○攀○住○窗○盤○先○將○兩○脚○宕○到○披○屋○上○去○踞○住○瓦○片○然○後○慢○慢○放○手○竟○到○閣○干○半○邊○攀○牢○了○一○塊○臺○板○用○力○把○兩○足○往○上○翻○動○纔○得○橫○七○豎○八○的○翻○了○上○去○却○已○急○出○一○身○冷○汗○氣○喘○不○止○幸○喜○臺○底○下○一○無○聲○息○諒○來○並○沒○聽○見○後○思○隔○壁○不○知○是○什○麼○人○家○怎○樣○從○他○屋○上○下○去○最○好○先○向○他○央○懇○明○白○否○則○倘○被○瞧○破○叫○喊○起○來○如○何○得○了○但○恨○時○已○黃○昏○露○臺○上○並○沒○有○人○怎○能○說○得○來○話○在○板○縫○中○張○了○又○張○毫○無○法○想○祇○好○且○等○到○了○那○邊○再○作○計○較○因○急○輕○步○至○臺○口○扒○上○關○干○面○朝○右○背○朝○左○一○手○抱○住○塞○板○柱○子○一○手○抓○住○臺○頂○上○兩○面○通○運○的○那○根○橫○欄○靠○的○一○個○旋○步○頃○時○旋○將○過○去○身○體○雖○立○定○祇○聽○得○脚○下○拍○的○一○聲○那○邊○有○根○晒○衣○服○的○竹○竿○因○被○脚○尖○踢○動○如○射○箭○般○的○落○到○披○屋○上○去○擊○碎○了○三○四○張○瓦○片○屋○內○一○個○大○姐○正○在○那○裏○煮○飯○聽○見○了○極○噦○屋○上○有○賊○驚○動○房○間○內○任○着○的○人○也○是○個○女○子○聲○音○連○喊○阿○英○快○些○上○來○霎○時○一○陣○脚○步○聲○响○一○個○拿○着○盞○火○油○燈○一○個○拿○了○枝○洋○蠟○燭○開○露○臺○門○同○來○照○看○懷○策○眼○快○見○那○女○子○甚○是○面○熟○想○起○人○人○多○喚○他○五○小○姐○從○前○在○六○馬○路○擺○磁○和○櫃○子○會○經○去○過○一○次○想○是○新○近○搬○到○這○裏○來○的○因○急○低○低○的○說○了○一○聲○是○我○將○身○子○索○性○往○內○一○鑽○五○小○姐○沒○看○親○楚○是○誰○大○吃○一○驚○正○得○叫○喊○懷○策○已○替○他○把○露○臺○門○輕○輕○開○好○一○手○拉○至○裏○頭○并○招○呼○那○個○阿○英○進○來○把○方○纜○總○會○捉○賭○自○己○幸○而○奔○避○之○事○說○知○來○二○人○放○他○出○去○答○應○緩○天○來○碰○幾○場○和○并○在○身○畔○摸○出○五○塊○錢○一○張○鈔○票○給○與○阿○英○叫○他○千○萬○不○可○聲○張○阿○英○接○在○手○中○不○敢○便○收○且○看○五○小○姐○怎○樣○那○五○小○姐○見○與○懷○策○果○然○認○識○這○個○人○情○焉○有○不○做○之○理○當○下○微○笑○一○笑○便○留○懷○策○至○房○路○坐○懷○策○因○有○事○在○懷○不○敢○就○攔○訂○定○三○日○之○內○准○來○碰○兩○場○和○遂○央○阿○英○悄○悄○開○了○後○門○大○模○大○樣○的○出○弄○而○去○臨○行○見○總○會○的○前○後○門○果○有

集二 夢 華 繁 上 海 續

情○捕○守○着○知○道○捕○房○這○一○件○案○辦○得○甚○是○頂○真○不○知○是○那○個○原○告○必○須○探○聽○一○下○况○且○自○己○既○幸○沒○事○正○好○借○着○這○個○題
 目○向○捉○進○去○的○那○一○班○人○多○少○弄○幾○個○錢○也○不○枉○擔○驚○受○怕○一○場○故○此○連○夜○飯○沒○有○吃○一○脚○奔○至○捕○房○找○到○一○個○探
 問○他○這○一○樁○案○究○竟○是○誰○放○龍○捉○進○來○的○許○多○男○女○現○在○怎○樣○發○落○探○聽○說○此○案○裏○頭○並○無○原○告○聽○說○乃○是○洋○商○寫○信○捉
 進○來○的○十○幾○個○人○祇○有○姓○白○的○一○男○一○女○已○有○人○交○到○二○百○洋○錢○每○人○一○百○保○了○出○去○其○餘○多○在○裏○頭○懷○策○問○倘○然○再
 保○幾○個○人○可○遠○保○得○出○去○探○影○微○想○一○想○道○若○在○十○點○鐘○前○除○了○衛○巨○橋○柳○飛○兩○個○這○總○會○是○他○發○起○保○不○出○來○其
 諒○來○可○以○設○法○一○過○十○點○之○後○這○却○便○不○相○干○了○懷○策○得○了○這○個○消○息○默○思○此○事○必○須○如○此○如○此○立○刻○回○至○號○中○取○了○二
 百○洋○錢○外○國○鈔○票○叫○了○一○輛○馬○車○飛○也○似○的○又○奔○捕○房○把○那○蕙○春○母○女○設○法○保○出○請○他○們○到○四○馬○路○春○江○酒○樓○同○吃○夜○飯
 蕙○春○母○女○感○激○萬○分○問○他○費○掉○了○多○少○洋○錢○懷○策○說○保○銀○每○人○二○百○小○費○在○外○一○共○四○百○五○十○魂○錢○乃○由○號○中○暫○墊○因○知
 母○女○二○人○吃○苦○不○來○故○而○連○夜○想○法○那○少○太○太○謝○了○又○謝○說○難○得○他○這○樣○熱○心○這○錢○明○天○一○定○如○數○奉○還○蕙○春○問○中○西○包
 探○前○來○捉○拿○之○時○總○會○內○上○上○下○下○的○人○一○個○沒○有○跑○掉○怎○麼○偏○你○這○般○造○化○並○沒○拿○住○懷○策○微○笑○答○道○這○班○捉○賭○的○人
 那○一○個○不○認○識○他○所○以○眼○開○眼○閉○的○逃○得○出○來○否○則○一○定○休○想○那○是○熟○人○很○多○的○好○處○就○是○此○刻○到○捕○房○保○人○裏○頭○若○沒
 熟○人○也○斷○乎○辦○他○不○來○須○待○明○天○解○過○公○堂○再○說○那○少○太○太○道○保○不○出○明○天○果○然○必○須○解○堂○保○出○了○不○知○明○天○可○能○不
 懷○策○道○這○事○我○們○須○從○長○計○議○即○使○明○天○一○准○到○堂○你○母○女○可○以○坐○了○馬○車○同○去○比○他○們○被○巡○捕○押○着○說○不○定○還○要○上○外
 國○手○錶○那○面○子○差○得○遠○了○那○少○太○太○着○驚○道○怎○麼○說○明○天○解○堂○之○時○竟○要○上○手○錶○我○想○胡○圖○伸○與○候○講○講○他○們○多○是○官
 場○怎○能○丟○得○起○這○樣○的○臉○最○好○求○你○去○打○聽○打○聽○倘○俱○沒○有○出○來○也○替○他○想○個○法○兒○他○們○一○定○俱○急○壞○了○懷○策○道○我○在○捕
 房○已○經○問○過○祇○有○白○肖○湘○兄○妹○二○人○進○去○得○不○到○一○個○鐘○頭○便○有○人○保○了○出○來○你○們○將○近○出○外○的○時○節○又○有○人○設○法○去○保
 阿○翠○聽○說○是○一○家○茶○棧○出○面○大○約○屈○伯○申○已○經○知○道○此○事○此○刻○時○候○還○早○諒○也○保○得○出○去○關○神○和○侯○譜○濤○不○聽○見○有○人○打

卷三 第十一回 沈橫園捉殺女總管 失蹤面急獲贖官場

說且到小號略坐圖仲點首連稱很妙又指着譜濟說道老實說我們兩個人一般的煙癮已到別的沒有要緊且到說
 了聲二位受驚快請上車轎知是仗着他的力量不覺甚是感激車中不便動問細情祇說我們現到那裏頭去懷策
 似法場上得了恩赦一般但不知捕房怎的放他心上好不詫異出來時猛撞頭見門外停着一輛馬車懷策笑笑嘻嘻的
 已祇差得三四分鐘圖仲譜濟二人正在押所內煙癮大發彼此嘔吐狼籍死活來忽聞准了保開釋出外這一喜真
 連聲去有十數分鐘果一齊換了外國票來懷策因時已不早點了點數揣入懷中仍乘馬車飛奔捕房雖然十點未到
 劉莊雖然晚上沒有煙紙店也可掉得出來大不吃了虧兩三塊錢祇好借主承認懷策沒法催他快去清請諸
 等雜票在內照例均須貼水懷策見了繃眉道這種票子捕房裏不能使用這便怎處伯清答稱馬上可到外面去撞匯
 耳講了幾句說話向樓上房間內取下一包鈔票數目果真恰巧二百無奈多是中國銀行且有些北京天津浙江漢口
 要明日一准如數歸還不妨暫時掉用不過利息須作一個月算少了不便替他作主懷策滿口應許良新遂與伯清附
 息落得分他幾個因說號中真是沒有剛巧有個親戚今天寄與他二百塊錢托買嗎啡合戒煙藥路遲一兩天不妨祇
 找衛良新和龍伯清問他二人掉錢願出三分重利二人不知是何用處不肯答應懷策說明就裏良新知道他有些出
 有五百這種好買賣豈肯錯過因略略想了一想叫蕙春母女吃好夜飯同到策記略等自己仍舊坐了馬車先回策記
 一夜懷策明知號內空虛方纔二百塊錢已是東拼西湊此刻再要二百斷乎拿不出來不過墊出去是二百收回來定
 說當真要保趕緊些尙還正好但這四五百塊洋錢一時那裏取去那少太道道這又祇能暫在號內暫移的了好得祇有
 很直爽二百幾十塊錢我還可以用擔保得來明天也決定還你祇要此刻保得出他懷策摸出來一看剛巧九點
 有不感情的道理他究竟與官場熟悉出來了大家好商量明日到堂不到堂的法兒圖仲銀錢上頭多了果然有些不
 諸譜濟脾氣很壞圖仲錢財上不甚清楚我看不要管這開事那少太道道這又祇能暫在號內暫移的了好得祇有
 請譜濟脾氣很壞圖仲錢財上不甚清楚我看不要管這開事那少太道道這又祇能暫在號內暫移的了好得祇有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中吸幾口煙再說懷策道那邊煙具現成儘請吸去且恐那太太此時也在那裏譜濤道那太太母女也是你擔保出來的麼我佩服你真會辦事真是熱心朋友中那個及你將來懷策似謙非謙的答了幾句圖仲歎了口氣說今天真是晦氣受了這一場委屈明兒必得想個法子報復纔好譜濤道我們本來俱是官場怎可受得這樣糟蹋方纔我在押所裏頭真是又急幾乎命多拚得如今既幸保出且到號中去大家商議一個善策必須出這口氣否則怎在上海為人一路談說說馬車已到號門大家下車入內那少太太母女果已先在室中開着一盞煙燈蕙春睡在炕上過癮圖仲一進門別的不說便說那個替我快燒筒煙再遲些真是要了命了那少太太聽見指着煙槍說道有現成的燒好在此你快來吸遂叫蕙春起來讓他薰春瞭了一個白眼將槍向煙盤內一掠豎起身跑了開去圖仲接槍睡下颺颺一口氣把這筒煙一齊吸盡胡少太太也睡下去替他打泡把央懇懷策整洋作保之事一一訴知叫他明天務把整洋送還圖仲滿口應許問一共多少洋錢懷策說連小費每人二百五十塊錢四個人俱是一樣譜濤聽得他整錢辦事越發感恩不已說這錢明早一准送來如今我們須先商量那到堂的問題究竟怎樣對付纔是那少太太道我正爲着這個難題所以定要懇懷策保你出來莫說你自己會做過官公事一定比衆熟悉是那班會審委員平日俱有來往能可趕緊寫一封情懇個情兒把這案子糊塗了結也就沒有什麼事了譜濤搖首答道少太太你說得真好容易捉賭乃是刑名案子一封情懇能懇情得來況且原告既是捕房會審官更不能模糊了事我却有一個絕妙的辦法祇要大家再花些錢包管這案可立時消滅并能把保洋如數取還爭回一個面子不知你們心上怎樣圖仲等一聞此話爭問是甚妙法快請說給大家商議譜濤便捋着鬚短髮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滿臉已羞莫洗

一心尙想法能寬

要知侯譜濤想出什麼主見能否使此案冰銷瓦解衆人一點沒事且看下回分解

邢蕙春母女啟嫌

白肖湘兄妹失竊

話說蕭懷策把邢蕙春母女與胡圖仲侯譚濤等在捕房內保了出來商議明天到堂事情譚濤說有法能使此案消滅并把各人的保洋發還大家聽了爭問他是甚妙策譚濤搖着短髭答道你們可曉得租界上無論什麼訟案最好請個律師便可上堂辯護麼我們何不索性再花些錢公請一個律師出庭說理家園借的地方並非總會乃是衛且橋的外室所以不領照會我們與且橋俱是朋友偶然到他家中遊玩抹牌消遣有之並沒銀錢輸贏捕房不合捉拿況且又並無原告不能夠平白誣人應請堂上將案注消保洋一律發還將被告當堂開釋你們想照此辦法可是再好沒有胡圖仲素無見識聽他說得天花亂墜自然竭力贊成刑少太太是個女流又見圖仲贊成髭鬚請了律師這案定能這樣結束東巴不得立刻便叫譚濤去請該用多少洋錢大家照數公派蕙春却坐在一張搖椅之上起初默不作聲後來問少太太道我們請了律師巡捕房能夠容他一個人在堂上辯論把拿到的銀錢簿據一概不交到堂上去麼倘把銀錢簿據交到堂上不知律師怎樣辯護譚濤道此話你也慮得很是不妨與律師商量他必定另有說語對付圖仲道大凡律師辦案依據的乃是理由儘有我們想不出來他能夠想到的所以既經請他便可由他去攪我們不必擔甚心事懷策聽衆人說得高興冷冷的道律師果然好請但巡捕房遇到刑名案件他也有個刑律律師上堂兩方面既然俱有律師堂上邊須憑法律定斷聚賭究竟干犯刑律怎樣辯駁掉他你們須三思而行不要白白的把律費踏掉臨了兒一無結果譚濤聞巡捕房也有律師知道被告請的律師效力一定薄弱恍如兜頭灌了一杓冷水良久沒有作聲其時圖仲已吸完了第二筒煙問懷策道依了你的主見律師不必請他但不知應怎樣辦法懷策道依我之意祇有大家拚着保洋不要明天不必到堂由堂上把他悉數充公這案不成了自了既免得上堂時的出乖露醜問供時的受怕擔驚又歪了堂

費結費等一切開銷最是便宜穩妥不信但看白肖湘兄妹與阿翠三人他們也已保釋出外我料定他決不到堂至於飛飛且橋明天一到堂上一定非辦即罰那罰款却也決定不輕屈世仁夫婦若在堂上爭辯說不定還要收押起來你們瞧着便是衆人聽他這一番話說得句句很有道理不由不大家聽信着他又彼此細細的研究一回俱說明天不要到堂最好丟掉二百幾十塊錢尙還有跟莫要弄到個罰得不好辦起人來真是吃虧不淺當下遂公同決議明兒一准大家不去祇有團仲心地糊塗尙恐不到案要連累保人直至懷策說明捕房中乃是存洋作保與竟人作保不同這纔恍然大悟在煙炕上坐起身來道既然如此不去很好回頭叫侯諧濤睡下過幾日諧濤一頭吸煙一頭說道明天我們雖然不去公堂上怎樣發落必得有人探個消息方可放心懷策答道這事可以由我擔承免得諸位不便諧濤道堂事必在午前提你起個大早我們心上不安懷策道八九點鐘起來正好也算不得什麼過早團仲道八九點鐘我們正在好睡幸而不要到堂否則定恐扒不起來諧濤道閉話少說懷策你出去了幾時回號我們好仍到號中候信懷策道大約十二點後回來定有確實信息奉告諸位請一點鐘同來最好順便把整洋帶來小號資本淺薄等候應用休怪催急諧濤道那個自然兄弟這一筆錢明早先叫當差送來不必等到午後那少太太聽懷策又提起整洋與蕙春遞個眼色到外賬房商量了好一刻兒祇因他母女二人自從在總會賭錢各人輸得很是利害戚祖語處搜括來的許多洋錢鈔票不知不覺漸漸完了明天要還懷策五百塊錢一時沒有法想故少太太叫蕙春把手上的一對鑽戒交與懷策央他向別處暫抵或者竟然賣掉蕙春初時不肯後因這錢不能累及懷策明天未便不還始勉強除了下來由少太太叫懷策出外說明就裏親手交付與他懷策接來看這對鑽戒說壞不壞說好却也不好乃是當初祖語聘娶蕙春由他親手發下來的報帳時報了二千銀子實價乃是一千二百因向馬褂袋內一袋含笑答道並非不信你母女二位竟要救你這件東西實因帳上暫移的錢萬萬不能不歸祇能從命辦理若說或抵或買且等明天找到主顧再說那少太太又說

了。聲。諸。事。費。心。大。家。重。復。一。同。入。內。講。講。煙。已。吸。好。與。圖。仲。起。身。告。辭。蕙。春。因。方。纔。癢。沒。過。足。尚。想。再。吸。一。筒。少。太。看。自。鳴。鐘。已。經。一。點。過。了。叫。他。回。家。再。吸。好。等。懷。策。明。天。早。些。起。來。辦。事。始。彼。此。一。哄。而。散。懷。策。送。出。號。門。方。回。暗。想。這。一。格。事。足。足。攪。了。六。百。塊。錢。那。鎮。戒。上。難。說。還。有。二。三。百。兩。銀。子。可。望。心。上。十。分。得。意。便。即。上。樓。安。睡。早。向。未。起。身。碧。潭。進。房。說。侯。譜。濤。差。人。送。來。二。百。五。十。洋。錢。立。候。收。條。懷。策。叫。把。洋。錢。交。與。帳。房。即。由。帳。房。蓋。印。回。單。說。自。己。一。早。已。往。會。審。公。廳。探。聽。案。情。請。譜。濤。飯。後。逃。來。當。下。打。發。來。人。去。說。懷。策。始。慢。慢。起。身。到。帳。房。檢。點。那。筆。送。來。的。錢。多。是。現。洋。每。塊。上。俱。有。些。土。花。斑。駁。顯。見。是。做。官。時。收。括。來。的。民。脂。民。膏。在。箱。篋。中。藏。放。久。了。以。致。起。了。銹。跡。誰。知。悻。悻。入。悻。出。今。天。便。拿。將。出。來。懷。策。遂。把。二。百。塊。錢。交。還。良。新。另。外。給。了。六。塊。洋。錢。利。息。餘。下。的。向。伯。清。換。了。鈔。票。袋。在。身。邊。坐。了。包。車。這。纔。赴。新。衙。門。打。聽。一。切。尋。到。了。一。個。值。堂。差。役。請。他。在。衙。門。口。喝。了。碗。茶。始。知。案。已。一。堂。審。結。衛。日。橋。柳。飛。飛。不。應。聚。賭。漁。利。罰。了。三。百。塊。錢。衛。玠。如。罰。了。一。百。屈。世。仁。與。屈。四。太。因。在。堂。上。語。言。偏。強。本。要。押。辦。後。幸。再。四。哀。求。各。人。也。罰。了。一。百。塊。錢。起。案。銀。洋。鈔。票。悉。數。充。公。阿。翠。與。白。肖。湘。兄。妹。果。然。俱。不。到。堂。連。同。候。講。濤。胡。圖。仲。那。蕙。春。母。女。一。共。七。人。照。例。各。把。標。洋。充。公。了。案。懷。策。得。了。這。個。確。信。惠。過。茶。鈔。回。至。號。中。午。膳。講。濤。和。蕙。春。母。女。陸。續。到。來。向。他。們。一。一。告。知。俱。說。今。天。果。然。不。去。最。妙。阿。翠。與。白。氏。兄。妹。也。不。出。懷。策。所。料。大。家。佩。服。懷。策。祇。胡。圖。仲。直。到。三。點。多。鐘。還。沒。有。來。懷。策。因。有。銀。錢。關。緊。正。要。叫。碧。潭。到。他。公。館。去。尋。却。見。他。慢。騰。騰。走。了。進。來。說。衆。人。怎。的。來。得。好。早。譜。濤。笑。道。昨。天。約。的。是。一。點。鐘。此。刻。已。三。點。過。了。虧。你。還。說。得。出。早。圖。仲。微。微。笑。了。一。笑。坐。下。問。道。公。堂。上。究。竟。什。麼。樣。了。早。上。邊。審。過。沒。有。懷。策。道。公。堂。辦。事。頂。真。凡。是。早。堂。案。子。定。在。早。堂。訊。問。怎。比。你。沒。有。時。刻。昨。天。約。定。飯。後。聚。晤。直。到。此。時。纔。來。圖。仲。笑。道。此。時。正。是。飯。後。我。起。來。吃。過。了。飯。煙。多。沒。吸。便。趕。來。的。怎。說。我。千。選。萬。選。究。竟。吃。夜。飯。到。底。還。早。那。少。太。太。怪。他。油。嘴。說。人。家。和。你。談。正。經。話。怎。的。頑。皮。起。來。今。天。我。們。幸。沒。到。堂。公。堂。上。已。把。保。洋。充。公。完。案。這。事。多。虧。聽。了。懷。策。免。却。多。少。是。非。大。家。應。該。

怎樣謝他。纔是圖仲道。果把保洋充公了。案這事該要謝他。但不知明。明上新聞紙上。豈不真是晦氣。譚濤笑道。你這回在捕房裏。紙怎的沒有圖仲跳起來。道。完了。完了。我這胡圖仲的大名。明天登在報上。豈不真是一件公案。載出。後策道。新聞頭說了。真姓名麼。我却把譚濤二字。依舊改做。普道。與前番捉拿私販鴉片一般。即使明天報上。登出人家。一定不知是我。董春道。我也沒有說出名字。不怕什麼。那太太道。我連任處也沒說清楚。更沒要緊。懷策道。你們說也罷。不說也罷。祇要早些想到此事。我向報館裏的訪事。難為幾塊洋錢。名字俱可不登。如今却已遲了。沒地方去尋找他們。圖仲聽了。豎起一張面孔。很高興。懷策見他坐了半天。絕不提。起還洋之事。忍耐不住。祇得開口說道。登報一說。事已成。事不要提了。明兒登了出來。有人問起你時。你祇一口咬定。沒有此事。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祇能這樣糊塗過去。如今請問你這二百五十塊錢。可是已經帶來。號中等付貨。欸請快交與帳房。他們已等得很久了。圖仲開言。眼望着那少太太。答道。說起這一筆錢。今天我一時湊不起來。祇好請少太太暫借一借。緩天加利。奉還可好。董春聽了。斜刺裏向圖仲睨了一眼。道。我母親那裏有錢。老實說。自己的兩分保洋。尚把鑽戒托懷策抵押。不信你可問他。懷策聞圖仲回說。沒回頭向那少太太說道。這欸本來。昨天由你擔保。此刻圖翁不便。我却號中立。等應用。斷差池不來。請你原諒些兒。那少太太臉上。烘的一紅。一時覺得無話可答。圖仲却又涎臉。言道。少太太。你當真把鑽戒托懷策抵押。何不請他多抵了些。這錢也就還了他了。緩幾天。我再來還你。豈不是兩全其美。那少太太依舊紅着臉。並不開口。董春在旁。惡聲答道。你知道這鑽戒。是他的麼。虧你輕飄飄說出這種話來。圖仲仍噎皮厚臉的道。不論他的。你的俱是你那府上的東西。我胡圖仲。加抵二百幾十塊錢。這交情。够得上他。少太太聞圖仲說出交情二字。越發面紅。過耳。勉強向董春說了句。休要多口。夾手將懷策一把。拉至對面。廂房而去。原來圖仲自從胡少太太逃走之後。一無影響。在公館內。甚是懷喪。每天仍到總會。碰和見那少太太。雖然年紀略大。却生得肌膚白嫩。態度輕盈。足當得徐娘。雖老風月。猶存八字。因此有心挑撥着他。

那少太太用情素澁。正想自己人老珠黃。沒個人鍾愛。忽見圖仲近來這樣要好。一則朝夕見面。知道他的內容。雖然家裏正妻終年並不去。二則終算是個官場。很還有些面子。故而彼此勾搭上了。這兩天正撥得火一般。熱那少太太一齊捲去。如竟住在胡公館內。並不去蕙春與少太太。既是母女。豈有不知。祇因圖仲從前有幾個錢。已被胡少太太一齊捲去。如今兩手空空。差不多竟要靠那少太太倒貼。蕙春那裏看得上他。以致母女間費過幾次口舌。這回圖仲竟要把還懷策的那筆保洋看梢。在鑽戒之上。怎肯答應。拜聽圖仲說出交情上。够得到借洋的話。那少太太反要喝住着不許多口。拉了懷策出外。心上怎氣得過。因也尾隨着跑了出來。聽少太太低問懷策這對鑽戒。究竟抵掉還是賣掉。共有多少。洋錢懷策道。買主一時怎竟得到無非。向人暫抵至多。大約七八百塊洋錢。早間取過五百。恐你自己需用。要找我。可再找抵主前。我早經說明。不過八百以外。祇恐一定抵不出來。那少太太道。這鑽戒兌他時。多少銀子。當初是你經手。諒還記得。起來懷策道。大凡抵押珠寶。翠寶石等物。祇有三四折。可以作數。再多沒有人要。不能照原價核算。這是市面上的通例。抵主不能欺人。我也決不願意欺你。那少太太點了點頭。說就是八百塊錢也。好停刻請你前去找算。圖仲的二百五十塊錢。一准由你劃掉。尚餘五十塊錢。不妨明天給我懷策。正欲答應。蕙春已聽得甚是清楚。大聲說道。二千兩銀子。一對鑽戒。祇抵得八百塊錢。因是急用。不必說了。但這東西。乃是我的。別人須知作不得。主胡圖仲的保洋與我什麼相干。要在這戒指上頭劃算。這可斷斷不與那少太太見。蕙春發火。抵得自己耐着性兒。附了他的耳朵。說道。圖仲一時拮据。保洋拿不出來。這事恰又是我擔代。不能迫與懷策。我勸你差不多些。也罷他借了將來。一定要還不。料蕙春高聲答道。別事可以由你這鑽戒。乃是我的聘禮。當初祖詒說究竟娶的是我。與你並不相干。況且你也會拿過祖詒許多東西。今天圖仲要錢。何不將自己的東西借他作抵。那少太太不防蕙春說出戳心話來。頓時老羞變怒。不覺也高聲答道。你這身子。倘是我生下來的。難道你的東西。我半點子做不得。主今天圖仲這錢。偏要在鑽戒上頭借定。看你怎樣。二人一句緊釘。

一句○竟○然○闖○起○口○來○懷○策○急○忙○兩○面○勸○解○到底○蕙○春○是○少○太太○生○出○來○的○沒○奈○何○他○闖○了○一○回○立○起○身○叫○包○車○夫○把○車○子○拉○出○號○門○跳○上○去○往○外○便○走○懷○策○因○不○便○相○留○祇○好○由○他○自○去○勸○少○太太○進○內○坐○下○說○母○女○間○不○可○過○傷○和○氣○蕙○春○雖○然○性○度○不○好○須○念○他○年○紀○輕○看○破○些○兒○少○太太○自○怨○自○艾○說○這○多○是○平○時○過○於○嬌○養○所○致○如○今○沒○有○別○的○且○把○團○圓○這○一○筆○錢○決○計○在○鑽○戒○上○如○數○割○去○祇○要○你○們○休○再○爭○鬧○團○圓○仲○初○見○蕙○春○和○少○太太○闖○口○心○上○也○頗○過○意○不○去○此○刻○事○已○了○結○他○總○憑○你○怎○樣○交○代○怎○樣○幹○去○祇○要○你○們○休○再○爭○鬧○團○圓○仲○初○見○蕙○春○和○少○太太○闖○口○心○上○也○頗○過○意○不○去○此○刻○事○已○了○結○他○是○個○風○過○便○無○浪○的○說○好○了○好○了○方○纔○總○是○我○的○不○是○致○累○少○太太○生○了○場○氣○現○在○不○必○說○他○可○到○我○公○館○裏○去○碰○幾○個○和○消○遣○一○回○諧○謔○道○說○起○碰○和○我○們○每○天○在○總○會○裏○聚○首○慣○了○如○今○沒○有○了○這○個○地○方○覺○得○身○子○無○處○安○頓○很○是○乏○趣○到○你○公○館○裏○去○很○好○那○少○太太○道○碰○和○尙○還○缺○一○個○人○團○仲○道○候○觀○泰○既○然○願○去○連○懷○策○不○是○四○個○懷○策○推○說○尙○有○鑽○戒○上○的○事○情○未○了○不○能○奉○陪○那○少○太太○也○說○不○便○邀○他○團○仲○道○既○然○如○此○且○等○到○了○公○館○差○人○去○請○衛○氏○弟○兄○或○是○白○家○兄○妹○諒○來○必○定○有○人○懷○策○可○於○晚○上○到○公○館○同○吃○夜○飯○順○便○把○戒○指○上○的○找○洋○帶○來○倘○然○少○太太○輸○了○好○與○他○做○賭○本○大○家○現○錢○進○出○那○少○太太○怪○他○不○應○說○這○不○利○市○話○幾○乎○忘○了○在○懷○策○號○內○竟○要○伸○手○擰○他○團○仲○帶○笑○立○起○身○來○催○諧○謔○一○同○快○去○途○三○個○人○出○了○策○記○竟○向○新○馬○路○遊○街○日○橋○碰○和○而○去○懷○策○等○他○們○出○門○之○後○估○量○着○這○對○鑽○戒○蕙○春○將○來○不○能○回○贖○落○得○尋○個○主○願○售○掉○多○弄○些○錢○遂○足○足○賣○了○一○千○銀○子○那○少○太太○面○前○仍○舊○一○口○咬○定○押○了○八○百○洋○錢○并○說○祇○有○三○個○月○期○過○期○不○贖○原○價○作○沒○到○了○晚○上○竟○把○五○十○塊○錢○找○洋○送○到○胡○公○館○去○便○算○了○結○此○事○一○言○表○過○不○提○再○說○那○蕙○春○負○氣○出○門○車○夫○問○到○那○裏○蕙○春○自○己○沒○定○主○意○叫○他○且○到○四○馬○路○再○說○想○要○找○一○個○大○菜○館○請○柳○飛○飛○到○來○與○他○談○心○解○悶○并○問○他○公○堂○上○是○否○這○樣○發○落○走○過○四○海○昇○平○樓○茶○館○門○首○見○洋○臺○上○有○一○個○人○兩○手○撐○住○着○洋○臺○闌○干○倚○出○了○半○個○身○子○仲○長○看○一○條○腔○頸○秀○髻○在○那○裏○瞧○什○麼○人○身○上○穿○一○件○半○舊○不○新○青○灰○綉○紗○禿○籠○袍○子○頭○上○歪○戴○着○一○頂○外○國○便○帽○前

半○幾○乎○置○至○眉○心○正○是○蕭○策○的○兄○弟○碧○山○念○頭○一○轉○將○脚○在○車○上○微○蹣○幾○蹣○車○夫○會○意○停○了○下○來○蕙○春○跳○下○車○移○步○上○樓○找○了○西○首○茶○堂○內○一○張○稍○靜○些○的○茶○榻○分○付○堂○倌○泡○了○一○壺○洋○蓮○想○等○碧○山○過○來○說○話○他○因○今○天○與○少○太○吵○嘴○禍○根○多○由○團○仲○而○起○這○口○氣○須○出○在○團○仲○身○上○本○來○最○好○與○懷○策○商○議○此○人○計○劃○最○多○這○樁○事○却○因○在○鑽○戒○上○看○着○二○百○五○十○塊○錢○三○個○人○結○連○一○氣○斷○斷○商○量○不○來○碧○山○雖○然○不○比○懷○策○肚○子○裏○沒○有○什○麼○機○變○却○結○交○着○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遇○到○什○麼○齷○齷○事○情○可○以○一○窩○蜂○的○幫○助○着○他○不○怕○鬧○出○禍○來○那○倒○比○懷○策○的○手○段○更○是○利○害○故○想○索○性○花○幾○個○錢○托○他○糾○集○那○班○朋○友○約○定○一○個○日○子○守○候○在○昌○壽○里○弄○堂○左○近○等○團○仲○到○他○家○中○一○個○人○出○來○的○時○候○結○實○實○實○他○一○頓○雖○然○不○可○打○死○何○妨○打○他○個○寸○骨○一○則○出○了○今○天○這○口○惡○氣○二○則○使○他○受○了○這○一○場○痛○楚○往○後○或○者○不○敢○再○到○昌○壽○里○來○來○慢○慢○使○少○太○也○不○到○胡○公○館○去○兩○下○交○情○便○可○拆○斷○團○仲○心○地○糊○塗○斷○想○不○到○打○他○的○這○一○班○人○乃○是○那○個○俊○使○出○來○并○且○動○手○的○人○多○了○尋○着○那○個○方○好○真○是○萬○安○一○個○人○在○茶○榻○上○盤○算○了○一○刻○多○鐘○眼○巴○巴○望○着○碧○山○過○來○誰○知○碧○山○好○像○沒○瞧○見○蕙○春○上○樓○仍○在○洋○臺○上○邊○與○一○個○年○約○二○十○左○右○身○穿○元○色○呢○夾○袍○的○人○在○那○裏○咬○着○耳○朵○講○話○蕙○春○等○得○有○些○不○耐○煩○了○遠○遠○向○他○點○了○點○頭○招○呼○着○他○碧○山○也○把○頭○點○了○幾○點○那○身○子○却○仍○沒○走○動○後○來○又○來○了○一○個○四○五○十○歲○的○人○碧○山○見○他○上○樓○把○手○招○了○一○招○那○人○跑○過○去○講○了○五○六○句○話○三○個○人○便○與○匆○匆○一○同○下○樓○而○去○竟○把○蕙○春○陰○乾○在○茶○堂○裏○頭○一○睬○也○沒○有○睬○得○蕙○春○又○嘔○了○一○肚○子○的○悶○氣○暗○想○碧○山○萬○萬○不○如○懷○策○這○點○子○就○看○得○出○來○真○說○人○家○有○心○找○你○特○地○與○你○打○過○招○呼○即○使○沒○有○什○麼○事○情○彼○此○既○是○熟○人○也○該○跑○過○來○講○幾○句○話○再○走○不○遲○那○有○不○別○而○行○之○理○此○事○若○在○懷○策○斷○不○至○這○樣○疏○忽○現○今○碧○山○既○去○一○人○坐○着○做○甚○所○謂○此○計○不○成○祇○好○再○想○別○計○遂○在○身○旁○摸○出○一○角○洋○錢○給○了○茶○鈔○懶○洋○的○起○身○下○樓○看○時○候○尙○祇○五○點○多○鐘○吃○大○菜○還○嫌○太○早○想○起○白○也○湘○新○近○搬○了○個○場○在○虹○口○的○桃○源○坊○內○並○沒○去○過○此○刻○何○不○找○他○談○談○尙○然○肖○湘○在○家○還○好○去○請○飛○飛○又○場○麻○雀○又○完○了○共○吃○大○菜○主○意○已○定○分○付○包○車

夫到桃源坊車夫說桃源坊共有五條弄堂。可知是那一條多少號數門牌。蕙春答稱：「祇曉得是三弄門面新近油漆，門牌却沒有清楚。」車夫遂拉至三弄停車場。果見有所新油漆的房屋，收拾得甚是精緻。推門進去，一問，一點不錯，竟是自家。也潮在樓上邊迎將下來。蕙春看那房子，雖兩層開間，甚是寬闊。樓下客堂裏擺着一堂全新的紅木棹椅。廂房間設做客座，俱是外國傢俬。樓上邊客堂，樓是肖湘的房間也。湘住在廂房樓內。蕙春在也湖房中坐定，說了番昨天總會失風的話。大家甚是懊惱。後問肖湘可在家中也。湘鬍眉答道：「這幾天肖哥不知在外頭做些什麼。天天老不在家連晚上也有時並不回來問問他一句沒有實話，真是怪事。」蕙春問肖湘連晚間也有時不回想起胡少太太逃走事情莫要近來二人竟在一處因問可曉肖湘外間有甚婦女兜搭以致這樣荒唐也。湘說：「據他自言並沒此事。至於細情却聽不透他蕙春沈吟半晌不復再說。祇言可惜此刻肖湘並不在家不然儘可請個人來碰一場和大家都遇過牌癮也。湘道：「這裏很便，老實說，憑你怎樣贏人家不比總會難得一場兩場捕房不來干涉不過出路遠些請客不甚相宜，必須隔天預約。今天斷來不及我們可略略坐一回兒到新開的式軒軒四館吃些夜膳同往大舞臺看買壁雲全本梵皇宮去我心上今兒也昏悶得很。」蕙春見碰不成和坐着果然乏味。滿口答稱：「很好，遂彼此閒談一番，一同出外直至大舞臺散了戲場，始各分道而回。後書自有交代。如今再說蕭碧山在昇平樓遇見蕙春的時候，因何與兩個人下樓得這樣匆促。內中很有一個緣故。祇因碧山自從在鏡花別院偷了一支金水煙筒，雖被懷策知道取去了二百塊錢，究竟手頭尚有一二百受用了。好些日子後來漸漸完了心，想這沒本錢的生意，很可做得私下又幹了幾次，幸俱沒有破案。這膽子遂越大起來，并結識了幾個有本領的伴，攬方纔在昇平樓同出來的那兩個人年輕的姓童名喚小七，自幼偷摸西是一個剪辮賊，出身江湖上切口喚做青插手。年老的此人姓毛，單名一個植字。人人喚他老植，本是個跑早青的，專於黎明乘人家前後門虛掩的時候，揆身進去竊取東西。後來拜了一個老師，混名叫小飛簷，學得一身扒牆掘壁的本領。遂

在夜間行事幹一次一百八十的比跑早青不同這天碧山約他二人到昇平樓因前幾日道經虹口見白菊湘家正在搬場扛進去的箱籠雜物甚多打聽白家兄妹每天在留春總會賭錢一千八百的輸贏甚鉅并且也湘頭上手的那些插戴俱很耀人眼目顯見得甚是有錢但思一個人下手不來因記明了門口住址訂定一個日子約老植和小七在昇平樓敘話老植知道是買實到了昇平樓人多不便叫他另外找個所在細談遂一同匆匆下樓坐電車到桃源坊的左近在一個福建炒麵店內吃麵碧山打着隱語說道今天相請二位到來因尋到一注生意人家一男一女乃是兄弟二人資本足在萬金以外想請老植哥做個擋手小七弟做個副擋自己願意做個總帳不知這生意可還做得請二位大裁老植道既然尋到生意那有不做的理但不知該做早市還是夜市小七道早市自然要看市面定局怎能預決得來老植笑道市面自然須要看過早夜市却須我們決定大約資本既然充足必定是夜市合宜碧山點頭稱是以後透一頭吃麵一頭將房屋住址並白氏兄妹的起居一切密密告知老植說既是這樣我們必須先去看看局面見主人再定辦法因由碧山給過麵鈔大家信步到桃源坊從前門繞至後門見後門剛巧開着一個小大姐在門口洗臉一對白銅痰瓶屋內老娘姨催他快些說你不聽見二小姐馬上要與那大小姐出去到式軒吃了夜飯再到大舞臺去看夜戲麼一出去他必要把房門下鎖候着你這對痰瓶遲了一定又要挨罵小姐歎了口氣道昨天大老爺沒有回來累我等門到天亮一夜沒睡今天二小姐又要出去起碼一點鐘纔得回家眼見得又不能早睡真是晦氣老娘姨道這叫做吃人一碗由人使喚多說怎的捺好了你快拿進去罷碧山等聽了這話各自暗暗記着走了幾步踱出弄堂尋個僻靜些的地方大家吃着耳朶商量下手時刻老植決定准兩點鐘在馬路上總弄口會齊早了恐怕也湘未回反費手脚又慮動手時不要剛巧肖湘回來議定碧山在弄口望風小七把守後門由老植一人入內彼此商議定妥暫且各自散開吃茶的到茶館吃茶吃飯的到飯店吃飯開岩的到馬路上去開岩借此消磨時刻等至二點相近碧山

第一○個○先○到○沿○弄○堂○兜○了○一○個○圈○子○聽○一○家○家○聲○息○全○無○分○明○俱○已○熟○睡○遂○在○弄○口○站○定○小○七○也○已○來○了○祇○等○老○植○一○人○
 瞥○見○電○燈○下○一○團○黑○影○向○弄○口○直○撲○過○來○二○人○暗○吃○一○驚○仔細○定○睛○看○時○原○來○正○是○老○植○身○上○穿○的○是○元○色○布○夾○襖○內○襯○
 元○色○布○銀○衣○袋○小○襖○下○身○黑○羽○毛○外○圍○褲○子○到○弄○口○把○袍○子○一○脫○交○與○碧○山○向○小○七○打○個○手○式○叫○他○進○後○弄○去○小○心○守○門○
 自○己○却○從○前○門○動○手○碧○山○低○問○因○何○不○進○後○門○老○植○附○耳○說○道○白○天○我○已○看○過○後○門○外○面○有○扇○短○樑○共○有○兩○道○門○不○比○
 前○門○祇○有○橫○天○撐○一○道○鐵○門○容○易○下○手○說○完○在○銀○衣○袋○內○摸○出○一○隻○七○八○分○寬○二○分○厚○薄○的○扁○鑿○拿○在○手○中○進○弄○而○去○
 到○得○白○家○門○首○看○一○看○左○右○無○人○把○扁○鑿○從○石○庫○門○底○下○換○將○進○去○鑿○住○了○那○根○天○落○撐○兒○用○力○往○上○一○鑿○微○微○的○格○磔○
 一○响○已○被○撬○了○起○來○又○在○外○國○褲○子○袋○中○摸○出○一○隻○鋒○利○無○比○的○螺○螞○小○鑽○乃○是○他○新○發○明○的○賊○具○約○准○了○裏○面○鐵○門○的○
 尺○寸○將○螺○螞○鑽○將○進○去○約○有○二○寸○多○深○再○鑽○不○動○便○知○已○經○鑽○着○鐵○門○然○後○輕○輕○向○左○面○撥○動○果○然○這○門○便○慢○慢○的○換○
 了○開○來○兩○扇○門○頓○覺○鬆○動○舉○手○緩○緩○一○推○因○那○根○天○落○撐○雖○已○離○地○尚○還○把○門○縫○撐○住○急○切○推○不○進○去○遂○把○鐵○鑿○再○向○上○
 面○一○鑿○又○盡○力○往○內○一○送○那○天○落○撐○始○脫○離○了○門○闌○上○的○石○眼○差○不○多○要○倒○下○地○去○老○植○手○脚○十○分○迅○速○早○已○將○門○開○進○
 半○扇○把○半○個○身○子○挨○至○裏○邊○伸○手○竭○力○搶○住○防○他○倒○下○來○聲○响○太○大○把○人○在○夢○中○驚○醒○誰○知○樓○上○邊○一○陣○人○聲○嘈○雜○響○
 已○有○什○麼○聲○息○聽○見○頓○時○喊○叫○起○來○嚇○得○老○植○把○天○落○撐○向○旁○邊○一○放○沒○命○的○向○外○奔○逃○魂○飛○膽○喪○正○是○

要知樓上因何喧嚷，是否聽破有人在底下撬門，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鬱怒傷肝，瞳人反背

良言逆耳，賭棍頑皮

話說毛老植在白宵湘家撬門，正要挨身入內，忽聞樓上人聲喧鬧，恐防有人覺察，追趕出來，因飛也似的奔出弄堂，

意○不○止○碧○山○看○他○他○神○色○不○對○不○覺○也○大○吃○一○驚○夾○脚○跟○掩○至○弄○外○操○着○切○口○急○問○可○是○臨○陣○失○風○老○植○祇○顧○飛○奔○沒○有○
 答○應○碧○山○愈○疑○忽○斜○刺○裏○小○七○道○將○上○來○向○二○人○把○手○亂○招○口○裏○頭○格○呀○的○幾○乎○笑○出○聲○來○二○人○始○立○任○了○脚○老○植○低○
 問○樓○上○究○是○什○麼○回○事○你○可○聽○得○小○七○忍○住○了○笑○道○怎○麼○我○聽○不○清○楚○你○在○前○門○動○手○的○時○候○樓○上○邊○忽○然○叫○喊○起○初○我○
 也○認○做○失○風○正○想○要○走○後○聽○那○叫○喊○的○乃○女○孩○口○音○分○明○是○日○間○所○見○的○那○個○大○姐○說○話○甚○是○含○糊○始○知○必○是○夢○魘○却○把○
 那○老○娘○姨○驚○醒○接○連○叫○喚○着○他○所○以○釀○成○一○片○此○刻○已○聲○息○全○無○大○約○又○俱○熟○睡○一○點○沒○甚○事○情○你○們○想○好○笑○不○好○笑○呢○
 老○植○聽○罷○將○手○在○胸○口○拍○了○幾○拍○道○我○想○動○手○時○一○些○沒○甚○聲○响○樓○上○怎○能○聽○得○却○把○我○與○碧○山○老○大○的○嚇○了○一○跳○如○今○
 既○然○沒○事○石○庫○門○已○被○我○撬○開○待○我○趕○緊○進○去○你○們○仍○在○外○頭○小○心○看○守○說○罷○回○身○進○進○依○舊○把○身○子○一○側○大○着○臉○撲○進○
 門○去○捏○着○脚○步○一○步○步○的○摸○上○樓○梯○見○廂○房○樓○上○電○燈○雪○亮○客○堂○樓○却○烏○黑○無○光○暗○想○有○燈○的○必○是○也○湘○臥○房○那○客○堂○樓○
 一○定○是○肖○湘○住○着○肖○湘○今○夜○仍○沒○回○來○所○以○房○中○並○無○燈○火○何○不○先○從○此○處○下○手○容○易○些○兒○主○意○已○定○起○手○向○那○房○門○一○
 推○彷彿○鎖○着○却○摸○到○了○一○個○外○國○旋○頭○原○來○乃○是○洋○門○因○在○衣○袋○內○取○出○一○個○東○洋○電○筒○透○出○光○亮○向○門○上○細○
 細○一○照○喜○得○並○沒○有○鎖○乃○用○暗○門○門○鎖○着○這○門○撥○動○機○括○兩○面○可○開○毫○不○費○力○故○此○在○機○括○上○輕○輕○一○撥○爍○的○一○聲○竟○即○推○
 了○進○去○再○用○電○筒○照○看○見○房○內○除○了○鐵○床○椅○之○外○靠○壁○有○雙○保○險○鐵○箱○這○箱○雖○然○不○甚○高○大○一○兩○個○人○却○也○斷○斷○拿○
 不○動○他○摸○一○摸○鐵○門○鎖○着○幸○喜○這○種○鐵○箱○上○的○鑰○匙○身○邊○儘○有○大○約○探○得○開○來○途○在○胸○前○那○隻○銀○衣○袋○內○一○封○封○俱○是○現○洋○
 串○外○國○銀○匙○揀○一○個○差○不○多○大○小○的○候○准○鎖○門○向○內○開○動○攪○了○一○回○竟○被○攪○開○再○用○電○筒○細○照○見○箱○內○一○封○封○俱○是○現○洋○
 一○百○塊○錢○一○封○約○有○十○封○左○右○底○下○一○隻○鐵○抽屜○內○藏○的○多○是○鈔○票○一○百○塊○錢○一○包○足○足○共○是○十○包○還○有○一○包○銀○子○票○子○
 十○兩○一○張○五○兩○一○張○五○十○兩○一○張○的○俱○有○大○約○有○五○六○百○兩○這○一○喜○真○喜○得○心○花○怒○開○急○把○那○些○鈔○票○一○齊○袋○入○銀○衣○袋○
 中○現○洋○不○便○多○取○祇○隨○手○拿○了○四○封○把○兩○封○納○入○兩○褲○袋○內○兩○封○拿○在○手○中○已○覺○十○分○沈○重○輕○輕○仍○把○鐵○門○闔○上○疾○忙○移○

續上海繁華二葉

步下樓到披屋內開了後門將現洋悉數交與小七叫他轉交碧山各人分袋開來免得臨行時身上重笨諸多不便。七眉花眼笑的唯唯答應老植將現洋出空祇有許多金珠寶飾甚是珍貴何不揀輕而易舉的結實取他幾件那。有這般現蓄也。湘那邊不問可知。况且碧山說他很有許多金珠寶飾。是門着乃是中國門門開他很是容易即在衣袋。現洋竟不必再取。看堂樓左半壁有扇便門與廂房樓上通連裏面雖是門着乃是中國門門開他很是容易即在衣袋。中掏出一隻扁脚鐵釘。揀條門縫將釘納將進去。輕輕的一撥。霍的一聲。這門便啞的開了。開來老植急忙用手蓋住不。使作响身子已跑了進去。舉眼四下一瞧。見也。湘睡的是。一張雙人銅床。連床上多裝着電燈。床後撞着許多箱子。不。動他床前。一張外國絨。陳設得甚是精緻。牀對壁。一口雙玻璃門的外國大櫥。雕鏤精工。漆光可鑒。其餘六角檯十。景椅搖椅沙發等。無一不是外國傢生。俱是上好油木製成。價值甚鉅。老植無心細看。惟思貴重東西。必定俱在。外國櫥。內別地方。無可藏。放無茶櫥。上那具外國暗鎖。外面鑄着絕細的外國花紋。鎖門開在那裏。一時間竟瞧不出來。在電燈。下細細的看了一遍。始見花紋中。有一瓣活絡花葉作螺旋形。旋得開來。內中共有三個匙眼。製成三顆寶星樣兒。這種。千奇百怪的洋鎖。莫說無法開。他連見也沒有見過。呆了片時。祇得在衣袋中摸出一根很粗的鐵絲。向每眼內。將進去。七撥八撻的。撥了好幾分鐘。休想換動分毫。其時也。湘在睡夢中。翻了個身。銅床微微震响。老植聽了。急把身子。向地下一蹲。眼睛滴溜溜的。找那電燈的開關。火門瞧見在腰門邊。壁角之內。離外國櫥。甚是相近。輕輕的掩將過去。舉手。把總門一關。頓時房中烏黑。聽床上。並沒聲音。知道也。湘並沒有醒。始復徐徐立起身來。細想那開鎖的法兒。忽然想起。外國褲子袋內。藏有半瓶鑼水。此水燻鐵如泥。何不拿他。一試。燻得開也未可知。因急將鑼水瓶。掬在手。中去了。硬塞。摸准了。櫥上鎖門。旋開。那張活絡花葉骨都的。灌將進去。直至燻盡方止。雖有一大半流出。外面却已灌進了。一小半。兒說也。奇怪。這鑼水果然性甚暴烈。頓時把鎖簧燻斷。那櫥門便自己開了。開來老植恐手上邊沾了鑼水。立刻便要擦。

卷三 第十三回 頓怒傷肝斷人反骨 真言避耳賭賭頑皮

爛急將身體一偏起右腳把櫃門微微一抵開個正直始將鑲水瓶和瓶塞向地下一擦身旁掏出電筒向樹內四面照
 看見左半櫃俱是衣服右半櫃一張俱是外國抽屜有鎖着的有不鎖的這鎖甚易開多有鑰匙可配那知探開看
 時俱是些骨牌麻牌之類並不值錢心中大失所望及至開到中間最大的一張那鎖匙忽又探不進去去知道內中必
 有珍物費了好些手脚始用鎖絲撬開見內藏着一對很精緻的外國鐵匣約有一尺五寸長七八寸高一個尺左右開
 閣匣面黑漆光滑滑連人面都照得出來四邊鈎着幾條金線甚是耀目匣蓋上漆的是五彩花中間有兩個活絡提手
 放平了看不出來拽起時便可提起一般俱把暗鎖着看來這鎖又是外國來路開他一定很難老植提起一隻細
 瞧覺得分量甚是沈重足足有五六十斤左右再提那一隻時雖然約略較輕也有四十來斤估定內中俱是飾物那重的
 更有洋錢在內祇要把此二匣取去餘物不必再貪莫要耽擱得時候久了很不穩便但一次拿他不動必須先取一隻
 分作二次方妥因把略輕的那隻提了下去樓依舊交與小七叫他交代碧山并先雇好車輛不必論價回身上樓取第二
 隻黑暗中偶不留神那箱角碰在玻璃門上噹的一響把也滿從夢中驚醒見房內電燈滅了又聞到這聲響
 知必有歹人進房究竟是個女子在床上抖做一團不敢叫喊捉賊祇極賊老娘快些起來老植聞也跳上黃包車
 已到手大功告成又欺他是个女流索性大着膽酒開脚步登登直奔下樓出了後門會見碧山小七跳上了黃包車
 飛風到碧山家內分賊而去也湘纍樓梯上跑得脚聲響越發嚇得毛骨悚然接連狂喊了四五聲老植那老娘
 和小姐睡在樓梯口的亭子房內有了些年紀的人平時尚還不甚貪睡這晚因小姐方纔夢聲生叫喚纔模模糊糊
 此時睡得正酣所以老植在樓梯口跑下了一點子並沒聽見直至結末次跑得響了又聽他大聲叫喚纔模模糊糊
 糊的在床上邊直驚起來擦眼見房裏燈火全無情有異口中答應也湘心中却別個跳個不住急把小姐
 姐大聲喚醒叫他一同起來略壯壯膽并摸到了一匣火柴問小姐洋油手照放在何處小姐想那裏答得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出來老娘祇得把火柴割了個火四處尋找偏又一時找不到他後幸見半枝燭將火點上與小姐奔出房去其時也湘已勉強起身開了電燈察看祇見榻門大開抽屜內一對西洋鐵匣不知去向這一急直急得手足冰胸口更衝上一股冷氣直透門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老娘還不知就裏急問丟掉了什麼東西也湘始將着衣樹說道不見了我的對鐵匣必被賊人偷去諒來此賊去還不遠我們快趕將下去說完三個入便飛起下樓老娘姨見披屋內透出天光大賊人已從後門出去小大姐瞥見前門開着說賊人恐怕從前門走的也湘看前後門俱已開了沒了主意祇得大家追去靜悄悄的那裏有甚麼形跡可疑之人那華捕繃眉答道這一帶今略說知少頃來了一個華捕也湘領着進內察看井問路上可曾遇見什麼形跡可疑之人那華捕繃眉答道這一帶今天是我夜差一點鐘曾在弄內巡過一次並沒有賊大約是兩點左右來的本來門戶要自己小心我們做巡捕的一差要管多少地段怎能顧得許多至於形跡可疑的人我也沒有瞧見這事你們須報捕房請緝此刻賊人已經去遠一時怎能拿捉得來說畢一手提着警棒一手攜着盞諸葛燈揚長而去也湘無可奈何祇好與老娘小大姐出關門把前後門一齊門好相牽上樓老娘見客堂樓的門開着進內查看始知鐵箱也已開動洋錢票一封封的不翼而飛因問也湘究竟一共失了多少賊物好等大小爺回來開寫失單也湘此時痛定思痛不覺號啕大哭起來說錢箱四洋錢鈔票由大小爺管着共失多少須要問他最傷心乃是我這一對鐵匣內有二千多塊鈔票五百現洋五十個金四開一副水紅花金鐲兩副絞絲金鐲一對珠鐲一根金線一對嵌寶金戒一對圖書金戒一支金押髮一對金荷花瓣一副金底板珠圈倘算他不很值錢最寶貴的是一隻珠兜三粒精圍包頭大珠與那珠花一對珠項圈一個珠表線一條多寶串一掛金鎖戒指三隻及珠押髮珠疇心之類足值萬金有餘乃是我一生心血不料多被竊去這是那裏說起老娘姨聽得呆了也湘却一頭說一頭面色慘變胸口一陣發噁頓時嘔吐起來老娘姨見了大驚看他身上祇穿着一

件粉紅。紅。法。布。小。衫。粉。紅。法。布。的。單。褲。始。知。方。纔。倉。猝。起。身。沒。穿。別。的。衣。服。後。來。大。家。注。意。在。賊。人。及。失。物。上。頭。竟。然。沒。有。顧。及。以。致。冒。了。寒。氣。急。喚。小。大。姐。到。衣。架。上。取。件。夾。襖。過。來。小。大。姐。答。應。要。走。不。料。一。個。脚。寫。字。滑。了。一。交。在。樓。板。上。抬。起。一。個。藥。瓶。一。個。瓶。塞。交。與。也。湘。說。這。是。那。裏。來。的。也。湘。也。很。詫。異。將。瓶。口。放。在。鼻。邊。聞。了。一。聞。有。一。陣。說。不。出。話。不。來。的。氣。息。估。量。着。必。是。賊。人。用。甚。藥。水。致。把。櫥。門。上。的。鎖。簧。爛。斷。不。然。怎。能。開。得。開。來。心。上。又。是。一。陣。難。過。將。瓶。在。桌。間。一。放。俯。身。嘔。個。不。住。老。娘。姨。看。他。面。白。如。紙。急。親。自。替。他。取。到。夾。襖。隨。手。披。上。勸。到。床。上。睡。去。并。說。這。案。失。賊。大。了。將。來。偷。得。破。獲。也。未。可。知。此。時。休。要。這。樣。悲。鬱。也。湘。吐。罷。搖。了。搖。頭。道。金。四。開。和。洋。錢。鈔。票。多。是。混。賊。失。掉。了。休。想。破。案。首。飾。雖。然。認。得。出。來。但。這。惡。賊。倘。然。出。了。碼。頭。到。別。埠。去。慢。變。賣。一。時。怎。能。得。破。這。回。真。是。死。了。我。也。語。次。哭。得。更。是。利。害。老。娘。姨。見。勸。不。住。他。叫。小。大。姐。攙。扶。他。至。床。上。坐。下。說。萬。事。且。等。大。少。爺。回。來。商。議。租。界。上。探。捕。的。能。力。利。害。倘。然。出。了。重。賞。或。者。竟。能。探。聽。出。來。拿。住。這。賊。送。到。新。衙。門。去。關。他。一。羣。子。外。國。牢。監。休。要。放。他。出。世。此。刻。身。體。要。緊。切。莫。鬱。出。病。來。也。湘。雖。然。句。句。聽。得。那。裏。能。豁。達。得。開。足。一。小。時。有。餘。淚。點。已。枯。雙。目。盡。腫。兀。自。未。已。老。娘。姨。見。衛。上。天。色。已。明。顯。見。大。家。不。能。再。睡。祇。得。下。樓。去。燒。茶。煮。粥。叫。小。大。姐。一。人。陪。着。及。至。茶。已。燒。開。粥。已。煮。好。上。樓。問。也。湘。可。要。用。些。祇。見。他。閉。目。不。言。身。軀。發。顫。方。纔。飛。紅。的。兩。頰。如。今。紅。裏。頭。泛。出。白。來。恍。如。霜。打。芙。蓉。分。明。已。起。了。極。利。害。的。寒。熱。那。小。大。姐。坐。在。床。前。打。盹。真。是。一。些。人。事。不。知。老。娘。姨。把。他。喚。醒。叫。到。樓。下。去。照。管。門。戶。自。己。伏。伺。也。湘。睡。下。蓋。了。一。條。厚。被。想。等。他。出。一。身。汗。或。者。便。好。也。湘。此。時。微。呼。眼。痛。老。娘。姨。說。他。這。是。方。纔。多。哭。所。致。祇。要。靜。養。片。時。諒。不。妨。事。也。湘。因。納。頭。便。睡。誰。知。發。去。翻。來。萬。睡。不。穩。那。身。子。更。是。焦。熱。眼。睛。更。是。腫。痛。起。來。到。得。午。牌。時。分。老。娘。姨。想。請。醫。生。却。不。知。請。那。個。纔。好。正。要。動。問。也。湘。聽。得。後。門。响。動。乃。是。肖。湘。回。來。那。小。大。姐。在。樓。下。邊。七。刁。八。欠。的。告。訴。昨。夜。事。情。肖。湘。聽。他。東。一。句。西。一。句。的。很。不。清。楚。急。忙。飛。奔。上。樓。想。問。也。湘。到。底。怎。樣。老。娘。姨。見。了。慌。把。上。項。事。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因。也。湘。病。

勢○洶○湧○最○要○緊○的○是○問○請○什○麼○醫○生○有○湘○聽○罷○頓○足○不○已○口○中○連○說○有○這○等○事○兩○眼○向○也○湘○望○去○見○他○蒙○被○而○睡○走○近○床○
 前○欲○待○察○他○的○病○狀○也○湘○已○在○床○上○坐○了○起○來○雙○目○一○瞬○叫○了○一○聲○哥○哥○我○因○何○瞧○不○見○你○宵○湘○聞○聽○大○驚○疾○忙○仔○細○看○
 時○見○他○雙○睛○似○火○好○不○怕○人○那○眼○黑○上○隱○隱○起○了○一○道○障○翳○眼○泡○應○得○與○胡○桃○相○似○暗○想○這○真○是○俗○語○所○說○的○胡○桃○亦○須○
 請○眼○科○醫○治○聞○名○醫○時○韻○高○男○婦○大○小○方○脈○之○外○兼○精○此○道○還○是○請○他○最○妙○遂○一○面○備○好○醫○金○及○掛○號○金○叫○車○夫○快○去○一○
 面○奔○至○自○己○房○中○開○了○洋○箱○一○看○果○然○鈔○票○已○一○張○沒○剩○現○洋○錢○一○百○一○封○足○被○偷○去○四○百○這○一○氣○直○氣○得○手○足○如○冰○惱○
 恨○昨○夜○沒○有○回○家○以○致○鬧○出○此○醜○復○回○身○至○也○湘○房○中○查○看○外○國○櫥○上○這○具○暗○鎖○購○他○時○會○聽○店○家○交○代○左○旋○右○旋○要○開○
 很○不○容○易○所○以○一○正○一○副○共○有○兩○個○鑰○匙○防○備○着○失○掉○一○個○尚○有○一○個○若○把○兩○個○一○齊○失○掉○此○鎖○休○想○再○開○怎○麼○鑰○匙○俱○
 在○也○湘○身○旁○那○賊○竟○有○這○個○手○段○在○櫥○門○上○端○詳○了○好○一○會○兒○見○那○鎖○門○竟○如○火○烙○一○般○心○中○不○解○後○來○小○大○姐○說○起○賊○
 去○之○後○遺○下○一○個○小○藥○水○瓶○宵○湘○索○來○觀○看○始○估○量○着○瓶○中○必○是○鏽○水○遂○把○這○瓶○當○做○賊○證○閱○明○也○湘○所○失○各○物○詳○細○開○
 了○一○張○失○單○立○投○捕○房○報○告○捕○房○照○例○派○了○中○西○探○捕○踏○勘○一○回○盤○詰○老○娘○姨○與○小○大○姐○的○口○供○因○並○無○可○疑○之○處○不○像○
 有○通○風○串○竊○情○弊○祇○得○復○知○宵○湘○聽○候○四○下○陋○緝○宵○湘○又○赴○開○北○浦○東○城○南○城○內○各○警○察○局○及○法○租○界○捕○房○報○知○並○定○了○
 如○能○將○案○破○獲○酬○洋○二○千○元○的○賞○格○足○足○奔○了○一○天○直○至○旁○晚○始○止○時○韻○高○醫○生○甫○到○問○過○了○也○湘○病○情○診○過○脈○象○驗○過○
 舌○苔○把○眼○睛○看○了○又○看○說○這○病○乃○由○盛○怒○傷○肝○而○起○得○病○時○又○中○了○寒○氣○致○成○寒○包○火○重○症○急○切○萬○難○施○治○丸○且○兩○眼○失○
 明○最○恐○睡○人○受○損○與○尋○常○的○風○火○眼○不○同○可○輕○視○最○好○另○請○高○明○免○致○就○誤○宵○湘○兄○妹○聽○了○大○驚○也○湘○心○地○甚○清○頓○
 時○又○哭○泣○起○來○時○韻○高○叫○他○此○症○祇○宜○息○心○靜○氣○萬○事○丟○開○祇○願○服○藥○調○養○或○有○轉○機○可○望○否○則○火○氣○愈○盛○痛○勢○愈○增○雖○
 不○致○有○性○命○之○憂○但○睡○人○一○經○反○背○雙○睛○永○遠○無○光○不○能○視○物○豈○不○竟○成○殘○廢○真○是○可○慮○宵○湘○也○勸○也○湘○耐○心○調○護○并○求○
 韻○高○開○方○韻○高○勉○強○擬○了○一○張○清○火○祛○寒○的○方○子○又○給○了○些○些○眼○藥○說○明○天○如○覺○身○熱○退○些○兩○眼○不○致○狂○痛○可○差○人○來○關○

照轉方否則不必相邀。決定另請名醫為妙。諄囑既畢，起身下樓。肖湘送至門口，便叫車夫拿藥方到拋球場蔡同德去。

撮藥回至樓頭，也湘叫他坐下，盤問他連夜不歸究竟住在哪裏，以致昨晚鬧出此禍。肖湘仍不實說，也湘把那薰香疑心他胡少太太的話告知說，果然有此事，還是早些斷絕為是。肖湘雖被一語道破，却仍堅守秘密，祇稱這兩夜有幾個新相識的朋友約在妓院，碰和為的是總會已散不得，不另覓空子。竟到了好大家想法也，湘聞言歎了口氣，搖頭答道：你當真還在那裏覓空子麼？我這一雙眼睛，倘然有甚錯處，叫我怎樣作事？你又本領不精，從今以後，我勸你不要罷說。舉遣開老娘，姨叫他下樓等車。夫藥到煎藥，又叫小大姐下去泡茶，然後復含淚和肖湘說道：世界上怪人怪出這一句話，看來真有意思。我和你昨天所失的錢多從葉子上掙下來的好容易，積聚到這許多，却一朝多送在賊人之手。想來真是可歎，況且內中幾筆錢，因日子不多，照例尚未與飛，飛且橋玠如等分拆，祇好算寄在我處，將來恐免不得有一番口舌，所以我失竊之後，起初很是惱怒，後來變做慈悲，如今却成爲懊悔了。萬一以後我雙目能愈，決意不再幹此造孽之事，假如雙目從此不明了，世界上一個廢人，我又並沒嫁過男子，將來惟願你看在同胞分上，留養度日，以了殘年。故此我勸你從今以後，那賭字休要再犯，留個下半世的餘地，就是那個色字，你從前因父親囑付，恐怕走動眼光切莫，早娶如今已二十多歲的人了，依我主意，最好堂堂正正的娶房，妻室閒花野草，你自去戀他，免得日後一無結果。不知你的心上怎樣，肖湘不防妹子說出這番話來，老大的不以為然。道：妹妹，你說怎麼，我自家世傳賭祿一生，可以吃着無慾眼，前雖被惡賊竊去鉅款數年，心血盡付東流，祇要財運好些，遇到幾場大賭，怕不是盈千累萬，依舊手頭充足。有餘豈可自倒銳氣，轉着這種憤喪的念頭，須知我哥哥斷難聽你何功，世界上容易發財，除了這賭字之外，無非盜字。賊字盜賊，你哥哥做他不來，還是賭字最靠得住。若叫我另謀營業，無論我這身子懶散，慣了，并且寫算又並不精明，外頭去幹甚事情，至於你的目疾，難說一帖藥吃下去，馬上便好，即使果有三長兩短，大不了我哥哥養你一世也。須靠着這

個。野。草。我。哥。哥。不。是。花。錢。撒。漫。的。人。不。改。起。來。若。說。到。我。妻。子。一。事。將。來。果。然。必。得。要。娶。此。刻。不。妨。緩。議。外。面。雖。有。些。開。花。野。草。而。出。鳴。咽。言。道。勸。不。勸。今。日。由。我。聽。不。聽。將。來。好。不。過。我。因。失。竊。之。後。想。起。父。親。當。日。臨。死。的。苦。况。與。花。子。龍。寫。里。阿。蘇。格。達。等。的。下。場。凡。是。靠。着。僞。賭。度。日。的。人。那。一。個。會。起。家。發。福。臨。了。兒。甚。或。不。得。善。終。我。也。湘。一。個。女。子。積。到。一。萬。有。餘。的。私。蓄。真。算。不。容。易。了。却。失。去。時。不。消。片。刻。一。夫。宛。如。做。了。一。場。空。夢。今。雙。目。又。如。此。腫。痛。若。果。應。了。醫。生。的。話。腫。人。反。背。一。世。無。光。受。報。之。酷。真。是。酷。到。一。個。極。點。世。間。那。有。地。獄。即。此。便。入。了。黑。暗。地。獄。終。生。不。得。見。不。想。是。我。平。日。自。光。太。銳。所。致。哥。哥。你。往。後。作。事。必。須。記。着。我。妹。子。今。日。說。話。凡。百。三。思。而。行。纔。是。有。湘。聞。他。素。性。說。出。父。親。與。花。子。龍。等。更。不。願。再。聽。下。文。并。怪。他。不。應。出。此。類。喪。之。言。大。變。常。度。惟。念。因。在。病。中。不。便。多。說。祇。得。數。行。他。道。你。的。話。我。記。了。了。往。後。的。日。子。正。長。且。等。往。後。再。說。現。在。你。保。養。身。子。要。緊。休。得。這。樣。膽。前。後。換。着。心。思。於。目。疾。大。不。相。宜。三。人。正。在。說。話。小。大。姐。送。茶。進。來。也。湘。勉。強。喝。了。一。口。說。心。中。很。是。煩。熱。最。好。吃。些。冰。果。可。惜。沒。有。問。得。醫。生。倘。然。賜。些。梨。汁。可。不。妨。事。宵。湘。道。若。論。你。的。目。疾。生。梨。料。是。不。妨。但。此。時。身。體。發。熱。怎。可。吃。得。這。些。老。娘。煎。了。藥。來。吃。的。好。也。湘。遂。不。復。再。言。少。頃。老。娘。藥。已。煎。好。送。至。床。前。伏。伺。吃。畢。也。湘。因。嫌。口。苦。定。要。吃。些。生。梨。有。湘。阻。擋。不。住。叫。小。大。姐。買。了。比。丁。早。間。更。是。利。害。因。暗。與。有。湘。說。知。叫。他。今。天。不。可。外。出。明。兒。好。商。量。去。請。那。個。醫。生。有。湘。這。夜。果。然。沒。有。出。去。到。了。明。天。一。早。起。身。進。房。看。視。也。湘。已。在。床。上。坐。起。說。昨。一。夜。沒。睡。兩。眼。痛。得。如。絞。去。一。般。真。是。好。苦。有。湘。把。他。翻。開。眼。皮。看。時。見。紅。勢。不。但。一。些。沒。退。那。腫。人。上。這。一。層。翳。竟。把。腫。人。罩。住。休。想。瞧。得。出。來。再。細。細。將。他。額。上。一。按。身。熱。沉。自。未。退。以。致。兩。頰。紅。唇。焦。赤。牙。齒。上。好。像。乾。得。涎。沫。俱。無。分。朋。服。了。時。韻。高。那。一。帖。藥。一。些。沒。見。效。驗。反。且。病。勢。加。重。了。些。

不○覺○閉○了○繭○眉○對○也○湘○道○看○來○時○癩○生○的○方○子○靠○不○甚○住○今○天○必○得○另○請○別○人○却○請○那○一○個○好○也○湘○道○上○海○的○醫○生○甚○多○
 知○道○那○一○個○真○有○本○領○鋒○鏃○却○個○個○斗○足○死○命○爭○着○醫○金○時○韻○高○既○然○不○濟○我○想○不○服○藥○為○中○醫○久○聞○小○東○門○內○童○涵○春○
 的○鵝○毛○膏○眼○藥○很○好○這○是○真○一○聲○試○他○一○試○我○這○病○要○緊○的○乃○是○眼○睛○至○於○身○熱○的○退○與○不○退○還○是○外○事○你○瞧○可○是○肖○湘○
 道○童○涵○春○的○眼○藥○果○然○甚○是○有○名○但○治○赤○眼○與○迎○風○流○淚○一○切○很○有○效○驗○若○像○你○這○般○重○症○祇○恐○藥○力○究○嫌○淺○薄○恐○且○你○
 身○熱○不○退○一○定○火○往○上○攻○不○服○藥○怎○能○清○火○不○清○火○怎○能○使○眼○痛○平○止○所○以○我○瞧○這○是○趕○緊○請○醫○為○是○若○慮○中○國○沒○有○拿○
 得○穩○的○眼○藥○何○不○竟○到○外○國○醫○院○內○去○求○治○聞○說○西○醫○能○用○麻○藥○把○病○人○的○眼○珠○拍○他○出○來○洗○滌○潔○淨○然○後○納○入○眼○中○使○
 光○線○復○明○病○人○毫○無○痛○苦○那○治○法○真○是○不○可○思○議○你○可○要○想○個○醫○院○進○院○去○住○他○幾○時○大○不○了○每○天○花○掉○三○塊○五○塊○洋○錢○
 倘○能○十○天○八○天○便○愈○花○不○了○一○百○八○十○塊○錢○比○請○中○國○的○眼○百○帖○很○還○合○得○上○算○但○不○知○你○膽○大○膽○小○也○湘○道○昨○日○道○眼○睛○
 乃○是○兩○汪○清○水○怎○好○拍○他○出○來○雖○然○西○醫○手○法○與○中○國○醫○生○不○同○萬○一○拍○了○出○來○依○舊○洗○治○不○好○豈○不○白○吃○一○場○痛○苦○聲○
 院○中○我○斷○斷○不○去○說○着○又○掩○面○大○哭○肖○湘○慌○忙○撫○慰○他○道○眼○痛○最○忌○是○哭○這○不○是○哭○泣○的○事○你○不○願○意○到○醫○院○內○去○我○也○
 並○不○強○你○不○過○做○哥○哥○的○意○思○此○病○若○進○醫○院○十○分○中○有○五○六○分○可○望○痊○愈○若○請○華○醫○調○治○祇○恐○很○是○費○事○旁○邊○老○娘○姨○
 插○口○道○既○然○二○小○姐○要○請○中○國○醫○生○大○小○爺○替○他○請○去○醫○院○裏○都○是○洋○人○莫○怪○二○小○姐○不○願○意○去○就○是○我○聽○了○也○很○害○怕○
 肖○湘○正○要○答○話○忽○聞○弄○內○有○一○輛○車○子○駛○香○走○到○門○口○停○下○內○中○有○一○女○子○提○起○着○半○個○麻○疋○前○來○叩○門○肖○湘○不○覺○大○吃○
 一○驚○正○是○
 門○外○何○來○刺○刺○人

第十四回

欲知茶的那個女子是誰共有幾人到自家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驚頭方患呻吟疾

書賤頭曲院掉文

大力士張園賈武

話說白肖湘與老娘姨正在商議請醫。替也湘調治目疾。忽聽一陣車子聲音。到門口停下。有女子前來扣門。白肖湘大驚。因他昨天一夜住在家中。沒到火車站。新屋內去認做胡少太太。到此地。故急問了一聲。明門是誰。祇聽下邊那個女子笑着答道。是一個不認得的。你們真開肖湘始聽出是那少太太的口音。放下了心。叫小大姐下去。快開並令他引領上樓。第一個是那少太太。後邊尚有飛飛。且橋和那蕙春。共是四個。蕙春母女不睡。究竟少太太不合。辨了圖仲幹下。虛心事情。不過他女兒昨天回家。後講了幾句。歡話并說。鑽戒上的三百塊。錢。後天准叫圖仲拿。出蕙春無可奈何。祇得便過去了。這日起身。早了些。些在家中斷坐不住。要少太太同到飛飛家裏。碰和少太太也。是一刻不能在家安坐的人。落得和着他女兒的。譏。同至衛家。這天乃是禮拜。且橋想吃過了飯。同飛飛去看日戲。買了一張新聞紙。來看那一家。戲好。忽然報上看見了白肖湘家。失竊事情。因尚有許多賭款存在他處。沒有分帳。不覺吃了一驚。急與飛飛說。知要到肖湘家中。探望。問他到底。失去了多少。銀錢。恰值蕙春母女進來。且橋告知此事。蕙春也計掛肖湘兄妹。遂四個人同到白家。見也湘坐在床上。祇道尚未起身。因說天氣本來還早。我們多是要好姊妹。不妨再睡片時。也湘聽了一陣。心酸。悲。含淚的。把失竊與得病之事。告知蕙春。道。我和你前天晚上看戲回家時。好端端的。怎麼鬧出這樣。禍來。失財。還是小事。這眼睛。倘有差池。如何得了。必須趕緊延請名醫。診視。方好。肖湘道。方纔正因此事。委決不下。依了我的。主見。最好到醫院內去。妹子却執意不願。不知你可想得出什麼。醫生替他舉薦一個。飛飛道。叫他一個人到醫院裏去。心。怎放得下。本來這是不去為妙。但醫生却請那一個好。蕙春道。我從前聽祖說起。金伯範曾患伏暑。九死一生。多虧一個不掛牌的。醫家。平載三醫。愈還聽見說起。姚景史病危的時節。更有一個西法。醫生。姓頭名喚。敏士。醫道能。決人生。死。也是並不掛牌。景史請他醫治。祇因他出門遊玩。焦山回來。得遲了幾天。以致不及。這兩個個人。倘能請到一個。諒來。一定。

有教宵湘道這兩人既然俱不掛牌叫我那裏去請況且不知他眼科如何蕙春道頭敏士習的既是西法一定兼精眼科平載三的醫學聞說也是中西一貫此二人與溫玉如俱甚要好若要知道他們住處可央蕭懷策去訪問玉如便知并聞二人一般的不受醫金有人請他看症祇要苦苦相懇無論有無交情俱可請得到他也湘在床上聽了道如此很好一准去煩懷策替我打聽一下不論那一個請他前來如能雙目復明真是感恩不盡飛飛也催着宵湘道既然如此你可立刻去找懷策倘然他曉得二人住處也不必轉問玉如便好自己登門求他宵湘聽言之有理馬上別過衆人穿了馬褂出外先去找尋懷策找到了說知也湘得病緣由問他平載三和甄敏士的住址懷策果知二人俱住在白克路永年里內乃當初聽玉如說過如今玉如久未晤面不知他們會否遷居叫宵湘且到那邊一問便知宵湘依言別了懷策親到永年里先尋載三雖喜並沒有遷祇因人已出外並不在家後來尋見敏士告知來意求他務要前去診治敏士不知宵湘兄妹乃是何等樣人因見情詞懇切一口允許准於旁晚必到此時另有要事不能便往宵湘大喜先自回家其時飛飛等尙都沒去遂把請定敏士的話告知並留衆人午膳衆人也不推辭且橋捉一個空招宵湘至外間存在他處未分的那筆夙欸現被竊日後怎樣結算宵湘答稱須俟此案破否再議且此錢本來也湘管着也湘近正大病不便與他多說且橋無奈祇得暫且不言午膳後飛飛請蘆春母女同到法蘭西歌舞臺看戲叮囑也湘保重而別宵湘因候着敏士仍未外出五點鐘時敏士果到聽過了脈看過眼珠回說此乃腫人反背由盛怒傷肝而起非藥石所能奏效寒熱乃是感受外邪尙屬不妨祇能勉盡人事用藥祛散外邪並止腫痛若要雙瞳反正重復發光除非用西醫拍出洗滌之法方有希望但此法手續甚繁祇能在醫院施治外間殊多不便并且十人中祇一二人或可奏效很是危險說畢開了一張西字藥方令到華英大藥房配藥又另外開了一張洗眼的藥水單也到華英藥房配去每隔三五分鐘洗淨一次可望消腫止痛交代已畢起身欲行也湘堅求明日覆診敏士答應并說服藥及洗淨後寒熱腫痛定可減輕但

發光一層。決然無望。且等明日診過。再說也。湘感激萬分。叫肖湘相送下樓。并開銷包車。夫一塊洋錢。車錢。敏士那裏許。受。跳上車子。如飛出弄。而去。肖湘回至樓頭。寬慰了也。湘幾句。惦记着火車站。兩天一夜。沒去想個脫身法兒。祇說外頭。去訪問醫院。可有絕好的眼科。西醫。倘然明天不很見效。可以預備進院醫治也。湘仍說不願肖湘不聽。早已飛步下樓。暫且按下慢表。再說甄敏士。自從在白家出來。他因這天是梅子青。在三馬路紅情那裏。請客。條子上寫的是。准六句鐘。入座。故叫車夫到三馬路。若論敏士與梅子青。素無交情。并且面還沒有會過。怎麼今天一個忽然請他。一個竟肯赴約。起來。祇因上海地方。將要舉行自治官廳。發了許多規則出來。要選舉當地紳衿。辦理諸事。在幾個公正鄉官與那些高。尙人民。都不把他放在心上。當一件千載難逢的盛事。却忙壞了三種人。第一種是暴發富戶。有的是錢少的。是勢巴。不。得選舉到手。便可大搖大擺。出入官衙。從此得居縉紳之列。那光榮勢耀。不可言喻。第二種是敗落鄉紳。祖上本來甚有。聲勢。到得他求名不。就求富。不成家道。式微。自然人家。要看不上了。他却偏要倚恃家世。幹那欺壓良懦。武斷鄉曲的事。情。但很。究非紳董。摸不到地方上辦事大權。不能舉無忌憚。今願有人選舉。舉着他。此後便可便宜行事。無所不為。第三種。是不守臥碑的破靴。偶然微倖一衿。他便當做了護身符。動不動包攬詞訟。顛倒是非。滿口的着也。之乎。却滿肚的詭譎。醜態。不過功名。究小。遇到了大些的事。免不得要懇求紳董。拜托官僚。分着他的口頭。餘利。好容易遇到選舉。那有不四。處運動。盼望着達到他目的之理。梅子青正是此。一類人。故而這幾天。很花幾個本錢。凡是地方上有些聲望的人。鑽頭。覓縫到處。結交花酒。大餐。請了又請。甄敏士很有名。譽。奈與他並不認識。因托了好幾個人介紹。纔得發帖。請他。并有平。戰三風。鳴鼓。熊。飛。李。子。婿。等。也。俱。相。請。在。內。鳴。鼓。等。因。與。他。並。沒。交。情。推。說。有。事。未。去。敏。士。問。戰。三。怎。樣。戰。三。說。若。依。素。味。平。生。而。論。不。去。固。是。不。妨。但。聞。他。此。席。專。為。我。等。而。設。嗎。哥。等。既。俱。不。去。我。與。你。若。再。不。到。未。免。太。覺。為。難。况。且。姓。梅。的。聽。說。也。是。個。讀。書。種。子。我。們。去。去。無。妨。且。看。他。請。這。席。酒。為。着。何。事。敏。士。因。約。定。准。到。并。訂。席。散。後。應。鳴。鼓。聘。飛。之。

約同到張園看大力士演武。敏士既到三馬路紅情院內，青一見恭維，萬分說了好些久。慕大名如雷灌耳的俗套，咬文嚼字，令人聽了又是可笑，又是可惜。忽又來了一個客人，此人年約四十多歲，短短微髭，頭戴玳瑁，邊近光眼，鏡身穿二藍綉綉夾袍，天青圍花，綉綉對襟大袖馬褂，見了敏士，七恭八敬的將眼鏡一除，動問姓名。敏士見他是個宿儒模樣，不便怠慢，回覆了他。此人連連點頭，道：先生尊察，這個敏字大約是敏而好古之敏，那士字一定是士志於道的士字了。真是久仰久仰，敏士聽他這樣捧掉，不免暗暗好笑，還問他的名號。此人又滿口掉文，道：弟姓舒，名騰，別字說之，舒乃熊。因說休要這樣客氣，說之又鞠而躬之前，道：先生高人也，見高人不不知尊敬者，是不善奉教之人。我恐高人不屑教誨也，弟何人斯而敢若是也？乎敏士聽他越說越汗，祇好裝做沒有聽見，由他一人去。如癡若醉，恰好紅情在旁聽說之，曉曉咕咕說了這許多話，含笑問道：舒大少，你講些什麼的？我一句不懂，說之道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誠哉，是言也。居我語汝紅情，聽了益發不解，把一方白洋巾掩住口，格格支支的笑，道：舒大少，破破吱吱，可不像是老蟲叫麼？待我去捉隻貓來，敏士等聽了，忍不住哄堂大笑。子青也笑了一回，對紅情道：這一位舒老爺，他滿肚子多是書卷說的話，皆是書句，難怪你聽不出來。休得與他胡鬧，紅情道：原來如此，讀書人這樣講話，好像不是在那裏談天，乃在那裏背書。這書背得好，說得敏士又好笑起来，却不便出聲，祇得把衣袖籠住了口，裝做咳嗽的樣子，恰好敏士已到，奔來了浦香、孫、薛、蔭、露二人，子青分付擺席，值檯面相幫，排好碟子，起過手巾，各人入座，戰三比敏士年長，坐了首位，敏士第二，香孫第三，說之第四，薛蔭露與子青對坐，相陪。席中共是六人，子青請素人叫肩，少不得俱要應酬一個，說之却沒有叫處。要子青代叫，子青薦了一個養康里的小清館人名喚小娥，這孩子十六歲了，說話也有些不癢不顯，與說之恰是一對席間真是好頑，酒至半酣，子青把上滴要辦地方，自治選舉綱董的話，略說知要乘人投票時，幫他一臂戰三敏士始

知他這席酒的命意所在暗中俱看不上子青的人品雖然喝了他這酒到得投票之時祇好見機而作斷不願選舉着他因為的是紳董內有了此等蠅營狗苟之人恐於地方上大是不利此刻不便當面拒絕祇能彼此藏之於心可笑的是浦香孫也乘着這個機會諄托二人留意二人也祇得含糊答應耽之却端力贊成道昔者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高舉於魚鹽之內管夷吾舉於囚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古人選舉之效有先我而為之者矣今人豈可不若古人哉他日我必舉二子焉香孫聽了尙還不甚了了子青唯唯相謝載三敏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不耐再坐片席上人說他日我必舉二子焉香孫聽了尙還不甚了了子青唯唯相謝載三敏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不耐再坐片席上那裏再肯坐耽之立起來拱着兩手言道二君其行矣乎予小子再拜而送之可也二人忍住了笑叫他們稍坐片時二人着方步跟在子青後面直送出房門口方回却彎腰時偶不留神將頭撞在子青腰內子青喊了一聲阿唷幾乎倒栽葱直磕出去幸虧紅情在後邊一把扯住引得合院的人大家狂笑不止敏士出了院門也放聲大笑道不信世界上有這種書數幾令人笑得肚子多疼載三道讀書人最怕的是食古不化讀了死書每易鬧成笑柄這是無藥可醫的事老法學堂拘謹容易造成腐敗人才就在這層但目今新法學堂却又太嫌放縱也不是作育之道中國教育前途惜無良法真是可慨敏士道說起無藥可醫今天我在此桃源坊看了一個目疾乃是腫人反背真個苦無醫法好好的個青年女子眼見得作了廢人豈不可歎載三道那家可是姓白先曾請我醫治因我不在公館未經晤面故而沒去敏士道一些不錯正是自家載三道我見他卡片上的名字是白肖湘想起昔年少牧受過一次賭闖此人白湘吟那肖湘不知可是他的後輩聽說這女子的目疾乃因失竊鉅贖而起又聞旁人談及失賊的那個白家會在留春女總會賭錢被擄房拿過若果所說不虛失去的那些鉅贖一定是來路不明如今那女子又成殘廢這真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怎麼能醫得好呢敏士道我瞧白肖湘人雖漂亮却有些獐頭鼠目或恐不是好人那女子額削目尖也不像循良之輩看來你的

話有些意思。不過我們替人醫疾。盡看自己的心力罷了。二人一路談談講講。已到了泥城橋。戴三問敏士可坐電車。或黃包車。敏士答稱。電車也好。遂在橋頭登車。至卡德路口跳下。取道張園。到得園中。祇見鳴岐聘飛俱在安壇地內。泡茶。那大力士是個西人。正在臺上舞弄一根百數十斤的鐵棒。左旋右旋。看他毫不費力。舞完之後。又取一副鐵槌。貫成的石仙人擔。此擔足有三百來斤。他能一手舉起。高過頂心。平平放下。下面不改色。口不喘氣。後來又把此擔在頸項中。飛風盤繞。看的人擊掌不止。戴三道此人不但蠻力甚大。并能使用巧力。很難為他聘飛道三四百斤的蠻力不足為奇。能用巧力方顯功夫。你瞧他這仙人擔。在頸腔內滾來滾去。一點子不偏不倚。全靠着中心力。麼但他不特能使用巧力。方纔會打過一套拳術。練的純是內堂工夫。很不容易。敏士道。拳術本是中國秘傳。易筋經講得最是透澈。如何中國近來研究。的很少。外人却反習練起來。昔年我在日本的時候。見北海道力士。賭拳擊。劍真是一個個餘勇可賈。令人見了激動。起尙武精神。中國惜無人提倡也。是一件憾事。戴三道。要提倡武士道。須從體育入手。中國各學堂。的體操。教員有幾個工夫。純粹的人。如何提倡得來。鳴岐道。中國還有一個大言不慚的習氣。最壞會記四十年前。有一個馬永貞。此人略知拳脚。抑且膂力甚強。却在上海招搖。扯起了兩面大旗。一面寫的是拳打黃河兩岸。一面寫的是脚踏南北二京。後來不。多幾時。竟遭山東馬販子之害。其餘江湖賣解等人。更沒一個不口出狂言。不願旁人訕笑。所以每况愈下。近來上流社會中人。竟把這拳勇二字。為不屑學。且不必學。那人更沒一個不見消了。如今真若有人提倡。非創辦一個技勇社。或附設在各商團內。由紳商子弟練習。不可祇因拳勇一門。須與道德學術相輔而行。否則最易釀成暴亂。行為凡好勇鬪狠。拆。稍。打。降。一。切。無。不。有。所。執。持。絕。無。顧。忌。那。不。是。反。受。了。拳。勇。的。損。害。麼。衆。人。聞。言。點。頭。稱。是。正。當。議。論。得。津。津。有。味。忽。見。臺。上。又。來。了。兩。個。西。人。扛。出。一。塊。二。百。來。斤。的。大。石。那。大。力。士。站。在。臺。心。運。了。好。一。會。氣。既。而。仰。臥。在。兩。張。交。椅。之。上。却。把。腰。眼。懸。空。身。子。挺。得。如。死。去。一。般。兩。個。西。人。鼻。起。大。石。壓。在。他。肚。腹。之。上。取。出。一。個。四。五。十。斤。的。鐵。錘。丁。了。丁。向。石。上。

用力猛擊祇擊得火星直迸一連五六鐵鎚這石斷做兩段祇聽得轟然一聲墮於臺上大力士始含笑而起向臺下舉手行禮看的人沒一個不咋舌驚奇撫掌不迭嗚呼飛也俱稱讚敏士却微笑道這套工夫我在外洋也曾見過一真一偽共有兩種較三道賽力與戲法不同怎麼西人也作起偽來敏士道我初時也並不疑他有弊後在日本有人說破原來這塊大石曾經用火焚過重量已減實更鬆脆值臺人扛上肚腹之時故意作勢裝腔一若甚形重迫取鐵鎚猛擊其實一下可斷却又故擊四角祇令石皮剝落令人駭目驚神直至四五下後始向居中用力一擊石遂斷而為二或竟碎成數塊彷彿戲法中用着新法看客為其所感往往看出一錢不值了聘飛道如此講來今天這塊大石你瞧人人認做是真萬不料乃戲法變相所以容易墮他術中一說穿却一錢不值了聘飛道如此講來今天這塊大石你瞧真假如何敏士道今天這石乃是真的鳴岐道何以見得敏士道看他初擊時火星直迸若是燒過的石那得有火祇此便可立分真假較三頻頻點頭說敏士講得真是一些不錯到底遊歷較多的人自然識見較廣雖是遊戲小道今天聽了這一番話也揭破了一重疑障不致墮入五里霧中於知識上不無小補真很快鳴岐道這大力士乃是英人敏翁遊歷英京的時候可曾見過他麼敏士道這却一時想不起來會記倫敦有個勇士能於摩托卡開動的時候將手在車後攀住不令駛行以人力抵抗機力勇士中可稱首屈一指惜乎他的名字腦筋中已記不清了聘飛道今天這大力士也有這套玩意會登在廣告上想來即是此人敏士道這套頑沒有鳴岐道尚未頑過敏士笑道此事又有真偽兩途假如那輛汽車是他自己乘來自然斷靠不住就是向看客借來試用難說這汽車夫先會受賄等他攀住車子暗把車機煞住自然行駛不來所以在倫敦試演的時節倫敦地方汽車甚多環戲場不下數百部由看客指定那一輛車便叫車夫開足機關當場令演者至車試驗這車若是汽車公司內的難保不先向逐家說妥演一次私酬汽車夫洋若干但看客亦俱防到此弊所以凡指定車輛必是西人自己的居多他怎能暗打招呼向各西人家中一一預行賄囑如此方

見他的真實本領如今上海汽車不多又一大半是汽車行中之物若要弄些私弊真是再易沒有你們想是也不是衆人聽他說得有理無不點頭稱是臺上演過擊石之後忽見安壇地中萬頭攢動紛紛多向草地跑去那大力士也已下臺知道是禁車試力去了姑且隨意跟着大衆出外閒逛祇見果有一輛汽車鳴鳴開動走有三丈多路那大力士舉起雙手霍的向車背一拽口中說了一句不知甚麼因人聲嘈雜聽他不清但見那輛汽車霎時竟如在地釘住一般動也不動大衆齊齊的喝一聲采恍似山鳴谷應震得人兩耳欲聾敏士等却看不出他是真僞這輛汽車也不知是那裏來的約越三分鐘左右大力士把手一鬆那車始如弩箭離弦而去後來又試了一輛馬車也一般的被他禁住寸步難移馬夫不信把馬打了三鞭那馬急得四蹄亂跳却仍拔步不來敏士贊他這却是真貨工夫絕無一些假借鳴岐說汽車夫可以賄通關節這三鞭無非掩掩看客的眼目罷了斷不在此重手那馬如何亂縱亂跳拚命想奔古言觀人者證假如馬夫預通關節這三鞭無非掩掩看客的眼目罷了斷不在此重手那馬如何亂縱亂跳拚命想奔古言觀人者必於其微我謂觀此等玩藝亦當從細微處着想便覺顯而易見不知諸位以爲然否鳴岐等聽了這番議論個個歎服那大力士試過馬車之後脫帽行禮宣告獻藝已畢時光亦已十二點鐘將近遊人紛紛各散忽聞人聲喧嚷圍門口大鬧起來有一大羣的馬夫圍着一個女子口口聲聲喝打那女子也坐馬車來的飛身跳入車中催着自己馬夫快走却被衆馬夫圍定不散如何走得出去這女子祇嚇得口中大喊巡捕面無人色正是

如何種竹栽花地

忽有焚琴煮鶴人

要知那被馬夫圍住的女子是誰爲了何事怎樣脫險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聽演說笑倒甄敏士

鬧選舉氣壞浦香孫

續上海繁華二集

話說張園內大力士獻藝已畢。遊人各散。忽然園門喧嚷。有一大羣馬夫圍着一個女子。嗚打那女子已跳上自己馬車。要走。衆馬夫不許他開。女子因狂喊巡捕。頓時哄動衆人。爭往園門觀看。嗚岐性格爽直。憤抱不平。祇道是有人拆梢。這
 個女子。或有搶吻情事。因也難在衆人之中。必要看個明白。誰知這女子非別。乃是胡圖仲的逃妾。願嫁白肖湘為妻的。
 胡少太太他因肖湘老家內失竊之後。一夜未返。次日直至上燈時候。始回心中。又疑又憤。又恐又酸。疑的是肖湘賭案。
 雖了不要。又出了別種事。憤憤的是他不該。一夜沒回。白天也不給個消息。怨的是自己幹下虛心之事。莫要有人走漏。
 消息被圖仲知道。與肖湘為難。酸的是肖湘向與蕙春有交。昨夜不歸。不要住在蕙春那邊。今日尚被他吃住不放。因此。
 一見肖湘不問情由。與他吵得個天翻地覆。肖湘雖把家中失竊與也。湘得病之事。告知他終不甚深信。直至肖湘發了。
 個咒并再三向他解纜。算勉強解開。但自到火車站新屋之後。從沒出外。悶得已是發慌。又加上這一日一夜的憂。
 急再耐不住。心想白天不使出門。防着有人瞧見。黑夜裏不妨找個地方走走。不見得一定碰到熟人。因與肖湘說。知叫。
 了一輛轎子。馬車同到張園散悶。肖湘恐怕招搖。不敢胡少太太說。轎車下了車。帘沒人瞧見。一到張園之後。不妨兩處。
 分開等回來。時候依舊同車。共返有何不妙。肖湘又把圖仲報告捕房。密托探捕及戚友尋訪之事。告知胡少太太。道張園。
 巡捕雖有偵探。不見得夜夜有人怕着什麼。若說他的戚友。祇有蕙懷策。鑽東鑽西。難弄些些。但他愛的是錢。我如撞見。
 了他自有對付方法。別人估量他。不肯招怨。況且多與圖仲一般。一到晚上。不是抽煙。便是碰和。或者花酒。張園等這種。
 地方終年難得。一到你要多慮他。做甚肖湘被纏。不過祇得聽他的話。當真叫了一輛轎車。坐着同來。誰知察家路窄。下。
 車時。偏撞見蕙春。幸虧肖湘快。園門口又車輛甚多。一溜煙鑽入人叢。竟被溜了開去。蕙春沒有看見。祇惡得很。眼。
 了胡少太太。幾眼胡少太太。豈有不知。但俗語說來。善善者不來。既經到了張園。不見得怕了。蕙春當場回去。雖肖。
 湘後已不見料着他。定已進園。遂獨自一人跳下馬車。到安塔地。泡茶看大力士獻技。蕙春當時沒奈何。他祇說了句好。

個不要臉的逃走。胡少太太當沒去聽見。不去理睬。蕙春發作不來。祇得檢胡少太太相近的桌口泡了壺茶坐。下要看他究竟與那個同來。豈知直看到大力士藝已演完。沒一個人到他茶桌上。去雖然白肖湘會轉過一轉。且與蕙春招呼。却和胡少太太並沒交談。像似沒瞧見他一般。不覺心下大疑。要去找個熟人商議。通信到胡公館去。告訴圖仲園。他個落花流水。偏偏懷策等都沒有來。沒有法想。後來與自己的馬夫商量。叫胡少太太出園的時候。故意與他尋。看他可有人出場。并看可有包探或圖仲的親友在園。便可出首。却是絕好的。一個撥草驚蛇之計。故而胡少太太出外之時。正在四下裏找尋。肖湘不防蕙春的馬夫阿龍。在他擦身擠過口中。問他找誰。胡少太太不知是計。說了聲。于你怎。事阿龍便翻起臉來。說問你找誰。乃是好意。怎麼錯怪人家。世界上逃走的人。真正不是好人。胡少太太此時怒從心起。破口大罵。阿龍接口還罵一霎時。哄動了無數馬夫。大家幫着阿龍。起初不過和調。後來高聲喝打。胡少太太見來勢不好。肖湘又偏影多不見。祇得尋到自己的馬車。跳了上去。催着快走。誰知竟被無數馬夫圍住。不許他開。胡少太太發急。口中大。賊巡捕願不得自己。捕房有案。那時果然來了一個華捕。問他們何事。暗鬧阿龍正在告訴他。這是瓊家園。胡公館逃走。出來的人。曾經報過。捕房恰又來了一個印捕。不問情由。驅逐開人。胡少太太的馬夫見馬前已有了一條出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遂即拉動繩繩。加上一鞭。突出重圍。如飛而去。及至華捕聽明阿龍的話。要想追趕。奈已不及。祇好由他。自去。看的人也一哄而散。鳴鼓訪知底細。知道兩造均非好人。暗暗冷笑。休管閒事。遂與敏士等取道而回。蕙春這晚。雖然沒把胡少太太弄進捕房。却也大大的出了一口酸氣。非常得意。回去後。重賞阿龍。并叫阿龍請那些和調馬夫。吃了席酒。不必絮表。至於白肖湘當各馬夫圍住胡少太太的時候。還在張園未去。豈有不知。祇因事有蹊蹺。不敢出頭。躲在人叢。張望萬一胡少太太竟被巡捕捉去。他端整遠走高飛。暫且出門逃避。願不得也。湘有病在床。後見印捕。竟是一個歌。

星馬車得出重圍。他便叫了部黃包車如飛趕回火車站去。少不得見了胡少太太之後。又要賠他多少小心。并勸以後不可外出。要出去必須冷過幾時。胡太太也因這一下。吃了一場風浪。從此有好幾個月不敢出門。所以這一件案一時不破。這是後話。慢表。仍說敏士到了次日。因面允也。湘獲診。午後又去看了。一次。見他寒熱雖退。眼睛腫痛。也略好些。但雙瞳依舊無光。那瞳人分明已經反背。斷斷醫治不來。祇得仍勉強開了一張藥方。說了幾句。醫家雖有割股之心。怎奈力不從心的話。因肖湘不在家中。房內俱是女子。不便多言。起身告辭也。湘聽敏士口風已經回絕。自知此目永難復明。叫老娘姨送敏士下樓。且等有湘回來。說知道追悔。前非深嗟。後日懊恨不已。敏士出了白家。想起今天城內。因地方自治問題。在新學宮明倫堂開會演說。報上登着此事。梅子青浦香孫贈有入場券數番。此刻聞着無事。何不入城諦聽。看看地方上各紳衿的程度如何。因分付包車夫至西門停車。一路上見沿城河的城頭七穿八洞。俱已拆動。暗想城圍障礙交通。拆去不為無見。但地方上。不怕沒有治法。祇怕沒有治人。城牆拆通之後。必須把城河填塞。馬路築通。趕緊開辦電車等一切興商之事。方為有益。否則拆如不拆。且恐官紳等祇知將城壕基地召變。充公賣下來的錢。財一大半飽入私囊。這却反是不拆為妙。心中感慨。一回車子已到西門停下。敏士叫車夫不必等候。先自回去。自己緩步入城。問明路徑。來到學宮。驗券入內。見會場上的秩序。尚還算得整齊。不過聽講的人。近光眼鏡。大袖長袍。迂夫子佔有半數。未免有些腐氣。直衝令人難耐。梅子青督耽之等。多在其內。彼此過來招呼。其時演說臺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正在那裏演說。痛罵中國。從前不曉得地方自治的好處。以致事事腐敗。却是個激烈派。捶胸頓足。拍桌敲檯。無所不至。但說到自治二字的真實理由。恰又銜口結舌。一句講不出來。臺下邊聽講的人。因見他激昂慷慨。很是動容。祇要他一頓足。一拍桌。便大家撫掌不迭。這人說了一刻多鐘。換了一個滑稽派上臺。把地方儻做家庭自治。是要自己去用心整頓。纔得家庭與旺。否則大老馬有人佔了。小老馬有人偷了。兒子孫子買男賣女的。無所不為。這分人家立見消敗。猶之絕好的一個

地方田產被人講吞利權被人強佔有吞不來佔不得的却被一班秀民貪得重利今天賣掉些明天又失掉些那地方還成個地方麼所以自治是最要緊的問題地方一辦自治勢難當家人掌了大權監督着家中妻妾不許有人偷佔禁止着不肖子孫不許把良田美產私自售人那不是在再好沒有麼這一席話說得人一個個笑逐顏開道他譬喻得想入非非恰又甚是確切敏士聽了却暗暗好笑因他所說的話雖還勉強有些意思但他演說時的態度誠頭狗腦恍如戲班中小丑一般真覺太沒身分後來又換了一個感慨派人上一臺便歎了口氣說咳自今的地方是什麼地方我們再不從地方自治上着想祇恐再是數十年後地方更不像了兄弟是地方上人民的一分子所以今天登臺演說願同胞從此以後大家用心研究自治問題那就不負今天開會的宗旨了咳同胞同胞我們大家須要猛省須要努力道言未了臺下又一陣掌聲響個不住敏士聽他說了許多的地方却於自治上仍一無關係此種演說分明是隔靴搔癢直如未說一般正想不必再聽起身要走祇見梅子青登臺恭恭敬敬的向臺下鞠了一躬歎了好幾聲嗽當場吐出口痰來敏士見了已是好笑大衆却俱不以為意子青痰嗽已畢始開口道今天這一個演說會叫地方自治研究會什麼叫地方自治研究會呢夫地方者地方之地方非個人之地方自治者公衆之自治非私人之自治研究會共同之研究非單獨之研究也敏士聞他一開口便是夾新夾舊的一片文言那狀態又異常酸腐幾乎笑出聲來因恐擾亂會場祇得勉力忍住又聽他歎了聲嗽繼續言道鄙人梅子青幸青一衿雖不學無術究為學界中人地方上自治問題第一須由學界提倡說完了這一句將口暫頓一頓臺下掌聲亂擊乃是一班近光眼鏡大袖衣服之人敏士莫名其妙掌聲響過之後子青又開口道但提倡二字談何容易目今中國的地方自治尚在幼稚時代我們學界中人必須研究良法把他培植起來譬如小孩子養到成人何等費力所以今天開這個研究會要集合羣策羣力一致進行凡是學校中人俱有地方自治的天職千萬不可放棄其餘紳商各界鄙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子云子欲無言請事斯語矣謹候

紳商各界之賢者發明其本旨可也語畢又深深的鞠了一躬步下臺來接下方是香孫演說敏士聽子青把地方自治分了學界紳商界的界限先把自治的團體解散不知怎樣再圖自治暗中兀自好笑此刻香孫又不知他說些什麼萬不願再聽捉一個空溜了出來恰遇耿之偃偃問道先生將何之小子尚有詞奉教於先生也先生其少安毋躁乎敏士聽他也要演說一定更有許多笑柄越發不敢再留祇得推稱尚有要事急赴北緩日領教搶步出外耽之要想用手拉時已是不及敏士遠遠聽他念着兩句陶淵明的歸去來詞道歸去來兮請息交兮絕遊那聲音甚是憤懣不覺暗笑世上那有這種獨腹心思的人不聽他的演說他便這樣發恨一路笑着走出了明倫堂想到大成殿去瞻仰瞻仰誰知四面鎖着不能進去因至酒掃局散步一回見收拾得甚是潔淨局中執事人員文質彬彬對人也甚和易因思上海的士習本來並不算壞不過像梅子青舒耽之等廁身其間未免使士林減色以致讀書人被人看不上眼多壞在這一班人身上就是紳士裏頭也不見得個個盡是浦香孫一流豈無一二秉公守正明體達用之人否則偌大一個上海將來當真開辦自治怎樣辦得下去想罷一番步出了酒掃局仍從明倫堂側首經過猛聽得一陣笑聲彷彿會場中秩序紊亂估量着必是舒耽之在那裏演說鬧出什麼大笑話來幸虧自己早經出外若使此時尚在會場祇恐也要隨衆失儀斷不能免現且莫去管他還是早些回去把今天會場上的大概情形與敏三等說知道了投票選舉的那日大家莫去祇當他沒有此事一來決不願舉那浦香孫梅子青一輩的人二則自己也不願被人選舉不去最是乾淨一路想一路出了學宮便有許多東洋車擁擠上前兜攬坐客却一部部俱破舊不堪與租界上的車輛有天淵之別敏士揀了一部略潔淨的叫他到白克路永年里却又沒有租界照會祇得坐到了方浜橋另喚黃包車而回當晚便去尋見敏三等知莫去投票之事敏三等也極贊成光陰如駛隔了數日選舉的日子近了這幾天不但浦香孫梅子青等四處運動不遺餘力就是鄉曲愚氓市井無賴祇要有一二千金不動產够得上選舉及被選舉資格的人一個個竟縫鑽頭紛紛請托

所以。發。察。榮。館。生。意。大。佳。最。可。笑。的。是。麵。館。裏。頭。也。有。請。人。吃。麵。花。了。數。十。文。錢。希。圖。選。舉。到。手。托。着。此。事。的。人。到。得。投。票。的。那。日。票。廳。設。在。南。市。自。治。公。所。進。門。投。票。之。人。自。朝。至。暮。絡。繹。不。絕。由。招。待。員。一。一。招。待。入。內。令。他。親。筆。填。寫。可。憐。有。幾。個。連。字。都。不。識。一。筆。寫。他。不。來。竟。致。退。出。去。的。也。有。寫。得。七。曲。八。摺。字。不。成。字。花。不。像。花。勉。強。算。着。數。的。更。有。老。面。皮。竟。然。自。己。選。舉。自。己。被。監。票。員。查。了。出。來。大。加。申。斥。當。場。撕。去。不。作。用。的。種。種。千。奇。百。怪。之。事。不。一。而。足。到。了。次。日。監。票。員。將。票。廳。封。鎖。送。至。上。海。縣。署。由。縣。尊。督。督。開。團。各。執。專。員。拆。票。揭。示。按。名。填。寫。異。常。忙。碌。浦。香。孫。梅。子。青。舒。耽。之。等。一。早。便。到。縣。署。候。信。開。至。十。二。句。鐘。暫。停。午。膳。子。青。得。了。五。票。香。孫。祇。得。了。一。票。耽。之。一。票。沒。有。香。孫。好。不。詫。異。暗。想。運。動。了。多。少。戚。友。怎。麼。祇。有。一。張。票。子。難。道。多。在。下。邊。尚。遠。沒。有。揭。曉。出。來。急。匆。匆。奔。出。縣。衙。尋。了。一。所。飯。店。隨。意。吃。了。些。飯。重。復。奔。至。署。中。眼。睜。睜。看。着。堂。上。繼。續。開。團。直。開。至。五。句。鐘。相。近。方。始。開。齊。梅。子。青。檢。得。共。有。十。四。票。勉。強。當。選。喜。得。他。手。舞。足。蹈。比。了。當。年。抄。着。窗。稿。微。倖。入。學。的。時。節。更。是。得。意。祇。為。進。了。學。不。過。是。一。個。秀。才。如。今。一。被。選。舉。便。是。堂。堂。紳。董。見。官。長。可。以。分。庭。抗。禮。見。平。民。可。以。狐。假。虎。威。遇。到。地。方。上。水。旱。災。荒。刑。民。詞。訟。可。以。假。公。濟。私。說。情。賣。面。那。秀。才。怎。及。得。來。所。以。開。完。了。團。笑。逐。顏。開。欣。然。回。去。浦。香。孫。却。到。底。祇。有。三。票。一。張。是。梅。子。青。的。大。力。一。張。是。舒。耽。之。的。交。情。尚。有。一。張。不。知。是。那。個。所。寫。把。浦。字。缺。了。三。點。寫。做。浦。字。香。字。缺。了。一。撇。變。做。香。字。孫。字。寫。作。兩。個。絞。絲。竟。成。了。一。個。絲。字。開。票。時。唱。名。員。照。字。唱。名。唱。了。浦。香。孫。三。字。錄。名。員。聽。了。大。詫。說。浦。字。百。家。姓。上。沒。有。這。姓。香。孫。這。兩。個。字。斷。斷。不。像。是。各。那。聲。音。却。像。要。死。誰。人。活。不。耐。煩。取。起。這。要。死。二。字。的。名。來。顯。見。得。投。票。人。認。不。得。字。祇。好。作。爲。無。效。這。幾。句。話。不。打。緊。却。把。堂。上。那。些。辦。事。的。人。一。個。個。笑。得。幾。乎。肚。腸。翻。身。說。誰。叫。要。死。真。是。奇。怪。這。張。票。一。准。祇。能。作。廢。香。孫。在。堂。下。聽。了。急。得。抓。耳。搔。腮。明。知。浦。香。孫。必。是。浦。香。孫。之。誤。却。又。照。例。不。能。岔。口。辯。白。不。來。況。且。即。使。辯。明。不。能。識。字。之。人。沒。有。選。舉。他。人。及。自。己。被。選。的。資。格。也。是。無。效。因。此。祇。得。聽。其。自。然。惟。有。盼。望。再。開。別。票。誰。料。開。到。團。底。已。空。聽。唱。名。員。祇。唱。

着別人的大名自己再也沒有祇氣得眼前烏黑手足發冷暗想連日費了多少手續挽了多少人情傷了多少錢財講
 了多少說話臨了兒那曉得一無效驗白白的忙了一場眼看着人家三十五十票的當選一票也奪他不動真該活活
 氣死又打探舒耽之祇有二票也沒當選因想找他談談像落第舉子般的共傷時運不濟偏偏耽之徧尋不見想已氣
 昏了早自回去故而獨自一人在縣堂下踱來踱去足足踱了百數十個圈子宛如發瘋一般看看紅日西沈閒人漸散
 沒奈何踱出縣署無情打采的回到家中一個老燒飯出來開門說了一聲老爺今天回來得早香孫正在沒處尋事
 起了兩隻眼珠說不回來難道死在外頭早不早由着我便要你多嘴那飯司住得年數多了摸得到他脾氣知道在外
 頭一定有什麼大不得意之事回家來與自己生氣休要惹他祇得笑嘻嘻的關上了門一句口也不開香孫走進裏
 邊一個小丫頭正在客堂裏頭加好了火油燈要點點火香孫踏進房就是拍的一掌說此刻已是甚時候了怎麼連火
 都沒點還像什麼鄉紳人家真是倒盡了我的銳氣小丫頭見他兇頭打來要想躲避急將身子一偏不提防把手巾的
 燈灑翻火油濺了一地香孫越發大怒一把揪住小丫頭的頭髮定要打他一個半死房中驚動了富氏太太這富氏乃
 本地錢商富博仁之女在閨中時名富金珠博仁家資殷實在上海南北市上開有五六家匯劃錢莊沒有兒子祇生這
 一個女兒因貪香孫的祖上曾經身入仕途子孫雖已式微究竟是紳宦之家俗語說涼傘雖破骨格尚在那門第非等
 閒可比因此把他許配香孫出嫁時奩資豐富足有二三萬帶至夫家香孫本來已是個敗落戶自從得了妻財手頭遂
 覺活動但金珠在閨時既是個獨養女兒又生長在豪富之家嬌養性成見香孫這樣家道寒微怎把他放在眼內免不
 得心高氣傲時時奴視其夫香孫祇好逆來順受博仁在日的時節又再三囑付女婿不許薄待女兒日後富氏家財俱
 歸你一人享用香孫得了這一句話愈加事事退讓後來博仁得病死了香孫除辦理喪葬之外把富家所有餘資搜括
 得一些不剩却俱在富氏一人手內休想動用分文爲了這一件事夫妻間會鬧過數次無奈富氏絕不放鬆徒費口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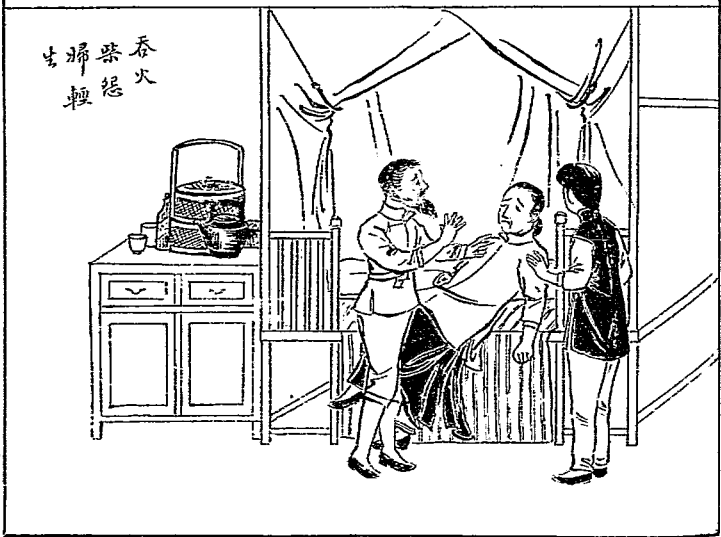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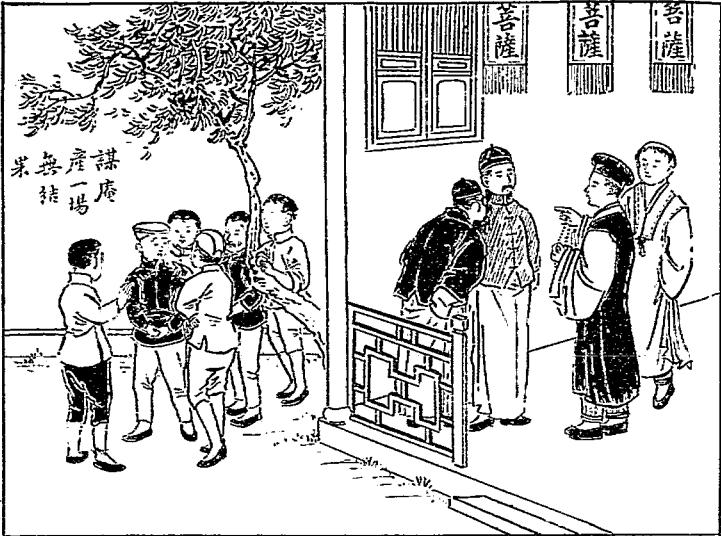
香孫又畏懼着他真是無可奈何這天富氏聽丈夫歸家責打小丫頭出氣忍做他又是有意思尋事故在房中搶步出外惡很向香孫一攔道小丫頭是我銀錢買的誰敢說個打更誰敢把他打個半死若說這個時候怎麼沒有點燈本來好一個鄉紳人家因何不娶電氣燈自來火燈闌氣些兒却要點這燈腳洋燈虧你還要打人香孫聽他罵着丫頭與自己作對因說小丫頭不管你買我買他在家中吃飽了飯幹什麼事天已黑了尙沒點燈并把洋油潑了一地可知是要花錢買的富氏道洋油是你出的錢麼我自從嫁到浦家吃的穿的用的那一個不是我自己的錢祇有你鄉紳人家攪得出這種事情今天還要打我的人香孫其時正在盛怒之下聽他開口說錢閉口說錢實弄他娘家裏富糾着自己一窟窿不覺把脚在地上一躐高聲喝道你說什麼你既是我的妻子嫁到浦家不但你的錢就是我的連你這個身子可也是我浦家的人怎麼小丫頭我打不得他今天偏要將他活活打死看你怎樣口說着話把小丫頭夾臉又是一掌富氏自從嫁了香孫並未見他這般發火倒覺呆了一呆後來想香孫是一向壓伏憤的今天斷不可有一些退讓一退讓往後便恐壓伏不來因存下個一不關二不休的念頭雲時把雙眉一豎放出他平日胭脂虎的威勢將小丫頭一扯了過來道好麼好麼聽你的話分明你因不能打我纔有心打着丫頭你今天一早出外不知幹着什麼事情受了人家的氣却到自己家中發洩我今年說大不大已是四十多歲的人拚了你罷你不要借題發揮的打着丫頭何不把我打死瞧你往後便有好日說罷一個頭拳向香孫懷內撞來香孫眼快急把身體一偏撞了個空一個粗做老媽子上前相勸叫富氏休得如此富氏那裏肯聽把他兩手推開又是一個頭拳向香孫的胸口撞個正着正是

最是難言圍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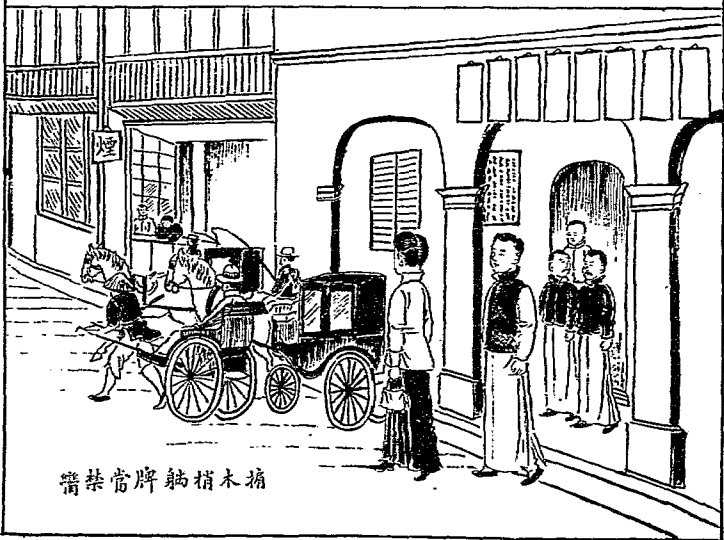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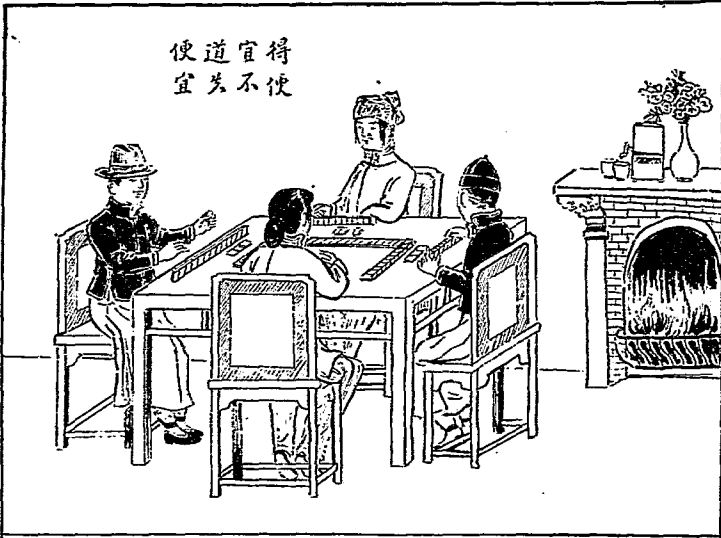
不堪細問縉紳家

要知富氏與香孫二人鬧到怎樣結局香孫選舉不到董事可還有甚法想再看下回分解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一集卷之三終



得便
宜不
宜便



痛楮牌當禁

警世小說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四

第十六回

海上警夢癡仙孫澈石簪

辦學堂四處寫捐資

謀庵產一場無結果

說話浦香孫因選舉落空，合怒歸家，將小丫頭毆打出氣，不防富氏幫着他，一連撞了兩個頭，其時富氏面孔鐵青，嘴唇夾白，梳着的一個風涼頭，已經散了頭髮，披了一背那種濃婦的形狀，真是難看。香孫慌了主意，疾忙回轉身，倒退數步，想要避出屋去，可恨這小丫頭偏偏哭喪着臉，死人般的站在門口，動也不動，眼見得走不出去，因又立住了腳，祇得按住火氣，說道：「太太，你今天要與我怎樣？」富氏道：「今天我還要和你拚命，你欺我父母已故，沒人出場，你自己想想，除得按住的房屋與幾件家用器具，是你祖上傳下來的，餘外還有什麼產業？多靠着我們娘家的家計度日，虧你還要發瘋了，住着的那房，與幾件家用器具，是你祖上傳下來的，餘外還有什麼產業？多靠着我們娘家的家計度日，虧你還要發瘋了。」

打○人○須○知○我○眼○睛○沒○閉○一○定○容○不○得○你○這○樣○你○有○本○領○自○己○賺○錢○自○己○去○買○個○丫○頭○那○便○由○你○怎○樣○處○置○說○畢○順○手○在○一○張○紅○木○方○檯○上○拍○了○一○下○把○供○着○的○兩○個○花○瓶○兩○隻○紅○木○架○子○一○齊○掀○下○地○去○碎○做○數○片○花○瓶○裏○頭○的○水○濺○了○香○孫○一○身○香○孫○道○好○了○好○了○兩○個○很○好○的○花○瓶○多○打○碎○了○富○氏○道○碎○了○兩○個○假○照○案○的○花○瓶○希○什○麼○罕○今○天○你○若○不○把○我○立○時○打○死○香○堂○裏○這○些○東○西○我○一○定○替○你○掃○個○精○光○這○多○是○你○祖○上○傳○給○子○孫○裝○場○面○的○棄○掉○了○要○你○好○看○我○却○這○許○多○爛○銅○爛○鐵○本○來○瞧○不○上○眼○說○時○四○面○一○看○見○天○然○几○的○左○首○一○個○極○大○的○古○銅○花○瓶○搶○在○手○中○要○向○天○井○內○摔○去○香○孫○見○了○發○極○急○忙○一○把○奪○住○說○這○一○個○瓶○有○東○洋○人○還○過○二○百○洋○錢○我○沒○肯○賣○你○莫○小○瞧○了○他○富○氏○冷○笑○道○你○的○祖○上○有○這○值○數○百○塊○錢○的○古○董○傳○給○你○麼○這○話○你○祇○好○去○騙○自○己○香○孫○決○定○不○捨○奪○住○了○死○不○肯○放○正○在○難○解○難○分○的○時○節○忽○聽○有○人○叩○門○老○阿○媽○問○了○一○聲○是○誰○外○邊○答○應○的○是○男○子○聲○音○富○氏○這○纔○把○手○一○鬆○拽○着○小○丫○頭○回○房○而○去○老○阿○媽○出○去○開○門○原○來○是○舒○耽○

之一見香孫便掉文道昏暮叨人之門戶有不速之客來疾趨而進翼如也君其倒屣以迎乎香孫誦字不多胸中一
 書卷最怕與耽之講話有時一句不懂因道耽之先生這時候到舍下來必有事情但你休要掉着書袋有什麼話爽快
 快快的說給我聽可好耽之點頭道僻達而已矣何以文為夫子其有以詔我請事斯語矣然子母欲速豈不聞欲速則
 不達乎子為之姑徐徐云爾我必明以告子香孫發急道叫你不要掉文你偏滿口焉哉乎也的說些什麼耽之微笑道
 我輩讀書人講話用文言慣了要說普通話真不容易但你既然不喜文我便把普通話說給你聽此刻我來找你一
 因今天你我的選舉落空彼此必然昏悶特來談幾句心二則有極好的一樁好事我們可以商量辦去這件事辦成了
 雖然你我想不出乃是梅子青的大才子青因你我二人沒被選舉很為不平纔想出這一個絕妙的法來將來如果辦成
 你我俱極有面子又有權利可圖子青更說我二人忙可以一同辦事內中也能有些利益香孫聽他說了半天仍
 沒說出是什麼事情不覺暴躁起來道你的說話牽枝帶葉的真是囉囉到底子青想出來的是什麼件事這樣大家有
 益耽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我鳥能一言以蔽之難矣哉予欲無言矣香孫立起身來道你又來了這又是些什麼說
 話耽之也格的一笑道我怎忘了又與你引起書來你莫要慌聽我從頭至尾的說大凡說話不從根頭上起聽了不
 白的子青因我二人今天沒被選舉很為不平香孫道這話你已說過的了耽之道再說一個你好好聽得清楚佩服
 青的大才他想到出來的妙法乃因我開辦學堂說地方上的學堂最是要緊而且越多越好若能把他辦成雖然眼前
 選舉落空祇要在學界上踏進一步怕不與地方官接近和紳董們一同辦事很有聲勢但學堂有官立私立兩種官立
 的由學董辦理私立却人人可辦并且辦好了將來或可請給官費我們該辦私立學堂你可做個校長我來做一個國
 文教員日後子青暗中幫忙可把私立改為官立或請每年貲費若干或者撥些罰款補助校內的開支一切儘可任憑

我們出帳你想這個法兒可是再好沒有豈不要佩服他麼香孫聽一句點頭一句道這主意想得果然出色又是冠冕
 又是新鮮但我們既與辦此事那開辦費萬不可少這錢叫那一個拿他出來況且我平時聽得人說學堂開支浩繁
 很不易辦所以熱心與學的人沒一個不受賠累我們辦成之後萬一也不能起色支持不去這便怎樣耽之道此二層
 我也慮到曾經問過于青他說開辦費可以在當地籌措儘着我二人的力量籌得到多少便是多少倘然籌不出來
 可到戲園包幾天戲向各親友硬銷戲票買下來的戲錢除去包戲價洋並酬勞前後臺外弄得好每一一次有幾百塊錢
 可多即使弄得不好諒也決不至於虧本至於與學賠累那多是自己好名動不動自挖腰包拿出錢去并且辦的俱是
 清公沒筆虛帳校中聘的教習個個薪水甚豐吃的飯食桌桌蔬蔬甚好自然要來源不濟辦一天賠貼一天我們若果
 開辦自己既守定宗旨決不拿出錢來教習祇聘次等但願薪水較廉飯食不必過好祇要價錢公道照此東也刮些西
 也刮些怕不一天敷用得來將來果能改爲官立或有貼費及罰款等可在報銷帳上加個帽子一定能有益無絀自
 古道事在人爲愁他則甚所以勸我們一准放胆辦去香孫聽畢恍然大悟原來辦學堂有這種訣竅怪不得道賠累的
 儘管賠累開辦的儘管開辦子青聽爲他很是精明着預算得到處處預決得來我們有了這個朋友真算得三生有
 幸機會萬不可失說辦竟辦你我便當籌議進行纔是耽之道不要籌議進行今天這個時候我也不到你府上來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擬通告定章程等一切動筆的事自然可以由我擔任至於籌捐包戲這不是我讀書人辦得來的
 祇好個勞你些你在地方上究竟是個鄉紳面子既好入頭又熟容易出手這也是子青與我說的香孫想了一想道包
 戲的事果然我比你弄得來些各舞臺各戲園俱有熱人一准由我去辦到了唱戲的那日你幫我檢點戲票招待來賓
 但寫捐却不能夠靠在我一人身上必須大家出力纔好耽之道要我出力我豈有不肯的道理不過我的親友大半俱
 是窮讀書人要他們拿出錢來祇恐比登天還難所以要你做個主任我祇能儘力幫你的忙香孫道讀書人沒有出息

手頭窘乏的多却是一句真話但你真肯出力一元兩元的積少成多却不無小補耽之道那個自然募捐啓上說的一消一瀉無非義粟仁漿香絲綉眉道你又來通文了耽之道我不說一推廣教化為主我想便取教化兩字不的力量香孫道那便纔是但不知這學堂的名字你已取了沒有耽之道學堂以推廣教化爲一個能拒絕我們說得知的可好香孫道教化學堂這名字取得再好沒有我們出去募捐便好從教化二字上着想那一個能拒絕我們說得出一個錢不化明兒你可起個草稿做一篇出色的捐啓交代印刷局趕緊印去一印好便可馬上辦事敢之道起草很容易明天包你一揮而就必掛心目下最要緊的乃是地點這個教化學堂設在什麼地方捐啓內好刊他上去使人見了知道真此事不是滑頭大家願意拿出錢來香孫道地點必須適中之處能在大小東門一帶尋個所在最妙租界上不在我們勢力範圍之內斷乎不便耽之道大小東門一帶你有現成的房屋空起來麼香孫道自己沒有房產要借不妨去找耽之道借人家的房屋不是每一個月要拿出房錢去麼大小東門的房屋租價也不很便宜算他七八塊洋錢一幢若借五幢房子每月便要三四十塊洋錢房租怎樣對付得來借小了又不够居住并且局面太狹人家瞧不上眼香孫道依你主見怎樣耽之道我曉得的是讀書那裏有甚主見這又不得佩服子青他替我們想下一條妙策不必費什麼錢包管有絕好絕大的房子開辦香孫道這又奇了世界上慈善大家祇有施粥施米施棺施衣施醫施藥那有施房子的道理施捨房租的人乃是把有人施捨的房舍取他回來便道這句話不是文言怎麼你也解不出來天

子青說穿不是有什麼施捨房租的人乃是把有人施捨的房舍取他回來便道這句話不是文言怎麼你也解不出來天

想妙也不妙香孫不解道怎麼叫做有人施捨的房舍取他回來便道這句話不是文言怎麼你也解不出來天

下祇有庵觀寺院那房屋不是自己出錢蓋造乃由施主佈施他的子青說如今新法盛行凡是迷信的事急應一一闢除庵觀寺院中供着土木偶像最引人迷信何不借着這個題目隨意看上一所把住持立時驅逐改辦學堂豈不是

讀上海繁華夢二集

不要化錢。竟有房屋住，并且說不定另有田房。屋產也可歸入學堂。充做常年經費。哩香孫聽了，祇喜得滿面是笑道：「怎麼子青這個人這樣挖空心思的想得出來？若說庵觀寺院，有一所島雲庵，就在這裏相近。雖然說大不大，却也有一五開間，兩進房屋，住持乃是女尼，共有師徒五人。老尼年已六十多歲，兩個乃在中年，約四十五左右，尚有兩個正在青年一般的十八九歲，頗有幾分姿色。聽說平時不守清規，地方上很有些名氣。明兒我可與你同去，祇要這屋子看得合意，我自無法辦理。耽之道如此甚好。明天我們一准看去，以便早日下手。此刻天已不早，我要告辭你了。香孫尚要留他稍坐，再談幾句。耽之已搖擺出外道，豈不夙夜長行多露，歸與遲遲，我行鳥可歎。如有復我者，明日俟我於堂。乎爾香孫聞他又大發書癡，不知曉咕着些什麼，祇好相送出門。訂定明日再見，而別。富氏聞客人已去，又在房內發作，唯威噓的一聲，把一隻細磁茶杯，向天井內直擲下來。剛巧香孫送了耽之出外，回身進內，幾乎摔在他的肩上。此時因滿懷得意，把方纔的一團火氣，俱已消滅淨盡。故此口也不開，反笑嘻嘻，直奔進房，對着富氏涎臉說道：「你究竟是夫妻，討什麼氣？被鄰舍人家聽了，失了鄉紳的體面，勸你差不多些，不要再鬧了。」富氏道：「誰人不知道你是個鄉紳，今天却在外面受了那個的欺侮，回家來與底下人嘔氣，虧你幹得出來，還要顧什麼？被鄰舍聽見，香孫無奈，把日間選舉落空，因此生氣，并此刻耽之前來，要辦學堂，爭回面子的話，說知富氏冷笑道：「你這幾天爲了選舉，把我的銀錢悔氣，東也請客，西也送禮，怎麼隨了兒，沒有選到好個有面子的鄉紳？如今又要開辦學堂，我可沒有錢再給你花。再轉着我的念頭，香孫說這回開辦學堂，可以出外寫捐，不必自己拿出錢去，并且還可得穩有錢進門。富氏這纔沒有說話。香孫見小丫頭向站在旁邊，因說你去睡罷，我睡在太太的分上，不打了。明兒早些起來，好好做事。小丫頭睜了一眼，回轉身，即來香孫，尚未起身。秋之怪他，宰予晝寢，叫老媽子催他起來，一同到島雲庵，察看房屋。祇見雖是五開間，兩進，那第一

進乃是平房。中間祇有一個山門。兩旁四間餘屋。租與人家住着。第二進是樓房。把正中三間當做正殿。供着一尊觀音。左邊一間供的乃是三官財神地藏等不倫不類的許多偶像。右邊一間收拾得甚是潔淨。當做禪堂。樓上五間俱是女尼的住室。不便上去。香孫與耽之在禪堂內坐定。有一個佛婆模樣的人。泡上兩盞茶來。香孫問這庵內乃是那一個當家。有個步履蹣跚的老尼。走上前來。合十答道。阿彌陀佛。住持尼小名懺淨。請問二位施主上姓。香孫道。我姓浦。住在此裏。東面弄內。還可算得鄰居。這位姓舒是學界中的才子。我且問你庵中共有幾個女尼。懺淨道。共是五個。乃老尼與師弟懺寂。懺光。小徒棲禪。聞禪。香孫又道。你這所島雲庵是施主獨資造的。還是衆善姓捐資造的。已有多少年了。懺淨聽問得兀突。因道。阿彌陀佛。這庵是小尼的師祖課心募捐造的。已有百把年了。香孫道。既是募捐造的。我告訴你。目今開化時代。一切迷信的事情。不許幹了。官長將要行文封禁。各庵觀寺院。令僧尼還俗。財產入官。我今天與舒少爺來。乃要替你做個護法。想把這島雲庵改辦學堂。往後官長查封。有我二人出場。便可沒事。你想這樣辦法。可不是兩全其美。此乃我與舒少爺照應你們想出來的。並不是要佔你庵產你自己心上。明白倘然答應。我們便好把教化學堂的牌。立刻懸掛出去。往後包你一些無事。不答應。祇恐後悔。莫及那時。你想着我們再來。求教學堂。已在別處成立。不能夠再遷的。了。你想是也不是懺淨聽了大驚。道。官長要封寺廟。這是幾時發生的事。香孫道。那是簇新鮮。昨天的事情。我是當地鄉紳。在縣衙內得的信息。千萬萬確恰。好。今天這位舒少爺來說起要辦學堂。我因哀憐你們僧尼等。起見。想起你這鄰近的島雲庵。纔請他勉強來的。但你這所房屋。很小。不知舒少爺可能看得上。也還不能答應。你們耽之道。夏屋渠渠。不可得矣。君子居無求安。慰情聊勝於無而已。懺淨聽了不解。道。舒少爺說些什麼。香孫把眼向耽之一瞧。低低的道。他是女尼。懂得什麼。文言。你要引經據典的。昏悶煞人。耽之道。我說房屋大的沒有。還可將就用得。香孫道。那便好了。懺淨師。你允下了罷。乃是你的造化。懺淨失色道。這事小尼不敢作主。須與施主及師弟們商議。香孫道。師弟們何必商

識自然是當家做主若說施主我先會問你這座並不是人家的家庵去問那個懺淨曠曠道雖然不是家庵沒有庵主但很有幾個常年佈施的護法與觀音會蓮船會幾個柱首必須告稟他們香孫道你私立香會哄誘愚民幸虧我與舒少爺聽見並沒要緊否則便是一項大罪我想這些一無知識的施主枉首不與他們商量也罷聽了我與舒少爺的說話包管你決不受虧懺淨依舊不敢擅主祇得叫老佛婆請出懺淨懺淨光一同會議足足議了半句多鐘懺淨懺淨懺淨光同聲回覆香孫說請過一天決定香孫見各尼執意不允不備用甚壓力因說既是這樣明後天不妨我們再來但這張學堂條子今天定須貼出與你們很是有益往後倘然不辦不妨揭了下來這是我一片保護你們庵產的熱腸休得辜負懺淨等為其所愚立刻叫老佛婆買了一張硃砂錢來由耽之寫了教化學堂四個大字貼了出去香孫纔與耽之回家看過了其所擬的募捐小啓加入地址明天先要趕印二三百張向各處發去那消一星期光景城廂內外已多曉得浦香孫與舒耽之共辦學堂紛紛議論也有說這兩個俱不是辦事的人祇恐辦不成的也有說香孫聲名狼藉耽之迂腐不通這個學堂若使辦成香孫一定別有用意耽之却誤人子弟若去讀書受害不淺的却也有人說學堂為當今急務難得二人有此熱心毅然開辦的但捐款究竟不旺到得十天已過尙不滿一百塊錢香孫發急到各舞臺商量包戲無奈俱要先付現錢就是小戲館也須先付一半墊不出祇好作罷後來懇求子青要想先請官費補助子青因學堂尙沒設立那有這個辦法二人斟酌了好一會兒子青叫他去找烏雲庵的房屋收拾起來立個形式再作計較香孫遂又約會耽之到烏雲庵先問懺淨究竟此事怎樣不料懺淨一口回絕說已由庵中各施主及各會柱議過尼庵是個十方所在不便開辦學堂祇好請另尋別地若說怕官長發封上海的庵觀寺院不是烏雲庵一所不見得處處查封也不見得祇與烏雲庵作對祇要庵尼清淨焚修並沒犯法他們都願擔保決不至有什麼意外事情故此求浦老爺與舒少爺鑒原香孫聽了這一席話捧笑答道那些話可是施主與柱首說的你庵中真能清淨焚修將來果或可保無事但這

譚○剛○譚○兩○個○小○尼○怎○樣○體○淨○臉○上○烘○的一○紅○道○阿○彌○陀○佛○樓○禪○閣○禪○這○兩○個○小○孩○子○雖○然○年○紀○甚○輕○庵○門○不○出○浦○老○爺○休○
 要○疑○心○他○們○這○是○名○節○攸○關○的○事○出○家○人○冤○枉○不○起○耽○之○道○夫○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倉○高○徒○之○穢○德○彰○聞○良○有○以○也○懺○
 淨○聽○了○除○令○高○徒○三○字○曉○得○說○着○樓○禪○閣○禪○其○餘○一○字○不○知○正○要○開○口○問○他○香○孫○已○變○了○一○副○面○孔○將○手○指○着○牆○外○說○道○
 現○今○淨○修○不○淨○修○我○不○來○管○你○祇○問○你○山○門○外○那○張○學○堂○貼○條○既○然○貼○了○上○去○怎○樣○撕○得○下○來○懺○淨○發○急○道○這○條○貼○上○
 去○的○時○候○浦○老○爺○不○是○自○己○說○過○將○來○倘○然○不○辦○不○妨○揭○了○下○來○香○孫○道○這○話○是○我○說○的○不○辦○不○妨○揭○去○如○今○一○定○要○辦○
 可○知○便○揭○不○了○他○明○天○你○快○把○那○些○佛○像○搬○開○我○要○差○水○木○匠○前○來○收○拾○房○屋○把○山○門○改○做○大○門○後○進○正○中○三○間○改○做○課○
 堂○左○右○兩○間○改○做○食○堂○廂○房○改○做○帳○房○樓○上○全○改○教○員○及○學○生○的○臥○室○你○依○我○是○這○樣○辦○法○不○依○也○是○這○樣○的○辦○法○淨○大○
 驚○道○浦○老○爺○如○此○說○來○那○些○佛○像○搬○在○那○裏○我○們○師○徒○更○住○在○什○麼○地○方○香○孫○道○佛○像○由○你○寄○到○那○裏○斷○不○去○你○們○師○徒○可○
 向○別○的○寺○院○住○宿○這○裏○自○然○不○能○再○住○可○知○道○辦○學○堂○是○地○方○上○公○益○事○情○公○益○事○大○你○們○私○修○事○小○斷○不○出○來○香○孫○看○他○
 淨○聽○了○這○一○番○話○祇○嚇○得○目○瞪○口○呆○心○頭○亂○跳○除○一○連○念○了○四○五○句○阿○彌○陀○佛○之○外○其○餘○半○句○話○也○答○不○出○來○香○孫○看○他○
 形○狀○慌○張○舉○止○失○措○料○着○定○是○個○無○用○之○人○儘○可○用○強○硬○手○段○放○與○耽○之○立○起○身○來○因○後○面○披○屋○等○處○前○天○沒○有○看○過○要○
 睡○睡○可○有○寄○頓○佛○像○的○所○在○明○天○真○叫○水○木○匠○來○好○搬○他○進○去○耽○之○是○個○主○意○人○由○着○香○孫○打○發○跟○了○他○往○內○便○
 走○見○這○披○屋○共○有○三○間○內○中○有○間○柴○房○正○好○堆○放○佛○像○當○下○與○耽○之○說○知○耽○之○祇○顧○點○頭○好○遂○又○重○復○出○外○對○懺○淨○道○
 說○話○多○已○交○代○過○了○明○兒○一○早○我○們○便○帶○水○木○匠○來○今○天○你○們○師○徒○收○拾○收○拾○不○要○聽○信○了○旁○人○的○話○耽○誤○自○己○說○罷○和○
 耽○之○大○踏○步○出○外○心○上○甚○是○得○意○以○為○明○天○水○木○匠○人○一○到○把○這○所○島○雲○庵○穩○穩○拿○在○手○中○立○時○便○可○變○做○學○堂○產○業○懺○
 淨○等○斷○乎○沒○有○力○量○抵○抗○那○知○萬○事○不○能○逆○料○庵○內○的○幾○個○尼○姑○雖○然○無○用○那○施○主○中○究○有○些○宅○心○公○正○不○畏○強○禦○的○人○
 也○不○是○一○定○要○幫○着○尼○姑○與○學○堂○反○對○因○見○香○孫○登○霸○無○禮○將○一○所○數○十○年○前○老○尼○姑○千○辛○萬○苦○募○化○造○成○的○尼○庵○竟○想○

唾手而得不但情理難容且與法律上也是不合故香孫耽之出去之後懺淨懺寂懺光等等急得沒法又分頭去奔告施主求他們可有什麼法想內中有個鮑家太太他丈夫名喚北平生性甚是剛直最恨世界上倚勢橫行的那一幫人每喜和他作對惟與尼姑和尚等一切異端也甚不以為然說他們騙錢惑眾乃是民間的蛀蟲遇事不肯相助這番因懺寂到他家中向鮑太太跪求要請北平出場北平初時不允後來子細盤詰知道香孫這事辦得實在欺人太過始說明天一早到庵且看香孫怎樣動手再作計較懺寂大喜回庵暗見懺光他二人也來到兩個施主一個名何其正乃是當地董事一個姓方名剛字直甫是庵左的貼鄰也俱約定次早到庵各尼方始膽大了些但擔着心事的人一夜俱沒合眼到得天光一亮彼此起身祇聽後門上有人叩動衆尼戰兢兢認做浦香孫或是符耽之來了叫老佛婆出去開門誰知乃是倒淨桶的大家吃了一個虛驚看自鳴鐘七點過了正想鮑北平等怎麼還沒來到猛聽山門上播鼓般的有人叩門老佛婆急忙去開祇見擁進了十數個人為頭的是浦香孫結末乃是耽之中間許多工匠頃刻人聲嘈雜鬧得個鷄犬不甯懺淨等慌忙奔出外來有分教

螃蟹斷鉗遭捕易

蝸牛碎殼寄居難

要知浦香孫符耽之帶了工匠至烏雲庵佔得庵產與否鮑北平等怎樣出場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毀土偶鄉紳受侮

吞火柴怨婦輕生

話說浦香孫符耽之帶領水木工匠至烏雲庵收拾房屋想辦教化學堂一進門便指揮各匠先要把觀音等那些佛像搬入後面柴房懺淨等已飛趕出來搖手阻止說此事萬使不得不但菩薩靈驗斷乎不可驚動并且地方上許多施主沒答應把庵屋改作學堂小尼們不敢專主香孫四下一瞧見除了女尼與佛婆之外並沒旁人在庵因道施主現在那

裏他們肯來管你開事况且目今開通時代凡是明白些道理的人那個不知地方上開辦學堂要緊哄人的庵觀寺院毀掉一個少個漏卮你敢不聽我話攔阻各工匠動工我便當官控你個破壞學務看你們吃罪得起懺寂道浦老爺休要動怒我們也不敢阻擋不過真要搬動佛像懇求暫緩片時等衆施主到來再說懺光道浦老爺是近地鄉紳停刻庵主裏頭也有鄉紳董事在內你們大家見過了面說明白了再把佛像搬動便與我們沒有干繫浦老爺必須格外原諒香孫聽他們講出這一片話始知庵中果有準備請下了人不過此時尙沒有來暗想何不趕緊下手好使衆人阻止不及休要耽擱得時候久了人多費事大是不妙因向衆尼把眼珠一瞪高聲說道誰耐煩等人講話各工匠還不與我趕快動手先將觀音搬他出去工匠中有迷信的尙還不敢你推着我我推着你不肯上前耽之見了搖擺入內道既來之則爲有力人矣我何畏彼哉舉手向工匠一招領着他們走至佛座移開供桌儘力一搗將像搗動香孫也走過去助了一臂頃時撥下座來衆尼見了相顧失色口中喃喃念佛不置衆工匠已趁勢扛起送入柴房法身不甚高大正好安放耽之又領了工匠共到山門去扛韋陀祇見山門口規行矩走走進一個五旬左右的人來懺淨等一見大呼何老爺到了浦老爺已把觀音扛掉如今要扛韋陀請何老爺作主那人聽了跑進裏邊見正殿上一尊觀音果已沒有空洞洞的祇剩了一個佛座因問那位是浦老爺香孫聽有人找他舉眼向那人一望見品貌不甚凶惡因說我便是浦香孫足下是誰來此何事那人和顏悅色的答道小弟姓何賤字其正乃本處的段童因老尼到舍報告足下要把這島庵改辦什麼教化學堂我想學堂果然當辦但尼庵乃十方所在又是公衆捐資建造祇恐諸多不便故此特來商勸請足下另找一個地方不知尊意若何香孫正要回言祇見外邊又進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軀幹魁梧英氣勃勃似與何其正相識招呼過了便在殿上坐下連聲問那一個叫浦香孫擅敢假公濟私吞佔庵產我飽北平要請問他這個舉堂可是官立還是私立官立的何以不見明文私立的何以不捐着贖屋或者租賃民房却來欺侮女尼幹這不法之事是何道

理香孫聽此人說話比其正利害暗吃了。一驚急忙勉強辯道：浦香孫便是小弟，祇因目今世界文明，人民程度漸高，多知道破除迷信，這種庵觀寺院，留着最易惑人，所以我把他改作學堂，由甚是充足，我瞧足下不像是迷信之人，何苦聽信謠言，出頭反對，須請三思而行。北平道僧道女尼，本是情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誣騙善信金錢，吮吸民間膏血，我豈願庇護着他，但庵產你不該霸佔，何得強詞奪理，說他留着害人，譬如地方上的淫祀，這真是害人的了。紳董因整頓風化，思欲設法剷除，也須稟告官長辦理。方為正當，這島雲庵究竟還與淫祀有別，像你這種辦法，不但是欺壓善良，更是目無法紀。地方上容得你這樣攪麼？我飽北平第一，個不能依你。香孫老羞成怒，道：不依，我要怎樣？北平道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意見，祇要你快把神像扛回，再圖謀庵產，否則我便出首告你看你圖佔得來。香孫冷笑道：你敢阻止與學難道我告不得你二人一句緊似一句，何其正要想善言解勸，多事不如少事。忽山門口一陣喧嚷，乃是方剛到了，與舒耽之在那裏鬪口，耽之不管裏頭有人向香孫詰問，祇願管同工匠扛取韋陀，因這韋陀塑在供臺上，頭並有佛櫺罩着，好容易鬧了半天，纔把佛櫺掀去，街上邊已闖進了無數人來。方剛也在裏頭一見便大聲喝阻，耽之怪他多事，書腐發作，說了幾句，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洗我的話，方剛秉性爽直，那裏受得來他夾手把耽之一扯，扯出有三尺多遠，幾乎立足不穩，跌下地去。順手又將他一攔，意欲攔他出門，耽之大驚狂喊，辱斯文還當了得，驚動了裏面，穢淨懺寂，光恐釀大事，疾忙出外相勸，請方剛裏邊說話，方剛幾喝住工匠，不許動手，自己已和懺淨等入內，耽之也跟了進來，口中尚說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那面色已青，裏泛白，急得個不像樣兒。後邊開看的人也俱一哄而入，方剛一至殿上，坐定便找香孫說話。香孫見又來了，勇糾糾氣昂昂，一個二十多歲年紀的人，耽之氣急敗壞，後面又跟進無數閒人，估着一定在山門上鬧出禍來，但事已如此，祇好硬着頭皮挺身而出，對方剛道：香孫是我，你有什么話，說方剛把他也細細一瞧，阿呵笑道：原來你就是香孫先生，記得七月裏本街上打太平火醮，是你領着許多善棍，寫捐一元八角，的挨戶硬勸其

時我適在家見來人很靠不住沒有答應你尙說火醮保一方太平一個錢不落虛空不比別事丟掉三角五角洋錢祇要神靈默佑暗中大有益我家老太太始拿出兩角錢來怎麼祇隔得兩三個月你忽然開通到這個地步要把這島雲庵改做學堂推廣教育破除迷信難道不想神靈默佑了麼你這種鬼域伎倆祇好去欺騙鄉愚咸感婦女怎在這城廂地面要想不法橫行我勸你識些此刻快快與工匠回去如有半個不字尙和你法律解決告到堂官再說若然武力解決我便打在你這假公濟私的惡賊與地方除害庭前那些閒看的人聽方直甫說出香孫一番醜史不約而同的諱讓起來道我們大半乃是庵鄰祇道烏雲庵改辦學堂姓浦的必定品學兼優見解獨到纔有這個舉動原來七月間一場騙錢火醮是他領頭打的這種卑鄙醜觀的人與他講甚法律我們竟是打他一頓做戒做戒他的後來豈不爽快道言未畢一窩蜂擁上殿來香孫見來勢洶洶想叫工匠抵禦索性鬧成一頓打局告到堂官竟說他們攔阻與學有子青在裏頭幫忙諒來不致吃虧怎奈那些工匠俱在兩口沒有進內要想與耿之透走出去告訴子青再商別法耿之尙遠遠的躡着方步口中高誦血氣方剛戒之在圖的那兩句書不覺搖了主意往斜刺裏一跑逃出佛殿避入廂房之內衆人見了也俱直奔廂房中來他見一壁廂有乘樓梯真是急不擇路不想樓上是衆尼的臥房三脚兩步直闖上去樓中棲禪閣禪房少尼因前天香孫說他壞話脚恨骨今日闖入我們女尼房內不知他什麼意思小尼們放過不踏進房門極聲喊道樓下施主們快快上來浦老爺青天白日闖入我們女尼房內不知他什麼意思小尼們放過不這一聲喊香孫恍如兜頭一個霹靂把他驚醒始悔不該莽撞誤闖芸房但此時有口難分不暇向二尼辯白祇得回轉身又奔下樓去方剛跑北平已與衆人把樓梯攔住不許他走耽之却也難在衆人之中提起了劈竹喉嚨高誦論語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把個香孫又氣又急進退兩難懣懣寂寂光却在樓下帶哭帶喊說香孫的蠻橫不圖百忙中何其正不知何處去了共在那裏找他瞥見其正滿頭是汗已同了一個警察進來他在衆人喝打香孫的時候因恐鬧成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大悶暗想此事非報知警局不可故此出外飛尋箇警找到一個同着便來不防香孫忽在樓上心下大疑動問衆人始知就裏暗笑香孫這一件事愈鬧愈拙如今沒有別的祇好叫警察帶至局中起訴且等警員怎樣發落因把衆人約住由警察上去押同香孫下樓連舒耽之並各工匠一齊往局中而去職淨是個當家樓禪願禪欲思誣咬香孫自然也要到局方剛和鮑北平顯做見證何其正是報案之人少不得也俱要去其餘閒雜人等一概各散懺寂懺光叫老佛婆把山門關閉所有毀壞佛像暫且由他恐防局員要來勘驗這一鬧鬧得上海地面各處皆知消息傳入梅子青耳中老師到堂辯護警員見此案鬧得大了不便判決略訊一堂送縣辦理官秉公定斷第一堂要嚴辦香孫與舒耽之不該大着驚慌忙親到警局探問局員尙未審訊子青賣個新董事的面子把香孫與耽之保出祇將工匠暫押一面商請律借與學爲名謀吞廢產幸虧律師再三辯駁沒有斷結第二堂子青竭力說了一個人情律師又搜到了些樓禪願禪不守清規的證據說那天香孫上樓正爲調查此事稟請將庵查封縣官兩面光鮮判香孫罰了一百洋錢舒耽之罰了五十撥充學費藉平何其正鮑北平方剛及地方衆人之氣各工匠姑念無知當堂斥釋島雲庵女尼既然有玷佛門證據確鑿應即驅逐樓禪願禪發勒令還俗懺懺光另投別寺焚修所有該庵房產或一併充公或另易任持候飭地方公正紳董核議辦理以順輿情就此案這一下了律師尋了許多律費苦了懺淨懺寂懺光弄得將庵產割盡副絕剝光害了樓禪願禪真是悽然慘忙壞了梅子青求官長托律師費了多少手續迂壞了舒耽之教員不會做到五十洋錢罰款枉送了教村塾的一節束修罵吃了一場下風官司結了懺淨等許多冤家花去了律費訟費工匠費不成功反受了鮑北平方剛何其正等一場羞辱吃了一場下風官司結了懺淨等許多冤家花去了律費訟費工匠費等許多的錢自己手頭沒有祇好去懇求富氏受盡他熱諷冷嘲故而從此杜門不出足足兩月有餘一來無面見人二則這下子把名譽攪壞將來再難在地方上耀武揚威與人家爭權奪利心中好不昏悶一日晨起朔風怒吼大雪紛飄

卷四 第十七回 豐土偶鄉紳受侮 香火榮德婦生 一三

滴水成冰。天氣甚是奇冷。富氏因房內沒裝火爐。與香孫絮聒。忽風雪中有人送進一封信來。拆開觀看。乃是一張喪條。戚祖詒家的仇氏。少奶奶昨天死了。於今天成時。入殮。想祖詒去年老太太喪事。會請講題。主自己贊禮。舉殯的那日。更騎了一次對馬。後來有四十塊洋錢。代儀送來。甚是闊氣。這回一定又要排場。那入殮不可不送。因把喪條放下。穿了一雙雨靴。拿了一頂洋傘。冒着風雪。出了門。滿意此一去。彷彿做買賣一般的。下個定錢。將來要請贊禮。對馬不必去另請別人。誰知祖詒與少奶奶平日夫婦間。本不甚睦。這回少奶奶又死得。出人意外。祖詒非常懊喪。以致喪儀一切。竟與老太太大不相同。殊非香孫意料所及。內中原因。復雜著書的。應詳細表叙。一回看書的。看過後。莫說是寓言。九須知社會上儘多此種事情。所以家庭和好第一。莫要像祖詒好好一分人家。弄到個漸漸磨人。亡家破後。悔無及。祇因祖詒自娶了那蕙春。與仇氏反對。不很歸家。後來又娶了醉月樓。與蕙春兩下拆開。仇氏一些不曉。祇道祖詒不返。定在蕙春那邊。因他自從把鐵箱中所有家產。一齊取出。家中絕無餘蓄。仇氏一個女流。怎樣度日。祇得把自己的釵環首飾。叫陳實拿出去變賣。使用小陳。要替祖詒裝煙。早已不別而行。到提籃橋新宅去了。張媽因開銷不住。祇好辭歇。小丫頭阿喜。是花錢買了來的。無處退回。况且房中無人作伴。祇能留下。陳實見少奶奶這樣。過活萬不是事。幾次到昌壽里。尋找祖詒。勸他一個月回家。數次有時見不到人。反受蕙春與邢少太太呵斥。說夫妻不睦的事。用不着底下人費心。有時見到了他。也說不到三言兩語。祖詒一定便要叫他回去。說好好的看守門戶。且等少奶奶死了。我再回來。陳實無可如何。祇得吞聲忍氣。而返。看看少奶奶的衣飾。漸漸變化完了。要動到老太太傳下來的家用器皿。陳實想戚家乃是官門。怎犯着丟臉。到這個地步。况且此種動用家具。置辦時。花梨紅木。價值甚昂。買掉他的。能值幾何。眼見得不到一年。載便要弄到個寸草無存。那時怎樣過去。因此有一天。又到昌壽里去。一定要見祖詒。誰知蕙春冷冷的答道。你家人久不來了。這裏不是那家。不是戚家。你要尋找主人。可到戚家去尋。以後休要再來。陳實聽說話。詫異忙問主人。因甚

不來惹春道對你說這裏不是戚家你要多問怎的陳實驚道他當真不在這裏城裏頭又好久沒有回家却到那裏去
 了惹春道你惶恐是戚家的老僕不知道主人下落的反來問我陳實道我家主人自從入贅到這裏以後惹春聽了把雙
 眉一豎道誰曾入贅過你家主人真在那裏做夢念你有了一些年紀快與我趕緊出去若再胡言亂語休怪我叫巡捕
 進來驅逐這裏輪不到你聽陳實說愈是不對與他辯白祇氣得手足如冰勉強退了出來但想惹春明明
 嫁過主人從前來此問信雖有些冷言冷語究竟不會說沒嫁過他今天說話裏頭怎忽然大變起來內中自然必有緣故
 何况主人不在此地究在那裏惹春焉有不知可恨他直說別的天說話裏頭怎忽然大變起來內中自然必有緣故
 個明白再作道理因在弄口找了所老虎灶泡了碗茶呆候着少頃果見車夫阿福拿了一隻洋鐵提桶前來泡水平陳
 實大喜急忙起身招呼請他進內吃茶阿福回說阿金妹叫我泡永燒飯要緊沒有工夫陳實笑道這時候已兩點鐘了
 怎還沒有燒飯阿福道我們家裏的飯一點鐘兩點鐘向沒一定大小姐起身早些飯便早了起得遲自然飯也遲些陳
 實道可是我少爺昨天在外頭歸得晚了所以今天大小姐起得很遲阿福格支笑道老伯伯你說什麼你家少爺已
 娶了醉月樓住在提籃橋相近與我家大小姐翻了面孔不來久虧你還沒有知道方纔尙好大小姐找了一人陳實聞祖
 語又娶了什麼醉月樓急問阿福此話可真阿福說誰來哄你陳實尙要再問別話阿福已泡好了水說了一句再會匆
 匆而去陳實見已訪出實情暗想這件事何不如此如此德惠仇氏請主人歸家倒是個絕好機會因即付過茶鈔飛奔
 入城覓了仇氏把上項事細述一遍又說醉月樓諒必是個妓女少爺娶他一定作妾不比那惹春自命良家不肯低頭
 伏小中國的習慣不好有錢人每喜娶妾不怕家庭不和但既事已如此祇要把妻妾的名分正了以外也不妨將就過
 去少爺久不回家少奶奶氣他的是停妻再娶故而聞問不通如今惹春既已走開祇在外間娶了個妾應請少奶奶看
 破些兒親到提籃橋去請他回家從前一切事情千萬無須提起祇說刻下因家內乏人房屋又俱空着請他們一同回

來○度○日○少○爺○倘○見○你○紆○尊○降○貴○引○動○結○髮○之○情○允○了○最○妙○萬○一○不○允○或○是○醉○月○樓○不○願○搬○回○以○後○不○妨○把○老○家○散○掉○少○奶○奶○也○跟○着○少○爺○住○在○一○處○應○了○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一○句○俗○語○豈○不○很○好○請○少○奶○奶○三○思○仇○氏○聽○了○這○一○席○話○很○有○意○思○又○想○眼○中○釘○本○是○蕙○春○如○今○既○已○拔○去○醉○月○樓○祇○要○甘○居○妾○媵○何○必○與○他○吃○什○麼○醋○况○且○家○中○典○寶○漸○空○一○個○婦○道○人○家○沒○了○男○子○究○竟○支○持○不○住○因○向○陳○實○點○頭○答○道○難○為○你○老○人○家○這○樣○勸○我○豈○有○不○聽○之○理○但○我○與○少○爺○的○情○性○一○般○甚○是○兀○傲○你○知○道○的○此○去○我○雖○格○外○忍○耐○可○以○讓○他○幾○分○但○醉○月○樓○沒○有○見○過○不○知○他○性○度○如○何○大○凡○妓○女○出○身○的○人○十○個○中○有○九○個○潑○悍○莫○要○見○了○我○片○言○不○合○爭○吵○起○來○少○爺○又○壁○着○他○將○我○欺○侮○這○却○叫○我○怎○樣○受○得○必○須○預○先○防○着○他○們○陳○實○道○少○奶○奶○你○又○來○了○俗○語○說○世○界○上○沒○有○自○走○上○門○的○罪○犯○你○好○好○前○去○見○他○請○他○與○少○爺○一○同○回○家○任○憑○怎○樣○性○度○不○好○豈○能○在○你○面○上○發○作○少○爺○也○決○不○至○這○樣○無○理○請○你○儘○管○放○心○倘○然○真○有○什○麼○開○罪○之○事○容○老○奴○親○到○揚○州○求○請○舅○老○爺○出○場○與○少○爺○評○理○雖○然○少○奶○奶○平○日○與○他○不○甚○和○好○究○竟○是○一○母○所○生○遇○了○受○人○欺○侮○的○事○一○定○心○上○不○平○諒○能○求○助○得○來○仇○氏○搖○頭○道○休○提○起○舅○老○爺○他○若○早○肯○與○我○出○頭○也○不○至○有○今○日○了○此○話○你○不○必○再○說○倘○然○少○爺○講○理○醉○月○樓○機○不○來○和○我○作○對○最○妙○若○有○三○長○兩○短○我○願○把○這○苦○命○不○要○與○他○拼○了○也○好○你○可○快○快○訪○明○了○新○公○館○的○門○牌○號○數○明○天○我○與○阿○喜○同○去○就○是○陳○實○諾○諾○連○聲○當○下○重○坐○電○車○赴○北○打○探○知○道○住○在○提○籃○橋○下○塊○洋○房○裏○頭○甚○是○好○尋○回○去○告○知○仇○氏○次○日○仇○氏○一○早○起○身○梳○洗○好○了○叫○阿○喜○跟○着○同○行○陳○實○在○家○看○守○門○戶○祇○因○坐○電○車○道○路○不○熟○千○呼○萬○喚○到○了○兩○部○黃○包○車○出○城○而○去○路○上○行○了○好○一○刻○鐘○及○至○提○籃○橋○下○車○大○約○已○是○午○牌○時○分○仇○氏○暗○想○這○時○候○祖○諒○已○起○身○來○得○正○好○并○且○停○車○的○所○在○正○是○一○宅○高○大○洋○房○動○問○四○鄰○果○然○便○是○威○家○遂○與○阿○喜○叩○門○却○關○得○緊○緊○的○叩○了○半○天○無○人○答○應○仇○氏○有○些○心○焦○後○來○有○一○個○過○路○人○指○點○他○牆○上○有○個○門○鈴○祇○要○用○手○掀○動○便○立○刻○有○人○來○開○房○屋○進○深○斷○聽○不○見○仇○氏○謝○了○一○聲○舉○手○果○向○門○鈴○上○一○掀○不○移○時○有○個○小○大○姐○前○來○開○門○問○找○那○個○仇○氏○說○找○你○家○少○爺○那○小○大○姐○向○他○聽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了。一個火爐燒得煖騰騰的屋子內，鋪着駢地毯，與阿喜進內，見下層乃是個會客間，陳設的多是些外國桌椅，牆壁上幽香撲鼻，底下睡着一隻哈巴狗，吃得何等肥，耳并且屋中烘着火爐，却把自己的頭髮弄得一塌，有天窗之別，但看那一人，不如狗不覺眼，圍一紅竟要掉下淚來，忽聽外廂有脚步聲，走進兩個人來，前頭便是開門的，週飢寒交迫，真有些人的，左右的女妝束，妖艷，來的一瞧，道你是那個，好像沒有見過，仇氏見他舉動，慢慢說話，粗疏不覺氣往上衝，祇得竭力忍住，道我是城裏頭來的，彼此向是初見，怪不得你眼，生醉月樓將臉一沈，道城裏頭，我們沒有什麼親戚，祇恐是鬧錯了，可知道這裏姓仇，道這是我祖，說的是我家，少爺這人，仇氏此時再耐不住，也高聲道，什麼大奶奶，祖姑婆，我的時候，並沒說起，可不令人聽了，詫異，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仇氏此時再耐不住，也高聲道，他可以混，胃難道，夫妻也，能，够，混，麼，你，快，叫，祖，姑，婆，出來，我，有，話，說，醉，月，樓，伴，笑，道，要，叫，祖，姑，婆，出來，你們來，得，不，巧，偏偏不在家，林想見，到，面，兒，仇，氏，大，怒，道，人，家，夫，婦，間，要，講，幾，句，話，你，怎，把，他，攆，起，來，醉，月，樓，道，祖，姑，婆，既然，是，你，丈夫，因何不在你自已家中，却來，問，我，要，人，真是，笑，話，我，和，你，面，不，相，識，勸，你，早，些，出，去，莫，要，在，這，裏，討，甚，沒，趣，仇，氏，聽了，這，種說話，祇氣得手，足，如，冰，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的，很，是，難，看，眼，中，撲，簌，簌，掉，下，淚，來，那，喉，間，却，被，一，口，冷，氣，逼，住，再，也，說，不出一句言語，醉月樓見了他這副形，色，豈，有，不，知，是，氣，極，所，致，恐，防，發，厥，鬧，出，禍，來，必，須，打，發，他，趕，速，出，門，休，再，多，說，因回轉身，往內便走，對那小大姐說，可叫這兩個，人，快，快，出，去，把，會，客，間，鎖，了，起，來，免，得，少，爺，知，道，發，惱，小，大，姐，聽了，主人

的○話○便○來○催○促○仇○氏○快○走○等○着○鎖○門○仇○氏○本○想○大○鬧○一○場○一○來○孤○掌○難○鳴○二○則○哭○得○已○如○淚○人○一○般○大○凡○悲○極○的○人○反○而○發○不○出○火○故○此○不○因○不○由○竟○與○阿○喜○立○起○身○來○往○外○便○走○小○大○姐○當○真○把○會○客○間○鎖○好○又○眼○看○着○二○人○出○門○刮○的○一○聲○門○上○了○外○國○門○兒○始○回○身○往○內○而○去○仇○氏○由○阿○喜○扶○着○一○路○拭○淚○一○路○緩○步○前○行○引○動○了○許○多○閒○看○的○人○俱○來○訊○問○何○事○仇○氏○想○說○也○無○益○且○在○馬○路○上○甚○不○好○看○因○急○掩○住○了○臉○叫○阿○喜○快○喚○車○子○飛○奔○回○家○陳○實○開○門○迎○入○看○仇○氏○氣○色○不○對○眼○睛○已○哭○得○紅○腫○不○堪○不○覺○心○下○大○驚○忙○問○可○會○見○到○少○爺○事○情○怎○樣○仇○氏○祇○顯○上○樓○口○也○沒○開○一○句○陳○實○不○便○跟○上○樓○去○祇○把○阿○喜○叫○住○問○他○一○個○底○細○阿○喜○把○如○何○遇○見○醉○月○樓○如○何○醉○月○樓○不○合○祖○詒○見○面○的○話○詳○細○述○了○一○遍○聽○得○陳○實○指○指○戳○戳○接○連○說○了○十○幾○句○豈○有○此○理○仇○氏○上○樓○後○倒○在○床○上○便○睡○放○聲○大○哭○不○止○阿○喜○與○陳○實○講○完○了○話○登○樓○相○勸○祇○是○不○聽○後○來○忽○叫○阿○喜○下○樓○泡○茶○及○至○泡○好○了○送○上○樓○去○祇○見○樓○板○上○許○多○火○柴○梗○子○拋○了○一○地○枕○邊○一○隻○火○柴○匣○子○那○火○柴○却○一○根○沒○有○阿○喜○認○做○乃○是○打○翻○痰○盆○收○拾○開○去○忽○見○仇○氏○雙○肩○緊○蹙○兩○手○亂○顫○額○上○冷○汗○如○雨○口○中○連○呼○快○喚○陳○實○上○來○我○有○要○緊○說○話○要○交○代○他○阿○喜○不○知○何○故○嚇○得○在○樓○窗○口○穩○聲○喊○叫○陳○實○老○伯○伯○快○快○上○來○少○奶○奶○不○好○了○恐○是○急○痧○正○是○

莫道世人誰不死

可憐怨婦忽輕生

要知仇氏性命如何喚陳實上樓有何話說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醉月樓脂粉送喪

衛日橋煙霞結契

話說成少奶奶自提燈橋找尋祖詒不遇回家一場大哭叫小丫頭阿喜下樓泡茶及至泡好送上樓去見他神色驟變分付快喚陳實上樓有話交代阿喜疑是急痧嚇得在樓牕口極聲叫喊下邊陳實聽了不知爲了何事顧不得主僕嫌

疑疾忙三脚兩步飛奔上樓。祇見仇氏面如素氣，若游絲倒臥床中。兩眼直視，手祇在胸前亂抓，好似有說不出的耐。不來的難過，陳實大驚，叫了聲少奶奶，問他心中怎樣。仇氏聽有人說話，勉強把眼睛移動，向着陳實一瞧，帶哭帶帶的。說道：「陳實，你是感家兩代老僕，平日忠心，事主很是難得。今天我若要囑付你幾句話，必須替我辦到我死九原也。也得瞑目。」陳實聽了，慘然不覺也含着兩眶熱淚，答道：「少奶奶，您忽然得的是何病症，必須延醫調治，要緊有甚說話，分付且請停回。」再講，林要這樣悲苦，仇氏連連搖首道：「苦命人，自願一死，要請醫生何用？此時趁我尚有口氣，可以說話，停刻咽喉氣絕，祇恐要說已不及了。」陳實益發着驚，道：「少奶奶，難道又看老太太的樣，歷多少爺目前，雖不念夫妻情，了不願家事，久後終有回心之日，須以耐守為是。」少奶奶果有三長兩短，反讓了醉月樓這個敗貨不成，既是服毒自盡，服的是什麼毒物，可請快快說明，以便立刻求醫救治。口說着話，心中暗想：上次夫婦口角吞的是金戒指，如今金銀首飾早已典賣一空，祖詒久未回家，又沒有什麼鴉片煙與煙灰等致命之物，真是奇怪。仇氏却繃着眉頭，答道：「請醫這一句話，休再提起，我說話時，光我要囑付你的，乃是少爺說了此句口內，不知何物，絕沒解救的法兒。眼睜着他舉手，祇向胸前，擊陳實，明知是毒物，發作時候，越遲，毒性越猛，所致但恨，不知何物，絕沒解救的法兒。眼睜着他舉手，祇向胸前，鏃石人也應淚下，仇氏槌了回胸，似乎稍覺好些，重復睡下。陳實叫阿喜到床上，替他阿喜也眼泡都哭得紅了，仇氏略定安神。此時，回光反照，精氣頓復，又對陳實道：「我要囑付你的，乃是少爺自到上海，結識了一班狎友，竟把性質變壞，老太太管教不住，被他氣得服毒而亡。是你親眼見的，此刻我自悔當初，祇與他每日在家中，生氣絕沒和顏悅色，勸化着他，致與他夫婦之間，情好越疏，憎嫌越甚。後把他竟激出外去，永永不回。雖由少爺太覺沒情，我自己也失於婦道。今天方纔想透，可憐後悔已遲。那蕙春醉月樓往日與我無讎，這從少爺身上而起，做了一個女子，那一個不願守着丈夫，不許有人分他恩愛，所以我也不能怪他們。不過我看少爺錯了眼，光蕙春要得未久，已經兩下拆開，醉月樓今日與他。」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見過一次才發非常祇恐他日後也無結果戚家祇你少爺單傳一脈恨我並未生育難延感氏宗祧故此我死之後你
 可把我這一番話訴知少爺叫他回來將我收殮以後他母已死了妻也死了但願他時想到是怎樣死的及早回頭
 另娶一個賢淑妻房生兒育女繼續戚家後代那便是我今日諄囑你的本旨至於少爺聽與不聽不過我盡我心你盡
 你心罷了但我還有句話我死之後無論那一位舅老爺前千萬休提服毒二字一恐他們恥笑二恐與少爺為難鬧出
 什麼涉訟相驗的事來既使我露骨拋屍又要感家耗費資財我無面目見戚氏祖先於地如下如話已說完你與我一
 一記下將來細交代大少爺能陳實聽他言言悲切字字淒涼且開頭深自怨悔的這幾句話正合了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與平時性情不同要與祖姑另行續娶恐醉月樓沒有結果與死後舅老爺前勿言服毒的話真是洞明世事因此
 聽一句答應一句歎息一句及至聽完在床前躬身含淚對道這幾句話老奴已一一記下少奶奶請安了心罷仇氏此
 時喘了十幾口氣伏在枕上不發一言陳實正想抽這口氣起北去請祖姑回來順便到紅十字會邀個西醫管他吃的
 是怎毒物或吐或瀉救他一救又因自己去了祇有阿喜在房攪丫頭懂得什麼怎麼脫得來身故此祇在床前呆呆站
 着一點想不出甚主意忽見仇氏伸手向喉間亂按口呼阿喜要茶却已聲音低啞舌尖也含混不清陳實估量着照此
 景象祇恐不測深夜便不堪設想因見天已薄暮向阿喜索取火柴想點洋燈阿喜說一匣火柴方纔不知如何倒翻
 在地此刻俱掃在壁間陳實怪他不應踏踏東西不拾起來阿喜道火柴上的紅頭想是受過了潮一根沒有拾起來有
 何用處陳實不信急向壁間拾到幾根子細一看果然所有紅頭俱已根根剝去這纔恍然大悟少奶奶服的是必是此物
 耳聞紅頭火柴內有磷質毒性最烈有藥房裏頭的松節油或可解救却叫那個去買不覺連連頓足將火柴硬
 撒在一旁下樓去取上一個火柴來正想點好了燈勉強出外買松節油忽聞阿喜狂叫少奶奶你怎樣見仇氏一陣的
 手足亂搖兩眼直插顛門喉間呃的一聲竟向九泉找老太太訴苦而去警夢癡仙著書至此有七絕一首勸世界上遇

人不淑的婦女。凡是丈夫有了外遇，祇宜婉曲規勸。望他回心，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激成怨偶。臨了兒短見身亡，始非咎由自取道。

折適非天劇可愁。不如耐着心兒勸。

反顏抵抗易成仇。尸諫空嗟命已休。

仇氏既死，陳實見他死得可悲，淚流滿面，急忙點好洋燈，叫阿喜下床，快把枕頭抽去。阿喜看了少奶奶臨死時那模樣，狀嚇做一堆，雙足料戰在床上，再也扒不下來。陳實祇好扶了一扶，將他扶下，幫同把枕頭抽掉。阿喜哭着說道：「少奶奶真是可憐死了，連銕都沒有陳實道人死，焚燒，原是那迷信的事，有也罷，沒有也罷。如今你好好陪着少奶奶在生的時候，何等歡喜着，你此時放大了膽，不可害怕。我要往北去報告少爺，好使他馬上回來料理喪事。阿喜含淚答應。陳實遂忍着悲慘，奔到提籃橋去求見祖話。這回祖話真出外去了，連醉月樓也在外，離和未回家中，祇有小大姐與一個粗做老媽子守門，因早間仇氏一鬧，醉月樓關照以後，凡是戚家的人，須先告明了，然後放他進來。不許亂開，況且陳實是個男子，又在黑夜之間，如何容他入內。陳實因祇得在門外候着，心中好不焦急。直候到一點多鐘，祖話先回，陳實迎上去，把仇氏服毒身死的話告知祖話。這一驚也非同小可，因怕仇氏母家有人，雖然骨肉，問不甚要好，且又遠在揚州，但上海尚有個堂房叔子名喚博明，平日不時來往，莫要知道了這個消息，鬧出事來，很是不要好。祖話得目瞪口呆，一時間茫茫無主，見陳實見他呆呆不語，催着道：「少爺從前說除非少奶奶死了，來報個信方可回家。如今真已應了這一句話，因何不趕緊回去可憐家中，此刻祇有阿喜一人，再不去，豈不把他的急死祖話被這一催，始急出一句話來。這道家中既祇阿喜一人，你可趕緊先自回去，我等少奶奶回來交代他幾句話，自然也立刻便來。陳實故意託為少奶奶死了，纔要請少爺回家，怎麼少爺要等少奶奶回來，祖話自知失口，被陳實捉了一個別字，忙轉口道：「我說昏了，我要

等此間的新少奶奶回來與他說話他明日必得要回家送喪陳實冷冷的道此間的姨奶奶呼他新少奶奶麼幸虧少爺今天交代不然祇恐老奴不定要呼錯豈不是得罪了人祖詒因他說話慚慚防再說出什麼別的話來當着小丫頭定有口舌困在身畔摸出十塊洋錢鈔票交與陳實叫他先去買些紙錠及應用之物打發他走陳實接了道少奶奶如今有錢用了到底少爺還念着結髮之情他本來自己尋什麼死不死了這十塊錢豈不有十數天可以過度如今老奴違命先買銀錠燒去少爺必須即刻便回小陳小兄弟也叫他今夜回來他究竟也吃過主母數年的飯今天主母死了該去辦些事情盡盡心意祖詒道那個自然停刻他跟我一同回來不必多說陳實始回轉身快快而去祖詒定了定心想起當初老太太的喪事多虧懷策幫忙此人足智多謀這回也一定少不得他有了他便好商議諸事遂分付馬夫快配馬車接蕭太太少爺趕快來說有要事商量馬夫答應自去不多時懷策請到醉月樓也已回來祖詒把仇氏身故的話擇要告知醉月樓大諸道可就是今天早上來的什麼大奶奶怎得會死懷策聞他早上尚還到此急問祖詒嫂夫人得的何病故世得這樣好快莫非又是什麼不測之事祖詒低低把服毒自盡的話約略述了一遍懷策道如此說來尊嫂合當橫死所以以上回吞金遇救這一次萬逃不過乃是他的命該如此你也要懊惱又指着醉月樓道况且新嫂子的才既好度量又寬將來掌理家務一切一定要比已故的尊嫂高出幾倍真是你的福分醉月樓微笑道好一個什麼大少奶奶他今天早上到這裏的時候一面孔要叫祖詒回去如今活不耐煩忽然自己死了想來真是好笑懷策道這是他自作自受却也也是祖詒的出頭日子到了這種人早死一天早能够厭累一天如今開話少講且問請我到來可是要商辦喪事還是另有什麼別的事情祖詒道喪事自然要費你大力替我料理一切但仇氏尚有母家在揚你知不知道上海有一個堂房叔子乃是前歲遷來此刻應怎樣發喪可保得太平無事懷策道上次老太太的事情報告娘家不是說急病麼因他們遠在直隸送喪時不及到滬後來一點沒有說話這回可抄一篇老文章仍說乃是急病

續上海繁華二集

却須發兩個電報到揚第一說他急病危險此刻便該發去第二說救治無效已經身死可於明天早上再發我一
 向聞你說起尊嫂手足間不甚要好諒來未必立刻到滬即便立刻便來揚州離滬雖近沒有火車祇有輪船可坐須費
 兩日工夫那時屍已入殮怕他做甚况且有了這兩個電報在先他們更說不出甚話來至於上海那個叔子平時既有
 往來恐他必來送殮須預備下一紙藥方並時疫藥水等空瓶與他瞧看他如子細盤詰可請幾個能言舌辯些的戚友
 對付但死屍却須收拾乾淨不要露出毒痕跡最是要緊陳實這老頭兒恐他口齒不緊停刻要戒他他不許走漏消
 息小丫頭阿喜也須子細叮囑有人問他少奶奶怎樣死的祇說是忽然間起的霍亂吐瀉死時祇喊肚疼那就一無破
 綻可以保得你無事了祖詒繡眉道阿喜這小丫頭叮囑了他不敢亂說陳實每倚老賣老這人很是可惡懷策道既
 然陳實可惡明天可把出差的事情派他或是叫他去買物或是叫他去值房中飯菜一切使他沒有與人家講話的時
 候這就不妨事了至於入殮之後由他怎樣說去不見得有人聽信了他控告到官開棺相驗自己先要具一張如係誣
 控願甘反坐的切結祖詒贊成道如此甚好但那一張藥方可請那個醫生開去懷策想了想道醫生那裏肯開且也
 不便告訴他情節我有一個好友姓衛名喚且橋此人略知醫理會拜名醫翁朗忠為師這藥方不妨請他開去并且此
 人很要朋友談風也是一等明天我還可以邀他到府預備有人問起死者病源他可當場答對祖詒道衛且橋歷他的
 名字好像很熟懷策道這人便是娶柳飛飛的當初蕙春與飛飛要好故此相識且橋或者在你跟前曾經提起也未可
 知祖詒道一些不錯他還有個兄弟不是叫玠如麼有一天因飛飛要找我蕙春一同到我處來過我因正在吸煙不曾招
 呼他們懷策連稱正是祖詒道姓衛的雖與蕙春認識與我向沒交情這事你瞧求得麼懷策道此事交托在我身上
 包你明天辦到將來你煩了他過意不去送分禮兒是了送銀錢恐他不收祖詒大喜道將來一准送分禮兒請你辦去
 懷策道衆戚友處明兒俱要去報喪麼祖詒道這事我不願意辦不比老太太那回要來賓越多越好你瞧酌減幾個

可與懷策道這要你自己拿主意不過凡是平日要好親友又是有些面子的不可不幫好等他們俱來送喪壯些聲勢仇家倘然有人發作并可幫你說話祖道你的主見總不會錯諸事托你作主遂當場議定了候譜壽王柏臺浦香孫梅子青等這幾個人一定要報外不妨隨便懷策又問明兒的喪儀怎樣祖道喪儀儘從簡便老實說這種婦女的面子我很不願拿出錢去祖道棺木一定不能減省須用楠木最好免得仇家有怎說話恰巧我有個朋友新近有副獨幅香楠板片尺寸甚大祇要一千多兩銀子很是便宜可要辦來叫木匠連夜趕做祖道沈吟道棺木果然不便太壞就辦了楠木的也罷不過便宜了這死鬼懷策道大殮後幾時出殯可也停在樓幽公所祖道道既然沒甚排場我入殮後馬上出殯停柩自然仍是公所與老太太停在一處祖道道既然就要出殯可要請幾位送殯的女客祖道向醉月樓一指道有他送了別的女賓這回可以無須另請醉月樓聞言詫道我配送他的殯麼祇恐他這一世還沒有人說況且我最怕死人生死的更是可怕一定不去祖道道並不是要你送喪祇因死鬼昨天會到過此地往後一定有人說起你如不去送他顯見生前有甚意見旁人說你氣量不大你想是也不是醉月樓尚未回言懷策也勸他道這喪你應得去送祖道說得不錯若說你心上不願祖道辦這喪事你聽他何嘗願意不過掩掩世人耳目罷了醉月樓仍不答應道送喪必須叩頭我的頭這樣好賤與他叩去祖道道不叩頭不妨由你那個叩你去叩祇要等棺材扛出了門你在後邊坐乘轎子旁人看見有這個人那就算了到了公所之後你可不必出轎一徑早來醉月樓始勉強允許懷策見時已不早祖道尚要進城起身告別祖道仍叫馬車送回醉月樓替祖道裝煙吸足了癮又叫小陳打了十幾個煙泡藏在身邊這纔一步懶一步的出門與小陳一同入城東方已將次發白阿喜磕睡得鼾聲大作祇有陳實一人守着床前一隻破缸裏頭燒了許多錢灰祖道進房向床上一看見仇氏雙眸不閉兩頰發青口鼻間隱隱似有血漢流出那形狀好不怕人加之倍大一個臥房祇點着一盞小火油燈越覺得鬼氣撲人令人毛髮直豎祖道打了一個寒凜回轉

身急欲向外却被陳實阻住道少爺與少奶奶乃是花燭夫妻少奶奶雖然已死有甚害怕陳實今天有幾句話乃少奶奶臨終時囑轉述請少爺坐了好許遂在床前端了一張交椅請祖爺坐定把仇氏所有遺囑從頭至尾述了一遍難爲他一字不遺且說得聲淚俱下祖爺聽了祇有交代陳實在舅老爺面前莫說服毒的話心下甚覺一寬其餘俱似風吹馬耳任憑你講得怎樣悲痛毫不在心至於另娶一房似覺與薛月樓說不過去更不爲然這是戚家上代做官已把兒孫做盡做絕萬難再續宗祧之故陳實這一席話直說到天色大明祖爺再坐不住假作小遺溜下樓去陳實把阿喜喚醒自己也跟着下樓間此刻天色已明可要出外發喪不知今天可能入殮祖爺道諸事我已托了蕭大少爺且等他來再說陳實聽托的又是懷策暗賠了口氣無奈主命難回祇好仍舊上樓掉換阿喜下來與小陳燒茶煮粥直至午飯將近懷策始到隨後有四五個人扛到一副又狹又小的凶名楠木壽板方作匠也已來了遂在大廳上製合起來懷策七歪八欠寫了幾張喪條叫陳實各家報去因棺木趕不及祇好三朝大殮發出喪條之後問祖爺衣衾等物可曾預備祖爺道這些事我都辦不來他祇好一概煩你懷策問此刻可有洋錢祖爺道幾十塊錢身旁現有多了必須往北去取懷策笑道幾十塊錢甚用處此刻本來沒事要回去儘好回去并且今兒晚上也不必再來我已叫了五個和尚看誦夜經你儘好在家養息明兒與新嫂子一同進城祖爺聽了如得大赦問懷策幾時赴北懷策道要去自然同去我取了錢還要替你辦事祖爺遂叫小陳喚好車子一同往北交代了懷策三百塊錢懷策尙嫌不尙說仇家有人送殮衣衾等不能搭藥必得多花些錢祖爺道你拿三百塊先請辦去再要明天給你家中此刻沒有且等停回說法懷策道若少一二百塊我不妨替你暫墊明後天有了還我那副楠木壽板足足已是一千塊錢明天一定來取不能不給必得趕緊想法祖爺道可不是歷明天尙有這一大筆錢要算我晦氣懷策道停回你到那裏想法可能拿得穩歷祖爺道無非在這死鬼身上結交他所房屋停刻想到錢莊上去抵押懷策道這房產尙是租界內的我有現成主顧可

以趕辦得來免得你出外費心祖道說既然你有銀主再好沒有這屋子正是租界裏頭我拿道契你瞧說畢在鐵箱內取出套英租界山路房屋契據交與懷策道你瞧可值多少銀子懷策接來一看大約足值一萬左右隨口答道若是買掉七八千定有人要倘做押款至多五六千兩光景祖道還是半年最妙待我立刻與你說去晚上便有回音祖道道日期祖道說一年可好懷策道一年太長銀主一定不喜還是半年便來說事已辦妥押了五千兩銀子六個月期明天要馬上辦得到就是半年也好懷策點頭拿了契據出門而去少頃便來說事已辦妥押了五千兩銀子六個月期明天一早立據交銀祖道大喜說早起很不妨便今夜可把契約寫了簽好了字明兒請你代表收銀懷策應允當下祖道當真把押據寫好簽過了字交與懷策拿去一到次日祖道尚未起身懷策已將銀子送到多是鈔票提了一千兩作為給付壽板及喪費不足之用尙餘四千交代祖道說些進城祖道說醉月樓尙沒梳頭怎好便去懷策道既然如此我先代與醉月樓鎖入鐵箱懷策見天已近午催祖道快些進城祖道說醉月樓尙沒梳頭怎好便去懷策道既然如此我先代你去料理一切但道士選的入殮時辰乃是未時必得趕緊些兒纔好於是別了祖道先自入城但見關照的各色人等俱已來了棺木也早已合好衣莊店趕做的衣衾等物俱已送來等着算錢送殮的王柏臺浦香孫等也多來了懷策又要調遣用人又要結算帳目又要招呼賓客這一忙幾乎忙得個分身不來好笑揚州口音正是仇氏的堂叔仇博明一進門便找祖道說話並問揚州仇淡如處可會先有電報懷策心下着驚暗想仇家已有人來祖道如何尙沒有到祇得向博明敷衍並央且橋相陪更把陳實立時差往樓幽公所叫他收拾停柩地方博明與且橋談了回話正要上樓去看仇氏尸身恰好祖道與醉月樓已到醉月樓滿頭珠翠打扮得嬌豔非凡面上的粉拍得白裏泛出紅來嘴唇上的胭脂點得鮮明如血珀一般身上披着一件雪妃色花緞灰鼠一襲圓一進門由娘姨脫去露出白灰色花緞狐皮襖子的

白。灰。色。花。縐。襪。子。裙。都。不。束。孃。孃。娉。婷。與。祖。詒。上。樓。而。去。衆。人。見。了。個。個。詫。異。博。明。估。量。他。必。是。祖。詒。新。娶。的。小。老。婆。暗。搖。了。搖。頭。默。然。不。語。少。頃。祖。詒。下。樓。博。明。盤。問。他。仇。氏。病。狀。祖。詒。咬。定。霍。亂。且。橋。在。旁。插。口。說。會。請。他。開。方。施。治。奈。病。勢。過。速。已。經。不。及。博。明。索。看。藥。方。祖。詒。沒。有。取。得。暗。吃。一。驚。回。說。忙。中。不。知。存。放。何。處。懷。策。聽。見。在。曠。桌。抽。斗。內。取。出。來。道。這。張。可。是。博。明。接。來。一。看。依。舊。交。還。懷。策。不。復。再。言。懷。策。見。日。已。過。午。分。付。開。飯。衆。賓。客。有。用。了。來。的。有。不。會。用。的。胡。亂。坐。了。兩。桌。飯。畢。後。時。辰。已。到。土。作。把。死。屍。的。衣。服。穿。好。戴。下。樓。來。博。明。見。他。口。眼。不。閉。面。色。發。青。狠。有。些。疑。惑。要。想。再。問。祖。詒。這。時。候。衆。人。吹。打。聲。僧。道。啤。經。聲。站。堂。鳴。鑼。吶。喊。軍。樂。隊。喇。叭。金。鼓。聲。夾。着。阿。喜。等。婦。女。的。號。哭。聲。喧。成。一。片。再。也。不。便。說。話。祖。詒。站。在。一。旁。神。色。異。常。沮。喪。也。不。知。他。是。悲。是。惱。是。恨。是。驚。那。土。作。的。手。脚。甚。是。迅。速。不。消。片。刻。工。夫。已。經。料。理。定。妥。將。屍。擡。入。棺。中。木。工。蓋。好。了。天。花。板。正。要。釘。蓋。忽。然。祖。詒。涕。泗。交。流。在。人。叢。中。噉。了。兩。不。好。雙。足。抖。戰。幾。乎。跌。下。地。去。幸。虧。且。橋。站。在。夾。肩。甚。是。眼。快。急。忙。將。他。扶。住。香。孫。等。認。是。急。痧。慌。問。可。有。痧。藥。且。橋。把。祖。詒。面。色。一。看。叫。衆。人。莫。慌。在。身。邊。摸。出。一。隻。匣。子。取。一。件。東。西。出。來。正。是。

含怨可憐人乍死

離形又訝鬼爲鄰

不知祖詒得的何病。衛且橋將匣子內什麼東西救他。快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假知己引出真知己

得便宜不料失便宜

話說戚家辦理喪事。戚少奶奶正當入殮之時。祖詒忽連呼不好。面色慘變。幾乎跌下地去。幸虧衛且橋扶住。衆人疑是急痧。且橋看他一定不是。叫衆人莫慌。原來祖詒這人年紀雖祇二十多歲。那身子被酒色淘虛。比了五六十歲的人。更是不濟。前晚戚少奶奶死了一夜沒睡。這天早上又被懷策送押款銀子到家。喚醒精神已甚疲乏。後來要緊與醉月樓。

進城少吸了煙此時煙癮大發煙泡在小陳身邊小陳正在帳房內當差一時喚他不到以致有此現狀且橋也是吸煙的人看得真切急在身邊一隻牛角小煙匣內取出兩個泡來送入祖話口中祖話如獲至寶咽了下去惟兩足酸軟無力萬立不穩祇得用手在且橋的肩上一搭拚命攆住且橋骨着急喚當差的端了一把交椅請祖話坐下又抖倒了。杯熱茶伏伺他慢慢喝完祇要煙力一到便覺神氣復原且橋是個新交見他這樣識趣真是感激萬分當謝了。謝且橋叫他靜坐養神不可勞動保重身子要緊眾人始知祖話乃是脫癮並非急痧博明見了暗歎好端端一個青年怎弄到這種地步真覺又是可惱又是可哀孝堂中却早驚動了醉月樓搶步出來大罵死鬼害人不要還是祖話顯些面子連連把手亂搖回說沒有什麼叫他仍到孝堂內去醉月樓並沒聽他祇雜在人叢之中胡鬧博明見了又歎感家有了這種婦人往後祖話恐有不好日倒不如仇氏早些死了還落一個好好收成不可算他沒福此時棺蓋已經釘好道士便來設召起靈外邊站堂及軍樂等排齊道子發引醉月樓不等棺材出門他先同着娘姨到大門外找尋轎子坐下祖話免不得將棺材陪送出門其餘戚友等人等見這一番的喪儀與老太太大不相同那個去送自然俱一哄而散蒲香孫巴望題主時請他依舊禮望了個空暗歎財運不好白白貼了一分弔禮兩輛來回的車錢還撞掉四個頭又做了。一折本生意仇博明雖然生在的時候尚算往來親密却也並不送到公所內去一來因是長輩二則瞧不起祖話為人故此棺木一出門他便灑淚回去內中祇有懷策他包辦着這頭喪事脫不得身并且還要等祖話回來請功。因把衛且橋留下作伴大家談說並七零八搭的寫了幾篇帳目算是報銷明知祖話那有心思看他不過沒有這。篤濟帳自己說不過去這一下暗暗自己一算押款上足足三千多塊壽板上四百塊錢衣裳上一筆謝禮看他方纔兩個。有三百多塊死了一個仇氏却又好懷策一人比老太辦喪時進帳愈大又想且橋還有一筆謝禮看他方纔兩個。煙泡心上甚是歡喜將來開他一百八十塊錢一定不以為多尚有幾十塊錢到手故而甚是得意且橋也知祖話是個。

冤桶這種人正好結識了他。轉些念頭，難得有此機會。幸蒙懷策介紹，真是求之不得。所以定要另外巴結，假與他結個至交。以後便好辦事。弄他的錢，免得女總會散了揚子。祇在家中坐吃祖貲，却那裏防他天光將近，薄暮送殮的俱已回來。懷策在帳房內開發各帳，且橋恰好陪伴祖貳。說今天真是辛苦極了。府上尙是初到，不知煙榻設在那裏，可要趕緊吸幾口煙待我來裝煙。泡身畔現有不必出外，再挑膏子祖貳聽了大喜道：吸煙很好，但我向來不甚回家，煙榻沒有預備。況且近來城裏頭煙禁森嚴，樓下萬萬不便，必須樓上方好煙具，却也現成。不過日久沒有用，他須叫小陳上樓收拾。且橋道：如此甚好。那一位是小陳管家，快些替少爺去收拾起來。小陳答應自去。俄請二人登樓。祖貳要叫小陳裝煙，說他有煙膏帶着。且橋道：煙膏不妨緩刻再吸。今天祇恐須等懷策結好了帳，一同出城。很遠有些時候，又問方纔吃的煙泡，不知煙味可好。祖貳道：囫圇吞的雖然辨不出他香味，但力量甚是濃厚。諒來定是好煙。且橋道：兄弟向來吸廣誠信的，雖比不得府上自燒，想還勉強吸得說罷。睡下炕去，一連裝了五個煙泡。祖貳請他自吸，并叫小陳下樓去關照懷策。等他算完了帳，也到樓上吸煙。且橋道：一些不錯。懷策他也吸幾口的。今天辛苦極了，必得多吸幾筒。祖貳道：懷策這個人他幫我辦了多少事情，真算得是個至友。且橋道：懷策少年老成，我也很佩服。他就是今天仇博明盤問的幾句說話，幸虧他預先防備，叫我開下藥方，不然祇恐一定有些口舌。祖貳道：此事雖是懷策預算得到，却也全仗大力。且橋連稱不敢祖貳又道：將來揚州仇舍親若到上海，還要費心。且橋道：這位令親的性情，比博明如何。祖貳道：此人名喚淡如，乃是死鬼的胞兄。爲人向來不願多事，與死鬼兄妹間不甚要好，所以久未往來。這回他接了電報，來不來不能預定。即使真到上海，諒不過是叩頭弔奠，別的沒有什麼。祖貳道：二人講得正在高興，懷策已把六色人等開發完結。與小陳上樓。且橋一見在煙炕上立起身來，讓他睡下。小陳送上煙盒，並十幾個裏核大的煙泡。問祖貳可要代裝。懷策道：我們有話叙談，自己來裝也好。你可泡壺茶來，並叫陳實到廚房端整夜飯。小陳道：陳實在樓前公所回來，好似害了他一般的早。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氣懷策道你吃過了飯不吸煙不妨事。祖道飯前先去談一回天如何且橋連稱正要拜府同去很好。祖遂喚小陳照好祖道既然如此我們大家一同往北再到家內去談。祖道且到神回再說要你這樣費心懷策道揚州若有人燈又叫把陳實喚醒快來開門。陳實睡眼朦朧的道少爺可要去了。明兒讀必不來。少奶奶首七那天萬望早些回家。祖道道首七有甚事情要我回來做甚。陳實道神回那一天呢。祖道道且到神回再說要你這樣費心懷策道揚州若有人來你可趕緊報知。少爺餘時可和阿喜照應。少奶奶的靈燈少爺幾時回來。本來何必多問。陳實勉強應了聲是。送三人出外關好了門。回身快快入內。祖道命小陳叫了四輛野雞車子坐出了城。且橋要坐電車。祖道不允。特地雇了一部馬車。飛風赴北到得家內。娘姨說少奶奶送喪回轉之後。夜飯也沒有吃。出外碰和去了。祖道邀二人進房。叫小大姐開了一盞煙燈。彼此吐霧吞雲。暢談肺腑。祖道與且橋說說越說越覺投機。把他當做懷策第二。非當知已。吸煙人過足了癮。最得意隨便什麼事都高興起來。祖道因白天悶了一天。此刻忽想和且橋恨醉月樓未回。懷策問且橋可要去請飛飛。祖道恐他沒有到過。決不肯來。懷策道且橋在此他們夫婦最是好包定你一請便到。祖道大喜。喚小陳向且橋問明住址。立刻去請不多時。小陳回來說衛家少奶奶與小姊妹看戲去了。恰好二小爺在家。三缺一請了他來。祖道讀小陳真會辦事。比陳實天差地遠。分付請衛二少爺上樓。小陳遂引着玠如進房與祖道因是初見。免不得客套幾句。祖道叫小大姐端開桌子。四人扳位入局。因是偶然消遣。祇碰二十塊。二四廿和起。翻前四圈互有輸贏。碰到第五圈上。醉月樓回來見了衛氏弟兄。他在生意上的時候俱會相識。且屢次挑過玠如。祇因房中做手利害。沒有成就。那衛玠如這三個字早已印入腦筋。不能磨滅。此刻忽然得見那得不心花開。但在祖道面前祇能伴作不知。低問二人是誰。因何在此。碰和祖道把白天不快。此刻邀朋友散心的話告知。玠如說此二人俱是姓衛。乃同胞弟兄。醉月樓始向二人微笑。一笑點了點頭。二人也略把身子一擺。含糊叫了一聲。娘子。醉月樓在祖道背後坐。假意看他打牌。却把全副精神俱貫注。

續上海華夢二集

在玠如身上暗暗丟了好幾個眼風玠如是個慣家豈有看不出來因於打牌之時也不笑似笑的還了幾個彼此彷彿
 通了數次無線電報好得玠如坐在祖話對家你看我我看你毫不費力打到第七圈上祖話忽要小遺叫醉月樓代
 玠如和了一副清索子大牌乃是醉月樓放五索和的懷策怪五索是隻生張玠如這一副牌大家早已防他索子不應
 再放生張出來醉月樓把自己的牌向桌上齊攤下道不打五索你瞧應打什麼懷策把他細細一看祇見手中有
 是五六七一合索子兩張白板一張六索一張八索若留五索在家打去六索好等白板五索對到若把八索打了也好
 等四七索如今偏偏打出五索等了個候七索那七索自己有了了一張檯面上又早已打出一張分明祇有一索這牌合該
 覺大諱說他心上想些什麼生出的把五索送人醉月樓始吐了一口道怎麼我打昏了不六索反打五索這牌合該
 我賠懷策微笑道本來你說得出不賠叫那一個解錢祖話小遺已畢見了這牌也說醉月樓實是打錯算一算玠如和
 的是嵌五索廿二和起翻三番一百七十六和如數把錢碼解出叫醉月樓起身自己坐下再碰醉月樓假裝使氣將身
 向煙炕上一倒睡了下去舉起煙杆燒煙玠如在足尖上微微捏了一把纔悠悠的伸了回去兩下攪得火一般熱祖話却
 在玠如腰上用點了幾點玠如覺着伸手在微捏了一去吸煙醉月樓說先敬客人把燒好的那一筒煙
 祇願打牌一些不知竟做了胡圖仲第二後來八圈打畢祖話睡下玠如去吸煙醉月樓說先敬客人把燒好的那一筒煙
 裝在槍上親手遞與玠如玠如本來不吸因不便裝第二筒美意睡下玠如去吸煙醉月樓說先敬客人把燒好的那一筒煙
 月樓臉上醉月樓藥不可支支見他筒吸畢後要裝第二筒美意睡下玠如去吸煙醉月樓說先敬客人把燒好的那一筒煙
 樓也坐了起來問是那個贏的玠如道碰得底碼很小我祇贏了十幾塊錢醉月樓道明兒高興再碰不妨碰得大些祖
 話在煙炕上回說很好懷策道可惜我明天號內有事沒有工夫醉月樓道沒有工夫我來一個且橋道這麼罷罷明兒
 請祖話哥和嫂子到我家里頭去以後便可彼此往來豈不很好祖話道明天還是二位到這裏來一個且橋道這麼罷罷明兒

燒得好。一手大菜炸豬排。牛排。更出色。明天我預備幾客請你們來。便飯後天我們一准到府上來。懷策道：我不碰和大菜。請我吃麼？醉月樓搶着答道：不碰和不請你吃。懷策道：真個不請明兒我一准也來。碰和醉月樓道：那個叫你一定要來。彼此諱了一回。祖詒煙已吸好。問且橋懷策可要再吸。二人說夜已深了。我們明日再見。祖詒和醉月樓同送至門口。方回醉月樓諱約衛氏弟兄。明天早些來吃中飯。祖詒回房之後。盛稱且橋的好處。說他待朋友很有意思。醉月樓和調着他并言。玠如這人也甚和氣。交友正該交這種人。誰知且橋與祖詒知己無非。看着他想他純是滿懷假意。醉月樓與玠如要好。先時已種下孽根。却是一片真心。祖詒那裏想得到他。但此事在懷策眼中早已看得。七八白所以。明日託稱有事不願打牌。作成醉月樓與玠如同。碰使他們日親日近。可以各遂心願。日後自己又是個生財地步。不怕二人不去買他。閒文少叙。仍說衛氏弟兄。一到次日。雖然祖詒約的是吃中膳。恐他起身很遲。故至二句多鐘始去。祖詒剛巧睡醒。尙在床上。吸煙那身子還沒有坐起。迷迷糊糊的說：二人來得好。早並沒失信。醉月樓却已望眼將穿。深怪玠如不應。此刻纔來。何不一人先自到此。大好說幾句心腹話。兒二人見祖詒尙未起床。坐在房中。覺着不便。要想法樓到會客間去。醉月樓那裏肯放催着祖詒快快起來。洗過了臉。喝過一杯牛乳。尙見他口都懶開。精神一些沒有。直至小丫頭又裝了四五筒煙。這纔漸漸的有說有笑。叫小陳在大餐間設好餐位。下樓用膳。醉月樓居然在相位。陪問二人。人可要用酒。二人俱說不甚會飲。因叫小陳開了一瓶薄荷酒。桌上那些大餐器具。收拾得甚是精潔。竟與大餐間無二。上來的菜。第一道是鷄絨湯。第二道是炸板魚。第三道是豬排。第四道是花雀。第五道是腓裏牛排。第六道是波羅飯。果然燒得很好。且橋玠如贊不絕口。結末是水果架。排祖詒因白天裏頭東西吃不甚下。每菜祇略略喝了些湯。或是三片兩片波羅飯。更一些沒用。且橋說他胃口太弱。祖詒答稱向來如此。須到晚上纔能够多吃些。玠如道：是吸煙人身體不好的壞處。且橋道：我也吸幾口煙。所以午飯向來不多。今天這大餐。足足吃了六道。想是燒得菜好的緣故。祖詒聞他連贊好。

菜甚是得意。餐畢登樓。祖詒過足了癮。這日碰了十二圈麻雀。五十塊底。二四乃是衛氏弟兄輸的。祖詒甚覺過意不去。請他們明日再來翻本。且橋說明天早已約定。請你和嫂子一同到我家裏。我內親自煮幾着菜。雖然不甚適口。似還勉強得來。本來交代他。也是中膳。既然祖詒哥白。天胃口不佳。改做夜膳也。好。祖詒道。嫂子能自己煮菜。真是難得。但怎好勞動他。心上不安。且橋道。你我既是知己。叫他煮幾樣菜。何言勞動二字。祇恐煮得不好。下不來。咽這却未免慢客。醉月樓道。休得過謙。嫂子既然出得來手。這菜煮得一定甚好。但不知煮的是那幾樣。可能先說我聽。明天我好中飯少吃些。些留着肚子來吃。夜飯且橋笑道。肚子你莫要留。倘然吃得不好。豈不反而挨餓。煮的菜乃是紅煨鮑魚白湯蛤蜊水菜和肉等幾樣。粗看還有一道點心。是水品緊鮮饅頭。自己製餡自己剝。麵祖詒道。尊嫂這樣能幹。明兒定要請教。玠如道。祖詒哥如吃得可口。往後他還有白汗。鹽子和水餃子。要請客哩。且橋聽着。眨了一個白眼。醉月樓笑得前仰後合。說明天一定告訴嫂子。小叔無理。大家正在戲笑。小陳上樓說。陳實來了。要見少爺。現在樓下。祖詒估他定是揚州有人出來。心上好生沒趣。衛氏弟兄見祖詒有事。起身告辭。祖詒和醉月樓依舊一同相送出門。陳實見客人已去。在廊下站着。叫了一聲少爺。祖詒便問。可是揚州出來了人。陳實道。揚州沒有人來。即刻到了一封書信。請少爺觀看。祖詒心下略安。拆開信來。在電燈下細細觀看。雖然識字不多。幸喜這封信寫得文理不深。勉強尚能看得下去。信上乃是舍妹病故。本當立刻到申。奈因賤體欠安。不克如願。今由郵局寄上藍緞祭幛一懸。代筵洋十元。聊申弔祭云云。連看了三五徧方纔略知大意。對陳實道。舅老爺的信上。他說身子不好。不到上海來了。寄來一個祭幛。十塊洋錢代筵。那祭幛你可掛在客堂裏頭。洋錢明天帶來交我。陳實道。祭幛洋錢。郵局俱未送來。大約必須明日纔到。但城裏頭尙要火食。這錢可留在城裏用罷。祭筵雖然不辦。每天靈臺上的供菜。這是不能免的。祖詒恨恨的道。死鬼真是累人。他死了。還要花我的錢。既然這樣。那錢不必交我也好。你可回去。一心照顧着那隻靈樁。從今往後。這裏不必再來須知你。一來我。便覺生氣。陳實

再要說話。祖詒已回身上樓。沒奈何。祇得暗暗歎了幾口冷氣。悶悶而回。祖詒回至房中。因心上有了不快。少不得又要多吸筒煙。直吸至天色黎明。方睡。次日起來。已是天光將黑。醉月樓催他過癮。叫好馬車。同到衛家。且橋弟兄雙雙接入。並叫飛飛下樓相見。祖詒見飛飛人才出色。年紀雖比醉月樓略長。已有二十二三光景。那風韻却真是一等好樣。眼。中甚熟。曾在那裏見過。後來子細一想。侯譜濤似曾做他。彼時彷彿住在百花里。內低問醉月樓。可是醉月樓說。一些不錯。正是此人。飛飛見了祖詒。說話舉止異常。巍然在客堂中。坐了片時。說要到廚房內料理菜蔬。嫣然而入。且橋邀祖詒與醉月樓。同至書房。車夫已將盞面端整。相請入席。祖詒叫且橋請飛飛進來。不必他當真自己費心。煮什麼菜。令人心上不安。且橋回說。停刻一定便來。我們不必等他。祖詒看席面上擺的圍碟。一切俱甚精緻。果然像是自備。並非菜館叫來。暗贊飛飛真有能耐。酒至半酣。紅煨魚。白湯蛤蜊。等菜俱已上過。祖詒吃得可口。非凡水晶蟹。饅頭。更是餚甜饅足。結末一大碗水菜。和肉那水菜。燒得絕嫩。鮮肉煮得絕爛。火工最是到家。這菜上過之後。飛飛也含笑入座。說那些菜。做得一味不好。真恐不能下咽。祖詒與醉月樓贊了又贊。并說。累你勞了這好一刻。兒實是過意不去。飛飛要勸二人多用。杯酒祖詒因煙癮日增。酒量日減。不能再喝。醉月樓喝的是白玫瑰。也已經够了。遂各略略吃了些飯。就此散席。且橋邀二人上樓。小大娘已在房中將煙燈開好。服伺祖詒吸煙。飛飛分付粗做娘姨。端開桌子。分好籌碼。等祖詒煙畢。碰和。忽然樓下送上一張請客票來。且橋看了回說。就來祖詒在煙榻上聽得問。是那一個請客。且橋道。有人邀我。在一品香說一句話去。便來祖詒道。既然有事。請便。我們也要去了。麻雀不必又罷。且橋指着飛飛說道。麻雀有他代。祖詒哥和嫂。子千萬莫去去了。使我心上掃興。玠如道。嫂子代。父很好。祖詒哥如煙已用畢。我們坐罷。祖詒見衆人如此殷勤。未便過。却逐各扳位入局。且橋告了個便。下樓自去。祖詒見同桌碰和的人。除了自己愛妾之外。一個是從良未久的名花。一個衛玠如。雖是男子。那容貌比女子更是美麗。左顧右盼。覺得享盡了人間的豔福。佔盡了意外便宜。那知飛飛玠如好似鏡。

中之花容你看不容你折自己的這位愛妾將被他人佔去還要貼却無數金錢得便宜失盡便宜這便宜真是貪他不得但當時感祖話恍在睡裏夢裏何嘗想得到他正是

落人心魄無過色

刻我脂膏最是財

要知祖話等這一場和碰到怎樣散局且橋幾時回來可有什麼別的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敲竹槓客串寬戶頭

捐木梢騎牌當禁癮

話說感祖話在衛且橋家中碰和且橋有事出外叫飛飛代碰祖話是個色中色鬼見飛飛風流出衆玠如又天生美貌宛如絕色女子邪心一動也不想自己與醉月樓乃在朋友家裏竟把他當做在妓院與下處一場牌打得瞎七瞎八的刻刻弄差有時失碰有時錯和鬧出多少笑話醉月樓因一心在玠如身上沒有留神到別的事情但怪祖話太不經心說他不該這樣胡鬧祖話又故意與醉月樓闖趣揀了他一張要吃的牌連聲喊碰其實手中並沒有對子醉月樓讓他碰了他又說讓你去罷不來碰你飛飛玠如知道是有意鬧頑這住他碰他又說我們乃是夫妻碰對和憤的好饒一定饒他不饒過意不去醉月樓聽他聲面上說出此話用手要攥祖話縮做一團向旁側一躲趁勢與飛飛耳鬚厮磨鬧得更是不堪言狀玠如假藉着醉月樓伸手去拖祖話又將手插入他的脅下搔他的癢玠如不知當真怕癢與否那身子往偏裏一倒巧巧倒在醉月樓旁醉月樓回頭扶他兩下裏恰打個照面頓時一真的人大家笑個不住幾乎像在那裏打趣不像在那裏打牌碰到第七圈莊且橋回來飛飛叫他自己來說說此刻並沒有輸且橋說要吸煙輸贏沒有什麼要緊儘管碰完了結帳祖話巴不得且橋不來因說如此很好請你吸過了癮替我多打幾個煙泡因方纔要緊碰和槓頭沒有過足停刻吸起來爽口些些且橋答應遂在煙炕上睡下燒煙及至八圈碰畢祖話一人獨輸足足兩

續上海繁華二集

底有零當場拿出錢來飛飛如俱不肯說放著明天再算祖說那有這個規矩照著二人所贏的數目飛鈔要點開想納入各人手中二人俱不肯伸手祖說將如的一分揣入他衣袋裏頭覺得一陣異香直衝鼻觀醉月樓說好香衣袋裏藏著什麼東西玠如答稱是方絲巾遂伸手掏出來醉月樓夾手一搶道巾上灑的可是生玫瑰香水玠如答稱是香水精醉月樓道怪不得這樣的香你向那一家藥房買的玠如道是一個朋友給我的尚有一瓶未用停刻送你可好醉月樓點頭稱謝把這一方的絲巾向鼻邊嗅了幾嗅在自己身畔取出的一方白洋綢巾交與玠如却把玠如的那一方笑微微籠入衣袖內再也不要出來祖說因手中尚有一分飛飛的鈔票要想給他沒留心別的事兒飛飛站在一旁祇願凝笑看祖說怎樣給祖說見他狐貍模子上一條青種羊領頭足有四寸多高鈔票恰好插得進去因將手搓做一捲納入他香頸半邊飛飛欲待躲開已不及祇笑得前仰後合後來用口將鈔票出尚要交還祖說祖說那裏肯收飛飛俯下頭去候至他的手頭定要他取祖說見飛飛右腕帶着一隻手鐲金表始在他口中接過插入表鐲之內飛飛這纔收了且橋在煙榻上道今天不是請祖說哥來便飯竟請來惠鈔了一共輸了多少洋錢祖說道有限得很五十塊錢一底其輸兩底剛巧一百塊錢瘦子贏了六十玠如哥贏了三十又指著醉月樓道還有十塊是他贏的他們三個欺我一個真不公道醉月樓道我的十塊錢呢沒有給我祖說笑道你也好意思要我的麼醉月樓道怎麼不要像你方纔七差八總的打牌不輸却輸那個我也被你打錯了牌少贏了幾十塊錢怎麼不拿出來飛飛也幫着他道嫂子的錢應分要的可快給他祖說尚故意不允醉月樓動手到他懷中摸索扭做一堆宛如在自己家中扭了片時祖說沒有氣力坐到煙炕上睡了下去被醉月樓摸出一把鈔票掖了兩張十塊錢的對他說每張五塊共是十塊餘下的一齊還你依舊放入祖說懷中祖說也不檢點祇喘噓噓的躺在炕上由他作弄且橋裝好了一筒煙遞與祖說道八圍莊打得吃力極了快吸煙罷我這有人托我帶一個信一定要你領他的情祖說接了煙槍一頭吸一頭問道是那個人托你帶

信爲了何事你肯替他說話我那有不違命的道理可請快說且橋道方纔一品香盤面上遇到安樂里賈惺惺他說和你兩下很好這幾天因甚不去祖話咽了口煙道惺惺雖是最近傲的人品果還不錯這幾天爲了家裏頭死鬼的事關得我頭都昏了所以並沒有去今兒他托你帶信可是叫我明天喝酒還是碰和我一定答應得來且橋道不是吃酒也不要你碰和他另外有一件事求你祖話這又奇了不是吃酒碰和妓院裏還有什麼花頭醉月樓插口道他想你去住夜你要去麼祖話沒有回言且橋笑着答道瘦子休得生氣惺惺真要請祖話哥去住夜不叫我帶信了他房間裏娘姨大姐很多不差人到公館來請你也不是當真吃醋的人把他們罵了出去祖話道他到底爲了何事托你轉言求我飛飛道我知道了惺惺一定是買甚東西敬一下子竹嶺且橋道竹嶺果然不錯但並沒有東西可買祖話道不必說了想是年關將到惺惺不夠開銷要問我借幾塊錢不知他要多少且橋搖頭道也不是要問你借錢這事你們猜不出來祇因他有一個教曲子的先生姓郎名四年紀五十多了今年秋間生了場病空了一身的債過年不來玳如道說了半天原來惺惺要問祖話哥寫個善願叫他拿出幾塊錢來周濟這教曲子的先生過年且橋笑道却不是寫什麼願那郎四因窮極了沒有法想遂與幾個院子的女學生商議到羣仙鬚兒戲館包了一天夜戲印了許多戲票硬派着四處請客每一張票一塊洋錢惺惺派了他一百張并要他自己登檯客串可以哄動看客多賣些錢惺惺收了他一百張票很是擔着心事因他嫁人之後這一節尙是初做客脚不多銷掉他很不容易且客串的那一夜更得有人預定幾間包廂整備一百八十塊錢賞洋當場丟到戲檯上去捧場纔得出個風頭有些面子這幾天到處央懇戲票已賣掉了七十多張都是三張五張零碎的包廂還一間沒有賞洋更不必說臨期祇恐要自己拿出錢來天天望着你去商量說你在客人裏頭最有些意思手頭又最是闊氣偏你天天沒去故托我再四求你明天必得到他院子裏去當面相懇否則他自己定到公館中來不但串戲的那一夜必要請你張個場面連少奶奶等也得一定要去祖話道原來

爲了這一點事。我准作他二十張戲票。包兩間廂。就是那天請府上諸位。同去大家。有些兒。但。惺。惺。曲子。雖然。唱。得。甚。好。從。來。沒。串。過。戲。不。知。他。串。的。什。麼。腳。兒。且。橋。道。我。問。過。他。串。的。花。旦。是。雙。珠。鳳。裏。的。賣。身。投。靠。祖。道。買。身。投。靠。是。文。班。戲。他。幾。時。學。的。且。橋。道。雙。珠。鳳。雖。是。真。班。裏。的。腳。本。但。這。賣。身。投。靠。但。有。口。白。沒。有。唱。工。祇。要。身。段。神。情。並。沒。有。規。模。穩。步。所。以。最。是。易。串。醉。月。樓。道。花。旦。戲。本。來。有。五。六。齣。最。易。乃。賣。身。投。靠。堂。樓。詳。夢。買。絨。花。驢。珠。花。滾。紅。燈。等。一。點。沒。有。什。麼。唱。工。祇。要。扮。相。好。面。皮。老。又。略。有。些。口。才。真。個。是。一。學。便。會。一。會。便。好。上。臺。惺。惺。串。這。齣。戲。可。算。真。會。取。巧。玠。如。點。頭。道。京。班。裏。因。爲。有。這。幾。齣。戲。易。串。所。以。客。串。的。人。把。近。來。的。串。戲。認。做。並。非。難。事。發。生。出。一。班。新。戲。團。來。既。無。唱。工。又。沒。鑼。鼓。演。戲。的。人。祇。要。他。老。得。出。來。即。使。不。學。也。好。去。串。上。海。已。經。演。過。數。次。名。文。明。戲。目。今。有。一。個。進。化。團。聽。說。二。馬。路。造。了。一。所。新。新。舞。臺。將。來。邀。請。他。們。串。演。我。也。想。去。報。個。名。字。頑。他。幾。齣。你。們。瞧。我。頑。得。來。麼。醉。月。樓。暗。喜。道。你。將。來。當。真。串。戲。必。是。花。旦。或。者。小。生。我。一。定。每。天。包。間。廂。房。請。客。連。請。他。二。三。十。夜。替。你。捧。場。祖。道。玠。如。哥。真。串。花。旦。那。扮。相。定。比。當。初。崑。班。中。的。周。鳳。林。近。來。京。班。中。的。梅。蘭。芳。賈。璧。雲。還。要。高。出。幾。倍。我。們。那。得。不。來。觀。看。一。夜。一。間。包。廂。一。定。可。以。算。數。但。恐。你。不。肯。去。串。無。非。說。罷。了。且。橋。道。玠。如。真。有。此。意。已。與。我。說。過。數。次。將。來。果。真。上。臺。也。未。可。知。且。等。日。後。再。說。惺。惺。客。串。的。那。一。夜。包。廂。雖。已。定。了。他。還。想。要。求。你。花。些。實。洋。你。可。答。應。他。麼。玠。如。笑。道。祖。道。幾。十。塊。錢。賞。他。什。麼。要。捧。必。須。捧。得。足。些。十。塊。洋。錢。一。封。預。備。十。封。八。封。也。不。過。一。百。八。十。塊。錢。算。得。甚。麼。不。過。包。廂。裏。去。到。戲。臺。上。去。我。却。沒。有。這。個。手。勁。到。時。必。得。費。你。們。弟。兄。的。心。或。者。交。代。案。目。由。他。一。封。封。丟。上。臺。去。飛。飛。道。交。代。案。目。不。妥。還。是。我。們。自。己。來。丟。使。臺。下。的。人。看。了。知。道。真。是。客。人。賞。的。並。非。惺。惺。自。己。拿。出。錢。來。裝。甚。面。子。且。橋。道。這。話。有。些。意。思。到。期。那。個。差。使。我。與。玠。如。替。你。來。當。祖。道。一。准。拜。托。二。位。很。好。但。他。串。戲。是。那。一。天。呢。說。了。半。天。的。話。你。還。沒。有。給。我。說。個。

日子且橋道我因替他竭力求你給個場面日子反沒有說起真是太糊塗了他串戲乃是天大的晚上祖詒道今天
 是十二月十二大後天是十四我恰巧沒有事情一定准去你們却也不可失約我再差人去請譚香孫儂策等同來
 越是人多越有與綴彼此談談講講不知不覺已是兩點多鐘祖詒癢已過好叫小大姐分付馬夫配車與醉月樓起身
 回去次日午後賈惺惺又親到祖詒公館相請因還沒有遇見且橋不知祖詒心上怎樣說了許多央懇的話祖詒把隔
 夜已與且橋約定一切說了一個惺惺口中甚是感激到了十四那天祖詒甚是高興七點鐘尙沒有敲便催快開夜飯
 八點鐘時煙已吸畢和醉月樓一部馬車同到羣仙其時看戲的人早已坐得甚是擁擠東三四包兩廂因是特別定座
 一齊空着門關上墊了許多冬青並各掛着兩隻臘梅花大花籃清香撲鼻廂內陳設的是一隻臘梅水仙山茶等花合
 裝成的聚寶盆兒又是四個臘梅花高脚花球花球兩旁擺着兩玻璃碟水果兩玻璃碟外國點心聚寶盆的兩旁點着
 兩盞水月電燈照得室中澈亮祖詒最喜歡這種奉承非常得意與醉月樓坐在第三間廂內不但案目茶房送茶送手
 巾的撥臂捧屁連駝四與惺惺院中的大姐多到包廂內來招呼一時那些看戲的人儘有並不看戲昂着頭向包廂看
 的二人總祇坐定衛氏弟兄與飛飛已到大家坐在一個廂內後來譚濤等也俱來了祖詒招呼坐在四包臺上演的是
 賽春恆流紗紗記接下面是金處的牧虎關花鳳仙花蝴蝶花四寶少華山小蘭英鐵蓮花第八齣總是賣身投靠做到流紗
 記剛巧演完東二廂包廂內來了一個女子由案目領着入座那女子襟隔肩坐的乃是男客決計不要案目見這男客
 帶着家眷來的千央萬戀的與他商量請他坐出一位把家眷掉在裏邊那女子始也坐了下去這座位雖與祖詒隔着一
 一間廂房却剛巧便在夾肩宛如並坐一般祖詒舉眼向女子一瞧見他嬌怯怯一個身兒光緻緻一張臉兒細彎彎兩
 道眉兒水汪汪一雙眼兒紅覆覆兩個頰兒圓丟丟一個鼻兒笑盈盈一張口兒香噴噴兩片唇兒白皙皙一個頭兒軟
 兜兜一對耳兒耳上戴着亮晶晶一副水鑽環兒光油油一頭髮兒梳着黑鬆鬆一條辮兒窩裏繫一個輕飄飄的秦

西○緞○粉○紅○髻○兒○真○好○一○個○絕○色○女○郎○不○覺○暗○暗○喝○采○又○看○他○身○上○打○扮○祇○見○穿○着○一○件○元○色○絲○綉○襖○子○內○襯○湖○色○絨○繩○小○衫○下○邊○什○麼○褲○子○瞧○不○出○來○却○包○廂○閣○干○內○露○出○一○雙○天○然○骨○足○上○穿○的○是○外○國○皮○鞋○青○灰○色○的○絨○襪○上○垂○出○兩○隻○脚○彷彿○是○絲○綉○呢○的○那○裝○束○又○是○文○朋○友○甚○雅○淡○心○中○估○量○着○必○是○女○學○界○中○人○物○所○以○這○樣○大○冷○天○氣○不○穿○皮○衣○目○不○轉○睛○的○看○够○多○時○那○女○子○似○已○覺○察○把○身○子○略○略○一○偏○回○轉○頭○祇○願○看○戲○不○睡○別○的○祖○詒○心○癢○難○熬○有○時○故○意○咳○嗽○驚○他○有○時○含○着○一○口○香○煙○故○意○噴○去○那○女○子○總○不○理○會○祖○詒○沒○有○法○想○後○來○看○到○花○鳳○仙○花○蝴蝶○的○採○花○一○場○鳳○仙○身○輕○如○葉○腰○軟○如○綿○在○鐵○條○上○翻○騰○盤○繞○祖○詒○一○連○喝○了○幾○個○好○字○這○女○子○始○微○微○扭○轉○頭○來○一○瞧○並○向○醉○月○樓○自○從○玳○如○一○到○便○與○他○兩○下○裏○了○幾○看○祖○詒○不○知○是○何○用○意○又○想○注○目○看○他○又○轉○眼○望○着○戲○臺○再○也○不○回○過○來○醉○月○樓○自○從○玳○如○一○到○便○與○他○兩○下○裏○密○密○調○情○願○不○得○別○的○事○兒○所○以○隔○包○廂○這○個○女○子○祖○詒○雖○是○十○分○注○意○到○二○十○四○分○醉○月○樓○却○似○見○多○沒○見○且○橋○也○不○在○心○上○並○沒○留○神○飛○心○細○些○些○見○祖○詒○今○夜○並○不○和○兩○眼○不○時○盼○着○隔○廂○口○俱○沒○開○知○道○他○轉○着○隔○廂○那○個○女○子○的○念○頭○暗○想○祖○詒○這○人○真○是○看○見○不○得○婦○女○一○見○便○動○着○邪○心○但○這○女○子○有○意○無○意○一○時○還○看○不○准○他○并○且○不○干○自○己○的○事○儘○可○由○着○他○們○怎○樣○不○去○說○穿○後○來○祖○詒○異○想○天○開○見○面○前○玻○璃○盆○內○放○着○一○盃○橄○欖○吃○了○一○個○把○橄○欖○核○向○着○那○女○子○鞋○邊○擲○去○不○偏○不○倚○剛○擲○在○他○足○背○之○上○祇○見○他○把○足○急○忙○一○縮○微○微○眨○了○一○個○白○眼○似○乎○含○着○怒○意○祖○詒○暗○吃○一○驚○不○敢○再○去○正○眼○視○他○幸○虧○臺○上○花○蝴蝶○已○完○換○了○花○四○寶○少○華○山○祖○詒○最○愛○看○的○是○花○旦○戲○且○把○邪○心○暫○撇○一○邊○聚○精○會○神○的○看○了○回○戲○及○至○小○蘭○英○鐵○蓮○花○上○場○老○生○戲○又○不○要○看○了○春○心○不○死○仍○向○隔○廂○中○偷○眼○瞧○見○那○女○子○的○眼○梢○這○時○也○像○斜○將○過○來○兩○邊○的○眼○風○接○個○正○着○宛○似○傾○時○傾○了○電○線○感○覺○得○非○常○迅○速○祖○詒○這○一○下○喜○出○望○外○從○此○又○膽○大○起○來○預○備○散○戲○時○向○醉○月○樓○掉○個○槍○花○叫○他○先○自○回○去○自○己○候○這○女○子○出○外○與○他○兜○搭○主○意○已○定○正○想○與○醉○月○樓○講○話○臺○上○已○是○買○煙○棍○的○買○身○投○靠○出○場○門○帘○纔○祇○揭○動○一○班○捧○場○的○人○齊○聲○喝○一○聲○采○得○頗○有○聲○勢○祖○詒○端○整○下○的○賞○洋○早○由○馬

夫送到交與衛氏弟兄且橋玠如拿在手中等惺惺款步出臺二人觀准臺心鏘鏘的一連丟了三封班中照例扮個紅人到臺口叩謝惺惺開了口玠如又丟了二封紅人重復出謝一時臺上臺下的人那視線俱集在玠如這一間包廂之內有的暗暗贊他好開有的暗暗笑他好狂東二包那個女子此時也回頭看着玠如微微的笑了一笑玠如何等留心見他入了道兒也微微的還了一笑回頭且橋取兩封賞洋自己拿在手中等惺惺申到恰好的時節親自擦上臺去在那女子面前顯顯這些賞洋俱是他一個人拿出來的賣弄自己已有錢那知惺惺做妓女是個慣家做戲究竟是個外教一出場見臺下人多面皮雖厚心上一個人拿出來賣弄自己已有錢那知惺惺做妓女是個慣家做戲究竟是個姓那串文必正的小生不能自己移名改姓說出口來這戲便串不下去兩個人在場上面面相覷一句沒有話說臺下一片聲大叫倒好惺惺弄得面紅過耳不知怎樣纔是幸喜鄔四在臺上監場疾忙到惺惺背後輕輕的提了一句惺惺如夢初醒始得敷衍過去祖詒手中兩封賞洋却如何擦得出來直看到倪賣婆回家必正認為姑母與鳳姑認做兄妹必正叫了一聲表妹阿鳳叫還一聲表哥哥二字叫得尙還動聽祖詒始噙了聲采把兩封洋錢一齊拋下臺去無奈拋得近了些些恰碰在臺柱上頭把包紙砸破二十塊錢散了一臺囑囉嗒滾個不住檢場的急忙俯身拾取有一塊錢滾至臺下被站在臺前一個看白戲的匪起不肯交出幾乎鬧出事來這一下戲臺前秩序大亂有許多座客不願再看紛紛出外戲臺上連紅人也沒有出謝惺惺因一分了心叫了表哥之後這戲又演下去臺下又倒采大作雖由鄔四從旁提撥怎奈分心與上場渾不同上場渾住已有一大半對截斷去與長頭非菜短頭麵不符送麵時應先送把麵來切斷惺惺反把韭菜切了一刀鄔四看見喝住已有一大半對截斷去與長頭非菜短頭麵不符送麵時應先送必正他却先送了賣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種客串不是演戲竟是兒戲衛氏弟兄拿了賞洋再也賞不了他直到打翻水鉢頭一場惺惺睡在床上口呼天熱萬睡不熟揭開帳子歛枕而臥身上祇穿一件雪妃緞小袖緊身故把胸前鈕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扣微鬆演得非尋常。這是他做妓女的平時本色。那狀態自然摹擬到個透頂。與別的女伶不同。這時臺下那些和的人齊聲叫好。并有吹唇拍掌。聒得人耳根怪响的。且橋玢如始把手中賞洋。又每人捺了兩封。先後捺過九封。尚有一封由飛飛拿着。特地立起身來。騰准了戲臺上的那一張床。撩將下去。剛巧落在惺惺腳邊。驚得他直跳起來。看客此堂大笑。祖詒更撫掌不迭說飛飛捧得好。又說難為惺惺這一副浪態。在戲臺上做得出來。飛飛道：「可不是麼。仙鬚兒戲園的戲。向來很是古板。不比別的戲園。班裏也有賣身。投靠何嘗演得這樣。所以我要賞他一下。可惜賞封已經完了。若使有在手頭。我等他起身時。應該再賞一。封。祖詒道：「何不早說。現洋我身邊還有祇要將戲單一包。摔下去。不致散開。不像我真是飯桶。恰捧在戲臺上。落了一地。醉月樓笑道：「幸你是個飯桶。摔在戲臺上。沒有要緊。若使在惺惺頭上。雖不把他頭腦打開。必得大大起個栗。豈不要鬧出事來。我勸你以後這種頑意。自己估量着。沒有本領。休要出手。可不知道你方纔擦洋的時節。我替你很捏把汗。玢如道：「如今你這一把汗呢。可拿來交與祖詒笑着答道：「他這汗。此刻不能交。我須等到醉月樓不待說畢。急止住道：「你說什麼。祖詒改口道：「我說此刻天氣很冷。你身上沒汗。須等回到公館。烘了火爐。纔有汗出。不是的麼。醉月樓始不復再言。隔廂那個女子聽祖詒和醉月樓調笑。又向祖詒微微的溜了一個眼。波祖詒看臺上賣身投靠演完。結末還有齣五福臨門的送客戲。大家多不要看。人已散去一半。估量這女子也快出外。因對醉月樓和且橋等說道：「我們可回去罷。且橋道：「你肚子餓了。我們到寶利去吃些點心。祖詒道：「肚中並不飢餓。我因譜濤約着到東查芳園。月樓碰和不能不去。一刻兒。醉月樓冷笑道：「譜濤幾時約你。休說鬼話。分明要到安樂里去。和賈惺惺談幾句心。問他今夜這個場面。裝得可還有些意思。這話豈不猜到你的心裏。祖詒道：「譜濤即刻約我。乃是臨去時說的你沒聽見。賈惺惺那邊一定不去。去了情願罰我飛飛道：「罰你什麼。醉月樓道：「他拿出一百兩銀子。替我做件青襖子。過年你們誰願做個保人。祖詒滿口應許。醉月樓又問他道：「你既然真到圓月樓去。碰和今夜

幾時回來祖詒想了一想道此刻已十二點了一場和至快三個鐘頭吃煙吃稀飯又是一個多鐘不回來說他不定但倘是他們已有了人我沒有碰立刻回來也未可知醉月樓對着且橋等道既是這樣我一准請你們同到寶利吃些大餐點飢再到你公館裏坐一刻兒然後回去一個人在家裏冷清清的最是乏味玠如飛飛俱說很好衆人遂一同起身祖詒眼風溜到隔廂見有一個茶房模樣的人送一件大衣進內那女子披在身上往外便走不先不後恰恰在一個時光不覺心中暗喜下樓時醉月樓道你的馬車怎樣祖詒道這裏到東蒼芳很近不必馬車你可坐了去罷醉月樓道停刻可要來接你呢祖詒道我回來不回來既沒一定何必接我到了公館之後叫他卸罷醉月樓點頭答應出了戲園門口向飛飛把手招招兩個人一同上車且橋是包車來的玠如本來是黃包車此刻飛飛的包車空着請他坐了彼此別了祖詒各各登車而去祖詒一心在這女子身上巴不得衆人快走他好尾隨着寸步不離倘然並不坐車到了人少些的地方可以用話兜搭若是馬車或包車來的可以多給些錢叫一輛黃包車緊緊跟在後面且看他到那裏下車再作計較誰知散戲場的時候馬路上人多似蟻井夾着許多汽車馬車與東洋車幾乎把路多塞斷祖詒自己當心自己倚是○不○及○怎○能○再○願○得○到○別○人○偶○然○一○個○眼○花○那○女○子○忽○不○知○下○落○頓○如○失○去○了○異○寶○一○般○疾○忙○向○四○下○尋○覓○心○中○好○不○難○過○正○是○

豈是野花能醉蝶

祇緣浪蝶自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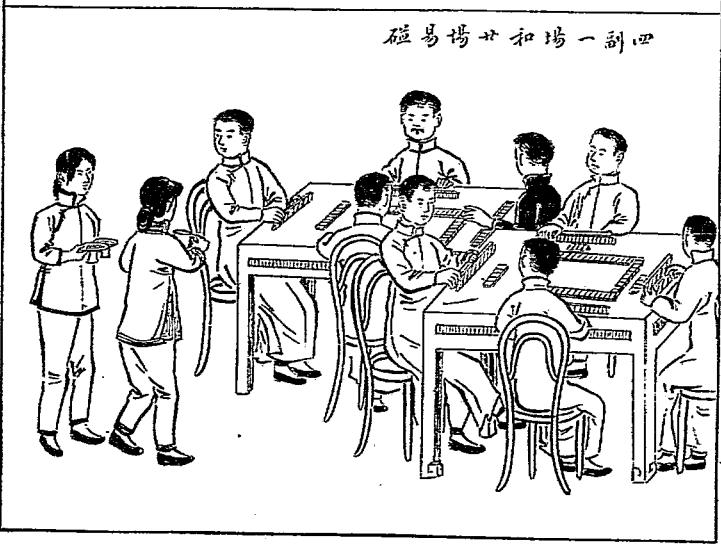
要知這女子究竟是何等樣人祖詒與他走散了找得到否且看下回分解

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四終





一副四和坊易磁



警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海上警夢癡仙孫漱石箸

招我由房雙飛如願

請君入甕一語驚人

話說成祖詒在羣仙女戲園觀劇看上了隔廂內一個女子出門後忽然不見這女子究竟是何等樣人著者若不預先表明閱者必定疑到又是什麼仙人跳之類前書已經有過未免數見不鮮不甚注意豈知這女子乃上海近數年來新流行的人物俗名叫做騎牌與男子中的拆白黨同時發生但拆白二字意義乃拆稍白吃尚可詮解得來騎牌却甚費解并且這兩個字也有人寫作騎牌說此種女子隨波逐流如竹筒木筒一般的已經淌散不可收拾又有人寫做騎白說是陪人白騎可以不名一錢故名騎白更有人寫做蕩取取此種淫蕩女子最是傷風敗俗之意還有人寫做蕩牌把牌字解作牌之牌言此種女子一面孔掛着一個淫蕩牌子再有人寫做騎罷把罷字做了個助語辭竟是呼他使睡依了著者的意思若照這樣想來那騎牌二字騎字是睡字的代名詞牌字便把他解做牌之牌分明是個女子懸着一塊等人睡覺的招牌倒也很是貼切不過上海下流社會的切口語如赤老為鬼寡老為女之類大半無從索解那騎牌也是切口之一可以不必研究字義竟說他騎牌是了書中這一個騎牌女子姓薛名喚蕩混名曰雲裏蘇州人氏若論他的家世父親也很有趣錢專一借給人家盤剝重利度日并收抵房廊田產金珠首飾一切到期倘有糾纏起意吞沒未經到期的先偷然利息不清必到利上加利使押戶措贖不來但這種人天理不容沒有兒子祇生了麗鴻一女從小非常珍愛與他上學讀書麗鴻人甚聰明頗能識得些字不料十歲那年他父親得了肺疾爛壞肺葉而亡他的母親尤氏夫死後不妄於室釀聲四播後來麗鴻年長看了他的模樣那有什麼好事幹得出來尤氏管束不住祇好

任他胡鬧近來私辦了一個賣珠寶的滑頭捲了無數金銀珠寶一同逃到上海那個賣珠寶的家中早已娶妻遂把麗鴻所有各物一齊哄騙到手一溜煙躲到不知那裏去了麗鴻四處找尋無下落因住在一個旅館裏頭進退維谷幸虧隨身尚有些些飾物變賣度活却漸漸流做鴉牌每日裏引蝶招蜂幹那半明半暗的勾當上海新流行的鴉牌女子本有兩種一種是家有父母并且薄有財產祇因素性不貞甘做這沒臉恥行爲一種便是麗鴻等私奔女子與富貴家的逃妾棄妾一流所以男子結識到此種外遇也有一個錢不花反受這女子倒貼的却也有很要錢比妓院私門更利害的鴉牌的來歷表明言歸正傳威祖諒自在羣仙戲館出來不見了此女蹤跡急忙四下尋覓後見他在新民衛衙弄口一個人喚黃包車到三馬路去車夫要他四個銅板女子也沒這價跳上車如飛便去祖諒大喜也即叫了部黃包車跟在後邊看他前面的那輛車子在一個旅館門口歇下祖諒也叫停車身邊沒有銅板給了一個八開車夫千多萬謝而去女子也給了車夫一個八開等他找錢故而站在旅館門口祖諒擡頭向那旅館一望見招牌上寫着開新旅館四個大字房屋很高大乃是新近開的這女子已收了找錢移步向內祖諒暗想難道他住在裏面還是進去尋什麼人好在旅館不論男女俱可隨意出入因一步步尾隨在後闖至裏邊那女子似已覺察並不說話祇叫茶房拿鑰匙開門祖諒始知他真住在內急回身跑至大門看那黑漆的旅客一覽表見上寫着七號官房薛女客一位蘇州來纔知這女子姓薛但想不出年紀很輕的人怎樣一個人從蘇州到此雖是火車甚便不應該沒個伴攜後看八號那間官房巧巧空着遂叫茶房喚招待員到來說要借那八號官房招待員問共是幾客可有行李祖諒說祇有一人行李沒有攜帶招待員引領入房照章問明姓氏籍貫登載了循環簿並在一覽表上填載下去祖諒進房之後想要吸起煙來叫茶房與他設法多給酒資茶房回說近來捕房發令森嚴此事斷辦不到祖諒沒奈何在身畔取出煙泡叫茶房拿開水來吞了四個問茶房隔壁那個女客住在這裏已幾天了茶房道住有七八天了聽說是女學生因有病到上海遊玩要等

一個什麼女學堂放了年假有了同伴一同回去祖道原來如此二人正在講話忽聽隔房那個女子把叫人鐘擡動
 出房門向著七號裏探頭窺視見女子坐在爐旁烘火身上換了一件烏絨小袖緊身髻髻是睡衣一般那而龐映着爐
 火之光正如西廂記所云嬌滴滴越顯紅白非常豐麗祇恨不能跑進去溫存一下心上有許多說不出話不來的難受
 忽見那女子烘了回火立起身來笑微微走至房門探出頭來向著祖道一瞧問了一聲貴姓祖道如半裏接到
 了一道玉旨疾忙答道姓戚請問女子可是姓薛女子把頭一點道正是先生你在外面風冷可到房中略坐我們女學
 界沒有什麼忌避且同在客中更不必拘甚形跡祖道接連說了幾個是字將身走進裏邊那個取煤的炭房已取
 了一畚箕白煤進來女子叫他在煤爐內倒了一半留下一半放在壁間又令他泡壺茶來說這一位戚先生我們從前
 同學好幾年沒有見了方纔聽見他在隔壁房中間起我幾時到此我聽他的聲音很熟故此特地出房看視果然是最
 好的兄妹難得在此相遇今夜可暢談一回你泡了茶來沒有事了到別的房子去罷那茶房諾諾連聲取了茶壺
 出外祖道聽了這一番話祇喜得心花怒開暗想世界上怎有這樣靈變女子那口才真是出色遂與他面對面在火爐
 兩旁坐下初時不免還說些客話問他叫甚名字向在那個學堂讀書女子說賤名麗鴻在圖雄女校讀書畢業還問祖
 道的名號鄉貫祖道也一一告知漸漸說到方纔看戲涉及游詞那茶房又泡茶進來女子親自斟了一杯送與祖道說
 了聲祖道哥請茶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把這茶房騰在鼓中一些沒有什麼破綻落在他的眼內其實既為旅館茶房這
 種情節焉有看不出來的道理況且薛麗鴻幹這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却偏要在祖道面上賣清因為越賣得像可以
 越使他深信不疑立時入彀果然祖道接茶在手得意非凡呷了一口因嫌沸熱放在桌上不防心中恍惚太過那手却
 忘其所以茶杯沒有放穩撲的翻了轉來將茶潑做一椀濺及麗鴻衣服祖道很覺不安茶房要取抹布揩抹麗鴻微笑

叫他不必在此伺候。親自拿抹布將椅子抹過。等茶房出去之後，把濕的那件鳥絨小襖寬下，祇剩件湖色絨線小衫。小衫內露出妃色衛生絨襯衣，低低的說了一聲：「好冷！」步至床後，更衣。祖詒此時身不由主，涎着臉也。跟至後邊，麗鴻把眼稍向外一揚，又起手向隔房一指，祖詒會意退出。房去先將自己八號房內的電燈息滅，又把房門虛掩好了。然後重進七號房中，輕輕也將房門掩上。下了門以下之事，不必絮表。良宵易過，好夢難長。次日祖詒醒來，已是午牌。將過麗鴻早經起身，坐在窗前一張椅子上，低着頭，好似想甚心事。祖詒正思開口問他，猛聽得外面茶房叩門。問七號房內女客可曾起來。麗鴻回答：「早起來了，有甚事情？」茶房道：「有人這話，向沒有完。聽有一個女子聲音說：『管他是也不是我們進去見了。再說好得，我也不是。』」婦人即使不是沒有什麼要緊祖詒，尚不在意。暗想：「有人來找麗鴻，索性不要下床，躲一刻兒，再說。」祇消把蚊帳放下，床前的那雙鞋子丟入床底，便沒有什麼形跡。況找他的是個婦女，諒來沒甚要緊。麗鴻却神色陡變，急忙微微揭起窗帘，伸首向玻璃窗外一瞧，幾聲快開門。麗鴻慌了主意，祇向祖詒說了一聲：「阿呀！將張子一放，色勒房門說時，這快房外那個婦人已嚷了幾個身子，說是什麼回事。麗鴻半句無言，祇在床前打轉。外面那個叫門婦人又勒抖戰起來，祖詒莫明其故，尙扒起了半個身子，說是不肯開門。祖詒一定是他，我們可先報知捕房，再說。」祖詒聽得甚是清楚，大聲連叫：「快開夾着有許多男子口音，說既不肯開門，祇恐一定是他。我們可先報知捕房，再說。」祖詒聽得甚是清楚，這纔心下大驚，想旅館內如何也有這等事情。且麗鴻形色慌張，舉止錯亂，又不像與外間那班人串通，設着什麼詭計。到底是何緣故，麗鴻聽外面有人要報捕房，這房門祇管關着，不關終不是學。祇得戰兢兢走到門旁，將門拔去。祖詒遠想叫他莫開，已是不及門外衆人蜂擁入內，爲首一個婦人年約四十歲左右，身穿青灰色縐紗羊皮緊身下繫元色外國綵裙，一雙小脚行路甚是伶仃。上穿的是皮鞋，跟高頭場愈覺得一步一搖，很不穩便。頭上戴着一隻素兜臉上脂粉不施，那面龐却與麗鴻有些相像。一進門，便高喊：「好個沒臉的閨女，怎麼連自己的娘都不要跑到這裏幹。」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得好事。祖始知。是。麗。鴻。的。生。母。心。上。亂。跳。但。想。麗。鴻。出。外。讀。書。因。甚。說。他。無。恥。難。道。已。知。昨。夜。之。事。又。想。麗。鴻。昨。會。討。起。家。人。多。在。蘇。州。怎。得。一。時。尋。到。此。地。其。中。一。定。尚。有。別。情。祇。聽。後。邊。進。來。的。一。羣。男。子。內。中。有。個。四。十。多。歲。的。人。身。材。甚。是。矮。小。生。得。頭。尖。面。狹。短。短。鬚。身。上。穿。的。是。二。藍。舊。花。緞。皮。袍。元。色。舊。花。緞。烏。龍。袋。皮。褂。頭。上。歪。蓋。着。一。頂。瓜。皮。尖。頂。小。帽。把。眼。睛。向。麗。鴻。一。頓。也。抱。怨。道。本。來。你。真。好。大。膽。年。輕。的。竟。敢。幹。出。此。事。累。我。娘。真。也。面。上。無。光。想。你。斷。不。是。一。個。人。獨。到。上。海。究。竟。受。了。那。個。的。誘。騙。此。刻。這。人。可。在。旅。館。你。快。說。給。我。聽。自。有。辦。法。不。說。決。不。放。他。過。去。你。也。斷。沒。便。宜。麗。鴻。向。未。回。言。又。聽。有。兩。三。個。人。說。道。石。芝。你。問。他。什。麼。我。們。可。先。在。房。裏。搜。他。一。搜。若。果。有。人。怕。他。飛。上。天。去。倘。然。沒。有。再。向。你。甥。女。盤。詰。不。遲。道。言。未。絕。一。共。有。四。個。人。分。頭。向。房。中。搜。索。祖。詒。這。時。候。真。急。得。魂。不。附。體。在。床。上。渾。身。顫。動。震。得。那。張。雙。人。鐵。床。帳。子。亂。幌。榻。底。下。的。鐵。條。琤。琤。响。個。不。住。衆。人。一。見。不。約。而。同。的。說。聲。在。這。裏。了。一。擁。上。前。將。祖。詒。如。應。拿。燕。雀。一。般。在。床。中。一。把。拖。起。說。他。好。一。個。大。膽。撈。匪。也。有。今。日。看。你。再。逃。到。那。地。方。去。可。憐。祖。詒。自。出。母。胎。從。未。受。過。這。般。驚。恐。并。且。衆。人。說。他。拐。匪。更。覺。茫。無。頭。緒。真。個。是。有。口。難。分。急。得。半。句。話。都。想。不。出。來。衆。人。見。他。並。不。開。口。怪。他。放。刁。有。一。個。人。伸。起。巨。靈。般。的。手。掌。向。臉。上。就。一。掌。祖。詒。極。喊。命。左。臉。已。飛。紅。的。五。個。指。印。打。得。又。痛。又。麻。又。一。人。握。着。鉅。頭。大。的。拳。頭。當。胸。要。擊。旅。館。中。其。時。已。共。知。此。事。看。的。人。擁。滿。一。房。旅。館。裏。的。帳。房。招。待。茶。房。人。等。飛。步。進。內。急。把。那。人。攔。住。說。有。話。替。你。們。喚。了。巡。捕。且。到。捕。房。去。講。這。裏。不。許。動。手。打。人。尤。石。芝。一。手。理。着。幾。根。短。髮。走。上。前。對。帳。房。說。道。你。們。諸。大。一。個。旅。館。怎。麼。容。留。着。來。歷。不。明。的。男。女。住。宿。一。房。竟。與。臺。基。無。二。虧。你。還。要。出。來。勸。解。把。巡。捕。嚇。人。帳。房。聞。言。呆。了。一。呆。說。七。號。裏。祇。有。一。個。女。客。那。有。男。子。衆。人。指。着。祖。詒。笑。道。沒。有。男。客。難。道。這。個。人。從。天。上。掉。下。來。的。你。怎。說。得。出。來。帳。房。大。疑。急。喚。茶。房。查。問。始。知。祖。詒。原。是。八。號。客。人。昨。夜。甫。到。不。知。他。們。怎。樣。晚。間。宿。在。一。房。石。芝。等。尚。俱。不。信。帳。房。取。循。環。簿。與。大。衆。觀。看。又。說。並。不。是。做。旅。館。已。出。了。事。還。要。把。巡。捕。嚇。人。祇。因。租。界。章。程。不。

卷五 第二十二回 招我由房裏飛如願 請君入獄一階驚人 五

能够有人相打擾亂治安况且打出禍來做旅館實是擔代不起請問這位女客究竟是府上何人因何今日衆位找他恰又八號內姓戚的客人也住在七號房內被衆位拿住且請略述一徧做旅館好報告捕房脫離關繫衆人方曉得姓戚的果真不是拐匪是個姦夫但拐匪也好姦夫也好捉住了決不能把他輕易釋放不過一叫巡捕一定要解送公堂這事鬧得大了并且沒有什麼好處因此尤石芝與他妹子耳語一回叫帳房出外說道你的話我們多已明白如今這姓戚的不打他了且待大家問個仔細再定辦法暫時不必報捕要報時再來煩你那帳房因當真報了捕房旅館裏縱容旅客犯姦自己也有不便落得做個人情說既如此你們大家好好兒講講明白了各自出去千萬不可鬧事說罷收好了循環簿與招待等自去其時祖話亦着上身那下身也祇穿得一條絨布單褲立在床前發抖聽得麗鴻被人拐逃到申並不在上海女學堂內讀書昨天乃是假話心中暗恨麗鴻又恨拐逃的不知是誰其人現在何處自己真是晦氣撞在這個網內却那裏敢開口說話麗鴻站在尤氏身旁祇顧低頭哭泣不發一言哭得石芝不耐煩了對妹子道麗鴻這樣的哭難道還冤枉了他不成你也應問問他的底細這姓戚的究竟在蘇州幾時結識起的幾時同到上海怎麼姓戚的又昨天纔到旅館既然尋到了人終得有個了斷你須放些主意出來不然我們這幾天費盡心機尋他做甚尤氏始把麗鴻一推叫他不再問他說話母女二人唧嚶了好一刻兒尤氏勉強對石芝道麗鴻說自已已知錯現願隨我二人回去痛改前非以前的事不必再究但姓戚的怎樣帳房的話快喚巡捕到來把二人送至捕房轉解公堂處治一成的也斷不能就此了結依了我的意思還是照着方纔帳房的話快喚巡捕到來把二人送至捕房轉解公堂處治一來好做戒麗鴻的下次二則姓戚的使他受些苦楚也可稍出心頭之氣祖話聽石芝說話不對竟要鳴捕送官祇得大着膽與他辨道此事天在上頭拐逃並不是我休把我送官究辦石芝瞪起了兩隻眼珠喝道知道不是你麼雖然你昨夜方到旅館難說在蘇州逃到上海叫麗鴻先住下你故意避開幾天看看蘇州可有人來昨天你見沒有發覺纔敢

出頭不料天網恢恢今天竟被拿住還要強辨什麼祖話仍極口喊冤道不信可問龐鴻石芝道龐鴻既肯跟你逃走心
 上必然向你不見官怎肯直說你誣那四個祖話聽被他一口咬住辯白不來看尤氏似覺好說話些想龐鴻設法代剖
 奈又不便再去與他講話更兼旁邊那四個人惡得很很催着石芝快叫帳房進來報捕急得祖話心膽欲裂祇得撲通跪
 下地去向衆哀求道我感祖話原是好人家子弟昨夜不合與龐鴻同宿有之拐逃實無其事懇求成全體面願把我怎
 樣重罰切勿送官感恩不淺石芝鼻子裏呼了一聲道算你有錢你想罰幾個錢就過去麼恁有這樣便宜事情旁邊四
 人之中有個年紀略長些的此人姓邱名叫好仁插口說道姓戚的既願重罰也好罰他兩千塊錢并要寫張伏辨這錢
 更須立刻交出看他可辦到得祖話聞有了口風向好仁叩了一個頭道兩千塊一時拿不出來求你勸諸位減些好
 仁道減些你願罰多少碗祖話想了一想道一千塊罷倘然衆位應許我立刻寫張字條請個朋友到來叫他到家裏拿
 錢好仁道這樣的事一千塊算得什麼我怎好替你講情祖話尙要說時石芝又開口道二千塊誰要私自罰他等他到
 了堂上一塊不罰也好好仁向祖話怨道人家看你求得可憐好好替你解圍你怎麼買東西一般的還起價來祖話
 跪在地上膝蓋又疼身上又冷沒奈何加了二百好仁仍沒答應說來說去加到一千五百好仁纔勸石芝兄妹家醜不
 必外揚蓋蓋手放祖話過去龐鴻一定押着回齋石芝問那個朋友到來回家取錢祖話答稱是策記洋貨號內的蕭
 懷策立刻可以寫信前去石芝不復再言好仁始在床上取出祖話的衣服叫他穿了又喚茶房拿紙墨筆硯進來催他
 趕緊寫信祖話別字連篇寫了一張字條沒有人送便央好仁送去好仁不允祖話在衣袋內摸出五塊錢一張鈔票當
 做車錢始問朋住址而去那消一刻多鐘已領着懷策同來祖話一見了面況如得見親人一般一把扯住了他至床背
 後壁角半邊把此事的始末根由講個不住外面尤石芝發話道你叫朋友回家取錢怎麼慢吞吞的誰耐煩等着你們
 願意拿出來的快快去拿不願意儘可不必還是到捕房去講懷策聽石芝是蘇州口音又看同着的那一班人一個不

認得他祇道外路人沒甚能耐。因存下個欺騙之心。等祖說完了話。且不到戚家取洋反與石芝等通名道姓。始知石芝好仁之外。尚有一人。一個姓車名幹。乃天津人。就是敲祖話耳刮子的一個。姓朱名魯。江北人。便是舉拳要打祖話的。人一個。姓勞名伯湘。上江人。聽他說話彷彿是長江弟兄。這一件事實由麗鴻逃走。尤氏托兄弟石芝尋訪石芝轉托諸人。由勞伯湘打聽出住在開新旅館。因會集了一同來的。起初並不想敲詐祖話。并且也不曉得祖話隔夜之事。雖然衆人俱是老口。在懷策面前那肯直說懷策。却三言兩語早已探出口風。談了一回。叫衆人略待片時。他便飛風的到提籃橋祖話家內見了。醉月樓說知底細。叫他快開鐵箱取洋。拿了一千二百塊鈔票。未動。缺少三百。祇好拿東西典押。愈速愈妙。醉月樓懷策說會問過祖話。前天房子上。的押款。尚有一千二百塊鈔票。未動。缺少三百。祇好拿東西典押。愈速愈妙。醉月樓說什麼東西可以典押。得三百塊錢。懷策說除了首飾。最易變錢。別的還有什麼。若要再典房產。一則緩不濟急。二則須等祖話自己回來。醉月樓不肯答應。懷策勸道。三百塊錢的當頭。祇要一副四五兩重的金鐲。够了。祖話一到家中。便可設法贖還。此刻必須成全。過去醉月樓道。誰叫他去勾搭人家女子。昨天一夜沒回。鬧成大禍。這是他自作自受。怎麼要我拿東西出來。懷策笑道。東西本是祖話兌給你的。此刻你拿了出來。將來可叫他加重再兌一副。豈不是加倍奉還。醉月樓道。再兌我也不希罕。他他本領。瞞着我。在外頭鬧。怎麼要到家裏頭來收場。我一定不能答應。懷策不防醉月樓如此固執。祇得央他先把鐵箱中的鈔票取出。拿去見了祖話。再作計較。誰知醉月樓因隔夜與日橋等在寶利吃過大餐。回到衛家。玆如邀他進房。綉繆了好一刻。兒說起年節已到。不敷開銷。私自問他借三百塊錢。今天剛巧送去。鐵箱裏已祇剩九百塊了。所以抵死不肯去開懷策。沒了法兒。說照你這樣不願意拿出錢去。祖話當真吃了官司。你怎樣對得住他。醉月樓道。官司不是我。我去告的。怎對不住要錢。我做主。一個沒有。後來懷策說得舌敝唇焦。始勉強取出鑰匙。開了一包鈔票出來。懷策一點祇有九百。問醉月樓。可還有醉月樓把鐵箱門一齊開。直指着說道。你瞧可還有麼。他糊

糊塗塗的說家裏頭有一千二百塊錢真在那裏做夢懷策略略呆了一呆暗想祖話雖是糊塗不見得自己用掉了三百塊錢記不清他內中必有緣故不便細問祇好在身畔取出一方絲巾把那九百塊鈔票包了說聲且到開新旅館去再來并叫醉月樓千萬不可走開恐防祖話回家有事醉月樓氣得似乎並未聽見沒答應他懷策出了威家跳上包車一口氣奔至旅館時日色西斜衆人正等得十分焦躁懷策一進門便將祖話一把拉至床背後說知取洋之事祖話聽了急得個目瞪口呆呆懷策却已胸有成算對祖話說如此如此包你一定出得門去祖話尚似信未信外面尤石芝已催着道你們鬼鬼祟祟的到底什麼樣子有話快到外面來講懷策與祖話使個眼風一同出外先把鈔票在桌上放對衆人道洋錢已拿到了對不起衆位祇先有九百你們收了再說邱好仁向祖話把眼珠一睜道怎麼祇有九百講好的話虧你縮得回去尤石芝也跳起來道誰要這九百塊錢拿來做甚天津人車幹提起着高大的嗓子道你當暗們是什麼人有心戲弄人家江北人朱魯也頓時發作道這罰款一准不要他了我們且同到捕房裏去說畢一手緊緊扭住祖話向外要走勞伯湘冷笑對衆人說道蕭先生這種辦事想是要我們請他吃些點心古語說得好請君入甕一刻一准請他到甕邊大嚼也好懷策別的話毫不在心祇有這請君入甕與吃點心三字直刺入耳根之內不覺大吃一驚急把朱魯與祖話攔回向着衆人哀懇不迭正是

空槍好發不易發

暗箭難防却要防

要知懷策把祖話攔回在這開新旅館內怎樣出得門去快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黑吃黑毀據恃蠻

強遇強揮拳鬪狠

話說威祖話在開新旅館被尤石芝等執住蕭懷策向他家中取洋醉月樓祇有九百照了懷策的意思見石芝等俱是

外路口音上海不見得有甚手面所以在床背後與祖詒計議想儘着這九百塊錢交與他們尚有六百塊錢呼祖詒出
張筆據了結這筆據上他做個保人等向祖詒拿了錢端整自己入袋石芝等問他要時祇說祖詒不肯再付那時事
已過去不怕他們發惡雖有筆據在手上海人地生疏不見得敢當官告發况是敲竹槓的事情打官司也是下風決不
懼他不料石芝等這九百塊錢不收朱魯並要扭着祖詒出外勞伯湘更說出什麼請君入甕與吃點心的話來這諸君
入甕是句文言廢策遠解不出意義吃點心三字乃流氓把穢物請人的切口豈有不知暗想伯湘既然說得出這一句
話一定常到上海不像是好惹的人又細看車幹的形狀惡很朱魯的性氣暴躁邱好仁的說話兀突就是尤石芝生得
頰高類削眼露凶光也不見得是甚好人因心下吃了一驚急忙在房門口將手一攔把祖詒與朱魯攔住轉了一個口
風說道我的話尙沒講完你們怎麼這樣性急祖詒拿出了九百塊錢尙有六百既經應許諸位並不是不拿出來祇因
此刻他家裏沒有現錢必得自己出去設法所以與眾位商量情願出張筆據明後天一定拿到不知你們意下怎樣石
芝道他出了一張筆據便可算得錢麼這是什麼事情要等明後天再拿出來懷策道倘然諸位不信祖詒我來做個保
人可好邱好仁道你肯做保我們信得過你但這張筆據怎樣寫法懷策道自然是欠洋六百元明後天送上的話好仁
搖頭道這種筆據寫一百張也是沒用姓戚的這六百塊錢當真一時拿不出來還是我來打個圍場一准叫他寫張借
據說是爲因急用借到尤石芝名下洋六百元准期明日即還你來做個保人并請你策記號蓋個圖章這樣辦法或可
勉強將就不知你可能够擔這副子懷策微想一想道既然出場替朋友了事肩子怎得不擔一准這樣也好但祖詒須
得立刻放他可以使他預備這錢車幹道這錢預備好了我們到那裏來拿祖詒道你們住在那裏由我保人送來不必
衆位勞步可好伯湘道送來可以不必我們住的地方也何必對你細說明兒准到策記來拿最妙懷策道策記來人多
不便這麼樣罷我們可訂定一個地方大家在這處見罷車幹道訂定一個地方也好是白天還是晚上祖詒頷聲道白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天○恐○怕○預○備○不○及○一○准○晚○上○七○八○點○鐘○好○仁○道○白○天○晚○上○多○好○訂○一○個○什○麼○地○方○朱○魯○道○鼻○平○樓○茶○館○如○何○伯○湘○道○那○邊○太○關○三○馬○路○新○開○的○大○興○樓○罷○八○點○鐘○蕭○先○生○若○是○不○來○我○們○再○到○策○記○懷○策○道○約○定○了○那○有○不○來○之○理○伯○湘○點○了○點○頭○出○外○去○找○到○茶○房○借○了○一○副○筆○硯○便○叫○祖○詒○立○據○祖○詒○哭○喪○着○臉○說○沒○有○紙○頭○伯○湘○叫○懷○策○去○買○兩○個○花○古○東○來○懷○策○道○祇○消○一○個○好○了○怎○要○兩○個○石○芝○冷○笑○道○寫○了○借○據○不○寫○伏○辨○能○放○姓○威○的○出○得○這○旅○館○麼○祖○詒○暗○想○看○不○出○這○班○人○真○好○利○害○祖○詒○此○時○巴○不○得○寫○好○了○馬○上○出○去○央○懷○策○趕○快○去○買○懷○策○無○可○奈○何○祇○得○到○外○頭○去○買○了○兩○個○并○買○了○一○張○起○稿○字○的○白○紙○說○祖○詒○不○很○寫○得○來○字○請○那○位○與○他○起○個○稿○子○可○以○照○寫○伯○湘○道○那○個○替○他○起○稿○難○道○我○們○逼○他○寫○麼○姓○威○的○果○真○字○墨○裏○不○好○自○然○是○你○替○他○起○稿○懷○策○臉○上○一○紅○道○字○墨○我○也○不○很○講○究○祇○恐○起○他○不○來○並○非○有○意○推○托○說○罷○提○起○了○筆○像○有○千○斤○之○重○與○祖○詒○面○面○相○覷○寫○不○下○去○伯○湘○見○二○人○真○正○不○能○動○筆○冷○笑○說○道○你○們○當○真○起○不○出○稿○我○可○念○給○你○聽○這○伏○辨○上○應○寫○立○伏○辨○據○威○祖○詒○不○合○姦○宿○尤○氏○閨○女○被○家○族○捉○獲○本○當○送○官○究○辦○求○恩○寬○免○釋○放○以○後○不○敢○再○與○閨○女○往○來○若○再○違○犯○任○憑○重○辦○立○此○伏○辨○是○實○懷○策○聽○一○句○寫○一○句○却○仍○寫○得○別○字○連○篇○當○場○由○石○芝○看○出○說○明○筆○畫○偏○旁○一○改○正○然○後○交○與○祖○詒○照○騰○伯○湘○又○念○那○借○據○道○立○誓○借○據○威○祖○詒○為○因○急○用○央○保○蕭○懷○策○求○借○到○尤○石○芝○名○下○英○洋○六○百○元○正○訂○定○明○日○即○還○情○不○起○利○如○有○差○誤○由○保○人○如○數○還○足○恐○口○無○憑○立○此○誓○借○據○存○照○懷○策○聽○了○仍○一○字○字○照○着○寫○去○寫○到○由○保○人○如○數○還○足○說○這○句○話○太○覺○過○分○請○改○由○保○人○理○直○石○芝○道○改○一○個○字○不○與○願○做○保○人○儘○做○不○願○意○不○必○費○心○我○們○自○有○辦○法○懷○策○將○筆○一○擱○道○這○句○我○一○定○不○寫○看○你○們○把○姓○威○的○怎○樣○車○幹○朱○魯○俱○大○怒○道○鬧○了○半○天○鬧○出○這○麼○一○句○話○來○真○是○豈○有○此○理○我○們○可○給○些○顏○色○你○瞧○說○畢○各○人○一○個○箭○步○搶○至○祖○詒○身○邊○又○要○拉○他○向○外○祖○詒○正○在○七○至○八○欠○的○寫○那○伏○辨○被○二○人○一○嚇○止○不○住○向○懷○策○道○懷○策○哥○今○天○這○事○祇○能○委○屈○你○些○的○了○他○們○要○怎○樣○寫○法○祇○好○照○着○他○寫○我○明○天○決○不○累○你○請○你○放○心○懷○策○沒○法○始○復○鐵○青○着○臉○勉○強○拿○起○筆○來○依○言○寫○下○車○幹○朱○魯○尚○要○動○手○勞○伯○湘○道○

煙又叫廚子棄得。祿隨意燒了幾樣小菜，熱了鍋飯，與祖話吃過，同到提籃橋商議明天交款辦法。醉月樓一見祖話，但沒有一句慰藉的話，反冷言冷語的敲刺着他，偏是這種地方，祖話很有耐性，順受得來。比當初與老太太少奶奶話，話動不動便要使性，不同翻是懷策有些聽不耐煩，止任了他說與祖話商量正事，要緊祖話除了把房產田地抵押之外，那有別的方法？當下開了鐵箱，檢出一套道契，與懷策央他趕緊辦去。懷策道：「契雖容易，脫手無奈，你的事情沒一次不是等米下鍋，可知承辦的人，很是棘手，并且還要吃人暗虧，越是等着用錢，越是格外殺價，該押一千塊的，定祇押八百，真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祖話歎了口氣，道：「算我倒霉，與薛騰鴻睡了一夜，一千五百塊錢的虧，吃定了。如今抵款上，再受些小虧，算得什麼？祇要替我辦到就是。」祖話把道契接來一看，是徐家滙路的地皮三畝，有零並沒房屋，因問要押多少？祖話道：「三千塊錢，押得到麼？」懷策道：「這條路上的地皮，有好有壞，必要先去看過，方好作價。是費事，不比有房屋的，拿得穩。」他祖話道：「先要去，看明天怎樣及另換一套也好。」遂把這契，依舊塞入箱中，又隨手翻了一套出來，乃是白克路一宅洋房，一畝有零地，基懷策道：「這一套三千塊錢，足夠或者還可多些。」祖話道：「多些更妙，我祇拜托着你，仍是半年為期，保人也依舊煩你懷策道：「事已如此，我也推却不來的了。」明兒且找銀主辦去，飯後給你回音。祖話作了個揖，道：「一切費神，遂把鐵箱關鎖，又講了好一回話，懷策始去。這一夜，祖話沒有出外，醉月樓免不得還要絮聒一場，使他鐵箱內怎樣，少了三百洋錢，一千二錢，做九百絕口不敢提起。次日，天已過午，祖話盼望懷策，尙沒有來眼巴巴，甚是焦急，直至四點多鐘，方來回，說銀主雖已寬到一個，祇肯出四千塊錢，如果上願，竟立刻同去寫張押據，便可取洋。祖話道：「祇要事已辦成，四千很好，借據仍請代勞，我來親筆簽字，不必自己到場。」最妙懷策笑了一笑道：「我早已料定這樣辦法，借據已經寫好，請你簽字，并且還要打個圖章，一准可以不必到場。」說罷，在一個紙包內取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祖話也不看寫些什麼，祇在自己的名字底下簽了一個花押，又在身畔摸出一方圖書，蓋上交與懷策，說我的

辦事最喜爽快。祇有你摸得到我的心裏，真是知己。懷策問此刻幾點鐘了？祖詒向壁上那隻天文鐘一看，回說四點一十五分。懷策道：「你的馬車可快，借我一用，好趕緊到銀主處取錢。過五點鐘，銀行一關了門，今天便取不來了。祖詒急呼小陳快叫馬夫配車，懷策道：「小陳，他可跟我同去，停刻餘下的錢，叫他帶回，我可不必再來幹我自己的事。一到晚上，便要到大興樓去，祖詒連稱再好沒有。懷策等馬車配好，遂與小陳一同上車，到銀主處取了洋錢，其實共是五千銀子。借據早由懷策代簽過，割却祇交代了小陳三千二百塊錢。鈔票說扣掉了六百塊錢，晚上的還款二百塊錢，中費另外給了小陳五十塊錢。說是中費裏頭拆出來的，祇因祖詒最信小陳的說話，懷策幹這種事，怎瞞得過小陳，故不時給些甜頭與他，使他免在祖詒面前多說。小陳接了鈔票，坐了馬車回去，無須絮述。懷策把押款的事料理已畢，遂一心去尋找碧山，與他商議晚上事情。碧山自從與章小七毛老補偷了白也，湘許多金珠鈔票，二個人按股均分。老植動手的得了四股，碧山放籠也是四股，小七不過望風，得了兩股，每股約有七八百塊洋錢。東西二百多塊現洋鈔票，三人得了這筆橫財，一時不敢便用，陸續置些衣服之類，漸漸闊綽起來，使人並不疑心。所有金珠等一切贓物，上海不好出現，乘了火車，俱銷在杭州、嘉興、鎮江、南京等埠，也有由天津浦鐵路銷在天津、北京的四分五散，所以任憑肖湘出了極重的賞格，案子斷乎破不出來。這幾日，碧山忽在虹口賭錢，輸得甚是利害，看看身畔的現洋已經完了，銷剩下來，的贓物十戒中，也已不到三成。正想出門去銷些珠子，再到上海翻本那天，因在昇平樓吃茶，盤算着幾時動身，恰被懷策到來，尋見說他近日策記裏，何故不來，弟兄好幾時沒有見了。碧山道：「沒有事，因此不來，免得人家說靠着老兄度日，一進門便疑心要來借錢。懷策道：「我們是同胞弟兄，怎說此話？近來聽得人講你手頭很是活動，看來也站得住，做了哥哥的，很是放心。碧山強笑道：「偶然在虹口贏了些錢，果是有的，做兄弟的，有基本領發得來，財懷策搖頭道：「賭錢，你那會贏，休來誑我。但我也，不問你怎樣發財，祇要混得下去，便好。今天我來找你，祇因有一樁事，大家可以轉些念頭，不知你可肯，那我，去辦。」

碧山與祖話雖是嫡親弟兄，祇因前番金煙筒上祖話坐地分贓，取了碧山的錢，碧山很是不願面子上沒奈何。他心裏頭着實反對祖話平日也頗看得出來，故此隨便什麼事情從沒與碧山商量。今天忽然要用他，碧山暗發乾急，問是怎樣件事，棧策拉他到洋臺半邊把情節一說，知要叫碧山遊幾個人，晚上同到大興樓去，倘然尤石芝勞伯湘等識勢，便能不識勢，端整大鬧一場，吞沒借票上的六百塊錢，要他們當場將票毀消，碧山聽了暗想：這幾天正沒現錢，便用況且遊幾個人極是容易，當下因一口允許，不過說事之後這六百塊必須對分，懷策問倘然這班人抵死不服，鬧出禍來怎樣，碧山道：鬧出禍來大不了，打傷些人替他們請醫調治，這錢大家再派懷策點頭說好，又問此時邀起人來，八點鐘可來得及去碧山道：這不是我誇口，要邀十個八個弟兄，馬上一呼便是八點鐘，包你一準到齊，但祇能向各人照一個相，不便幫你說話，吃講茶，遠犯租界章程，要動手須等出了茶館，在馬路上拿皮榔頭請他一個也斷跑不了，懷策道：但願如此，很好，內中車幹和朱魯兩個看他最是來得，必須格外小心，邱好仁不像有甚氣力，勞伯湘說話利害，不知手脚如何，尤石芝我即刻會打聽蘇幫朋友說他在蘇州地面也頗有些名氣，因他姓尤名超，號叫石芝，所以有人替他取個混名叫做油炒石子，若依這混名看來，一定是油裏滑，不很好弄，也要大家留神，碧山道：這些話不必囑付我們，一到場上自然識得，出人此刻你身邊可有現錢給我幾塊，請他們去吃夜飯，吃過了，便到大興樓來，懷策向衣袋內一摸，取出三塊洋錢，交與碧山問可够了，碧山道：飯店裏去够了，若到酒館內去吃些什麼，至少須帶五六塊錢，懷策因又摸了一兩塊出來，碧山接着叫懷策不妨先去自己，須在此候毛老植童小七到來，然後一同再去，找人懷策見天已暮，暮回到號中，吃了晚膳，又抽了好一刻煙，不坐包車，獨自一人到大興樓，其時尙祇七點半鐘，勞伯湘邱好仁朱魯已到，尤石芝與車幹尙沒有來，再向四下一瞧，見碧山在靠樓梯泡茶，共分兩桌，約有七八個人，也有穿長衣的，也有內穿短襖，外面罩着一件寬闊大衣，或是一口鐘的滿臉，俱是橫肉，在那裏高談闊論，一個多不認識他，碧山見了懷策，也沒招呼。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的得馬一很借拆打他滿扭早邊石了循粟
青碧富齊好據稍人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塊山老齊好據稍人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尤有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石些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芝招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面不架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是住已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血不與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曉得車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得却幹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傷一個對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了馬一個對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什麼富打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地當打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方勞打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勞伯在動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湘與上動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老江滿手動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扭口求饒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做一團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朱魯左額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老上邊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不知如何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一處好場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惡已起了一個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園正是一個皮蛋老搶大拿在恐身心把懷芝錢到底開

出洞惡蛇原最毒

爭餐餓虎易遭傷

知要兩方面這場混鬧誰勝誰負怎樣散場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不死不生弟兄同病

疑神疑鬼朋友擔驚

話說蕭懷策圍吞戚祖詒給與尤石芝等的百六塊錢叫蕭碧山預備下許多打手自己在大與樓茶館內把借據撕掉一窩蜂打至街心大凡相打的人共分三種一種是有深讎夙怨恨不得一下打死祇揀致命地方打的一種是專憤相打揀背心兩腿兩臂等打得起的儘打不使有性命之憂也不使皮破血流的尚有一種是不會相打不願三七二十一隨意亂打以致頭青眼腫一打便狼狽不堪的蕭懷策尤石芝兩方面相打的人並沒十分離怨自然各自留神避着致命的所在況且兩下動手的人雖然多是亡命之徒却一個個俱是憤家所以打了半天兩邊俱沒有什麼意外之事懷策却祇肚腸纏繞此道中乃是外家尤石芝也是一樣故此兩人甫一交手懷策的額角被石芝一拳打腫石芝的面皮破懷策抓破鮮血直流後來越打越懷策心口中一拳喊聲阿呀跌倒在地杜鰲華見了着慌急忙斜刺裏向石芝飛了一脚把他跌出有三尺多遠一時再也扒不起來碧山本來已打不過車幹又見懷策一跌心下一驚鬆了鬆手被車幹揪倒街心在背脊上一頓亂拳打得他眼前烏黑幸虧山老廣秦老敬童小七毛老植見勢不佳一同上去扭住車幹放起碧山馬富因蹄好仁再四哀求放他逃走此時也來幫着五個人打車幹一個尙還勝他不得老三記冷拳第三記湘朱魯四個人的氣力朱魯最大些自然估了上風老和被他打倒又虧杜鰲華把朱魯一連打了三記冷拳第三記流水忽聽吁溜溜一陣叫喚吹响四下裏來了好幾個巡捕湘眼快向老江虛擡一拳一個騰步頓時逃去老江一見

即便擠入人叢之中。若無其事。誰看得出。他會與人相打。失魯在地上。聽有巡捕到來。忍着痛。扒起。飛跑。山老。廣秦。老。教。馬。富。童。小。七。毛。老。植。五。人。本。在。路。邊。車。幹。一。聞。警。笛。亂。鳴。不。約。而。同。的。分。三。面。散。去。車。幹。見。衆。人。跑。掉。也。拚。命。的。向。小。弄。內。一。溜。蕭。氏。弟。兄。俱。已。身。受。重。傷。老。和。也。背。心。上。打。得。甚。是。凌。凌。萬。跑。不。動。杜。錦。華。祇。得。掉。個。槍。花。對。那。些。巡。捕。說。相。打。的。人。多。逃。走。到。弄。內。去。了。巡。捕。信。以。爲。真。俱。向。弄。內。抄。去。方。得。彼此。脫。險。勉。強。奔。了。幾。步。坐。黃。包。車。各。自。回。去。尤。石。芝。也。算。見。機。知。道。相。打。違。章。敲。詐。犯。法。看。見。巡。捕。進。了。小。弄。疾。忙。掩。着。臉。上。血。跡。向。西。飛。逃。及。至。各。巡。捕。在。弄。內。抄。了。一。回。並。沒。有。人。重。到。馬。路。各。人。早。已。走。得。一。個。沒。有。祇。把。開。看。的。人。一。齊。趕。散。並。將。馬。路。口。攔。路。的。黃。包。車。劈。劈。拍。拍。打。了。一。回。彼此。各。散。且。說。尤。石。芝。掩。面。奔。逃。一。口。氣。直。到。跑。馬。場。邊。方。纔。住。步。喘。了。回。氣。恰。好。勞。伯。湘。也。逃。到。此。地。見。面。之。下。伯。湘。問。石。芝。打。得。怎。樣。可。會。受。傷。石。芝。回。說。幸。沒。內。傷。祇。面。頰。上。被。懷。策。抓。破。諒。沒。要。緊。可。恨。這。張。借。據。竟。被。他。把。下。半。撕。去。不。能。作。憑。如。今。該。怎。樣。與。他。交。涉。伯。湘。道。姓。蕭。的。這。人。好。很。他。今。天。預。約。下。許。多。羽。黨。纔。敢。在。茶。館。作。威。幸。虧。我。們。尙。算。不。弱。這。一。頓。打。他。們。有。好。幾。個。人。受。傷。也。儘。够。受。用。的。了。至。於。這。六。百。塊。錢。姓。成。的。一。定。已。經。拿。出。被。他。撈。了。橫。宕。再。也。嘔。不。出。吧。這。是。你。偶。不。留。神。祇。好。自。己。怪。着。自。己。怎。樣。這。種。要。緊。的。東。西。把。他。攤。在。桌。上。祇。用。手。攥。住。一。半。着。了。他。的。道。兒。石。芝。道。難。道。就。此。罷。了。不。成。伯。湘。道。不。罷。你。去。當。官。告。他。這。半。張。紙。偏。是。上。段。沒。有。圖。章。簽。字。有。甚。用。處。若。說。下。半。紙。被。他。在。茶。館。搶。去。我。們。不。妨。做。個。見。證。告。准。了。他。恐。他。到。了。堂。上。一。定。抵。賴。或。者。說。這。據。本。是。勒。寫。牽。連。到。旅。館。裏。九。百。塊。的。事。情。這。案。鬧。得。大。了。我。們。不。但。仍。追。不。到。錢。并。防。還。要。擔。個。罪。名。豈。不。是。自。討。苦。吃。此。事。我。決。不。贊。成。石。芝。道。照。你。說。來。祇。好。眼。看。這。六。百。塊。錢。生。生。的。被。他。吞。去。了。麼。伯。湘。道。怎。麼。不。是。此。刻。我。想。你。最。好。趕。緊。與。麗。鴻。和。令。姊。回。去。我。們。也。要。暫。避。數。時。防。着。今。天。這。樣。一。鬧。明。天。尙。在。新。聞。紙。上。登。出。捕。房。還。要。訪。查。不。是。兒。戲。的。事。要。報。仇。緩。天。再。來。石。芝。被。他。這。樣。一。說。覺。得。三。十。六。着。真。是。走。爲。上。着。當。下。遂。回。到。小。客。棧。去。見。了。尤。氏。說。明。一。切。翌。日。押。着。麗。鴻。乘。火。車。回。蘇。後。

書再表車幹等也由勞伯湘通知各自暫散不必絮述書中再說蕭懷策回至號中衛良新龍伯清等見他頭青腫信
 了一驚急問為何這等狼狽懷策不便明言祇說因坐電車跌傷此時渾身疼痛必須安睡片刻料無妨礙龍伯清深信
 不疑衛良新却暗詫異但不細問祇得蕭碧潭扶他上樓安寢誰知懷策不睡倒還不甚覺得一睡下去反而
 身動彈不得恍如筋斷骨折一般在床上呻吟聲不絕碧潭問他可要吸煙懷策點了點頭有氣無力的回說沒有人裝碧
 潭說衛先生裝得很好惹叫良新上來裝了一筒送至口邊懷策微微呼了一口第二口便接不上來張開了嘴喘息不
 已良新叫他快吸無奈一些氣力沒有斗門上一個窠核大的煙泡頓時燒將起來變為灰燼良新祇得把煙槍接過將
 斗門收拾乾淨再裝一筒與他後知仍是這樣良新看他這種形狀愈疑不是他在電車跌傷因問可要趕快請個醫生懷
 策搖頭說不必請醫恐是跌仆後脫了煙癮所致最好馬上吞個煙泡那說話却聲甚低且又斷斷續續急切聽不出
 來良新叫碧潭取了杯茶果真打了兩個煙泡放在茶內化開遞給他一口口的勉強喝下此時懷策微呼心痛又說胸
 口有些作噁恐要嘔吐叫良新碧潭一齊下去且等睡一回二人答應下樓見碧山氣急敗壞的奔至號中間懷策
 可會回號碧潭說回來已有一刻鐘了因坐電車跌傷身子不很舒服現在樓上安睡碧山含糊答應道我曉得他跌傷
 來的現要到房內看他這登登上樓而去良新看他面色也不對并且一身簇新的衣服纏得甚是異樣那馬褂上
 更有兩個鈕頭彷彿被人扯斷愈疑二人不幹好事必在外頭有甚相打事情碧山上得樓去見懷策似乎睡熟將他推
 了一推懷策綳眉大呼阿唷睡眼見是碧山問他既已回家還要到此做甚碧山道我會回家麼因老和打得寸骨寸
 傷我不得不送他回去現在趕緊要請傷科看治問你要錢所以勉強來的就是杜錦華等停刻也要到我家中取錢快
 把三百塊頭給我好帶回去分派眾人今兒這一樁事雖然我們有幾個受了些傷他們也沒有便宜并有入叩頭求饒
 那面子終算過得過去往後不見得再敢找你說話再找我們再打看他們打得可怕懷策伏枕呻吟道這錢自然要我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道今年本已做過三次祇因第三次在十一月間生魂沒有捉到所以此次尙可再做這是病人的祖先積德纔得他五行有救祖話道你方纔不是說道家的燒替身靠不甚住你得真師傳授可以百不失一怎的十一月裏這次却不驗起來應鐘道內中有一個緣故我這作法的時候乃在夜間子初爲始至黎明寅初爲止倘這兩個時辰之內捉不到一樣八字的生魂一交寅正陽氣上升不能攝召眼見得病人注定命盡蘇絕無可挽救這是真正少有的事祖話道今夜捉他不到難道明天便不好設壇鐘道師尊傳授秘法再三諄囑倘遇攝召不靈必是病者上干天怒如陽世犯法衆多在十惡不赦之例萬萬不可再替設壇以免自己亦遭天譴那壇資亦祇減收十分之一百元取香燭等費十元不許多索分文多了我不能消受祇好買長燒哩祖話道原來如此我想一日中萬生萬死天下時辰八字相同的人正多怎會偏偏召他不來應鐘道還有兩個原因一因轉輪王派人投生一個時辰之內各省各府各州縣地方多有不在一處遠了便召不到他二因作法必在晚間凡人晚間臨睡時節倘把自己的禱子倒蓋在身那魂靈便攝他動是絕妙的壓法兒祖話道你替蕭先生查過東獄府勾到簿可知他何年何月建生應鐘道簿上勾到的人名字甚繁向例祇的壓法兒不注生年他的死月乃在本月日子在三天以內天機不能預漏恕我不細說罷祖話問衛良新龍伯清道你們注死月不注生年他死月乃在本月日子在三天以內天機不能預漏恕我不細說罷祖話問衛良新龍伯清道你們可知老班的生日快替他好去預備作法二人回說並不知道蕭碧潭道我家堂兄的生日最是好記乃是乙巳年五月五日午時應鐘昨舌道乙巳屬蛇五月五日午時乃是蛇蟲迴避的時刻他偏從此刻建生真好造這一場病救好了他必有大富大貴的日子在後可喜可賀祖話道別語如今慢說八字你既然知道可是今夜就要設壇還是須等明日應鐘道自然愈速愈妙一准今夜便幹但壇場必須設在我的家內爲的是牌召了城隍土地便要同着到荒郊捉魂租界上斷幹不來祖話道捉魂你同着去麼我們可能到壇上來看你作法應鐘道祇要膽大的人有甚不可況且作法時正一位本家到壇一來叩拜神靈三則看看這一壇法事從半夜直至黎明真是吃力並不是哄騙錢財祖話道

劉○猛○去○請○帳○上○却○寫○了○十○塊○桑○醫○生○家○掛○號○先○生○要○一○角○洋○錢○掛○號○劉○猛○墊○了○出○來○回○號○去○報○帳○拿○了○兩○角○少○頃○桑○天○良○坐○了○三○響○包○車○一○個○車○夫○攙○了○藥○車○一○個○車○夫○拉○着○車○子○飛○風○而○來○良○新○迎○着○先○到○帳○房○講○了○好○一○番○話○然○後○上○樓○看○過○傷○勢○說○是○損○了○胸○旁○兩○根○脆○骨○甚○屬○危○險○并○且○不○像○但○祇○跌○仆○所○致○不○出○三○日○恐○防○有○性○命○之○憂○故○意○不○肯○醫○治○懷○策○聽○他○說○不○但○是○跌○仆○受○傷○暗○暗○伏○他○本○領○又○說○三○日○之○內○要○死○祇○祇○急○得○面○如○土○色○可○笑○世○界○上○那○班○惡○人○平○日○萬○刁○萬○毒○隨○便○什○麼○他○都○不○怕○却○祇○怕○着○一○個○死○字○其○實○既○然○怕○死○為○什○麼○要○作○惡○多○端○既○然○作○惡○多○端○依○着○天○理○而○論○必○應○少○活○幾○年○怕○他○也○是○無○益○至○於○懷○策○此○次○雖○然○身○受○重○傷○其○實○尚○不○至○死○桑○天○良○這○幾○句○話○全○是○嚇○人○的○江○湖○訣○兒○旁○邊○衛○良○新○見○懷○策○面○色○慘○變○向○天○良○再○三○央○懇○說○醫○家○有○割○股○之○心○務○要○他○設○法○施○救○天○良○向○他○耳○語○一○回○良○新○叫○碧○潭○取○支○雲○茄○煙○來○一○面○請○他○吸○煙○一○面○走○至○懷○策○床○前○伏○在○他○的○枕○上○附○着○耳○朵○說○道○即○刻○桑○醫○生○與○我○私○講○這○傷○並○不○是○真○正○沒○法○救○治○祇○因○藥○本○貴○重○說○要○三○百○塊○錢○半○個○月○可○以○包○愈○經○我○向○他○婉○懇○現○已○減○到○二○百○再○少○不○肯○答○應○且○須○先○付○後○醫○你○睡○怎○樣○懷○策○嫌○二○百○塊○錢○太○多○良○新○又○道○他○見○你○開○着○一○所○洋○貨○字○號○是○一○個○有○錢○的○人○又○是○受○傷○很○重○這○竹○槓○怎○得○不○敬○但○祇○要○半○個○月○真○能○醫○好○二○百○塊○錢○雖○是○貴○些○譬○如○請○了○個○本○領○淺○薄○的○醫○生○吃○下○藥○去○一○天○天○沒○有○效○驗○拖○得○日○子○多○了○也○要○花○到○這○許○多○錢○身○子○還○要○受○盡○苦○楚○我○想○不○如○依○了○他○罷○懷○策○聽○說○得○有○些○意○思○忍○着○肉○痛○點○頭○允○許○但○祇○願○先○付○一○百○尚○有○一○百○愈○後○再○酬○良○新○順○口○說○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因○向○天○良○把○先○付○一○半○的○話○說○知○天○良○答○道○令○東○給○我○二○百○塊○錢○乃○是○兄○弟○格○外○誠○讓○這○傷○要○醫○他○痊○愈○至○少○須○費○百○幾○十○塊○洋○錢○藥○本○方○能○半○個○月○內○見○功○所○以○一○定○先○要○取○錢○少○了○不○敷○配○藥○豈○不○就○誤○日○子○請○令○東○格○外○體○諒○良○新○又○至○床○前○討○取○懷○策○回○話○懷○策○此○時○巴○不○得○馬○上○便○愈○并○想○先○後○終○要○給○錢○因○叫○良○新○一○准○照○付○快○請○他○切○脈○開○方○天○良○見○已○答○應○付○錢○始○叫○車○夫○把○藥○包○取○來○檢○出○兩○包○未○藥○鎮○和○好○了○交○與○懷○策○說○這○兩○包○藥○今○天○先○請○用○陳○酒○冲○服○止○住○疼○痛○明○天○另○換○新○藥○必○須○配○合○起○來○午○後○親○自○送○到○這○藥○服○下○肚

去不論跌傷打傷包管定有奇效可以不必診脈也不必開葯方子另煎藥燉策聞不論跌傷打傷俱有奇效說到他
 的必底竟把桑天良當做神仙一般接了藥感謝不盡天良又取出三張膏藥一張替他貼在胸口兩張貼在腰內說腰
 間也已受傷必須加意保護懷策更是欽佩令良新向帳房取到二百塊錢鈔票當面交付天良接了路謝一謝起身告
 辭說明日不必來請飯後兩三點鐘准來複診懷策令良新代送下樓二人又到帳房坐了片時良新開發了包車夫的
 車金始叫他點好車燈送天良登車回去這一下懷策難爲了二百塊錢桑天良實在到手了一百六十尚有四十乃衛
 良新取去原來良新看透懷策的傷一定是與人相打而起內中有說不出的隱情故桑天良一到號中先請他至帳房
 內告知此意叫他上樓去把言語略冒一冒倘然有些意思不妨索價包醫言定所有醫金二八分拆桑天良何樂不爲
 一口應許故此與懷策所講的話妙語雙關勢真似有些本領使懷策心悅誠服拿出錢來後來又到帳房乃是良新
 分拆這筆餘利蕭懷策專一劃策人家銀錢不料衛良新竟又劃策蕭懷策的銀錢有其東乃有其夥真是賢主嘉賓天
 生一對便宜了桑天良發到這一筆財自從掛了傷科招牌祇恐尙是初次因他真是賣拳出身胸無點墨除依據着幾
 張陳方替人醫治硬傷之外尙要開方診脈那裏弄得來他平日檢直沒人請教難得今天碰到此種機會所以推釋藥
 本昂貴定要全數收取現洋防着服藥無效將來再要索酬不能開口之故本來上海的社會上有三種叫名醫生最是
 不堪第一種是挑痧不辨暑濕風寒不識寸關尺脈祇要動得手便敢大膽掛牌人家請他挑治他便針灸的亂
 戳亂刺不顧人性命出入這敢青蒿木香的微授藥方第二種是推驚此輩婦女居多儼然自稱幼科遇到小孩有病橫
 七豎八的東也推推西也摸摸摸摸了兒給些驚藥騙人錢財或更口授丹方叫病家如法購服每每藥不對症真是誤人
 不淺第三種便是傷科習此者大半武夫不讀醫書不知藥性祇憑着老師傳授的一張銅人圖幾張秘方說傷在什麼
 穴道用什麼藥怎樣醫法也有連銅人圖上的部位尙還攪不清楚祇靠着秘方騙人的桑天良正是此類懷策這一下

合該睡氣請教着他吃了他所給的藥依舊身疼胸痛前氣促血湧一口口直冒出來這夜竟沒有睡一到天明便夾良新叫劉猛去催請天良快來好個桑天良洋錢到手病人的傷勢輕重怎在心上仍挨摸到兩點多鐘方去昨天給的藥末一種是淡黃色一種有些紫色今天却改了一種硃紅色的說是纔合起來吃下去定能傷勢減輕疼痛漸止胸口也得鬆動不至再吐鮮血那知連服三日依舊如水瀝壁一些沒有意思到得第四天上反又寒熱大作神識不清口中昏迷糊糊的不是說六百塊錢那個分我便是說你們要打再打但這錢乃是我的你等斷斷休想去嚇得服伺他的蕭碧潭一個人不敢在房裏着良新或龍伯清劉猛等大家作伴良新見懷策傷勢日重恐有不測雖然號中一切銀錢可與伯清公然享用但他的兄弟碧山平時人甚潑潑必須先給個信請他前來商量怎樣調治與一切善後事宜使他拿不到什麼過處知他住在鄭家木橋因叫碧潭連次去請誰知也一般的臥牀不起病得人事不知問他同居的人是什麼病據說乃是傷發並受外感所致竟和懷策同病相憐而且更是同日所起良新暗想他二人可算得難弟難兄這一天在外頭必有不可告人之事以致如此又想轉瞬年關已到何不趁着這個機會和龍伯清商量把號中帳目改動將賺錢的變做虧折很有一二千銀子槍花可掉倘然懷策與碧山死了沒人查帳不必說他即使病愈他商業上究竟是個外行一時料也查不出來遂彼此密議定安竟然翻了個海底波濤各人弄了千把塊錢歡歡喜喜端整度歲光陰如箭除夕將臨戚祖貽自從在薛麗鴻身上吃了一大虧又受了醉月樓許多絮聒居然有好幾天並沒出門看看年節已近妓院菜館銀樓綢緞莊珠寶店洋貨店等許多帳目俱要還人約略算了一算必須二千塊錢左右雖然鐵箱裏罄其所有已可敷衍過去但新年內的用度尙還無着這幾天懷策又絕跡不來不知爲了何事除了他又沒第二個人商量不覺心頭甚是納悶一日在家內再坐不住到策記號去看懷策想與他談一回心順便再托他寬個銀主抵借兩三千塊洋錢預備新正應用不料到得號中良新說起懷策大病心上吃了一驚問是幾時起的得的什麼症候說在替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道今年本已做過三次祇因第三次在十一月間生魂沒有捉到所以此次尙可再做這是病人的祖先積德纔得他五行有救祖話道你方纔不是說道家的燒替身靠不甚住你得真師傳授可以百不失一怎的十一月裏這次却不驗起來應鐘道內中有一個緣故我這作法的時候乃在夜間子初爲始至黎明寅初爲止倘這兩個時辰之內捉不到一樣八字的生魂一交寅正陽氣上升不能攝召眼見得病人注定命盡蘇絕無可挽救這是真正少有的事祖話道今夜捉他不到難道明天便不好設壇鐘道師尊傳授秘法再三諄囑倘遇攝召不靈必是病者上千天怒如陽世犯法衆多在十惡不赦之例萬萬不可再替設壇以免自己亦遭天譴那壇資亦祇減收十分之一百元取香燭等費十元不許多索分文多了我不能消受祇好買長燒哩祖話道原來如此我想一日中萬生萬死天下時辰八字相同的人正多怎會偏偏召他不來應鐘道還有兩個原因一因轉輪王派人投生一個時辰之內各省各府各州縣地方多有不在一處遠了便召不到他二因作法必在晚間凡人晚間臨睡時節倘把自己的禱子倒蓋在身那魂靈便攝他動是絕妙的壓法兒祖話道你替蕭先生查過東獄府勾到簿可知他何年何月建生應鐘道簿上勾到的人名字甚繁向例祇的壓法兒不注生年他的死月乃在本月日子在三天以內天機不能預漏恕我不細說罷祖話問衛良新龍伯清道你們注死月不注生年他死月乃在本月日子在三天以內天機不能預漏恕我不細說罷祖話問衛良新龍伯清道你們可知老班的生日快替他好去預備作法二人回說並沒知道蕭碧潭道我家堂兄的生日最是好記乃是乙巳年五月五日午時應鐘昨舌道乙巳屬蛇五月五日午時乃是蛇蟲迴避的時刻他偏從此刻建生真好造這一場病救好了他必有大富大貴的日子在後可喜可賀祖話道別語如今慢說八字你既然知道可是今夜就要設壇還是須等明日應鐘道自然愈速愈妙一准今夜便幹但壇場必須設在我的家內爲的是牌召了城隍土地便要同着到荒郊捉魂租界上斷幹不來祖話道捉魂你同着去麼我們可能到壇上來看你作法應鐘道祇要膽大的人有甚不可況且作法時正一位本家到壇一來叩拜神靈三則看看這一壇法事從半夜直至黎明真是吃力並不是哄騙錢財祖話道

卷五

第二十四回

三更半夜捉生魂

一飯千金交損友

二九

去燒。若叫吳鑿光起課，甚是渺茫。我想不如去請個走陰的，他能够親赴陰司，到各衙門查訪一切，比起課更靠得住。祖道這個人，現在有麼碧潭道西門外白雲飄落鄉，現有此人，姓名喚應鐘，年紀六十多了，從前我自己生過一場大病，乃是走頭傷寒，我娘請他到家裏來，點了一對香燭，他在香案上宛像死去，到陰司去查了一回，醒轉來，交代我娘說是衝撞了七煞五聖，送了一次藥，飯燒了許多紙錢，纔漸漸好起來的。所以我認識這人，祖道如此，再好沒有，你可快些請去。碧潭目視良新，祖道覺着對良新道：衛先生，你給他些錢，這事交代他去辦，能將來懷策病體好了，倘然問起就說這主意是我所出，大不了幾十塊錢。朋友間擔代得起，良新聽了，唯唯遂叫碧潭到帳房，向伯清取錢，先往虹廟後至西門請符應鐘。碧潭答應自去，祖道也想下樓，猛聽牀上蕭懷策極叫一聲苦死我也，喉間一口鮮血，向上直冒，出外噴了一枕兩，嘴凹及上下唇也俱是血，霎時雙睛倒插，氣促如絲，幾似立刻要嗚呼哀哉。嚇得祖道急閉着眼，倒退數步，不敢再視，正是：

慘報不教身便死

惡人惟有病來磨

要知蕭懷策這一口血噴出之後，性命如何，蕭碧潭去請的符應鐘，怎樣到號中搗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三更半夜捉生魂

一飯千金交損友

話說戚祖詒在蕭懷策房中探病，懷策忽然大叫一聲，鮮血直噴，濺了一枕。頓時兩眼直視，一口氣幾乎回不過來。祖詒嚇得毛骨悚然，急忙閉緊眼睛，那身子從牀前直退到窗口，半邊不敢近前。逼視良新，見了知道他沒見過這種病勢，所以心下着慌，連說戚祖翁休得害怕，我們下樓去坐。祖詒顫聲說道：你瞧他不妨事麼？良新道：諒情此刻斷不妨事，儘請放心。於是叫龍伯清上來，陪了病人，自己和祖詒下樓。可笑祖詒從前老太太有病不肯在房中作伴，毫不在心，妻子有

病也。是一樣。如今爲了一個極不堪的朋友。偏要他擔着心事。恐他萬一不測。好似斷了一支手臂。沒有助力的人。真是親疏倒置。黑白不分。世間這種人。可算得別有肝腸。全無心肺。良新把他陪着下樓之後。知他煙癮很大。在帳房內。炕榻上。開了盞燈。請他吸煙。再談談懷策的病。說他自己咬定是電車跌傷而起。若依旁人看來。祇恐尙有闖事。事情如今吃了桑天良的傷藥。一些不見效驗。可有什麼別的醫生。另請一個。祖詒答稱。須等碧潭回來。祇要那走陰差的。真有本領。當能起死回生。不致眼看着他束手待斃。若說醫生一層俗語。講得好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這樣危險。萬分的症候。那個醫生醫治得來。不必再請請來了也。一定無益。良新聽他祇注重在看陰差的身上。落得附和幾句說佩服他。高見不差。本來世人若是生了重病。醫生若能個個醫好。終年便可沒有死人。那有此理。還是走陰差有些把握。他能親到陰曹地府。設法相探。倘然其人命盡。祿絕。或尙可以挽救。與醫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二人說說講講。不知不覺。天已昏黑。但見蕭碧潭已經回來。說虹廟的香已燒過了。願心已替他們許了。病痊了自己去還符。應鐘立刻便來。叫我們預備香燭。銀錠一到。便可決定生死。祖詒道。生死他竟決定麼。此人當真有些意思。良新道。停刻香燭。點在什麼地方。碧潭道。他曾說過。點在客堂裏頭。他好看明了。香知道病人得的何病。怎樣挽救。倘有邪鬼。一切他會到病人房內。驅逐出去。斷不敢偏強。良新因叫劉猛買了一對香蠟。十串元寶。十球長錠。整備應用。剛巧購到符應鐘也。已來了。碧潭招呼他在客堂坐下。祖詒出外看時。見這人鬚髮已蒼。身上穿一件青布棉袍。黑布大袖。羔皮馬褂。頭上戴的是毡笠子。帽足登青布棉鞋。絕似鄉人模樣。聽他口音。是江北人。坐在椅上。閉着眼睛。不知幹些什麼。碧潭問。可要把香燭點他起來。那人點了點頭。等把香燭點好。立起身。向香上。瞧了幾瞧。重復低頭坐下。約有四五分鐘。光景。忽然間。擡起頭來。圓睜怪目。放在喉嚨。喊了一聲。不許。攔攔停。刻我自。有道理。旋又默不作聲。足有十幾分鐘。忽向香案上。端端正正。整了四個香頭。伏在地上。不動。又是十幾分鐘。這纔站起身來。對碧潭道。病人得病的底細。根由。與他的藏命一切。我都查明白了。病人於十

天○前○黑○夜○間○衝○撞○了○七○煞○神○祇○七○煞○神○祇○因○令○披○頭○五○鬼○及○陰○兵○打○他○吐○血○是○帶○血○陰○人○把○血○噴○他○忽○寒○是○騰○蛇○繞○
 渾○身○作○痛○口○吐○鮮○血○忽○寒○忽○熱○如○醉○如○癡○渾○身○痛○是○五○鬼○及○陰○兵○打○他○吐○血○是○帶○血○陰○人○把○血○噴○他○忽○寒○是○騰○蛇○繞○
 他○如○醉○如○癡○是○病○符○磨○他○以○致○病○勢○十○分○凶○險○祇○要○神○模○一○堂○紙○船○兩○條○三○牲○全○副○元○寶○一○百○串○小○錠○一○百○球○
 陰○兵○紙○衣○二○十○套○陰○人○紙○箱○子○一○隻○紙○女○衣○褲○兩○套○血○湖○經○一○百○卷○發○送○西○方○便○可○安○然○無○事○無○如○查○他○的○祿○命○不○久○東○
 獄○府○已○於○上○月○間○上○了○名○字○現○遣○勾○魂○使○勾○魂○籠○君○已○經○畫○押○三○日○內○祇○等○無○常○一○到○便○恐○性○命○難○留○幸○虧○今○日○請○我○前○
 來○尚○可○勉○強○挽○救○但○非○捉○生○替○死○不○可○不○知○府○上○的○意○思○怎○樣○碧○潭○聽○了○這○一○席○話○做○不○來○主○不○敢○回○答○衛○良○新○龍○伯○清○
 也○面○面○相○窺○祖○語○因○他○說○得○病○情○很○對○十○分○信○到○二○十○四○分○間○怎○樣○叫○做○護○生○替○死○應○需○多○少○銀○錢○應○鐘○道○捉○生○替○死○乃○
 是○病○人○必○得○要○死○故○去○找○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建○生○的○人○前○去○替○他○上○海○人○叫○做○燒○替○身○道○家○本○有○此○法○但○有○燒○得○到○
 的○也○有○燒○不○到○的○不○能○十○拿○九○穩○并○且○近○來○符○籙○失○傳○法○師○遇○到○此○項○法○事○每○每○推○說○殺○命○養○命○暗○損○陰○鷲○不○肯○承○辦○我○
 的○捉○生○替○死○之○法○乃○得○真○師○秘○授○係○周○朝○桃○花○女○遺○傳○不○必○念○經○拜○懺○混○鬧○騙○人○祇○消○一○人○作○法○一○人○接○聲○定○能○捉○到○生○
 魂○百○無○一○失○不○過○此○事○一○年○之○中○至○多○祇○能○三○次○再○多○必○犯○天○條○定○要○五○雷○轟○頂○所○以○不○辦○便○罷○要○辦○必○須○一○百○塊○錢○連○
 香○燭○紙○馬○三○牲○齊○供○等○一○應○在○內○祖○語○聞○所○未○聞○聽○得○津○津○有○味○因○問○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人○既○被○捉○去○生○魂○可○有○什○
 麼○解○救○法○兒○應○鐘○道○解○法○怎○麼○沒○有○解○了○却○仍○可○捉○他○回○來○但○尊○府○如○不○做○此○事○何○必○說○他○祖○語○道○一○百○塊○錢○真○能○够○買○
 一○條○命○誰○說○不○做○病○人○雖○與○我○是○個○朋○友○却○是○至○交○我○可○替○他○作○得○來○主○一○准○煩○你○做○去○你○可○先○把○解○法○說○給○我○聽○并○且○
 既○破○了○法○如○何○又○把○他○捉○得○回○來○應○鐘○道○大○凡○燒○替○身○死○去○的○人○必○是○暴○疾○而○終○儘○有○睡○在○牀○上○夢○裏○頭○被○把○魂○捉○去○
 的○祇○要○家○人○立○時○覺○察○急○取○磁○碗○一○隻○向○死○者○頭○前○摔○碎○可○以○馬○上○還○魂○至○於○破○法○後○如○何○再○能○捉○他○這○却○仗○着○許○多○符○
 呪○的○妙○用○不○能○細○說○他○了○祖○語○道○照○你○說○來○此○事○一○年○至○多○三○次○刻○已○年○夜○到○了○難○道○今○年○你○恰○好○祇○做○過○二○次○麼○應○鐘○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道今年本已做過三次祇因第三次在十一月間生魂沒有捉到所以此次尙可再做這是病人的祖先積德纔得他五行有救祖話道你方纔不是說道家的燒替身靠不甚住你得真師傳授可以百不失一怎的十一月裏這次却不驗起來應鐘道內中有一個緣故我這作法的時候乃在夜間子初爲始至黎明初爲止倘這兩個時辰之內捉不到一樣八字的生魂一交寅正陽氣上升不能攝召眼見得病人注定命盡祿絕無可挽救這是真正少有的事祖話道今夜捉他不到難道明天便不好說應鐘道師尊傳授秘法再三諄囑倘遇攝召不靈必是病者上干天怒如陽世犯法衆多在十惡不赦之例萬萬不可再替設壇以免自己亦遭天譴那壇資亦祇減收十分之一百元取香燭等費十元不許多索分文多了我不能消受祇好買長燒哩祖話道原來如此我想一日中萬生萬死天下時辰八字相同的人正多怎會偏偏召他不來應鐘道還有兩個原因一因轉輪王派人投生一個時辰之內各省各府各州縣地方多有不在一處遠了便召不到他二因作法必在晚間凡人晚間臨睡時節倘把自己的禱子倒蓋在身那魂靈便攝他動是絕妙的壓法兒祖話道你替蕭先生查過東獄府勾到簿可知他何年何月建生應鐘道簿上勾到的人名字甚繁向例祇的壓法兒不注生年他的死月乃在本月日子在三天以內天機不能預漏恕我不細說罷祖話問衛良新龍伯清道你們注死月不注生年他死月乃在本月日子在三天以內天機不能預漏恕我不細說罷祖話問衛良新龍伯清道你們可知老班的生日快替他好去預備作法二人回說並沒知道蕭碧潭道我家堂兄的生日最是好記乃是乙巳年五月五日午時應鐘昨舌道乙巳屬蛇五月五日午時乃是蛇蟲迴避的時刻他偏從此刻建生真好造這一場病救好了他必有大富大貴的日子在後可喜可賀祖話道別語如今慢說八字你既然知道可是今夜就要設壇還是須等明日應鐘道自然愈速愈妙一准今夜便幹但壇場必須設在我的家內爲的是牌召了城隍土地便要同着到荒郊捉魂租界上斷幹不來祖話道捉魂你同着去麼我們可能到壇上來看你作法應鐘道祇要膽大的人有甚不可況且作法時正一位本家到壇一來叩拜神靈三則看看這一壇法事從半夜直至黎明真是吃力並不是哄騙錢財祖話道

既要本家同往碧潭，必得要去。這麼樣，這種千年難見的事，我今天很想去看看。大家一同去罷。碧潭道：戚先生同去很好。但符半仙住在西門落腳，今夜祇恐不能回來。祖道：家中本來沒甚事情，不回去也。沒有什麼，遂喚馬夫進來，叫他放空車放他。對少奶奶說：少爺今天有事，不回來。他晚上要到大舞臺看顛倒串戲，看了戲，早些回轉公館。馬夫諾諾而去。祖道問符應鐘：可要先取些錢。應鐘回說：隨便。祖道：一共祇有一百塊錢，先付你罷。你好好去，多買香燭，元寶等應用之物，回頭遂叫龍伯清付錢。伯清面有難色，道：不瞞戚祖翁，說年節已到，東翁又在病中，帳上甚是緊促。這錢付不出來。祖道皺眉道：就是他自已開的生了病，用幾塊錢，即使沒有，怎好不與他想法。兒良新道：並不是帳箱裏此刻沒有。龍先生最是古方，他因除夕結帳，開支不敷，甚鉅，所以不敢動用。祖道笑道：除夕尚有幾天，倘然真是不夠，不妨與我商議。二人巴不得他有一句話，滿面天花的答道：既是戚祖翁肯替做東，出力莫說一百塊錢，要付便再多些也。尚不妨。遂由伯清開了鐵箱，檢出一百塊錢鈔票，交與祖道，轉付應鐘。應鐘接了先去。祖道遂在號中便飯，良新叫廚房藥得，祇添了一盆火腿，一碟醬鷄，飯畢以後，又接連吸了七八筒煙，打了幾個煙泡，始與碧潭叫了兩部有中國照會的黃包車，到白雲觀下車，步行向鄉間而去。算他待朋友熱心，何必熱心到這個地步。算他愛看熱鬧，這又並非熱鬧的事情。總之祖道這一種人，偶然高興起來，隨便什麼事，多高興去，幹不高興求他去，也是不去。說得好聽些，叫做大爺脾氣，不好聽，檢直是個沒腦子的罷了。二人走了片時，臘月下旬的天氣，風高月黑，鄉間與城市不同，另有一種冷森森、寒懷懷的氣象。祖道自到上海坐馬車，包車慎的這種地方，怎走得來。何況更是黑夜，因隱隱見前邊有所房屋，急問碧潭：可是到了碧潭，回說沒到。走過了這個宅子，尚有五六條田岸，正在彼此言談，忽然那屋子內衝出一條惡犬，向二人咬個不住。祖道嚇得不敢再走，碧潭見了急將身子向地下一蹲，那大遠的狂吠數聲，跑了開去。祖道始重復舉步，那犬却又追將過來，咬得更是利害。祖道要想避他，拔步飛奔，被碧潭一把扯住，說：越奔他越是要咬我。有一個法兒，說罷仍復蹲

續上海繁華二集

下地。去抓了一個泥塊。向那大兜頭拋去。但聽撲的一聲。恰恰打在他的頭上。那犬一陣亂搖。搖着耳垂。着尾巴。向邪刺裏。遞去。這纔扶着祖姑。穿過這所房屋。轉了個彎。望見一遺楊。始到符應。鐘家裏邊。也有條狗。聽得門外有人直喚。出來。應鐘開門。出看見是祖姑。和碧潭。到了。叱開狗。接至裏邊。請二人坐下。有個香工。模樣的人。斟上兩杯茶來。祖姑看這屋。一排五間。俱是平房。正中一間。客堂。桌子上。供着許多神模。一副三牲。點着兩枝大蠟。焚着一爐檀香。其餘並沒什麼。左邊一間。屋內。地下。點着一對香燭。也有三牲。一副。因問何故。齋在地上。應鐘說。此名曰。筵乃。召當方鬼卒。所用。再看右邊。那間屋內。放着許多元寶。小銚。並紙船。馬之類。說待作法時。焚化。祖姑問。幾點鐘。便要作法。應鐘說是時候了。在身畔。取出兩道符來。一道交與祖姑。一道交給碧潭。叫二人揣在腦際。髮內。預防衝撞。凶神惡煞。非同兒戲。自己。脫去長衣。散開頭髮。在額上。繫了一條紅布。下身。赤足。草鞋。一手執劍。一手執了一疊符籙。向壇前。暗唸禱禱。一回。不知念些什麼。叫碧潭。叩頭。碧潭叩了十幾個頭。應鐘放下寶劍。換了一塊令牌。東碰西碰的。碰了一番。又燒了好幾道符。其時。已交子正。香工。將元寶。紙船。馬。一齊焚化。并燒了幾球小銚。接過應鐘手內的令牌。送上一個黃布小磨。磨上。畫着好幾道符。又是一面小小銅鼓。應鐘接了一手持。磨。一手擊鼓。出門向外。香工。拿了無數小銚。跟隨在後。一路焚燒。應鐘口內。念着咒語。說着。乙巳五月五日午時的八字。生辰。落荒而走。那咒。漸念。漸高。香工。一路燒銚。一路接聲。隱隱。像是來。嘍。二字。其時。野雲。四合。寒星。半明。一陣陣的朔風。不但吹得人。毛竅。生寒。且疏林。衰草。之間。發出。一種。嗚咽。淅淅。颼颼。的奇響。夾着。怪鷓。夜鳴。有類。鬼嘯。這景。狀。甚是。淒絕。田。際。間。又。燐。火。幾。幾。忽。現。忽。滅。作。慘。碧。色。大。是。駭。人。祖。姑。祇。跑了。三四。箭。路。不敢。再看。拉着。碧潭。的手。說。我們。快些。回到。屋子。裏。去。不要。看。罷。碧潭。雖。是。頑。童。也。覺。有。些。膽。怯。因。說。外。頭。本。來。風。大。還是。裏。面。去。坐。透。一回。回。至。屋。中。祖。姑。換。着。心。口。像。在。那。裏。別。別。的。跳。定。一。定。神。問。雇。工。人。要。杯。熱。茶。吞。了。兩。個。煙。泡。始。覺。心。胸。漸。安。精。神。頓。長。對。碧潭。道。符。半。仙。這。套。法。事。半。夜。三。更。的。飛。符。召。鬼。陰。氣。逼人。看來。一定。有。些。功效。碧潭。道。據。他。自。

卷五 第二十四回 三更半夜捉生魂 一假千金換真友 三

已說起這幾年已救活過十數個人了。祇要捉得到人的生魂，沒有不能代替的道理。祖詒道：「他怎樣捉不到呢？」旁邊那個雇工人道：「捉到了人的生魂，這魂必附在黃布小幡之上。那幡便旋轉一個不住，半仙便作法把他鎮定。多化銀錢，叫值日功曹當方士，地立差鬼卒，將魂送至病人身上。病人便可復活。失魂的人，一死，親到陰司安排一切，未了事，宜恐怕他家住了數年，親眼見過好幾次了。但半仙作過了法回家後，必須連睡一日一夜，親到陰司安排一切，未了事，宜恐怕生魂的祖先，倘在陰司告發，搶他還陽，那時必又大費手脚。故此他這件事，拿人家百把塊錢，真是吃力得很。祖詒道：「他到陰司去，安排些什麼？」雇人道：「這魂立差鬼卒，飛風送去，包定從此病體減輕。日見痊愈，說完香工，又燒冥錢，應鐘送過了神放體陽世衙門裏人專會舞弊，大約陰司也是一樣。各人談話，多時，符籙已與香工笑容滿面，而回向著碧潭賀喜。說已捉到了一個崇明人的生魂，立差鬼卒，飛風送去，包定從此病體減輕。日見痊愈，說完香工，又燒冥錢，應鐘送過了神放下小旗，銅鼓解去頭上的紅布，忽忽對祖詒說道：「陰司尚有要事，急須趕辦。祇好失陪向西偏那間屋內一鑪閉門安睡。」香工與雇工人收拾齋供各物，把三牲內的鮮肉燒了一大碗，黃燜肉一條，青魚燒做了精青魚一隻，雞加些白果，栗子燒了百果，鷄又燉了一壺熱酒，請祖詒和碧潭點飢，算做飲福。他們二人把他下供的那副小三牲也燒了三大碗，菜開懷，大嚼碧潭本來有些肚子餓了，喝了五六杯酒，隨意吃了些菜。祖詒道：「這種東西，吃他不來，祇應酬了兩個粟子，三個白果，勉強喝了杯酒，噁了塊鷄，見屋中透進曙色，天已漸明，不耐再坐起身，俱要回去。香工代送出門，祖詒仍恐路上有狗，央他陪至白雲翻門前，叫到車子始分道。各散。祖詒回至公館，醉月樓，尙沒回來。問老娘姨，到那裏去的。回說：「在衛家，和祖詒點了點頭，因身子疲倦，已極，連衣裳也沒有脫，倒在牀上便睡。這一覺，須至傍晚方醒。蕭碧潭回至號中，也足足睡了一日，恰巧這一天起懷策的病，略有轉機，寒熱漸退，神識便清。碧潭遂認定是燒替身的功效，却不好自己居功。祇盛稱感祖詒贊成此事的好處，其實懷策這一場病，乃受傷後得了外感，變做傷寒，傷寒病初起的七天之內，最是利害。」

續上海繁華二集

祖語去探望的那日正值第七天轉筋所以格外見得凶險如今七天已過自然日見減輕替身乃巫覡驅人那有些事倘然人惡真能替世界上有錢的人一個個多可錢貫命難道祇有窮人是該死麼一說穿此理易明凡稱有些識見的人皆可不為所惑祖語是個愚夫故作成符應鐘了這一筆錢碧潭雖尚年幼是個小滑頭見懷策病體漸輕那得不買着他的大功以為這一條命乃是他想出法來救的往後可以沾些油水懷策本是一個無賴大凡無賴怕的是死聽說了捉生替死的話居然也信以為真佩服符應鐘果有本領瞬息一天又過次日懷策更好些些這天已足臘月二十七了想起號中之事叫碧潭請衛良新龍伯清上樓問帳上結算起來收支兩抵年內有多少銀錢可餘二人同聲答道這幾天因東翁有病不敢提起帳上入不敷出過年尙少一千多兩銀子我們正在沒法懷策託道我沒有生病的時節記得帳房裏還有千把兩銀子餘着怎麼不多幾天忽然不夠起來良新道東翁近日病中那裏知道祇因大前天有筆定貨到期洋行裏催着要出沒奈何與伯清商量把存着的銀兩一齊付去不夠尙缺又賣掉了幾包貨色誰料市面不好大受虧折以致如此懷策道近來花色貨不好銷壓伯清道也並不是不好銷無非年關已到市面格外殺價的緣故懷策一生才鑽促狹色色精明祇有商業上頭從沒學過生意偏偏攪他不來這洋貨號原是掛個名的平時並沒什麼大宗生意偶然有些進出俱由良新與伯清做主自己祇裝着一個幌兒如今受了二人愚弄呆呆的坐在牀上祇是發怔驛想明年這一所號照這樣兒斷開不得必須想個妙法收歇但今年怎樣過去良新察言觀色知道他有這些發急因又微笑說道東翁你莫煩惱保重身體要緊此事我已與伯清定下主意祇等你病體略好便有一個絕妙辦法懷策道可是你二人有甚銀主要我出面向他借麼良新道借字一些不錯銀主我二人沒有懷策道這又奇了沒有銀主那裏去借良新道我們瞧成祖語與東翁至交前天他來探病作主請符應鐘捉生替死我們曾把號中不夠開支的情形大略說知他曾吐過口氣可以商議目下東翁病體略痊何妨備一席酒請他前來說是酬謝他活命之恩若非

捉生替死的效力此病一定不起。順便與他借一千銀子。過年萬無不允之理。東翁你瞧。可是懷策沈吟半晌。道：「祖詒這人。祇要手內有錢。開口上去。果然是十拿九穩。但恐他自己也沒現銀。又要把道契方單押借我病中。出不得門。這便怎樣。伯清道：「祇要有值錢產業。抵押明後天。尙能趕辦得來。不必東翁親自出去。懷策始點了點頭。叫碧潭拿張卡片到提籃橋。祖詒家內。請他今夜便一定要到。說我病已轉機。有話面談。又叫伯清打個電話到新中華菜館。定了一席豐盛酒餚。准晚上七點鐘。要部署已定。符應鐘來探望病勢。見已略愈。講了無數叨功的話。并問前天所斷的發達七煞五鬼陰兵等等。可會發送。伯清回說尙未應鐘。怪他們大意。今夜必須照辦。切不可有差。有無神無事。無神良新道：「這事。一人手二沒地方。怎辦得來。應鐘擔任回家代辦。祇消貼他十塊洋錢。另外更要二十塊錢。說是前天足足辛苦了一夜。方成先生與小蕭先生。眼見法事完畢之後。他又親到陰司。與捉來生魂的祖先。費了無數口舌。纔得把靈魂留下。病體漸安。伯清祇肯一典付他十塊洋錢。應鐘不允。說來。說去。給了二十塊錢。始去那帳上。不必說。寫了三十少頃。碧潭回號說。祖詒馬上便來。果然不到十幾分鐘。嗚嗚直來了一輛汽車。正是祖詒良新等接進坐下。說懷策的病。今天大好。神志已清醒。起前天請符應鐘捉生替死的事。甚是感激。沒有什麼報答。所以特地備了一席水酒。叫兄弟們請大駕過來。叙叙祖詒道：「這是喜酒。我們應分擾的前天。我一夜沒睡。昨早回到公館。足足睡了一日。沒有出外。心上甚是惦記。今天碧潭不來。祇等汽車一到。本來也要來了。如今懷策可是醒着。我們上樓去坐坐。良新道：「他吃了藥。良的傷藥。即刻睡着。且請用過夜飯。大家上樓。回頭問碧潭道：「中華菜館的菜。來了沒有。碧潭道：「已挑來了。良新叫他在客堂裏頭。祖詒問還有些什麼。容人伯清道：「這席酒乃做東翁。專謝閣下救命之恩。而設不請別客。祇有我等等。陪祖詒聽了口中說。何必如此。心下却甚是得意。不多時。席已擺好。碧潭進來。相請入座。自然祖詒首座。良新伯清相陪。碧潭代懷策坐了主座。良新伯清殷勤勸酒。祖詒飲得微微有些醉意。樓上忽傳下話來。叫碧潭陪戚先生上樓。各人就散。席祖詒上得樓去。懷策一見。

在枕上笑容可掬的把頭點了幾點說了無數感恩的話贊祖話待朋友熱心真是難得若不是有主意叫符半仙捉生替死今天怎能彼此再見祖話醉醺醺的答道這是苦人天相纔過到符半仙這種異人從此安心調養不消十天半月一定身體復原真乃天大之喜懷策道但願依你金口倘得病體速愈更是萬分歡幸不過靜養二字談何容易說完把頭一搖不再開口祖話道病後留養第一怎說出不容易的話來你有什麼不能靜養的緣故可與我說懷策故意的欲言又止祖話道你到底爲着何事怎麼說不出口我們狂恐是知己朋友難道竟不能對我說麼懷策始微微的吁了口氣道你與我情同手足有甚事情瞞你但今天請你到此喝酒不該和你談別的事兒祖話耐不住道既然你我是個知己有甚該談不該談的許多忌諱你曉得我直爽何不伏說懷策道說出來你休替我煩惱今年我這號內虧折了三千多塊洋錢如今年節到了至少須掉一千兩銀子方可過年奈我病在牀上怎樣去同人設法因此焦急萬分你想能靜養麼祖話道原來爲此干把兩的銀子何必這樣着急我儘可幫你個忙你保重病體要緊懷策在牀上掙扎起半個身子道祖話哥你年內真有銀子能借給我濟我的急麼祖話笑道你曉得我手頭沒有現銀有的多是田單道契那知明天足有五千銀子你這一千留得出來待我把那銀子的來路子細說給你聽正是

今朝不曉明朝事

東手拿來西手光

要知戚祖話明天那裏來的銀錢借與懷策度歲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四副一場和甘場易碰

雙檀連夜酒十夜何妨

話說蕭懷策在號內假請客爲名等戚祖話喝到半醉向他借銀祖話一口應許對懷策說明天准有并細說那銀子的來莫道你我真是心腹彼此不必隱瞞你此刻爲了號內開銷擔着心事可知我前幾天也因開支不敷心急萬分那天

我來找你本設個法兒。祇因你病得這樣，把我一嚇。這一天竟將我自己的心事嚇掉。同碧潭下鄉看符應鐘作法。鬧了一夜。昨天回到公館，足足睡了一天。沒有出來。今天想起已是二十七了。再不起，緊設法到了大除夕。怎樣過去。因二早起身。找王柏臺與他商議。他說：前幾天很有幾筆銀子託他存放。如今債已放出去了。沒有法想。我又想去請禱他。說禱。雖有些官場的錢託他經手。但一定要有抵押品。方可沒有斷借不來。我說：本來誰要空手借錢。自然有東西向他抵押。他又問是什麼東西。我說是租界內地皮。道契。他便轉口說：既有道契，要做押款。此事尚能。教券得來。不過不比金珠首飾。馬上可以成功。須把地皮的圖樣給他去找。押主至快。明天回覆我說：今天已是二十七了。萬一把圖樣交給了你。明天辦他不成。他豈不誤事。他又說：祇要有了一萬的押五。六千十。裏有八分。可成。我便邀他立刻同到公館。檢了三畝多。靜安寺路的地皮。把圖樣道契一齊給他。問他大約可抵多少銀子。他說：這地皮太落西了。至多五六千銀子。可抵我說五千也罷。六千也罷。說要明天不致落空。他便說定五千。明天午後回覆而去。比你從前替我辦事。可以立等回話。差得遠了。所以我朋友中佩服的人。祇你一個。懷策聽舉道。靜安寺路三畝多地。祇抵五千銀子。可惜我有病在牀。不然十拿九穩。但明天柏臺倘有耽誤。你可把東西收他回來。我雖不能出外。可託帳房龍先生辦去。一定也能辦得成功。請你儘管放心。包有銀子。就是祖給笑。道你既叫我放心。自己也不必擔甚心。事祇要我取到了錢。一千兩。祇管問我來拿。懷策伏枕叩謝道：承你這樣待我。恩厚真是情同手足。叫我將來怎樣答報。況且從前借你的錢。分文尚沒有還。連利息也沒有付過。實是過意不去。祖給道：我感祖給不是貪利的人。你曉得的。從今後。請你休要提起。這一個字。就是本錢。祇等。你將來有了還我。沒有決不問你來。要我信得過你。並不是刁鑽胡賴的人。說完。打了一個呵欠。懷策知他煙癮到了。叫碧潭快快陪他下去。吸煙。祖給又再三叮囑懷策。叫他小心。靜養。而別下樓。吸過了煙。仍坐汽車回家。次日傍晚時候。親自送到一千銀子。說王柏臺已把押款做成。果是官場銀子。那押契寫得甚是利害。期限雖是一

年到期不賒便要照押價作絕真是可惡懷策說急則治標此時祇好耐些氣兒受他且等我病體好了翻他出來祖話回稱全仗大力二人有了這筆銀子便好大家安逸過年懷策的病也更日好一日惟桑天良的傷藥實是一點沒甚效力依舊胸口不時作痛萬萬斷不來根幸虧硬傷的地方漸次平復到得正月月中旬已能出得來門有一天祖話請他碰和在安樂里買惶惶家懷策接到條子回說馬上就來向帳房內取了五十塊錢鈔票正想出外忽見碧山進來一步僵一步的精神很是狼狽面色乾黃如蠟兩頰突起瘦得一臉的橫肉不知那裏去了眼眶陷了兩個深潭凸出了一對眼珠甚是可怕走到後將身在椅上一坐喘息不止懷策詫問他病到這樣來此做甚碧山帶喘帶呼的答道自從大興樓回去得病足足睡至今日方得勉強起牀差不多有一個月了真是晦氣今天有一句要緊話特來和你商議不然我怎的出來懷策問有甚要話碧山附着他的耳朵說道幫同相打的老和昨夜竟因傷重死了幸他好算得是個單身漢兒家中雖有父母因他素不習上早經驅逐出門不認爲子沒有屍親出場但屍身須得備棺收殮故由老江等我說話我這幾天一場大病那裏有什麼錢却又不能回絕他們所以特來與你商量懷策駭道老和竟死了麼屍首現在什麼地方身上可有觸目的痕跡碧山道屍身現在棲幽公所幸受的乃是內傷身上一些看不出來懷策伸手向身邊一摸取出五塊錢一張鈔票交與碧山道你拿去交給老江替他買件老衣穿罷碧山接了道他這條命乃是爲你而死五塊錢怎樣拿得出來懷策把臉一洗道照你說該要多少碧山道至少須得三四十塊買口棺木他睡懷策不允說了半天纔給了二十塊錢碧山尚不甚滿意快快而去懷策默想這一樁事老和死了並不打緊祇恐碧山拿住了這個錯頭在後受他大累對付他很不容易心上十分惱恨其時安樂里又來催客那張請客票上寫着有事面談務請速降八個歪字乃是祖話的親筆暗思祖話不知又有什麼事情且等到了那邊再說遂坐包車立刻便去到得院中直闖進房祇見房裏頭衝出一個做手娘姨起手家門帘緊緊一揪因與懷策認識含笑說道蕭大少可是戚少請的戚少請的戚少現在西面房

內請到西面坐罷。懷策急止住了步，想祖姑在妓院裏頭向來最是負氣打茶圍，也要坐到正房。買惺惺共有三個房間，中間是客堂樓，正房做在東首，西面是個外國房間，怎樣今天肯在那邊碰和來，一定有人與他吃醋，把正房間佔住。不識的緣故，稍稍停自有道理，回轉身向西首房內走去，見裏面門帘一動，買惺惺已迎將出來，滿面堆着笑容，道：「我說一，定是蕭大少來了，果然不錯，快請裏面坐罷。」二三十天不見，臉上邊瘦得多了，這幾天身子可已痊愈，懷策含糊答應，移步進房看祖姑睡在一張沙發上，面一，手拿着一支香煙，一手牽住了小大姐，阿月在那裏唱嗎，講話面色很是不快，買惺惺說了句蕭大少進來，他纔勉強把身子一，搖招呼阿月端幾交椅放在沙發半邊，叫懷策坐下，說：「請了你好半天了，怎麼此刻纔來？」懷策道：「祇因舍弟到號中，有事以致耽擱了，好一刻兒，但你既要在這碰和請的，是那幾位人怎麼他們，也沒有來。」祖姑道：「請的是柏臺圖仲，因要翻檯過來，故俱沒有到。」我一個人在這裏，真是悶得發慌，懷策笑道：「你在，那裏說慌話了？我沒有進來的時候，分明惺惺陪着我，進房內，祇好算是我一個，人坐着，懷策聽他說話，中酸氣直衝，他今天有工夫，陪着我，麼連阿月也奔來，奔去的，刻刻不在房內，祇好算是我一個，人坐着，懷策聽他說話，中酸氣直衝，將手向東面一指，問阿月道：「那邊房內是什麼客人？」阿月向惺惺瞧了一瞧，道：「我祇曉得他大少姓名，見過的那個山西人，這人問他的，他做起你來，惺惺道：「不是世仁，萬世仁的本家名喚伯申，懷策道：「原來是怡情閣家阿翠的那個山西人，這人問他是個洋盤，怎麼使他坐在正房間內，不讓反叫成少在這裏碰和惺惺道：「洋盤一些不錯，因他今天比成少先來，坐了正房，成少心上一不，快寫條子請客，碰和我便與他商量，照例掉個房間，他說：「西面房裏難道不來，和他碰和，難道成少不能改做，也要碰和，遂也寫了好幾張請客條子，叫相幫四處去請，此刻已來了三個朋友，聽說有兩個碰和，難道成少不能改做，人沒有入局，懷策道：「照他這種模樣，不明明是與成少過不去麼？」成少請客碰和他，他也請客碰和，難道成少不能改做。」

集二夢華繁上海續

吃酒正房間怕他不要說雙雙就是一個雙雙我准設法他懷策笑道你還不曉得戚少的情性哩他倘然不高興吃酒不要說雙雙就是一個雙雙我准設法他懷策笑道你還不曉得戚少的情性哩了與匆匆向東首房內便跑少頃擱起一個屈伯申他竟敢與我作對今天我坐不到正房間不算姓戚懼見祖詰問斷斷不讓祖詰在沙發上跳起來睡下一個屈伯申他竟敢與我作對今天我坐不到正房間不算姓戚懼見祖動怒忙把他雙手一拉仍拉他在沙發上睡去臉假臉的說道祖詰你看在我面上好意思與人吃醋姓屈的是個生客比不得你常來的人偶然坐了一次正房怎可與他一般見識他要碰和吃酒儘儘吃看他三斧頭砍完之後還有什麼花樣老實說今天你不要去了在這房間裏與他迷着看是那一個人先走等他一頭你到那邊去你要怎樣由你怎樣你瞧可好我們二人的愛情大家結在心裏豈在這一個房間上頭祖詰被他一說頓時便覺發惡不來順手勾住了他的粉頸接了個吻一句話沒有答他懷策在旁見了喝了一聲彩懼懼不答應他揀起身來要奪懷策避了開去懼懼帶笑說道小活拆你不要喝我的彩幫我勸戚少叫他不要發火纔是懷策道少他當真發火你有自來水去淹他干我甚事懼懼伴怒道自來水在那裏懷策道方纔接到房門口去張看見是東量還要大哩懼懼叫了一聲又到沙發上與祖詰溫存了好一刻兒相幫戚客人上來始起身到房門口去張看見是東首房間的客人含糊叫了一聲又順着腳跟至東面房中屈伯申正因懼許久沒有進來阿月又要央他掉到西首房內碰和心上十分不快一見懼懼便發話道你今天的意思真忙怎麼好半天連影子多瞧不見你懼懼向他第一白眼道好半天沒有進來我在外頭頑麼說來也是真巧前兩天房間裏一個花頭沒有偏在今兒一個晚上你第一

次在這裏碰和恰遇西面這個斷命小戚七不是八不是的怨要碰和忽要吃酒大發脾氣好容易勸了半天纔得把他勸住怎麼你又怪起我來竟說我連影多不見做客人看來真是難做伯申道西面房內的小戚他有多少家資要人家

讓。他。房。間。一。面。孔。和。人。吃。醋。慳。慳。道。小。威。有。多。少。家。計。我。那。裏。知。道。看。他。用。錢。甚。是。撒。漫。雙。和。雙。酒。的。毫。不。在。心。一。定。手。
 頭。很。有。些。伯。申。道。方。纔。阿。月。來。說。他。今。天。不。是。要。吃。雙。雙。麼。你。瞧。我。估。着。這。個。房。間。該。吃。多。少。雙。酒。慳。慳。道。這。裏。乃。
 是。住。家。吃。酒。沒。有。什。麼。好。處。還。是。多。碰。場。和。實。惠。些。兒。小。威。他。要。吃。雙。雙。因。想。搶。這。房。間。推。說。外。國。房。間。裏。頭。碰。面。擺。
 不。開。來。休。要。睬。他。伯。申。道。既。然。如。此。今。晚。我。吃。個。雙。雙。多。替。你。碰。幾。場。和。可。好。慳。慳。道。你。一。共。請。多。少。客。人。可。以。碰。多。少。
 場。和。伯。申。道。客。人。不。到。十。個。還。有。不。碰。和。的。在。內。大。約。有。四。五。個。人。可。以。動。手。慳。慳。道。四。個。一。場。倘。是。八。個。人。入。局。共。碰。八。個。
 小。威。知。道。祇。恐。一。定。笑。你。伯。申。道。小。威。平。日。在。此。碰。和。怎。樣。碰。的。慳。慳。道。他。們。碰。四。個。一。場。倘。是。八。個。人。入。局。共。碰。八。個。
 定。是。四。場。有。時。祇。碰。四。副。每。人。拿。出。頭。錢。算。一。場。和。伯。申。點。頭。道。碰。四。副。算。一。場。和。時。間。短。了。我。們。今。天。碰。完。了。和。既。要。
 吃。酒。不。能。時。間。過。長。若。碰。四。副。一。場。四。圈。有。十。六。場。可。碰。算。他。有。四。副。連。莊。便。是。二。十。場。了。停。刻。准。碰。二。十。場。和。給。些。頭。
 色。與。姓。威。的。瞧。叫。他。往。後。知。道。你。慳。慳。房。裏。有。這。麼。樣。一。個。客。人。不。要。發。脾。氣。與。人。厮。併。早。些。滾。他。媽。的。昏。蛋。慳。慳。聞。伯。
 申。碰。二。十。場。和。有。心。與。祖。爺。鬧。氣。頓。時。心。花。怒。開。滿。臉。是。笑。的。道。屈。大。少。當。真。碰。二。十。場。和。小。威。一。定。被。你。吃。倒。以。後。他。
 不。敢。發。威。真。是。再。好。沒。有。伯。申。主。意。已。定。遂。與。請。來。的。客。人。商。量。衆。人。因。二。十。場。和。每。人。須。要。六。十。塊。洋。錢。頭。錢。沒。一。個。
 人。願。意。說。身。邊。帶。得。現。洋。不。多。彼。此。不。够。况。且。從。來。沒。有。這。個。法。兒。伯。申。道。你。們。洋。錢。不。够。這。頭。錢。不。妨。多。是。我。一。人。
 拿。出。臨。了。兒。祇。算。各。人。的。輸。贏。底。碼。若。說。從。來。沒。有。此。法。最。好。我。屈。伯。申。創。這。一。個。新。鮮。法。兒。世。界。上。隨。便。什。麼。事。情。本。
 來。終。有。一。個。起。始。的。人。衆。人。聽。他。不。要。頭。錢。這。纔。個。個。贊。成。伯。申。遂。分。付。端。開。桌。子。起。過。手。巾。就。此。入。局。慳。慳。坐。在。一。旁。
 看。他。們。碰。過。一。圈。一。溜。煙。又。到。西。首。房。間。敷。衍。祖。爺。并。告。訴。伯。申。怎。樣。擺。關。共。碰。二。十。場。和。吃。兩。檯。酒。滿。心。激。動。着。他。與。
 姓。屈。的。圍。上。一。圈。那。其。間。鱉。蚌。相。爭。便。好。漁。翁。得。利。祖。爺。聽。了。他。碰。和。的。新。法。對。懷。策。道。這。倒。和。我。當。初。爲。了。那。蕙。春。的。
 事。情。在。鏡。花。別。院。謝。媒。共。吃。二。十。檯。酒。一。客。菜。算。做。一。檯。真。是。遙。遙。相。對。他。能。碰。二。十。場。和。難。道。我。不。能。再。吃。二。十。檯。酒。

續上海繁華夢二集

也給些顏色他瞧懷策想了。想道他碰了二十場和你吃二十盞酒大家多是二十個花頭可算得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但他今夜尙有一個雙槓便多出兩個場面來了豈可以你不如他照了我的意思你何不從今夜起每夜吃個雙槓更。每夜碰兩場和連他十夜有四十個花頭好做比他加上一倍豈不很好。祖話搖頭道他是一夜我爲甚要分做十夜。祇恐一定他背後要笑如何使得懷策微嚔道分做十夜這裏頭大有講究請你子細想想祖話不解道有甚講究你且快。說懷策走近一步附着他的耳朵說道你把這四十個花頭分做十夜明天起可交代個槓槓預把正房留下。天。酒。夜。碰。和。姓。屈。的。不。來。便。罷。來。了。叫。他。沒。一。天。進。得。這。間。房。去。把。他。活。活。氣。死。豈。非。再。妙。沒。有。何。必。今。天。一。夜。和。他。見。甚。高。低。這。是。與。人。家。吃。醋。的。不。傳。之。秘。你。須。聽。我。辦。法。不。要。像。姓。屈。的。花。了。二十場和頭錢背地裏定有人叫他。這。是。何。苦。祖。話。聽。了。這。一。席。話。祇。笑。樂。得。眼。笑。眉。花。非。常。得。意。佩。服。懷。策。真。有。意。思。真。是。會。頭。挺。起。一。個。大。拇。指。頭。口。中。說。了。句。佛。哩。咕。得。懷。策。笑。道。怎。麼。你。會。講。外。國。話。了。祖。話。道。這。句。話。乃。是。賈。揚。仁。教。的。還。有。一。句。錫。堂。是。講。人。家。坐。一。句。毛。令。是。早。可。惜。祇。會。這。三。四。句。懷。策。道。說。起。揚。仁。好。久。不。見。他。了。可。寫。請。客。票。去。請。他。并。催。柏。臺。圖。仲。快。來。再。寫。條。子。請。蘭。蔭。籌。蕪。蘭。鳩。鳥。燕。桂。今。天。准。吃。一。個。雙。槓。碰。兩。場。和。但。姓。屈。的。碰。二十場和祇碰四圍我們碰兩場和偏要八圍姓屈的是。碰。過。了。和。吃。酒。我。們。偏。要。吃。過。了。酒。碰。和。祖。話。道。這。又。是。什。麼。緣。故。懷。策。仍。附。耳。道。碰。八。圍。可。以。延。長。時。間。多。進。房。間。吃。過。了。酒。碰。和。倘。然。八。圍。莊。碰。完。了。他。仍。併。着。沒。去。不。妨。再。放。四。圍。纔。好。逼。着。他。走。祖。話。又。不。住。的。點。頭。贊。好。遂。七。踢。八。揚。的。寫。了。幾。張。條。子。交。代。阿。月。分。付。相。幫。請。客。懷。策。道。初。聞。祖。話。要。吃。二十槓酒心中甚是歡喜後聞被懷策分做十夜又。聽。今。夜。這。兩。場。和。要。碰。八。圍。并。要。吃。過。了。酒。方。碰。凡。是。懷。策。咬。耳。朵。與。祖。話。所。說。的。話。他。俱。十。分。猜。透。到。二。十。四。分。暗。想。祖。話。本。是。一。個。戶。頭。却。被。懷。策。教。壞。但。每。夜。多。碰。了。兩。場。和。却。也。合。算。得。來。况。且。屈。伯。申。往。後。每。天。坐。不。到。正。房。難。難。說。還。要。和。祖。話。噲。氣。鬧。出。些。大。花。頭。來。因。微。微。的。向。懷。策。笑。了。一。笑。一。言。不。發。回。轉。身。又。要。到。東。首。房。間。內。去。被。懷。策。一。把。

扯住道你笑怎的人家着實替你幫成了四十個花頭怎麼連謝也不謝一聲慳慳伸起右手把大拇指向懷裏曲了幾曲道我謝你替你磕頭懷裏說這種頭頭一千個不能算數舉手想要搔他的手心他已把身子一縮退出外房直奔伯申那邊而去那邊這一場和已碰到第三圈多是伯申一人輸的一百塊錢一底輸了兩底有零因叫慳慳代慳慳剛坐下去樓下相幫高城堂差到西安坊姓衛的叫祇得勉強碰了兩副立起身來出外應局及至回來那場和早已碰完酒已坐席湯妙上過好幾味了惺惺照例各人面前斟了一杯酒坐在伯申背後親自拉動二和唱了一支買雞貨小曲放下胡琴急奔東面房間祇見王柏臺胡圖仲買揚仁等也俱來了檯面早經擺好起手巾正要入席數一數剛巧連主人八客吃完了酒碰兩場和不多不少暗想今夜兩方面的客人祖話一方面個多不甚好弄還是伯申一方面好伏伺些顯見得停刻一定是伯申吃虧斷餅不過祖話難免一場費氣最好這阿月客一人一戶多不傷曲他一來好使他們你妬着我我妬着你大家拚命用錢二則也顯顯我買慳慳的做客人手段與阿月客一人一戶多不傷曲他一來好使過了酒唱了一支四季相思急又跑去東邊席上自此每隔三五分鐘兩邊往來一次半點看主意見定當下在席上斟申的檯面散了一個人併着不去但今天祇吃了兩檯酒算得什麼闊客不比我兩檯酒二十場和這面子比他好不住大不了一小戚一個要格外結既然巴結着我一定便要冷淡着他且看他有甚趣味這是自不量力所致與人何看萬分慳慳等一定俱要格外結既然巴結着我一定便要冷淡着他且看他有甚趣味這是自不量力所致與人何尤誰知那邊的檯面散後忽聽得一陣骨牌聲響阿月喊了一聲起手巾八客居然又碰起來其時慳慳適在西首料理各人入局因問房間裏粗做娘姨小戚今夜碰幾場和祖做娘姨模模糊糊的答道恐是一場至多兩場我不清楚伯申也不再說祇等慳慳過來約越三分多鐘慳慳果又跑到天亮歇麼虧他自己還要裝着闊少這種人真是丟臉伯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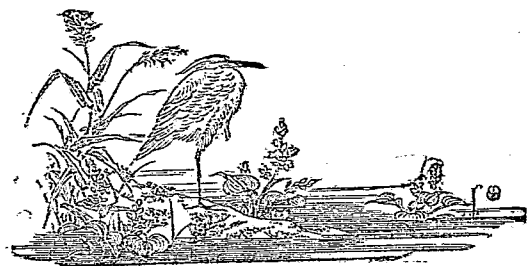
初聽小感這兩場和直要碰到天亮心上很是着惱。後聞惺惺口口聲聲怨他，替着自己的闖氣，不覺又快活起來。對他無怪道：他們分明不是碰和，乃在那裏與你作對。此等人你不必睬他，不妨由着他們。碰去，惺惺道：本來誰耐煩去？他無奈他的朋友裏頭有幾個性氣，很是不好動，要與人生氣，指東罵西的，令人難受，不得不格外小心。兒，但你今天千萬不要去了，且看他們碰完了和，再有什麼花樣和我過不去。伯申涎臉答道：今夜我不回家，二十場的，和錢我已交代阿月共該二百四十塊錢，交他却是三百塊。一張銀行支票，倘餘六十塊錢，我已說過給他們算做下脚。你瞧可已够了。惺惺聽他說出下脚二字，半嗔半笑的擰着他道：虧你這種話要對我說，多給乃是你的場面。伯申道：多給果然是我的場面，但不能叫我今夜白花惺惺又擰了一把，將身子倒在他的懷內，道：本來誰說叫你白化，停刻自然有好處到你。伯申極風滿面的道：他們碰和碰到天亮一個不去，你的好處怎樣給我。惺惺笑道：你莫着急，既然答應了你，一定有給你好處的時候。不過早些些，伯申再要問時，惺惺將手在他的口上掩住，不許再說。伯申格或咬笑，得前仰後合。惺惺也笑做一堆恰巧，阿月進來問二人在此做甚。惺惺把手一放，伯申嚷道：在此問他。惺惺急又把手緊緊一掩，伴怒說道：伯申你再敢多口，我一定不答應你。說完，把左手搔着他的頭，頸原來伯申最怕肉癢，頓時縮做一團。惺惺又把掩在他口上的那隻手一鬆，要他討饒。伯申果然討饒不迭。惺惺兀自搔個不住。伯申急得亂躲亂鑽，在交椅上再坐不穩，幾乎灑下地去。阿月見了這般形狀，連眼淚都笑了出來。這壁廂正當撥作一團，忽聞東首房內人聲喧嚷，有人在裏裏拍桌敲檯的大叫，大罵惺惺猛吃一驚，急忙放了伯申，叫阿月陪着自己飛趕過去，正是。

癡蝶戀花剛愜意

怒蛙激水猛翻腔

要知東首房內何故喧嘩，這兩場和果真碰到幾時纔散，再看下回分解。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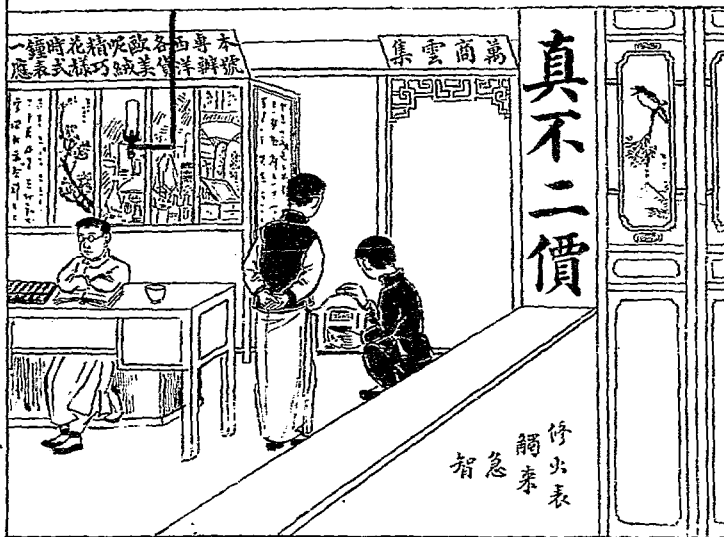


卷五

第二十五回

四鄰一場和甘場易種
變態蓮花酒十夜何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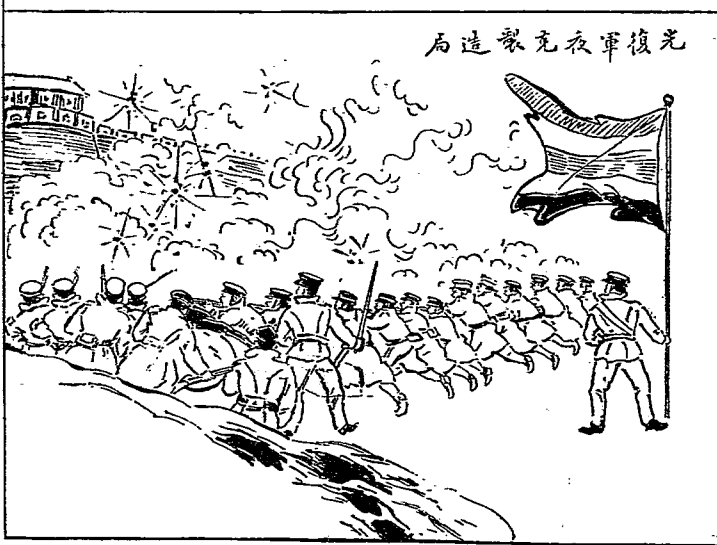
四四





繪圖續海上警非夢二集

卷六



二

小說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海上警夢癡仙孫澈石箸

賈惺惺兩面光鮮

花娜娜一腔冤憤

話說賈惺惺正在東首房中與屈伯申任情調笑忽聞西首房內有人拍桌敲檯大聲喧鬧認做自己在伯申那邊坐得久了因此祖詒發起火來急忙飛奔進房祇見祖詒仍好好的在那裏和開脾氣的乃侯譜濤與胡圖仲兩人因圖仲打錯了一張一索被莊家一五索對到和了一副索子一色二百五十六和譜濤抱怨他不該亂打圖仲不服說一索已經見過一隻乃是熟張譜濤因莊家這副索子已有嵌八索磁六索落在檯上甚是顯見無論生張熟張祇要是索子牌到得時候晚了萬不該打圖仲依舊不服說莊家第一張一索因甚失磁譜濤笑他真是糊塗莊家這對一索分明後來摸對纔撒出一張二索來的打牌怎可這樣粗心不留神人家的出張進張圖仲聽他怨個不了頓時老羞變怒把牌在桌上一摔跳起來道誰像你這樣細心我本來糊塗慣的打錯了便怎樣譜濤道打錯了要你賠錢我一定不願意解圖仲這祇要大衆說得出來我便照賠決不胡賴二人相持不下莊家巧是賈揚仁也是個天字第一號的性度連催快快解注不許冷了莊風因致釀成一片同桌碰和的人尚有一個是王柏臺向與譜濤圖仲俱甚要好不便偏袒那邊祇把自己應解的籌碼解與揚仁叫揚仁轉勸二人休再爭鬧二人那裏肯聽其時惺惺已經進房祖詒那一桌上吵得也不能再碰祇好大家立起身過來相勸究竟圖仲心是真派他認了一個不是譜濤說話雖然有理但要叫圖仲賠錢說不過去央他把籌碼照數解訖這纔言歸於好彼此重復一局惺惺在祖詒背後一坐看他打牌有時伸手替摸一張替打一張懷策說四個人打牌桌子上有了九條臂膊我下家是一個三只手你們須要小心些兒惺惺說他是三

只○手○見○懷○策○一○隻○右○手○正○攔○在○棧○角○半○邊○順○便○俯○下○頭○去○輕○輕○在○臂○上○一○咬○微○微○咬○起○一○塊○肉○來○懷○策○假○意○狂○喊○說○不○好
 了○有○了○狗○了○你○們○來○看○咬○呂○洞○窩○惺○惺○連○忙○放○口○却○伸○手○在○他○肩○上○打○了○一○下○說○怎○的○你○將○人○比○畜○怕○不○要○陷○十○九○層○地
 獄○懷○策○笑○道○地○獄○祇○十○八○層○那○裏○有○十○九○層○惺○惺○道○閻○王○囚○近○來○陽○世○拆○白○黨○甚○多○屬○財○誘○色○造○孽○無○窮○所○以○多○設○了○一
 層○地○獄○凡○是○拆○白○黨○死○後○多○禁○閉○在○最○下○的○第○十○九○層○獄○內○使○他○永○遠○不○得○超○升○懷○策○道○原○來○如○此○我○祇○道○這○第○十○九○層
 關○的○乃○是○瘋○狗○因○他○生○前○無○故○咬○人○的○緣○故○惺○惺○聽○又○被○他○當○做○瘋○狗○舉○手○又○在○他○肩○上○拍○了○一○掌○罵○了○一○聲○斷○命○懷○策
 你○狗○口○裏○總○沒○有○好○話○這○一○掌○不○打○緊○却○把○懷○策○手○中○的○一○張○牌○拍○下○地○去○懷○策○俯○身○拾○取○惺○惺○將○手○一○招○說○聲○亮○行○大
 禮○立○起○身○如○飛○的○搶○步○出○房○而○去○懷○策○想○要○抓○他○已○是○不○及○烏○燕○桂○叫○他○莫○再○混○鬧○大○家○靜○靜○的○打○牌○祇○好○就○此○罷○休○惺
 惺○出○了○房○門○又○奔○至○伯○申○這○邊○見○伯○申○手○內○拿○着○一○根○香○煙○正○要○取○火○急○忙○劃○了○一○枝○火○柴○送○到○口○邊○等○伯○申○吸○着○又○夾
 手○搶○了○過○來○放○在○自○己○口○內○便○吸○却○叫○阿○月○另○取○一○枝○煙○來○遞○與○伯○申○將○自○己○啣○着○的○那○一○枝○煙○與○他○口○對○口○的○接○火○伯
 申○甚○是○得○情○隨○口○吸○隨○口○問○道○那○邊○爲○了○什○麼○事○情○作○鬧○可○是○小○戚○在○那○裏○發○酸○惺○惺○道○小○戚○倒○還○沒○有○什○麼○這○班○朋○友
 甚○是○好○笑○因○爲○有○人○打○錯○了○一○張○牌○大○家○便○大○鬧○起○來○真○是○一○些○人○格○沒○有○比○方○纔○得○多○是○小○人○此○刻○什○麼○樣○了○惺○惺○道
 道○打○錯○了○一○張○牌○便○會○這○樣○爭○鬧○若○是○別○的○事○情○不○要○打○出○性○命○來○麼○這○班○人○可○見○得○多○是○小○人○此○刻○什○麼○樣○了○惺○惺○道
 此○刻○鬧○了○一○回○大○家○沒○甚○意○思○又○在○那○裏○碰○了○伯○申○道○可○知○碰○的○是○第○幾○圈○惺○惺○把○星○眼○向○他○一○瞞○道○你○管○他○碰○第○幾○圈
 我○在○這○裏○陪○你○就○是○伯○申○道○你○能○够○不○過○去○麼○惺○惺○道○要○去○便○去○要○不○去○也○可○不○去○阿○月○道○你○們○二○人○閒○着○沒○事○可○要○拿
 副○牙○牌○來○接○龍○能○惺○惺○道○接○龍○沒○有○趣○味○還○是○你○外○面○去○我○叫○大○少○抽○一○筒○煙○伯○申○道○鴉○片○煙○我○呼○不○甚○來○阿○月○會○意○對
 伯○申○笑○迷○迷○看○了○一○眼○道○這○你○要○抽○向○外○便○走○却○仍○不○敢○遠○離○祇○在○房○門○口○的○門○帘○外○守○着○直○到○惺○惺○高○呼○要○茶○始○倒○了
 兩○杯○熱○茶○又○接○了○兩○塊○熱○手○巾○進○去○惺○惺○叫○伯○申○喝○了○一○杯○自○己○也○喝○了○幾○口○各○把○手○巾○擦○過○手○臉○對○阿○月○道○你○陪○大○少

路坐倚他要睡伏到床上睡去我到小感那邊去再來伯申點頭道你去我那邊窩心得時候久了自然四圍
 首房中見各人已俱扳過位了因說你們碰得好快祖道我們碰得並不甚快你在那邊窩心得時候久了自然四圍
 已經碰完惺惺把臉一沈道窩什麼心人家肚子餓了這間房裏碰了兩桌麻雀沒地方吃甚東西祇好在那邊吃了兩
 碗稀飯就攔了些時刻怎的你一出口便冤枉人家祖道四圍莊我輪去兩底半了閒話少說你可來替我幾付惺惺
 道替你碰幾付很好會誠信的廣膏阿月早挑來了煙具俱在後房你去抽幾筒罷烏燕柱不答應道他煙癮早已過足
 誰要你來代碰我也輸了一底多了此刻風頭剛巧轉些上家怎麼要換人甄蘭塢道今天這場麻雀是一吃三懷策有一個
 人贏大家好好兒碰或能翻些轉來若耍刻刻換人輸了錢豈不冤枉燕柱又難着惺惺道你真要替戚少代碰也有一
 個法兒此刻我們尙有三圈半莊要代索性代碰到底你能答應這句話麼惺惺微笑道代碰到底怎麼見得我答應不來
 莫說祇有三圈半莊再多幾圈也好說畢叫祖話立起身來自己便坐了下去懷策不信道你真能够代到底麼蘭塢道
 他分明在那裏胡調休去睬他惺惺正色道碰和和調怎的既說代碰到底自然不碰完決不罷手燕柱道倘然碰了三
 五副再要掉人怎樣惺惺道再要掉人可把戚少身邊的籌碼一齊罰出充公衆人聽他說得斬絕俱要試試他怎樣對
 付東首房內的客人可以儘管碰和不跑去遂大家准他一定代碰到底祖話到後房吸煙碰到第七圈上祖話煙已
 吸好惺惺正在做莊此時牌風很順一連和了五副漸漸的翻做贏家祖話在背後看了甚是歡喜及至八圈完畢居然
 反贏了五十塊錢燕桂蘭塢各人輸了一百多塊心上不服逼着惺惺加碰四圈惺惺問祖話怎樣祖話見他坐下碰和
 之後東首房中絕跡沒去不覺暗詫異私問姓屈的可是已經走了惺惺瞭了一眼道他走不走要你費心做甚包在
 我的身上你們碰完了和愛坐正房同到那邊去坐祖話道倘然他果已走了這四圈和不放也能天光已將要亮了們
 沒有走我們一准再碰四圈仍是你代惺惺道我早說再多幾圈也好怎說不能代你若問那邊的客人我一心正要

淡着他使他覺着沒趣以後少來最好祖話道冷淡他難道不怕他發脾氣麼惺惺道他怎比你是大老爺動不動便發脾氣况且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向我說話我還受你倘然是他對不住索性請他滾蛋往後不必再來大不了少了一戶客人也不在我的心上祖話被他灌足迷湯心花怒放因對蘭瑋等說一定加放四圍仍由惺惺代碰又問蘭瑋譜齋等桌上怎樣圍仲庶雀乃是性命聽得祖話桌上要放不管別人允與不允也要再放四圍衆人被勸不過祇得勉強答應這一碰直碰到日高二丈祖話一桌先完圍仲庶上尚有一圈未畢惺惺叫房間裏端整點心抽一個空奔至伯申那邊伯申和衣臥在床上直豎起來惺惺道天已亮了要睡你脫了衣服再睡莫受了寒伯申道那邊的和完了沒有惺惺道申睡眼模糊在床上直豎起來惺惺道天已亮了要睡你脫了衣服再睡莫受了寒伯申道那邊的和完了沒有惺惺道休要提起八圈早已完了因知道你向沒有去又放四圍聽他們的口風你不去還要再放不知碰到什麼時候我沒有睡覺罷了伯申擦了擦眼道他們這樣惡鬧怎一點子不體面你惺惺道他們能體面我不知四圍不放連第一場也不碰了緩天並不是沒有日子爲甚定要一夜碰到天明我們做妓女的遇到這種客人想來真是好苦一頭說兩眼望着伯申似乎要哭將出來伯申一啞喉在床上坐起道你莫這樣爲難他們這樣惡鬧非但與你作對乃和我過不過去如今天已大亮我本來便要回去讓他們罷我去了他們這場和決不再連你可以略睡片時惺惺一手扯住道我不過這麼樣說誰要你讓他們大正月裏的天氣早上很寒外頭露水也沒有乾你要跑出去做甚伯申在身畔摸出金表一看已是七點多了說天公已並不很早當真就要回去惺惺依舊不許伯申道實不相瞞我自從娶了阿翠晚上一定回家從沒在外間過夜昨晚兒竟是初次此刻早些回去的好免得費氣惺惺羞着他道堂堂一個男子虧你說出怕小老婆的話來阿翠姐我們向來認識雖然醋心很重究竟一個新鮮姨太太罷了怎能管得任你阿月在旁笑道正因此他是一個新鮮姨太太屈大少纔怕他費氣若是日子多了或者是大太太太太少一定反不在心上伯申聽了微笑不言祇催

快拿馬褂來穿。阿月目視惺惺搖頭示意。阿月便立着不動。伯申見掛在紅木衣架上頭親自去取。阿月夾手搶住。惺惺微醺了一眼。阿月始半真半假的將手一鬆。由着伯申披上惺惺又攏住了他的鈕扣。故意不許他鈕問他。此刻當真要去什麼時候再來。伯申說晚七八點鐘。惺惺說早些最好。伯申說來一定佔住房間。不讓要報隔宿之驛。伯申因訂定六點鐘。惺惺纔親替他扣鈕。伯申已下樓。惺惺叫阿月依舊把門帘放下。自己向廳前一坐。却故把廳帘打開。使對房瞧得見人。不移時果爲祖詒所見。疑心伯申尙沒有去。踱至客堂。房間偷眼向內房張望。阿月又故意在門帘口東遮西掩。不許他瞧鬼祟。崇崇了好一刻。究惺惺把門帘一揭。直闖出來。格格咬笑。個不住道。不要瞧了裏面。坐罷。倒把祖詒弄得個莫名其妙。阿月也笑着道。成少儘管進去。斷命阿屈早已走了。大小姐和你有意頑笑。祖詒道。阿屈是幾時去的。惺惺道。大約是三點鐘。此刻一趨要睡。醒了祖詒點頭道。怪不得你替我碰和四圍八圈的答應得來。但他怎樣去的。快與我說。惺惺道。我刻刻在你房內。他一個人坐着沒趣。坐不住。自然走了。臨走時還說了好些悽喪的話。祖詒道。怎樣悽喪。惺惺道。他說這一間房今夜碰了二十場。和吃了一個雙。花掉二百七八十塊洋錢。讓你受用。祖詒道。本來誰叫他讓有本領。大家迸着不去。惺惺道。雖不至兩下相打。口舌恐斷。免不迸着不去。你此刻碰完了。和怎能這樣的安靜。祖詒道。不安。難道相打不成。惺惺道。雖不至兩下相打。口舌恐斷。免不來我爲你把他有意冷淡。使他讓你占盡上風。怎麼你一點子不知好歹。反說這風涼話。兒祖詒撲嗤一笑。道。我知道你的用意。快叫阿月把早點設在這間房內。請懷策等過來。使他們曉得待我的意思。我面子上也狠過得去。惺惺道。祇要你真心待我。我決不使你落臉。遂喚阿月把懷策等請來。恰巧圓仲等那一桌和也。已完了。相幫的叫了八碗鷄麵。端送上樓。衆人坐下。用麵多問姓屈的怎樣回去。祖詒得意洋洋。把惺惺如何對待伯申。致他坐着乏味。自己願讓的話說了一遍。大家俱說祖詒今天和人吃醋。吃得很有趣。味屈伯申真是一個阿屈。早晚要把房間讓人。何必發脾氣。碰二十

場和將金錢晦氣祇有懷策並不作聲。一眼看着惺惺的面色，猛問他頭上一條水仙花扣條怎麼這花朵朵扁了。惺惺臉上一呆向他啐了一口道：「方纔睡在煙炕上裝煙沒有留神壓扁了的。隔夜花本來不要戴了，你要問他怎的說罷。」

手將花除下向門角半邊一擲，身子跑了開去。懷策微微一笑不復再言。眾人麵已吃完，擦過了臉，彼此俱要回去。祇留祖詒住下不必細說。一天易過，次日睡至上燈方醒。惺惺先已起身，正當梳好了頭，端整有堂差出外樓下相幫，喊了一聲：「客人屈伯申已同了三個朋友上樓。」惺惺搶步至樓梯口迎住，道：「多少你怎的此時纔來？」西首房內請坐。伯申滿臉掃興，道：「東首是什麼人在內，惺惺道且請進去坐了。我告訴你，這手摸手的摸進房抱怨他道：「昨天我怎樣囑你今日來得早些，恐怕小戚要來報讐，果然小戚一早來了，偏你連影多不見。此刻他已喊下一個雙樓寫請客條請客去了。聽說吃了酒還要碰和不知又要鬧到什麼時候。伯申聽了怨着同來的朋友道：「多是你們在第一樓不肯就走。如今正房間被人佔去，豈不乏味。那朋中有個二十多歲的人，姓鮑名喚赤讒，合怒答道：「此刻尙祇七點鐘不到，難道爲了這個房間我們三四點鐘便來，虧你埋怨人家。如今既被小戚佔住，我們何不到別地方去。你本來不做惺惺一個伯申搖頭道：「你怎曉得內中的講究。隔房那個小戚他和我勢不兩立，所以我存心要搶着這個正房。況且惺惺意中也很不願他把正房佔着。昨天再三囑付我務必早來，不料今兒來得遲了，致有此失。豈不是你們在第一樓兜搭的緣故。如今沒有別的，祇好就在這個房內吃個雙樓和他拚上一拚，再說。遂喚阿月拿請客條來寫條請客。於是兩方面又打仗的會起陣來。論到二人的家計，祖詒比屈伯申田產硬些，現錢却是伯申來得論到二人的品格，一般俱是個沒腦子的。不過伯申比祖詒嫩些，結交的一班朋友也不比祖詒利害。自然祖詒佔了優勝。自從這一天起，每天晚上五六點鐘祖詒必在惺惺院內擺酒，這房間竟似包定一般，即使祖詒自己未來，胡圖仲蕭懷策王柏臺藍蔭等一定有人先到替他預早守着。屈伯申休想得進去。惺惺揀花一等對伯申說：「凡是祖詒的朋友在檯面上有一大半轉局，做地故此每天車輪。」

集二 夢 華 繁 上 海 續

般○的○在○院○請○客○請○個○不○了○伯○申○信○以○為○真○無○可○奈○何○起○初○兩○三○夜○尚○要○發○他○的○老○官○性○氣○不○是○吃○酒○便○是○碰○和○臨○了○兒○斷
 併○着○不○肯○便○走○後○來○慳○假○意○替○他○情○說○他○何○苦○這○樣○并○打○聽○得○阿○翠○在○家○會○與○伯○申○鬧○過○幾○次○口○舌○因○乘○機○勸○他○早
 些○回○去○免○得○我○們○好○姊○妹○背○地○裏○傷○了○心○氣○兩○次○伯○申○的○心○漸○漸○淡○了○醉○月○樓○借○着○一○步○步○增○高○起○來○吃
 到○第○六○夜○變○極○以○後○連○底○凍○的○凍○住○在○房○屋○裏○的○器○具○實○的○賣○的○搬○把○好○好○一○分○人○家○拆○個○乾○乾○淨○淨○祇○苦○了○小
 凍○的○凍○在○衛○家○與○玳○如○情○投○意○合○絕○不○想○房○屋○裏○的○器○具○實○的○賣○的○搬○把○好○好○一○分○人○家○拆○個○乾○乾○淨○淨○祇○苦○了○小
 姨○老○公○館○裏○的○陳○實○過○年○時○已○經○歡○喜○掉○了○房○屋○裏○的○器○具○實○的○賣○的○搬○把○好○好○一○分○人○家○拆○個○乾○乾○淨○淨○祇○苦○了○小
 丫○頭○阿○喜○從○前○老○太○太○甚○是○歡○喜○後○來○在○少○苦○楚○莫○說○祖○語○不○回○即○使○回○來○也○不○敢○說○半○句○話○可○笑○祖○語○家○政○日○敗
 幾○天○醉○月○樓○出○去○了○被○小○陳○等○呼○來○在○少○苦○楚○莫○說○祖○語○不○回○即○使○回○來○也○不○敢○說○半○句○話○可○笑○祖○語○家○政○日○敗
 家○業○日○非○却○因○貪○戀○煙○花○一○點○子○不○在○心○上○這○一○天○檯○面○上○大○家○叫○局○蕭○懷○策○忽○然○寫○了○一○張○迎○春○坊○花○娜○的○局○票○祖
 詒○因○他○從○沒○叫○過○問○他○可○是○新○做○懷○策○笑○而○不○言○祖○語○再○三○盤○語○始○說○是○打○機○局○叫○來○有○件○事○情○問○他○祖○語○問○是○何○事○懷
 策○不○肯○直○說○誰○知○局○票○去○後○各○人○的○堂○差○已○到○花○娜○尚○沒○有○來○直○至○檯○面○將○散○買○慳○慳○叫○相○幫○去○催○始○來○了○一○個○跟○局
 大○姐○問○那○位○大○少○叫○花○娜○懷○策○稱○是○我○那○大○姐○道○對○不○住○大○少○今○天○小○先○生○有○病○不○能○來○了○停○刻○散○了○檯○面○請○大○少
 到○院○中○來○罷○祖○語○點○了○點○頭○問○道○大○小○姐○可○在○生○意○上○頭○大○姐○道○含○糊○答○道○有○時○來○有○時○不○來○懷○策○道○今○天○可○要○來○麼○我○有
 幾○句○要○緊○說○話○問○他○大○姐○道○倘○有○要○緊○事○情○大○少○到○了○院○中○可○以○差○人○去○關○照○的○一○關○照○包○你○立○刻○便○來○懷○策○道○如○此○很
 好○你○回○去○罷○我○散○了○席○一○准○要○來○那○大○姐○又○說○了○句○大○少○停○刻○請○來○各○位○大○少○一○同○請○來○始○回○身○向○外○而○去○祖○語○逼○住○懷
 策○問○是○那○一○個○大○小○姐○懷○策○說○這○人○你○不○認○得○他○依○舊○不○肯○實○說○祇○催○拿○乾○稀○飯○來○吃○了○別○過○祖○語○便○走○弄○得○祖○語○等
 許○多○朋○友○莫○名○其○妙○原○來○蕭○懷○策○因○聽○見○人○說○迎○春○坊○阿○六○妓○院○裏○出○了○一○件○新○聞○那○妓○女○名○花○娜○乃○是○從○前○柳○飛○飛

的討人他因病後沒有生財之道得着了這個消息暗想多少可以弄幾個錢所以衆人面前斷斷不肯說破至於花娜娜究竟爲了何事著書的且先把他情節表明然後再敘懷策到院與柳飛飛商量一切免得閱者猜摸不出定要怪著者故弄狡獪祇因娜娜自從將留春總會內容向溫生甫揭穿之後隔了不多幾時這女總會果被捕房查禁飛飛與衛且搖割了許多洋錢雖然生甫這一件事幹得甚是秘密沒有人疑心到他更沒有一般動不動拿他出氣到了深夜子沒了存頓地方免不得天天到院中走動又因心坎不快見了娜娜宛如見了冤家一般動不動拿他出氣到了深夜沒有客人的時候鷄毛揮帚上的簾條簾花掃帚上的竹柄不時當做刑杖拉在手中夾七夾八將他亂打阿巧更在一旁助惡說着他許多不是走路怎樣沒有鋒銼坐在客人身旁怎樣開不來口恍如木偶一般唱曲子怎樣不肯學好飛酒怎樣不肯硬逼搭拳怎樣死不肯撞和怎樣死碰不來晚上怎樣起身甚遲幾於無一處惹得飛飛火上添油分外生氣彷彿恨不得把他一下打死娜娜一陸冤債無處可伸祇有望生甫來時背着人泣訴幾句生甫着實疼惜着他想起花小桃當初也是一個討人受盡惡搗小妮姐許多磨折後來竟致打胎而死不圖如今又見娜娜遭此慘劫尙幸他不起小桃輕薄雖在煙花隊裏竟能大璞自完所以每用善言婉勸叫他權時忍耐倘有終身可靠的客人及早從良脫離活獄娜娜心上竟有戀生甫之意生甫與幼安等相聚多年勤破繁華有了定識定力不肯再墮情天所以堅持到底做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是生甫與幼安等相聚多年勤破繁華有了定識定力不肯再墮情天所以堅持到底做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是生甫與幼安等相聚多年勤破繁華有了定識定力不肯再海棠詠昔人我已扁舟將出歐得潮來作掛帆人之句並不是疑心娜娜虛言把昔年的花小桃假意當做真心今日的與他十分親熱有說有笑比別客不同心上甚是詫異暗暗留神着二人的舉動又見生甫雖然鍾愛娜娜却不像有什麼貪圖風月的念頭反是娜娜屬意着他不能駭怪曾在飛飛面前揶及飛飛因妓女若做恩客必是年輕貌美之人居

多此事竟覺有些不信。惟囑大家留意。察這天生甫久坐未去。飛飛適在院中。因叫娜娜進內。要他向生甫抄些小貨。不是打條金線。或是做件衣服。娜娜口雖答應。心中却不為然。出去後。並不與生甫說。誰知飛飛在後房聽着。聽了半天。竟然沒有提起。不覺心中大怒。正要想個主意。發作忽聽相幫。喊了聲。客人上來。阿巧迎至。樓梯口招呼。叫了一聲。富翁請他到客堂房。間暫坐。那富翁知道房內有人。似有不悅之色。回身便要退下。樓去。阿巧一把拖住。那裏肯放。裏頭生甫聽見。立起身。叫娜娜快拿馬褂來穿。急欲出外。正是

劇憐墮酒。慳茵女。
偏遇焚琴煮鶴人。

第二十七回

毒棒誤傷紅粉面

污泥透出白蓮花

話說柳飛飛因溫生甫在花娜娜房中久坐不去。要叫娜娜抄他小貨。娜娜不肯開口。飛飛含怒。欲待發作幾句。恰好西郭客人富翁上樓。生甫叫娜娜快拿馬褂。立刻要走。娜娜因富翁這人最是貪色。幾次轉着他的念頭。應許過四兩重一對金鐲。一隻打簪。金表。娜娜沒答應。他祇推年紀尚小。富翁又許了阿巧一百塊錢。下脚叫他德意。飛飛逼令娜娜應允。飛飛奇貨可居。另外要敵他二百塊現錢。叫阿月與他磋商。因此尚未成就。今夜這個時候。到來一定不懷好意。故要生甫佔着房間。不讓不許他走。却又不便明言。祇不肯把馬褂給他。生甫不知就裏。肯與人厮併。再三催促着他。樓梯口。那個富翁。因見有客在房。心中老大不快。要想嘔氣。下樓。奈被阿巧扯住。因發話道。好一個小先生。怎麼此時尚有客人。我富翁向來不做冤桶。為甚你們初進場的時候。請我吃進場酒。要說娜娜是個雜妓。這幾天更推三阻四的。哄着人家。真是豈有此理。阿巧欲待分辨幾句。無奈祇有他一個人的說話。旁人插不進口。飛飛聽富翁發火。在後房再耐不住。呼

着。娜。娜。的。名。字。說。道。溫。老。爺。既。然。要。去。因。何。不。把。馬。褂。給。他。請。他。明。兒。再。來。當。爺。現。在。外。頭。難。道。你。沒。有。聽。見。娜。娜。不。防。
 飛。飛。隱。在。後。房。一。聞。他。這。幾。句。話。祇。驚。得。魂。不。附。體。急。忙。在。衣。架。上。搶。下。馬。褂。遞。與。生。甫。接。來。穿。在。身。上。低。問。後。房。
 發。話。的。人。可。是。飛。飛。娜。娜。點。了。點。頭。生。甫。暗。想。這。惡。孽。果。然。利。害。但。那。姓。富。的。不。知。是。何。等。客。人。因。又。附。耳。問。他。娜。娜。也。
 附。耳。回。說。是。山。西。人。不。知。叫。甚。名。字。此。人。性。氣。最。壞。生。甫。再。想。問。時。因。恐。耽。延。時。間。開。出。事。來。已。把。馬。褂。穿。好。埋。步。出。房。
 娜。娜。照。例。送。至。外。邊。偷。眼。見。飛。飛。站。在。後。房。的。小。門。帘。內。那。面。色。狠。不。好。看。心。頭。拍。拍。的。跳。個。不。住。及。至。生。甫。下。樓。疾。忙。
 趕。進。客。堂。房。間。招。呼。那。個。富。爺。但。見。富。爺。坐。都。沒。坐。豎。着。眉。毛。瞪。着。眼。珠。正。和。阿。巧。尋。事。娜。娜。走。至。身。旁。勉。強。裝。着。笑。容。
 向。他。叫。了。一。聲。竟。然。睬。也。不。睬。阿。巧。見。娜。娜。進。來。知。道。生。甫。已。去。請。他。到。房。裏。去。坐。他。仍。口。口。聲。聲。的。說。娜。娜。有。了。恩。客。
 怪。不。得。一。副。金。鑄。一。隻。金。表。不。在。心。上。娜。娜。聽。了。又。氣。又。憤。一。陣。心。酸。撲。撲。幾。乎。流。出。淚。來。被。阿。巧。瞥。見。橫。了。一。個。白。
 眼。方。纔。忍。住。裏。面。飛。飛。聽。富。爺。不。肯。進。房。祇。好。自。己。出。外。去。勸。放。出。他。從。前。做。妓。女。的。本。領。好。容。易。始。和。阿。巧。等。把。他。圍。
 進。房。中。因。知。富。爺。歡。喜。飲。酒。叫。阿。巧。端。盤。稀。飯。小。菜。打。了。一。壺。酒。來。親。自。坐。在。一。旁。陪。他。飲。酒。這。纔。回。順。作。喜。宴。不。出。甚。
 惡。來。飛。飛。乘。間。辨。稱。娜。娜。當。真。尚。是。難。妓。方。纔。出。去。的。那。個。客。人。年。紀。四。十。多。了。乃。是。難。得。來。的。那。裏。是。什。麼。恩。客。將。來。
 要。有。恩。客。除。非。富。爺。着。他。點。過。大。壺。即。在。富。爺。身。上。這。麼。說。得。他。心。花。怒。放。又。因。多。喝。了。幾。杯。酒。俗。語。說。酒。在。口。頭。事。
 在。心。頭。不。覺。又。打。動。起。他。的。邪。念。想。要。實。行。起。來。說。娜。娜。果。尚。是。小。先。生。明。夜。一。定。預。備。大。壺。吃。個。雙。雙。金。鑄。金。表。與。
 下。脚。洋。錢。隨。手。帶。來。飛。飛。仍。要。他。二。百。現。洋。說。替。娜。娜。做。些。衣。服。初。時。沒。有。允。許。後。來。答。應。了。一。百。塊。諸。事。就。緒。始。吃。
 兩。碗。稀。飯。滿。懷。得。意。而。去。飛。飛。於。富。爺。去。後。心。中。也。甚。歡。喜。看。時。辰。表。已。三。點。多。了。本。來。也。想。回。去。忽。見。娜。娜。淚。痕。盈。睫。
 坐。在。壁。角。邊。一。張。椅。上。想。着。心。事。經。不。作。聲。阿。巧。因。夜。分。過。深。不。到。小。房。子。內。去。了。叫。娜。娜。鋪。床。端。整。與。他。同。睡。娜。娜。想。
 出。了。神。並。沒。聽。見。不。理。會。他。飛。飛。願。時。大。怒。把。手。在。檯。上一。拍。道。你。在。那。裏。想。甚。心。事。阿。巧。姐。好。好。與。你。講。話。恁。的。沒。有。

聽見娜娜猛吃一驚，在交椅上直跳起來，却因阿巧說些什麼，實在沒聽清楚。呆呆的在飛飛面前一站，不知怎樣才好。飛飛見了，越如火上添油，伸向他，就是一掌，娜娜急把身子一側，躲了開去。旁邊阿巧說道：「本來你近來無論什麼事，情太覺大意，慣了，真說我和你講話不高興，不肯開口。祇當做沒有聽見，就是客人有話問你，也是一樣。若照這個樣兒，看你將來怎麼得了。飛飛道：「提起客人我方纔叫你向溫甫抄些小貨，爲什麼不與他說？娜娜戰兢兢的答道：「祇因他與我甚是客氣，覺得開口飛飛道：「他與你尙是客氣，誰是你的知己？客人去年八月裏掛牌到今，你幾時替我砍過一個客人的斧頭？連有人送金鐲你帶，允金表你用，你還冷氣直衝的推着他不要吃死飯，吃到你這女孩生意上，祇恐沒有第二個人。我今天實對你說，妓院裏是沒有真女牌坊建的。明天富翁這一樁事，俱已說妥，雖比不得潤房花燭，也算是一件喜事。你須心上放明白些，莫要使他個強性子，我一定不答應。你立時打你一個半死，明天一過之後，凡是可以留得的客人，回巧姐交代，你留你必須聽他的話，不許違拗。着他違拗時，我便要了你的小命。娜娜聽得這般話，不由不悲憤，交加掩面大哭，止不住，蹣跚出來，飛飛惱他，不聽好言，與阿巧使個眼色，叫他去找，不遵。娜娜依舊祇顧悲泣，沒半句話，動怒，明天乃是他的喜日，諒來決不使性，至於以後留客，一准由我作主。諒他也不敢不遵。娜娜依舊祇顧悲泣，沒半句話，力去打祇聽得拍的一聲，那柄，雖沒有斷，拿却一根根，顛時折落，眼見得不能再飛。飛愈加發火，隨手將洋傘棄掉。其時本家阿六聽得樓上喧鬧，口中啣了根潮煙，管奔上樓來，想要勸飛飛見了，夾手把這支潮煙管一接，舉起來。將娜娜一頓飽打，打得在樓板上亂跌，亂滾，那哭聲，起是利害。阿巧與本家阿六恐有巡捕經過，查問起來，不當穩便。阿巧因拖住娜娜，阿六向飛飛搶回煙管，誰知飛飛一個失手，一記打在娜娜額上，那潮煙管是竹根做的，根上的竹節，甚多，實是難受。娜娜叫了一聲：「阿呀，頓時肉綻皮開，血流如注。阿六見打出禍來，慌把兩手向飛飛亂搖，叫他不可再打。

阿巧將娜娜一把拉至炕榻半邊想替他掩血跡祇見骨都都冒個不住休想掩得住他一件墨灰花緞皮緊身上斑斑點點的已跌了無數不免心下着驚暗想怎麼得了還是阿六有些主意到樓下去搶了一把香灰上來叫娜娜閉了眼睛一齊掩在他的額上纔算勉強習止那臉已通紅的變了一個血人煞是可怕阿六又叫小大姐阿蘭快拿清水替他洗淨飛飛尙恨恨的指着罵道我正要打你死活來問你以後可再這樣娜娜仍祇願哭泣不敢做聲阿六做好做歹替他討了個饒向飛飛手中索還煙管勸令至客堂房間暫息免得在此生氣一面叫阿巧阿蘭陪着娜娜一面自己跟了出來低低的抱怨道大小姐不是我今天說你小先生有甚不好果然應該責打但頭面上是打不得打破了非但不好看相并且明天怎出堂堂今天你怎麼發火把我的潮煙管當做竹節鋼鞭竟打得他這個樣兒如今雖把香灰將鮮血止住但恐久後結疤倘然有了什麼痕跡怎麼能去得掉他豈不是一世的事所以據我想來必須請個醫生快替他醫治方好飛飛尙怒容滿面的道這種沒出息的女子打死了也決不懊悔誰耐煩去請甚醫生即使將來額角上有了疤痕必是他命該破相怎麼怪我二人正在講話阿巧也跑了過來指着飛飛說道你今天打得太利害了別地方沒有要緊怎麼夾頭夾面的把他額角打破阿六叔擲了一把香灰此刻還止不住血連香灰一齊都淌掉了你想怎樣纔好阿六道這樣一大把香灰那血還掩不住必是創口很大最好有象皮膏貼他一張包管立刻便止可惜夜深沒處購買阿巧道象皮膏麼我前天剪雞眼我祇用去小小一角餘下的藏在衣櫥裏頭你不說起我想不到他當真象多麼他買了一大張來把我幾乎笑死當時我祇用去小小一角餘下的藏在衣櫥裏頭你不說起我想不到他當真象皮膏止血第一待我尋出來替他貼去阿六道如此甚好你快些去與他貼了便來我們還有說話商議阿巧點頭出外不多時又跑進來道這張象皮膏剛巧够用說也奇怪貼上去血便止了不過當額角此刻已腫起一個大塊足有茶杯大小明天客人來叫堂差斷斷不能出外祇好做我不着一處處奔去回覆的了阿六道你和客人怎樣說呢阿巧道那

倒沒有什麼難說好得他傷的乃是額角我便說今兒晚上跌了一交磕傷了的人家諒還相信得來阿六道在樓板上磕傷斷沒這等利害須說因出外堂差踏空了一步扶梯從樓頭跌至地下纔磕得這個模樣兒阿巧道一准照此說法很好但富翁這一件事明兒怎樣阿六道富翁明兒有兩極酒菜單交代下來的了他要吃儘管來吃小先生雖然不好出局家裏頭難道也不能應酬阿巧道你還沒有清楚他明天祇到這裏來吃酒麼本來乃是小先生的喜日要叫你備對大廳如今不知他點也不點飛飛道此事看來祇好改期的了明天一早你到富翁裏去對他說娜娜昨夜跌傷點的菜儘管來吃喜期祇能另選日子阿巧躊躇道富翁脾氣不好他聽了這幾句話能窩心麼我想還是不去關照等他的到了院中親眼看見娜娜這個模樣兒愛怎樣由他怎樣你想可好飛飛一時沒有主意答不出來忽聞裏房阿蘭極聲喊叫說小先生你吃什麼阿巧情知有異急忙三腳兩步奔了過去阿六也夾腳跟跑進裏房飛飛怪二人何苦這樣大驚小怪諒來沒甚事情依舊安然坐着盤算對付富翁的念頭誰知阿巧等進房之後忽更大嚷起來連喊大小姐快些過來小先生吞了煙了飛飛這纔吃驚飛也似的搶步進內急問誰見小先生吞煙這煙乃是那裏來的阿蘭慌得舌尖打結道你你你們那裏知道小先生吃的煙是是是衣櫃抽斗內牛牛角匣子裏的阿哨我這樣的嚇真嚇不起飛飛道牛角匣子內有多少煙幾時挑的阿巧道這煙乃隔夜客人吸剩却不知共有多少飛飛道是那個客人吸剩下來挑的時候多少洋錢阿巧道昨天王八大人在此碰和因他向來吸煙故去挑了一塊洋錢不料他吸了兩筒因嫌煙味不好故此沒有吸完吸他自已帶來的煙泡我把這煙匣藏在衣櫃抽斗裏頭大約是有八分一匣飛飛道此刻這匣子那裏去了阿蘭向桌上一指道空匣子現在這裏飛飛飛飛來一看果已涓滴全無因問是怎樣吃下去的阿蘭道你們多到客堂房間內去了我勸小先生不要再哭果然他停住了哭說身上這件衣服被血跡污得髒了我開衣櫃換件羔皮襖子我便開了衣櫃他自己取衣更換又說喉中乾燥要我倒茶我又倒了一杯熱茶與他誰曉他換皮襖的時候已把煙匣

開了蓋子，揷在手中，等我熱茶一到，他便將匣內的煙往喉間一倒，及至我看見叫喊，他已呷了口茶，咽下去了。搶也斷斷，揷不及他。阿六發癡道：「小先生，真吞了煙，這是人命關天的事，非同兒戲。大家必須想個法兒，趕緊救方好。遲了，倘有不測，我院子裏擔不起這個風火。阿巧道：「半夜三更的，有甚法想除非送他到醫院裏去，但不知這時候可肯開門。阿六道：「醫院裏不肯開門之理，我想要送，越發快，好那醫院裏，是越近越好待我。馬上下樓去喊，幫起來趁他煙毒未發，還好坐得車子一發，便坐不來了。飛飛此時也覺心頭亂跳，問醫院裏那個陪了這討債鬼去。阿巧阿蘭面面相覷，俱沒答應意思，要攔在太家。阿六一個人身上，阿六叫起相幫，端整好了車子，喘息上樓也問飛飛，叫那個人陪同前往。飛飛道：「娜娜是我的人，醫得好果然，最妙萬一醫他不好，竟然死了，我決不和你去彼此議論多時。飛飛拗不過他，祇得硬究竟我一人擔當不起，必須有人陪去。纔是倘然沒有人陪，我一個人不便送去。多時飛飛飛，說他把死字令阿巧同往。其時天色漸明，東方微透曙色。阿巧叫下樓，娜娜已抵拚一死不要醫治。那裏肯走飛飛，說他怕飛飛如嚇人，又要施展他的壓力，大凡人生在世，祇要不怕了一個死字，便可隨便什麼事情一點沒有懼法。娜娜向怕飛飛，飛飛見縮十分畏服。此刻忽似變了個人，任憑飛飛怎樣利害，不為所動。祇坐在靠窗口的交椅之上，閉目垂頭，安心等死。半句話也不回覆他。阿六恐耽擱得時候久，大是不妙，沒奈何，祇得叫了兩個相幫，上來把他半攙半扶的，攙着下樓。自己和阿巧也趕緊跟着下去，勉強將他揷在車中。阿巧阿六左右護着，出了院門，向馬路取道，麥家園，攙到仁濟醫院內。去忽，娜娜在車上把身子亂縱亂顛，又捶胸頓足的大哭起來。觀看霎時間，做一團便，有巡捕到來查問，究竟為着什麼事情。阿巧說：「因母女口角，吞了生煙，故此送到醫院裏去。巡捕見阿巧是妓院中人，問往在什麼地方。車中這女子可是討人。阿六答稱：「在迎春坊。雖是討人，平日大小姐非常歡喜。今天稍有口舌，不料他一時拙性，吞了生煙。大小

姐故。叫。我。們。陪。到。醫。院。求。醫。生。趕。緊。救。治。巡。捕。因。事。關。人。命。子。細。向。娜。娜。一。看。見。他。額。上。受。傷。貼。着。張。象。皮。膏。心。下。大。疑。
 盤。問。娜。娜。阿。巧。代。答。是。跌。破。所。致。巡。捕。冷。笑。說。我。問。的。是。他。何。必。你。來。開。口。阿。巧。始。不。敢。再。說。娜。娜。本。已。哭。得。昏。了。忽。然。
 見。車。前。站。着。一。個。巡。捕。恍。如。見。了。親。人。一。肚。子。的。悲。憤。恨。不。得。盡。情。吐。露。但。從。那。一。句。說。起。纔。好。因。祇。說。了。句。額。角。
 上。乃。毒。棒。所。傷。哭。得。第。二。句。竟。說。不。出。來。巡。捕。聞。額。上。乃。是。打。傷。明。知。惡。鴿。虐。妓。以。致。此。妓。竟。死。必。須。回。裏。捕。頭。請。示。因。
 叫。娜。娜。不。要。啼。哭。倘。有。什。麼。悲。苦。可。隨。我。到。捕。房。稟。訴。遂。叫。把。車。子。拉。到。捕。房。阿。巧。阿。六。一。同。前。往。各。人。怎。敢。違。拗。祇。好。
 跟。着。便。走。娜。娜。聽。說。到。捕。房。內。去。但。得。訴。明。冤。抑。死。亦。瞑。目。故。此。端。坐。車。中。不。再。哭。鬧。不。過。腹。中。煙。毒。已。漸。發。作。覺。得。甚。
 是。難。過。及。至。車。到。捕。房。捕。頭。問。他。口。供。舌。尖。已。經。牽。強。說。話。不。很。清。楚。捕。頭。甚。覺。惻。然。叫。繙。譯。勸。他。趕。速。到。醫。院。求。救。仍。
 叫。那。個。巡。捕。押。着。包。車。同。去。阿。巧。阿。六。一。齊。暫。押。俟。娜。娜。救。活。與。否。再。行。發。落。幸。喜。娜。娜。吞。煙。不。多。一。到。醫。院。之。後。醫。生。
 令。他。服。了。藥。水。嘔。吐。大。作。頓。時。得。將。煙。毒。嘔。盡。獲。慶。更。生。惟。人。甚。困。乏。醫。生。留。他。在。院。靜。養。并。醫。治。額。上。傷。痕。巡。捕。回。至。
 捕。房。銷。差。捕。頭。將。阿。巧。開。釋。阿。六。押。候。明。日。解。送。公。堂。并。請。出。票。拘。提。柳。飛。飛。到。案。訊。辦。阿。巧。釋。出。之。後。趕。回。院。中。告。訴。
 飛。飛。飛。飛。自。從。阿。巧。等。去。後。好。久。沒。回。心。中。甚。是。牽。掛。後。來。拉。包。車。阿。土。拉。了。空。車。回。來。說。知。同。到。捕。房。刻。下。娜。娜。已。送。
 醫。院。阿。巧。阿。六。留。押。之。事。飛。飛。大。吃。一。驚。大。罵。娜。娜。害。人。急。忙。趕。回。家。中。叫。且。橋。到。捕。房。去。打。聽。消。息。并。央。玠。如。至。醫。院。
 內。探。問。娜。娜。死。活。少。停。玠。如。先。回。說。娜。娜。已。經。救。愈。略。覺。放。心。惟。且。橋。去。了。許。久。尚。沒。回。轉。明。知。凶。多。吉。少。在。家。內。斷。坐。
 不。住。又。奔。到。迎。春。坊。恰。好。阿。巧。哭。喪。着。臉。從。外。面。氣。憤。憤。的。進。來。飛。飛。一。見。急。問。事。情。怎。樣。因。何。不。見。六。叔。阿。巧。惡。聲。答。
 道。阿。六。叔。他。今。天。還。能。够。出。來。麼。這。是。你。和。斷。命。娜。娜。作。成。他。的。這。連。累。我。也。吃。了。大。半。天。官。司。隔。夜。直。到。此。刻。水。米。沒。
 有。下。肚。也。算。我。真。是。倒。運。但。這。件。事。鬧。得。大。了。明。兒。還。要。解。堂。你。是。個。罪。魁。首。隨。訊。時。一。定。少。你。不。來。趕。緊。預。備。着。罷。
 飛。飛。顛。聲。道。這。案。明。兒。要。解。堂。麼。怪。不。得。我。叫。且。橋。打。聽。一。時。沒。有。回。來。想。是。托。人。在。外。頭。打。點。去。了。阿。巧。冷。笑。道。打。點。

有甚用麼。唐妓是刑名案子辦得重要。關外國牢監衛先生有什麼手面能替你出脫得來。飛飛道：「娜娜，我出錢買的。偶然打了他幾下，那裏有這樣重罪。你莫因受了半天的委屈，把話嚇我。阿巧道：「那個要來嚇你。從前我有個要好姊妹，在胡家宅開野雞堂子，也因打了討人，被捕房查出，告發至今。在西牢內沒有出來。他落手比你，你在行不過。身上有了幾處青紫的影子，不比你打傷頭額，更是顯見。上堂後，臉也不消，驗得定說你辣手狠心。飛飛聞言，呆了半晌，暗想：此事祇能如此。遂向阿巧說了幾句抱歉的話，又找到女本家，叫他放心。阿六雖然押在捕房，明天一准設法保他出來。用的錢多，歸飛飛擔任。幸虧女本家因阿六平日有了姘婦，夫妻間不甚要好，故此沒有什麼說話。飛飛安感過了，奔回家內，專等且橋回來，叫他立刻去找譚濤。因聞他平日說起與會審官，很有來往，央懇出一封信，買個交情。譚濤一口應許，不過說要送些禮物，至少百把塊錢。且橋大喜，當下給了一百塊錢，鈔票托他代辦。譚濤收了，說：「明天堂上定有顏色。且橋回家，告知飛飛，覺得心下暗暗，竟那知譚濤雖是官場，與公堂上會審官不通。開問說的俱是謊話，但看從前留春總會這一件事，隨到自己頭上，一些沒有路走，便已可想。而不知個個且橋把事托他，他想送上的門的錢，財落得受用。審得好，可以冒做自己的功勞，倘然審得不好，公堂上會審官不是一個何妨。說托的乃張三不圖，偏是李四，審問以致失了效力。況且尚有西員好推也，可說華官極力幫忙，無奈西官不准洗刷，得甚是乾淨，所以鈔票到手，那裏有什麼書信。送去且橋和飛飛，萬想不到一次，日公堂出票，捉人飛飛以為有情，無恐挺身到堂。且橋也跟着同去，不料問得不多幾句，堂上便說：「唐妓情真，必須重辦。惟娜娜傷痕未愈，且吞煙後人未復原，不便取供。判仍帶回醫院，調治。飛飛暫押女所。本家黃阿六不應縱容，唐一併收押候辦。并須補提幫凶阿巧到堂。且橋宛如晴天裏一個霹靂，震得他意亂心慌。疾忙去找譚濤，問他昨天的這一封信，怎樣寫法，弄得精到這樣。譚濤究竟在官場中混過的人，見第一堂就是這等斷法。明知日後凶多吉少，因搖了搖頭，順口說道：「看來租界上的事情，真是難辦。華官見了我的書信，這人情定可賣得下來。」

沒有不效驗的。祇恐是西官在那裏作硬。但今天既沒定斷待我再寫封信懇懇切切的說上幾句下堂倘能從輕發落。天大之喜萬一不能一定是極在西官沒有法想這却要原諒的了。日橋聽他推托西官疑信參半但不便再說。祇好與他一准再向華官寫信請和。西官礙商辦理格外從輕。雖仍滿口應允。惟說西官處最好。另托個人疏通。華官處可以。在他身上。藉奉他出門而去。且橋回家內。想要取幾塊錢開銷衙門。使費祇見黃阿六的。妍婦尋上大門說。阿六這一個。人有多少。人靠他。吃用度。活如今。被飛飛。累到這個地步。怎樣。過得。過去。日後。若得。太平。無事。便罷。否則。定須。拚命。且橋勸他。休要。這樣。官司。尙沒。定斷。且等。過堂。再講。那妍婦。不由。分說。鬧得。個不。亦樂。乎。風聲。傳揚。出去。落在。蕭懷策。耳中。懷策。想飛。飛自。從發。起。女總。會。後。手頭。很。有些。錢。上。回。公堂。上。雖然。破費。了些。究。尚。有。限。這。回。出。了。此。事。很。好。轉。個。念頭。一。千。八。百。的。弄。他。一。票。定。能。拿。得。出。來。但。自。己。去。看。且。橋。走。上。門。不。見。尊。重。因。故。意。裝。做。不。知。在。安。藥。里。寫。了。房。票。叫。局。估。定。必。有。人。來。招。呼。果。然。阿。巧。因。娜。雖。出。了。事。明。兒。自。己。也。須。到。堂。心。上。很。是。憂。急。但。不。能。够。開。罪。客。人。故。叫。阿。蘭。到。檯。面。上。推。說。娜。娜。有。病。諸。客。人。散。了。檯。面。過。去。懷。策。遂。信。着。這。個。題。目。席。散。後。獨。自。一。人。到。迎。春。坊。相。幫。見。是。到。娜。娜。房。中。去。的。有。氣。無。力。的。感。了。一。聲。阿。巧。姐。客。人。阿。巧。和。蕭。懷。策。乃。由。金。伯。範。叫。娜。娜。的。局。在。檯。面。上。認。識。起。的。但。他。向。來。不。做。娜。娜。今。天。因。甚。忽。來。叫。局。并。且。有。工。夫。來。打。茶。圍。心。下。暗。暗。詫。異。勉。強。裝。着。笑。容。迎。他。進。房。坐。下。懷。策。開。口。便。問。娜。娜。得。的。是。什。麼。病。大。小。姐。可。在。院。內。阿。巧。估。量。着。懷。策。必。與。飛。飛。相。識。此。事。不。必。隱。瞞。况。且。今。天。有。過。堂。事。明。天。新。聞。紙。上。定。要。登。載。出。來。要。瞞。也。瞞。不。住。因。微。微。的。歎。了。口。氣。盡。情。告。訴。懷。策。正。是。未。經。啓。齒。先。煩。惱。那。得。消。愁。息。是。非。

要知阿巧向懷策說明情節。懷策怎樣設法。想弄飛飛的錢。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撞木鐘枉費勞心

修火表陸萌毒念

話說蕭懷策至花娜娜院中，打聽娜娜被虐細情。因知柳飛飛近來很有錢，想大大的弄他幾個。阿巧怎知就真把飛飛怎樣責打娜娜及娜娜怎樣吞煙。今日堂上怎樣訊判的話，從頭至尾細細說知。懷策聽了，早已定下主意。先替阿巧滿口抱屈了一回，漸漸說到堂覆訊，祇恐一定就要判決飛飛輕則監禁數月，重則西牢一年。半載說他不定。阿六這所院子將來必要帶累發封，就是阿巧也脫不來押辦之罪。此事必須趕緊央人設法，能把娜娜發堂了案。餘人一概免究。最屬便宜，否則真是一場濼天大禍。阿巧道：怎麼沒有設法聽衛先生說起。昨天會托了一個侯大人寫信公堂，那知今天半點子沒有效力。故此衛先生也在那裏惱懷策，道：侯大人不知可是侯譜濤麼？這樣的一件重案，豈是寫一封信用便可說得來情那侯大人真看得太輕易了。衛先生現在那裏不妨請他到來待我細細問他。我們本是好友，大家把此事商議商議，或者有什麼路可以指他走去。我替朋友辦事向來最是熱心。他知道的阿巧聽了，喜道：大小與衛先生要好的麼？他此刻想在公館裏頭待我馬上差相幫去喊懷策，微笑道：我不但與衛先生知己，就是你大小姐沒嫁衛先生的時節也。天天見着面兒，嫁了衛先生之後，在留春女總會內那一天不同賭錢。阿巧聽他敘述交情，越說越近，疾忙叫相幫上來，給了一角洋錢車錢，叫他立刻到衛公館去請且橋。不多時果然請到二人見面之下，且橋想為了一個討人鬧出這樣事來，面子上很不好看。心不免有些慚愧，故把娜娜在院子中做生意的事情一齊推在飛飛身上。說自己並不知道。如今鬧成大禍，做丈夫的不能袖手旁觀。曾托譜濤寫信乞情，無奈一言難盡。懷策道：我說候大人定是譜濤他和中國官場雖然有些交往，與外國官却聲氣不通。此案原告乃是捕房審判時，西官權大華官本恐幫忙不來，何項這種事情不是輕飄飄一封公信可以幹得來的。譜濤替朋友辦事，此等地方先該與你說個明白。不見得你不肯花掉些些，且橋道：西官權大譜濤也是這麼樣說。至於花掉些錢，會送過一百洋錢鈔票，叫他代辦禮物。

不知辦了什麼東西送去沒有懷策笑道一百塊錢的禮物本來齊得甚事你的出手也太小了且橋道這數目也是講說的我那裏曉得要送多少懷策道此刻譬如要想銷掉這案子或是格外減輕定斷你願多使幾個錢麼且橋道多使些錢怎麼不願且恨沒有真辦事的人若使再托誰祇恐依舊無用豈不是白白丟掉懷策道譜禱自然不能再去托他難道除了他竟沒第二個人且橋道實不相瞞朋友雖然外頭很有無奈這一件事礙着自己的面子不是知已些的斷不向他開口并且這一個入又要中西官場俱能說得上話所以難了懷策故意躊躇半晌詢道你可想到請個律師沒有且橋道怎麼沒有想過祇恐這等齷齪案子律師不肯經辦何況並沒認識的人懷策道你在那裏說許多大凡律師辦案依據的乃是理由祇要有理由可以辨護無論醜乾淨俱能經辦得來若說沒有熟人我倒很要多個好友在律師公館內辦事托他們尙還容易且橋道照你這麼樣說這件案居然也好請律師麼但不知律費要多少銀子懷策道律費多少可以替你問去大約律師名氣大些律費自然貴些辦案的力量也一定足些且橋道既然要請律師必須請個最高等的大約一二百兩銀子够麼懷策道一二百兩銀子祇好開銷寫字間內繙譯等費那裏在大律師眼內怎能請得動他至少必須四五百兩方好求他出力譯費另外酌送且橋道四五百兩另加譯費不是要五六百兩了麼可否托你和繙譯商量格外便宜些懷策道倘然你決計要請我有很知己的繙譯可以不取譯費那裏祇恐減小不來小律師不肯接受且橋道說了半天的話你肯幫我去請律師請的究竟是那一個呢懷策道我想替你請佛立孤大律師他的繙譯姓楊別號泉來辦過多少大案很有名譽凡在衙門口走走的人那一個不曉得佛立孤楊桌來此案若得二人接受一定有些意思不知你心上怎樣且橋道既然如此請你馬上去接洽一下我好回公館端整洋錢懷策道此刻是甚時候了律師早已睡覺要請必須明日一早且橋道明天尙要補提阿巧覆訊今夜能請定律師最好阿巧在旁也德惠道蕭大少既然肯替朋友出力今天到律師處跑一次罷外國人雖已睡覺翻譯是中國人諒遠沒

卷六 第二十八回 猛木鐵在我身心 修火表陸兩毒念 一九

睡你可找他說去請了一個律師朋友我上堂去可以胆壯些兒懷策道楊泉來此刻果還未睡但他不與律師住在一處要找須到他公館去找先與他商議一下也好且橋道他的公館住得可遠懷策道幸喜並不很遠就住在西藏路上車子去很遠便當且橋央懇道如此你速去速來我在此等候你倘要用甚洋錢我可立到取去懷策道洋錢大約今天不必講定了可以明日早上付他不付決不上堂此刻你在此等我回話也好請得成果然最妙請不成也好再想別法阿巧聽了甚是歡喜關照相幫叫齋大少的車夫趕快點燈懷策遂立起身來別了且橋而去約有兩句多鐘氣憤憤的回來答道律師至少須要一千銀子所以沒有請得且橋詫道怎的他要一千懷策道楊泉來是我好友我去找到了他說明請律師的話兒蒙他很當做一件要事立時與我同到佛立孤住宅內去佛立孤已匿得久了央西蕙叫他起身與他商議律師費誰知他一開口便說要一千二百銀子把我嚇得呆了問楊泉來因何這樣昂貴泉來說這件案不甚好辦第一要保全飛飛第二要保全本家阿六第三要保全阿巧第四又要保全娜娜我說此案禍根都從娜娜身上而起還要保全他做甚泉來說娜娜雖是禍首但究竟是飛飛出錢買來的討人不保全他定案時一定發堂豈不是人財兩失所以佛立孤的意思一准也要竭力保護不使被告稍有損失三百兩銀子一個人的律師費四個人就該一千二百兩了其實並不甚貴我聽了沒有話說祇央他再四請減說來說到一千銀子再少不願承辦叫我另請別人我纔聽了回來你想這麼大的律師費叫我如何替你答應得來必須你自己作主要請你拿了銀子和朋友天一早去請不請作為罷論半夜三更的叫律師起身綏天等他開帳大不了了是十兩二十兩銀子待我送去且橋聽罷呆呆的想了好一刻兒說一千兩實是拿不出來祇好另想別路今夜叫他起身的談話費等他開出西帳交代我一准送他懷策無精打采的說了句但憑着你臉色很高興且橋認做他這樁事沒有辦成一定恨着律師費太辣不能替朋友幫忙故而心下離過那知懷策初意德惠且橋去請律師原想在律師費內打個折扣且橋處說是一千律師處祇給五百將來官司結

局飛飛放了出來。這好向他重索酬。不料繙譯因律費須出收條。由律師親筆簽字。外國人的事情不能掉他。槍花來手人至多祇有一個九扣再多。一定不與說了。半天斷說不成。懷策又想索性撞個木鐘。叫繙譯代收律費。不給律師知道。隨訊時不必到堂。祇說這件案犯得情真罪當。不能在堂上辯護。收到律費之後。已經寫信與中西長官請他從輕了案。倘然准了人情。過堂時飛飛定可放釋。或者一時問轉圈不來多訊。二堂不能預決。那時再行寫信相懇。臨了兒假造一封西字覆信。此案因捕房稟請嚴承審官。未便從寬。拿來回覆被告。也就完了。事料被告不見得敢與律師起訴。打甚官司。這律費豈不是穩穩到手。繙譯聽了他這一番話說。世界上那有這種瞞天過海的事情。在律師處充當繙譯。雖然靠山吃山。不免向原被告索些譯費。私下敲幾個錢。但知犯法之事。斷不敢幹。承你這樣好意。分明不是叫我賺錢。乃在那裏送我。到西牢內去請你免開堂口。不必再說懷策受了他一場沒趣。唾面自乾的回轉。迎春坊那裏會見過律師。一面那裏有律師定要一千兩律費的話。多是空中樓閣。捏造出來。為的是律費內既沒念頭。可轉不犯着。叫且橋再請律師。所以把一千兩嚇住了。他料准他一定不請。但不願意白跪一次。所以又想出談話費來。住後好向且橋索取算做脚步錢。兒不過枉費了幾許心思。空講了多少說話。心上安得不惱。且橋看他在院子內悶昏昏坐了一回。起身回去。自己也沒有別法可想。祇好安慰了阿巧幾句說話。垂頭喪氣而歸。且看明日覆訊怎樣。再作計較。仍說懷策回到號中。暗想這幾時月建不利。自從在大興樓相打之後。不但自己生了一場大病。連碧山也病得死去活來。如今雖然多已好了。無如生意虧折。別的錢又沒有進帳。碧山反被他拿了。這相打的題目。不時來硬借些錢。不給他。便滿口壞話。真是受累。若照這個樣兒下去。以後祇恐一日難似一日。怎樣得過。想到了許多心事。一夜天竟沒有睡。黎明後甫經合眼。被衛良新龍伯清二人上樓。站在房門口說話。一驚而醒。問門外講話是誰。二人同聲答稱是我。懷策擦了眼。披衣坐起身來。說你們二位好早。請到裏面來坐。不知有甚要事。二人一同入內。懷策已經下床。伯清叫碧潭送開水。

上樓伏伺洗臉。衛良新開口道：「本來大早晨不敢驚動清睡，祇因你連日事忙，一起身往往即欲出外，帳房裏好幾天沒有進來。今天有兩件要緊事情，必須大家商議，故此我二人斗胆上樓，休要見罪。」懷策道：「自己人說甚客話？這幾日我因號裏頭生意不好，心上很是沒興，帳房裏所以懶得進來，好得有二位主持一切，甚覺放心。今天爲了何事，二位必欲和我商量，若是關於財政上的老實話，近來我也很不活動，還要二位想法幫助良新，笑道：「夥計與東家商酌，一定是財政關係。我們二人有力幫助，可以不必和你談了。」祇因這兩件事，一件雖然爲數尚小，祇要二百多兩銀子，已好敷衍過去。却須今日便要一件一千多兩至多一禮拜內，必須如數籌到方好。我二人因此着急，懷策大駭道：「這兩筆是短人家的，什麼款項這樣要緊？」伯清道：「二百多兩銀子乃是三個月房租五十兩銀子，一月共已一百五十兩了。今天月底不付，祇恐萬不過去，莫要鬧出釘門的事來。」尙有五十多兩乃是煤氣燈銀子，也欠了兩個月了，再不付倘被去，火表晚間烏黑的怎樣辦事，并且丟不起這個臉子。所以無論怎樣，今天這兩筆錢必要預備齊全。一千多兩銀子乃是囑達洋行的定貨，到期衛先生已經費了許多口舌，展過一個月了，下禮拜五期限又滿，再不出貨，恐怕洋人翻了面孔，定要向公堂起訴。這事如何得了？懷策道：「房租和煤氣燈銀子，今天果然必得要付，但先各付他一個月也可勉強過去。百把塊洋錢，夠了這錢，我身旁還有囑達洋行的定貨，想一定是衛先生經手，不知定的什麼東西，若然想法兒出了出來，目下可有銷路？良新道：「這貨的確是我經手，乃野鷄牌花色洋布，前幾月銷場甚好，近來略覺退些，往後一定還銷得掉。他不過利息薄些，懷策道：「萬一銷不掉，便怎樣？良新道：「銷不掉，祇能貼些棧租，且看明年春季市面，懷策搖頭道：「貨色攔了起來，既要棧租，又要銀利，我們資本淺薄的號家，斷使不得我想，還是隨出隨買，當真市面不好，祇能認吃虧。我找朋友商量，問他暫掉一千八百兩銀子，到期一准出貨，賣掉了立刻還他，那還或者籌辦得來，否則我也斷沒法想。良新道：「隨出隨賣也好，照了現下的市面，雖是不甚起色，諒也虧折不到那裏，至多照本打個七折，也不過三四百兩罷了。」懷策

望了良新一眼說倘能少虧折些最妙要賺三四百兩很不容易我開了這個策記那一項定貨會賺過這許多錢良新臉上烘的一紅道做朋友的誰不望東家發財結帳時分些花紅面子上何等光彩弄到個不能賺錢也是無可奈何並不是不肯出力也沒有什麼花手心兒懷策道誰說你有花手心不過做生意我是外行全仗你多費些心罷了伯清道這倒不消分付衛先生辦事認真同行中那個不曉得他無奈近來的市面不好不但洋貨如此別的行業也是一樣說長江上下游一帶很不安靜恐怕要鬧出事來我們做生意人真是吃虧懷策道長江一帶鬧什麼事伯清道此刻尙還沒有舉動鬧起來風潮很大聞說是革命軍將要起義懷策道這話你從那裏來的伯清道乃是客幫裏頭說起大約有些意思懷策笑道任憑外頭鬧甚亂子諒終鬧不到上海來我的胆子很大良新道我也說上海諒來斷沒有事我們還是做我們的買賣懷策不復再談開箱子取出一百塊洋錢鈔票交與二人停刻准付房租及煤氣燈帳良新對伯清道煤氣燈的銀子今天果然一定要付不能再遲但火光近來很不明亮昨兒換了紗罩也是一樣恐怕管子裏有甚講究必須交代他趕緊來修伯清道一些不錯停刻我一准交代收帳的人倘要寫信關照我便寫了信叫他帶去限他明天一定來修恰巧話未講完蕭碧潭上樓說收帳的人來了現在帳房等着沒有錢要拆火表二人遂取洋下樓懷策覺得肚中有些飢了叫碧潭端整早點暗想自己隨便什麼事情非但沒吃過虧并且還要弄幾個錢祇有這一個洋貨號起初因要裝個場面向祖話弄了一千銀子做起來的原不望發甚大財祇要開銷够了人家說要來終算開着字號並不是沒有行業的人好做一塊遮身牌兒不料虧折得甚是利害說什麼市面不好一半是自己從沒做過生意連帳情都不甚明白容易被人掉着槍花一半是衛良新龍伯清這兩個人手段甚是來得帳上定有些不盡不實但看即刻用說話冒了一冒良新頓時面色改變伯清滿口幫他即此已可想見就是去年病中重向祖話借了一千銀子補的那一筆虧損據他們說有帳可查甚是清楚祇恐內中也靠不甚住但此刻若把這號立時收掉一來面子上很不好看二

則外頭不免有些帳面將來怎樣結束然而一天天這樣的將下去日後越虧越大終非了局因思最好想個法子拼些外股進來或者令良新伯清各人墊些銀子做得好數衍下去萬一依舊不好也不致一個人擔着風火至於眼前的出貨銀子緩不濟急祇有仍向祖詒商量不知他近日手頭可有這種人的銀錢祇要借到了手那還字竟可不必放在心上真是個絕好戶頭世界上第一等敗子我不去算計着他旁人一定也要算計早晚是個完字與其完在旁人手內還是在我的手中主意已定吃過早膳之後便到提籃橋找尋祖詒祖詒問他隔夜在安樂里究竟為甚事情立刻要走不肯告訴人家懷策把飛飛毆打娜娜娜娜吞了生烟以致涉訟公堂的話略述一遍說昨天因並沒曉得清楚所以不便說明散了極面之後親自前去打聽想替飛飛幫忙現知此事已托譜濤不知將來怎樣結案祖詒道怪不得今天新聞紙上迎春坊有一條虐妓新聞已在公廨審過一堂懷策道新聞紙上已經登出了麼可知道中西官如何定斷祖詒道報上說倘要過堂預訊沒提起怎樣判法懷策道今天已覆訊過了怎麼新聞紙信息不靈說着又失笑道不錯不錯新聞紙是隔一天的今天訊的案子要在明天報上方纔登載出來此案我很替飛飛擔着心事恐怕譜濤的力量不足你明兒有工夫看報可替我子細看明告訴我祖詒笑道熱心到你這種人世上真是少有柳飛飛的事情與你什麼相干却要你這樣赤緊的掛在心上懷策道這便是我待人的好處把別人身上的事當做自己身上一般你向來曉得我性度所以隨便什麼事情托我祖詒道說起托你辦事我近來很想辦輛汽車不知要多少銀子懷策道摩托卡法的最好價銀却三千五千元不等要辦的一定須辦好的不在乎多出些錢祖詒道三五千最好了麼價錢也還並不算貴自己辦了一輛免得向汽車行內去租論點論刻的很是費氣懷策道本來像你這樣的公館應分辦他的一輛租人家的斷坐不來祖詒道尚有一事煩你又要你替我設法幾千銀子懷策道可又是這界上的道契地皮祖詒道地皮究竟不值錢我想這回把房屋抵押可以多抵些些懷策沈思半晌道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你索性把最值錢的房屋連地皮

賣掉一處把從前抵出的零碎產業要贖的贖他回來不要贖也索性找價作絕不必再出利錢手頭又多了現款豈不是爽快省得隨用時轉着念頭像我去年生了場病你托人家便銀費力若恐現銀子放在家中不妥我瞧現要的新娘子不是從前那蕙春那樣的人很可放心得來若要是些利息存在銀行裏頭更妙要用可寫支單去取祖語撫掌道你的話怎麼句句都說到我的心裏這幾天我正轉着這個意思想托你把福州路二十四號市房寬個得主賣掉有好幾萬銀子可用免得零零碎碎的一用即完懷策道福州路的市房果然最易出手但為數太覺大了這不是一兩天辦得成的你須多寬我幾天限期方好祖語道一禮拜來得及麼懷策道一禮拜倘得辦成最好不成了我們再說祖語開鐵箱取出一張地圖交與懷策看過懷策收了欣然而別他進門時本想和祖語借錢如今有了這個機會祇要以此事辦就怕不有三千二千銀子到手何必再要轉甚念頭開什麼口因與匆匆回至號中想俟吃過中飯便出去尋找銀主誰知時候已兩點多了號中的飯早已開過正想出去吃忽聞帳房內一陣丁丁作响不知什麼人在那裏做工因信步知至裏邊龍伯清在帳桌上站起來道煤氣燈的銀子已付去了晚上燈光不亮頭叫工人來修明天因是禮拜故而寫了封信叫他們今日便來修好了晚間可以辦事懷策點了點頭看那小工正在收拾水管因問燈光不明可是鐵管內的緣故小工道鐵管內有了垃圾火光容易發暗但火表也緊要緊大冷天若是表裏的水冰了即便開不來火須用開水澆燀方可然火光仍一定不足今春的天氣甚冷這表必會冰過不知冰壞了機括沒有待我停刻拆開細看倘有什麼損壞之處或是修整或是緩天換一隻來俱可懷策口裏與他講話心裏轉着念頭見他收拾好了管子又去拆看火表復問有人說人家晚上點煤氣燈最好關了睡這是什麼意思小工道火表的總門不關煤氣通宵不息譬如臨睡的時候燈頭上小門也沒關緊煤氣便要在管子內漏洩出來似煙非煙的散佈室中便是煤毒觸到口鼻裏頭與衛生大有關礙觸多了更恐有性命之憂并且這股煤氣還有一件大大的壞處遇火即燃非常危險所以凡是謹慎些

的本來每夜把火表關閉爲是倘或不便那燈頭上的小火門一個個定須關緊一來有益衛生二來小心火燭真有許多好處懷策聽了點頭不迭却觸動了他一肚子的壞念暗想要使策記號把虧折的錢一齊恢復并要大大的加上幾倍紅利必須如此如此正是

但知極想窮思巧

那願傷天害理多

要知懷策轉出什麼念頭補償那策記號中的虧損并思大獲其利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三更天密謀乞鄰右

一場火得意變財東

話說蕭懷策與修煤氣燈的小工閒談無意中說起火門不但有礙衛生并且易肇火患觸動了一個壞極不堪的念頭他想這策記號做下去一定不妙與其將來不可補救此刻急宜籌個補救的法兒小工的那一番話恰如補救策記絕妙的一味藥引既有了這味藥引譬如醫生醫治病人有把握好好的定張藥方吃下去一定有效非但能把病根醫愈并且還能使病人身體受補比未病時肥胖許多但這張方子乃是秘方不便宣播祇好醫生肚裏明白除了向藥店裏配藥購不了他之外不必告訴旁人也不便與旁人斟酌一斟酌反恐膽小下藥時不敢齒弄况且這秘方一經道破更恐怕藥力不靈所以與小工談了數言以後並不再說因午飯尚沒有吃叫碧潭到大餐館喊了一客蝦仁蛋炒飯一盆芥鴨鷄絲湯來就在帳房內吃飯小工修好火表將各燈頭試點一過果然個個明亮那火力比前幾天足了幾倍向帳房簽了一張字條回去報給他的工程懷策此時飯已吃完了包車出外去替祖貽找尋銀主直至深夜纔回沒有找到回來時留心看左右鄰居左鄰點的电燈右鄰乃是一家住家不點燈亮息火而睡不知平日用的是煤氣燈電燈或竟是火油燈問車夫可知這家人家姓甚向來做甚事情車夫答稱聽說主人姓蔡名曉蘭和狗做牛皮生意搬

來得不多幾天，懷策道：「因他新近搬來，故而問你，若使是老鄰居，我便認識，不必問了。」車夫又說：「那主人家晚上回家，很遲，我在披屋裏，每每晚聽他三兩點鐘時，叫門大約此刻，尚沒有回懷策道：「不見得罷，你瞧屋裏的火，都熄了。」車夫道：「他家是點火油燈的，臨睡時必定息燈，叩門時，老媽子點火油手照來開，我曾見過幾次。」那蔡蘭和是個禿子，臉上有幾點白麻，聽他口音彷彿是南京人，懷策一記在心裏，叫車夫停好車子去睡，自己即便上樓，開足煤氣燈，坐了片時，轉點白麻，聽他口音彷彿是南京人，懷策一記在心裏，叫車夫停好車子去睡，自己即便上樓，開足煤氣燈，坐了片時，轉那祖話，托賣房屋的念頭，這交易銀根大了，中國人的得主一時斷找不來，還是找做地皮房產的洋行容易些。明天恰是禮拜，祇好後天去找，最好早把此事辦成，有了銀子，把定貨出清，再說胡思亂想了一回，覺得身子疲乏，煙癮來了，開了盞燈，睡下床去，吸煙聽得隔壁叩門聲，剛果是蔡蘭和回家，起身瞧那牆上，隱隱露出燈光，這天晚上的西北風，甚緊，那火光忽明忽暗，顯見得是火油燈無疑，再聽他說話，聲音夜深人靜的時候，也很清楚，果有些南京土白，却夾着一半上海話，兒分朋久居上海，並不是南京初到，暗想自己白天默定的那張秘方，藥引雖然有了，尙少一味，得力的主藥，藥不來，功這主藥應在蔡蘭和身上，必得向他買去，但與他雖是鄰居，素未謀面，連音問也沒有，通過怎好貿然交易，倒是一件難事，因復睡在床上，吸煙吸到癮子，過足精神，抖擻的時候，忽然付有了明天我不妨去拜他，自有妙法，把這味藥收入我藥籠裏，頭由我使用，想罷一番，天已將曙，收拾煙具，睡覺次日起來，叫車夫拿了自己一張卡片，先去問蔡先生可在，家內車夫回來說：「現在在家有什麼事，可以過去面談，停刻有人請他吃飯，要到一枝香去，懷策點頭，遂移步親至蔡家，二人見面之下，各說了些仰慕及託庇的話，懷策看蘭和舉止，似甚闊綽，屋中擺列着嶄新的紅木器具，天井內停着一輛橡皮輪包車，身上衣服也甚華麗，不過手指上帶着兩隻滑頭鑽戒，一個倒茶出來的小孩子，年約十一二歲，衣衫甚是藍縷，問起却是他的兒子，便看出他是個裝幌子度日的人，暗喜正要借重着這種人物，庶幾那張秘方可以合得來藥，所以春風滿面的言語中，一味恭維着他，蘭和談了幾句閒話，問懷策何事見訪，懷策說：「因聞足下向

業牛皮小號近來有個客人要辦此物所以特來奉懷蘭和道承蒙下願不知要辦多少懷策道大約二三十擔蘭和道二三十擔現成祇要講定價目可拿棧單立刻到洋棧出貨但近來牛皮銷場很旺做處次貨俱已賣空祇有高等和最高等的價銀不免大些不知貴客人可能合意懷策道貨高自然價貴那是一定之理且待兄弟和客人說去停刻再行奉覆蘭和道多承閣下作成我的生意怎好這樣勞還還是飯後兄弟到府上來懷策道近在貼鄰一准兄弟再來的時候彼此謙遜一番懷策起身告辭蘭和送出門口說此刻有人在了一枝香招飲不得不去祇消一兩句鐘工夫一定便回這客人倘在號內可請他略等片刻我送樣張過來看貨懷策想了一想道這樣罷罷今天我請那個客人晚上在大新樓便酌閣下也請到大新樓來罷大家好藉此叙談蘭和伴謝道我還沒有請過閣下怎好叨擾懷策道這又不是專席請你一位無非小酌談心何必客套遂再三訂約而別懷策回到號中衛良新在帳房門口看見招呼他進內道前天所說定貨的那宗銀款祇有三四天便到期了外國人的交易翻了臉不認得人必須趕緊預備纔好懷策道這事你既告訴了我到期自有銀子交你不必擔甚心事但我這幾天難得有些工夫想查對幾筆帳目備先生可把那幾冊要緊帳簿叫碧潭送在我的房內查過了我便交代下來龍伯清道東翁有工夫查帳最好這號虧折得漸漸大了正應查查看帳目方曉得內中虧折的細情懷策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平日既把號中諸事託與二位查查些什麼我要查的乃是自己名下幾筆銀子有時墊在號內有時又劃了出來自己攪得不甚清楚故此必須查核一下伯清道這是日流簿上載得很明白的過帳時過在總清簿內有存必在存款項下要查最是容易不妨立刻帶上樓去但這日流簿天天要用晚上必得叫碧潭送回帳房懷策道既然如此日流簿暫時不取也好且等查到的時候問你再要伯清連說很好遂把幾本總清等簿檢出交與碧潭隨同懷策上樓懷策把各簿鎖在寫字樓抽斗之內他那裏要查什麼帳乃是秘方中一味解毒要藥往後便知功效此時良新和龍伯清怎能猜測得來祇認懷策一定是起了疑心故有此舉但帳上做得甚是周

密任你怎樣細查斷乎查不出來並不放在心上不說二人背地議論仍說懷策假得暇查帳爲名取了帳簿這天在號中吃過了飯想了半天的心事抽了半天的煙並沒出去直至晚上到大新樓候蔡蘭和到來說那辦貨的牛皮客人因接了一個電報有要事須到香港今夜動身祇好回來辦貨的了大約須有半個多月就攔等他一到上海這生意包定做得成他蘭和聽了落得說着順風話道這幾天牛皮銷場市面本來甚好上海沒有貨賣不是閣下經手我早一口回絕如今這客人既要緩天再辦真是再好沒有手頭這筆貨色明天可以售與別人飛搶飛奪不過閣下這樣的跑來跑去并且還要破鈔請客實是心上不安懷策道小吃怎能算是請客我們近在鄰居正該大家叙叙休要這樣客套快請隨意點菜蘭和也不推辭點了兩個湯炒一個熱盆懷策要他多點幾樣蘭和說兩個人沒有別客怎吃得下懷策一定不依因又添了一味鷓鴣菜蘭和的酒量甚好吃了一壺黑糯米酒席間談談講講彼此甚是投機但俱是些不相干的閒話正經事半句沒有次日蘭和答來在新半齋仍是二人懷策依舊不談正事光陰如箭看看出賃的限期已到戚祖詒也等着銀子要買汽車幾次親自催問因甚福州路的房產一時竟無主願售買懷策奔來奔去因平日結交的那班朋友雖有幾個專慣做中作保與在洋行裏進出的人若是一萬八千的款項尚能勉強做成再多便沒人信托故而任憑你鑽頭竟縫終屬枉費心思好容易跑到第四天上始有一家洋行願出十萬銀子但寫契時必要失主親到簽字槍花一些掉他不來祇有三釐中費還要與帳房等分用祇因別個戶頭委實沒有找處沒奈何與祖詒說知就此兩下成交詒祖有了這一大宗銀子沒主意存放在什麼地方即使贖回從前的幾筆押款再留出幾千兩買輛汽車幾千兩放在手頭零用立祇三萬兩萬已足尚有六七萬怎樣處置懷策想他當真要贖押款自己經手的多有弊病如何贖得祇好竭力阻止說調查近來各處地價不見增長贖回反要吃虧不如找價作絕祇王柏臺經手的一處可以贖得將來可望飛漲所有餘下來的銀子暫時一准存放銀行看有什麼出色產業押進一處兩處或者做些股份票等買賣說不定

可發大財。祖語此時深信着，他句句依從，便託他贖回王柏臺處押款之外，一同到汽車行六千兩銀子，買了一輛汽車。又留出五千兩，在公館內預備零用，餘下的一齊暫存銀行。祖語一世為人，祇有這幾天手中，最是闊綽，因懷策轉着，自己發財的奇想，沒心思算計，別祇能用綏兵之計，把這銀子綏住在銀行，再說至於那三千兩銀子，中費懷策除被銀根帳房扣去一成，并有兩個小中人分去五百之外，祇有一千五百銀子，恰够出貨之用。因把定貨一齊出清，交代良新。用場車將貨車至號中，堆放空屋，不必再存洋棧，免出棧租。良新恐號中不便，說洋布不比別貨，三箱五箱號內存儲得下，再多祇恐不能懷策道，除去帳房不能堆貨，別的屋內有甚不可號中本來保有火險，倘慮有甚不測，加保幾千兩銀子，够了。比出棧租，究竟便宜近來生意太壞，不能賺錢，這種地方不可不盤算一下。良新聽了，唯唯暗笑，他做買賣，真是外行，算這一分小利，不知要煩多少手脚。但他的主意已定，未便違拗，祇好當真把各貨車至號中，堆在廂房間內，足足的佔了一間房子。懷策部署已定，次日向保險行照例查看，見果然貨物甚多，允許加保，收了銀子，掣給保單，隔了數天，懷策催生財衣服等銀五千兩，合成一萬，保險行照例查看，見果然貨物甚多，允許加保，收了銀子，掣給保單，隔了數天，懷策催良新趕緊把貨售去一半。這天晚上，又請蔡蘭和在大新樓小酌，酒至半酣，懷策問起他客堂內一堂的紅木棹椅，多少洋錢買來，因有客幫客人要辦，可否向傢生店代購一堂蘭和近與懷策投機，且又有了些酒意，說出實話來。這道紅木棹椅，實不相瞞，乃是向傢店租來，共出六塊洋錢，一月樓上還有張半紅木大床，與一口紅木面衣櫥，懷策道：「傢生很不合算，究竟還是買的便宜。蘭和道：「明在相知，不怕你聽了笑。我祇因近來時運不佳，生意沒有起色，手中並沒餘錢，場面又不能不裝，祇好這樣吃虧些兒，說也慚愧，懷策道：「這也是上海居家常有之事，慚愧什麼？就是數年以前，此種境况也會閱歷過來。你既是至交，彼此無須隱諱，不過似你這樣一個活潑的人，必得想些發財的法兒，才好。蘭和敬啟道：「近時這種市面，有甚法兒，可想懷策欲言又止，蘭和逼着問道：「可是你有甚主意，何妨說給我聽，真能使我發

財隨便什麼事情我都願幹。懷策低低的道：「你府上可會向保險行保了火險？沒有蘭和笑道：「方纔我已說過，這椅筒是租來，可知家無僱石，保什麼險？懷策縮眉道：「沒保險便沒有法想。蘭和道：「保險怎見得會發財？此話是甚意思？懷策附耳說道：「你可知道上海有句隱語，叫做接六路財神。蘭和恍然也附着耳朵答道：「可是放火祇惜我從前沒有轉到這個念頭。懷策點頭道：「怎麼不是？則一千八百的豈不很容易到手？蘭和聽了面上似有懊恨之色，懷策便知可以利動。因將他輕輕一把拉至洋臺上邊，囁囁的道：「倘你真想發財，我還有個極妙方法，但不知你要多少？銀子蘭和笑道：「銀子自然愈多愈好，但也要福命拿的。我發蘭和不想發甚大財，若有一千八百到手，也便心滿意足的了。懷策微想，道：「一千八百祇恐此事辦不成。他蘭和道：「你到底是什麼法兒？可先說給我聽。倘然不能多要，我不妨儘管少些。懷策道：「既然辦不成，他說他做甚？我們還是去喝酒罷。蘭和道：「酒也要喝，財也要發。辦得成，辦不成，請你說出來。大家商議，你要放在肚裏，不像是知己了。懷策道：「這事不說便罷，說出了定要辦成。你有五百兩銀子，睡手可拿，願意的我交代你，一准去辦。不願意你，再提起蘭和，聞有五百銀子穩穩到手，怎肯放過？便答應道：「我一准依你主意。五百竟是五百，但究竟是什麼會事？兒這銀子向那裏去拿？懷策道：「銀子自然由我送來，不過此事辦成，祇有你知，我知，不許走漏半點消息。一走漏，禍害不小。蘭和道：「我所幹的事本來，怎有第三個人知道也？決不肯洩漏風聲。倘有洩漏，叫我嘴上一個疔，懷策喜道：「既是你能謹守秘密，我來子細說給你聽。你家裏頭沒有保險，我號房一齊燒了，我領到了保險行的賠款，一准給你軟等物，暗暗運了出來，祇留不值錢的在內，密地裏放一把火把，我號房一齊燒了，我領到了保險行的賠款，一准給你五百銀子。你瞧，可是再穩沒有？蘭和躊躇道：「原來你仍在六路財神的身上着想，却叫我做根火線，倘被保險行查出，來一定要關外國牢，監起碼一年半，這財祇恐發他不來。懷策微笑道：「你在那裏說話了？倘然你自己家裏保着火險，自己起火，保險行查出，繫來放火圖賠，果然是罪名很大。如今保險的乃是我家起火的，並不保險，怕他查究，怎的即

使巡捕房要照例拘問火頭你既然並沒有保險便可挺身而出大不了一認一個無心失火罰幾塊錢若說你是放火天下那有不保火險的道理試問燒掉了這些什麼所以保得你決定無罪祇管放火燒掉了一些沒有事情蘭和仍猶豫道話雖如此火頭既要到巡捕房請問此事非同兒戲况且家具一切重大的搬他來燒掉了也須三百二百塊錢未免合算不來懷策道這這麼樣能倘你真把此事幹成我再加你二百銀子貼補你家用器具蘭和聽了一共有七百兩銀子差不多已有千把塊錢這纔欣然允諾但須先取一半說要暗中預備搬家一切懷策滿口應許二人重復入席吃些酒菜各散臨行時訂定第三日晚上兩點鐘後一定舉事預先兩日之內蘭和收拾細軟暗暗連至外邊懷策也把緊要東西聚在一處到了第三日飯後向良新在賣掉的貨色帳上取了三百兩銀子親自交與蘭和晚間又向伯清取了日流帳簿說今晚決計不到外面應酬好在房中細細核算偏祖話八點鐘後坐了新買的那輛汽車要懷策一同出外手中并拿着一張報紙說柳飛飛的那件案子一連訊過三堂昨天已經定斷飛飛遊街三日發押西牢半年以為虐妓者做辦得甚是利害花柳因被拐匪由清江拐到上海售入妓院暫判發堂留養候招家屬認領并須緝辦拐匪阿巧不應懲飛飛行凶押女所三個月本家阿六不合縱容飛飛在院凌虐買女押一個月今天報紙上說得甚是詳細你請看去倘喜飛飛在公堂上沒提起已經嫁人未經累及且橋真是萬千之幸懷策接過報紙滿口破旬別字讀了一遍說這一樁事多是且橋託錯了侯譜濤以致弄到這樣結局若說飛飛沒供出且橋幸免受累祇恐阿六既經判押他的姘婦一定要尋到衛家鬧一個落花流水且橋已是受害不淺你想怎樣脫累得來祖語道一些不錯阿六的那個姘婦出名是隻雌虎豈肯放鬆且橋方纔已經有人說起哭哭笑笑的許在衛家不去要且橋替他設法立時保出阿六此事怎辦得到我停了這消息因想且橋夫婦平日與你我甚是要好故此特地坐了汽車到來最好同到他公館去探望一次順便把阿六的姘婦勸他出門不知你心上怎樣懷策搖頭道要去祇好明天同去此刻我號內有

幾筆要緊。帳目必須自己查對。實是沒有工夫。說着立起身來。把寫字檯抽斗內的許多帳簿一齊取了出來。攤放桌上。指與祖詒觀看。祖詒見他當真有事。不便相強。坐了片時。訂約明日。傍晚同往。而別懷策於祖詒去後。看時辰表。尙祇十點多鐘。衛良新辭伯清俱出外閒遊。未回。連碧潭也不知那裏去了。祇有店司劉猛守門。未睡。披屋中廚子樂得祇對聲大作。臥得如死人一般。懷策溜至披內。暗把煤氣燈管上的火門微微的旋開了些。覺得一陣煤氣直觸鼻管。甚是難受。恐防良新等。時刻開出。破祇符依舊。關好重復。上樓好容易等到一點多鐘。衆人始陸續回來。兩點鐘時。見各屋內燈光已息。漸漸的俱深入睡鄉。先把銀洋票據等要緊各物一齊藏在身邊。然後將自己房內的煤氣燈關閉。黑暗中摸下樓去。把帳房廂房及披屋內各牆上的火門。開足。祇留樓梯下與客堂中沒開。預備逃命出路。那消一兩刻鐘。樓下邊的煤氣。凡是火門開着的屋內。一間間氤氳氳氳。如熟鍋上蒸汽一般。漸漸散佈滿室。未免有些煤臭。從各處的窗隙門隙中。逼出懷策。暗想是時候了。怎的蔡蘭和還沒有發覺。再遲祇恐煤氣過多。萬一被人開出。大是不妙。正在十分焦盼的時節。忽聞一陣火薰氣大作。探頭向樓窗外一看。見蔡蘭和家披屋之內。淺煙四冒。夾着一片必剎之聲。知道蘭和已經動手。心中驚喜交集。喜的是祇要火光一冒。觸着自己屋中的煤氣。頃刻延燒。甚速。旁人灌救不來。驚的是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幹不成。禍患非輕。幹成了。害人不淺。說時遲。這時快。一陣毒煙過處。便有紅光從屋頂上直透出來。灌得蘭和開門大喊。救火。頓時驚動了弄內。居鄰一家家從夢中噉醒。儘有穿衣不及。科着頭跳着足。奔出門來。想大家動手灌救的。誰知蘭和家的披屋。甫經透頂。策記的後披也。已薰的燒着。把個樂得祇與劉猛二人。從睡夢中直跳起來。極聲喊叫。懷策見大事已成。遂也在屋中大喊。把蕭碧潭衛良新龍伯清等一齊驚醒。開了門紛紛向外奔逃。其時巡街捕已呼溜溜吹動。警笛並打。德律風報告捕房。火鐘樓聲見火光。噉噉的響動。火鐘報警。便有救火會各西人急驅皮帶車風馳電掣而至。開了自來水龍頭。冒煙突火的極力施救。懷策早經跑出色堂。站在馬路上。觀看祇見紅光燭天。赤煙怒扇。那火勢

燒得真利害一時休想救得來一片的男啼女哭之聲與那墮倒聲聲擡物噴噴聲聲路叫號聲不絕於耳正在聲如鼎沸人如沸湧的時候忽有一個巡捕與一個狀似包探的人扭着兩個人從弄口直衝而出內有一人叫巡捕慢走一手將懷策拉住懷策躲閃不及大驚失色正是

禍因惡積防難避

人為情虛易吃驚

要知巡捕在火場上扭住的人是那兩個因甚一人又扭住懷策致令懷策着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保險行細勘火發場

光復軍夜克製造局

話說蕭懷策與蔡蘭和設謀放火圖賠保險銀兩正當大事已成在馬路口站着滿懷得意的時節忽有一個包探一個巡捕各人扭住一人從弄內直衝出來包探扭住的正是蘭和懷策賊人心虛早已嚇了一跳巡捕扭住的那一個人瞥見懷策一把扯住對巡捕道你且慢走在這裏了懷策一看乃是碧潭不知何事扯他祇急得魂不附體那巡捕却果站住了脚向着懷策細看問他可住在這條弄內是那一號房屋懷策勉強振定了神從容答道我在弄內開策記洋貨號的不料貼鄰火起房屋被延問我做甚巡捕聽了把手向碧潭一指道既然如此這人你可認識懷策答道這是我號內的學徒并且還是我的堂弟為甚麼你要扭他碧潭伸訴道我因隔壁火起奔了出來後來想起帳房內許多帳簿一本沒全故又重復奔回不料被這巡捕說我搶火扭住不放我對他說我號內學徒不肯信問我既是學徒可知號主現在那裏我說匆忙間各自奔逃已奔散了一時找尋不來他便要扭我到捕房裏去幸虧在此遇見快些叫他放我懷策聽畢這幾放下了心對巡捕道你說這學徒搶火可見他搶甚東西巡捕道他在號內火光中東張西躡所以我疑心搶物扭他出來既然真是你號中的人交你也好如今弄已燒斷千萬莫放他再跑進去說罷將手一鬆碧潭好如得下想赦

一般向人叢中一鑽鑽在懷策身邊再也不敢走動那巡捕揚長自去此時火場上各捕房內的救火車俱已到齊奮力施救一條條皮帶內射出的水俱有桶口大小宛似銀河倒瀉一般不一刻把烈烈轟轟的一場大火一齊救滅祇有餘燼尙炎救火會非常謹慎留下一部皮帶車子細澆灌以免死灰復燃其餘各車紛紛回去彈壓火場的中西各探捕也俱分道而回祇留值班捕在場上巡察沒有被災的各居戶逐漸回來衛良新龍伯清店司劉猛飯司樂得祿也慢慢的聚集一處尋見懷策互說這一場火從隔壁蔡蘭和家延燒過來十分好快若非大家走得迅速幾致葬身火窟真個好險如今且向何處棲息懷策道此時天已黎明祇能明日再說好得你們的鋪陳衣物俱經保險且等領到保險銀兩便可分給你們伯清道正要問你保險單可會取出沒有衛良新道保險單他會忘記取麼祇恐最要緊的幾冊帳簿一冊俱沒有拿懷策聽他語中有刺祇得老羞而皮答道保險單已取在身邊懷策因放在寫字檯抽斗裏頭果然一時不及搶出伯清頓足道號中沒了帳簿便如人身上沒了眼睛隨便什麼都查看不出如何是好良新微笑道號已燒掉帳簿本還要他則甚你說號中沒了帳簿彷彿人身上沒了眼睛我看近來世界上的事情即使各人人生着眼睛也祇好眼開眼閉不看明白的好看明了反而不便即如今夜這一場火看不明白的人必恨蔡蘭和失火害人看得明白的却知道是天火該招一點沒有什麼怨恨然而看明了有甚用處呢懷策聽良新口風裏越說越緊知道這一樁事斷斷瞞不了他幸而自己預先防着把所有緊要帳目一齊燒毀無存即使明知因號中斷累累起意放火圖賠保險銀兩一則火由蔡蘭和屋內所起鄰右共知二則帳目既已燒掉沒有什麼把柄在手諒情發惡不來不過究竟是自家人既然估出破綻不得不敷衍些兒免得夾嘴夾舌鬧出事來因順着他的口風答道天火該招你說得真是不錯否則一起火那有這麼的快立時把我燒得精光至於帳簿一切既然號已燒了留着本也無用祇要保險單沒燒一經領到賠款我們不妨再做別事大家依舊聚在一處發財的日子正長你們幫我辦事我心上明白此時怨恨怎的良新道祇要你心上明白我們

跟○你○吃○飯○那○有○不○幫○你○的○道○理○但○願○你○早○把○保○險○銀○子○領○出○我○帳○上○還○有○一○千○多○兩○銀○子○貨○款○早○些○給○我○也○是○惜○人○家○的○伯○清○道○前○幾○天○因○號○中○開○銷○不○敷○我○也○借○來○五○百○兩○銀○子○墊○在○帳○上○這○款○也○須○趕○緊○還○人○懷○策○明○知○那○有○這○兩○筆○錢○但○要○買○倒○二○人○不○多○開○口○祇○得○連○連○點○首○答○道○你○們○的○錢○領○到○保○險○賠○款○怎○得○不○還○并○當○從○重○加○些○利○息○不○過○保○險○行○停○刻○必○來○察○看○火○場○查○問○蹤○跡○你○二○人○必○須○幫○同○我○竭○力○對○付○不○可○使○他○硬○拿○到○什○麼○錯○處○藉○口○不○賠○伯○清○道○那○個○自○然○好○在○火○乃○隔○壁○所○起○號○中○本○係○被○累○保○險○行○有○甚○藉○口○良○新○道○即○使○是○自○己○失○慎○祇○要○並○非○放○火○拿○不○到○放○火○的○憑○證○保○險○行○也○沒○有○不○賠○之○理○你○可○儘○請○放○心○懷○策○連○聲○稱○是○此○時○天○已○大○明○火○場○上○餘○燼○盡○息○留○下○的○那○一○輛○皮○帶○車○也○收○拾○回○去○路○上○便○許○行○人○來○往○懷○策○等○找○了○一○所○麵○館○大○家○用○過○早○點○一○同○回○至○火○場○早○有○保○險○行○西○人○與○買○辦○色○拉○夫○等○到○場○查○勘○一○切○先○問○四○鄰○是○那○家○起○火○剛○起○火○時○可○有○什○麼○氣○味○聞○到○衆○鄰○回○說○火○係○蔡○蘭○和○家○後○披○內○所○起○聽○說○滾○翻○洋○油○燈○所○致○因○時○已○兩○點○多○鐘○我○們○大○家○睡○熟○及○聞○叫○喊○驚○醒○火○已○冒○穿○屋○頂○延○及○策○記○洋○貨○號○後○披○所○以○未○會○聞○到○有○甚○氣○味○西○人○問○蔡○蘭○和○家○可○知○會○否○保○險○衆○鄰○說○蔡○家○搬○來○未○久○保○險○與○否○沒○有○清○楚○策○記○確○知○會○經○保○險○西○人○又○問○未○會○起○火○以○前○策○記○可○有○貨○物○車○運○出○外○衆○鄰○說○先○前○號○中○並○無○貨○物○進○出○近○來○會○見○有○洋○布○車○進○亦○會○車○出○數○箱○却○不○在○失○火○那○天○西○人○見○並○無○形○跡○可○疑○之○處○與○買○辦○細○勘○火○灰○見○有○三○四○堆○餘○燼○留○摺○懸○痕○跡○的○係○整○箱○洋○布○惟○為○數○似○不○甚○多○因○又○訪○問○衆○鄰○可○知○策○記○生○意○盈○虧○衆○鄰○俱○說○沒○有○子○細○恰○好○捕○房○也○有○中○西○包○探○前○來○察○看○一○般○的○訪○問○四○鄰○保○險○行○西○人○問○火○頭○會○否○拘○獲○西○捕○答○稱○早○已○獲○案○盡○供○因○滾○翻○洋○油○燈○起○火○詰○他○半○夜○已○過○點○洋○油○燈○何○事○他○說○因○看○了○夜○戲○回○家○腹○中○飢○餓○故○到○廚○房○燒○煮○泡○粥○不○料○偶○不○小○心○把○燈○灺○翻○灶○前○適○有○稻○草○以○致○頓○時○燃○着○不○及○撲○滅○又○詰○他○可○曾○保○險○他○說○並○未○保○過○分○文○捕○頭○再○四○盤○問○矢○口○不○移○故○命○我○等○再○來○詳○細○查○勘○倘○果○無○心○失○火○大○約○解○赴○公○堂○薄○罰○了○案○不○至○重○辦○保○險○西○人○點○了○點○頭○當○場○並○無○別○話○遂○與○買○辦○等○回○去○懷○策○這○一○條○心○放○下○一○半○停○刻○拿○了○保○險○單○親○向○帳○房○領○款

集二夢華繁上海殺

買辦不問別的，祇說大班要查閱存貨帳簿，可曾帶來懷策答稱，祇因夜間火起，倉卒且在貼鄰號中，夥友俱已熟睡，聞失慎，個個從夢中驚醒，各自逃生，所有帳箱，竟致不及搶出，可問司帳龍伯清經理，衛良新便知帳房依舊回覆，大班操着西語，叫買辦繙與懷策聽道，聞得你號內生意，甚是不好，自從開市到今，究竟虧折了多少銀子，懷策答道，中生意很好，那一個月沒有盈餘，所以近來添辦貨物，推廣營業，特向貴行增加保費，若使平時虧本，那敢這樣大膽，外間的話，斷聽不來，大班又道，既是每月盈餘，上月共餘多少錢，懷策道，上月結帳，共餘一千多兩，俱有清簿，可惜此簿也已燒掉，並沒攜帶出來，大班道，簿據一冊，都沒拿出，怎麼保險單，偏沒有繳掉，懷策道，帳簿俱在帳房存放，帳房與火的蔡家，祇隔一層單壁，一起火，人心慌亂，各人逃命，要緊難怪，搶不出來，保險單在我房內鐵箱裏，頭與重要的一切契據，一同鎖着，怎肯稍有失誤，自然臨走時，帶在身畔，大班見問不出，他破綻古語說，君子可欺以方，懷策所講的話，句句很似有理，因與買辦商議，照賠買辦，因此一場火燒在策記加保之後，又是隔壁起火，有些蹊蹺，恐有通同縱火情弊，但不與大班說，穿落得向懷策要些好處，故說此事，且等公堂上問過蔡蘭和的口供，定奪一面，叫懷策暫且回去，日乃是禮拜不必到此，可俟後天再說，懷策明知買辦作梗，為的是錢，當晚即邀他到一枝香許了個九五酬儀，買辦允說，來說去講定了，個九七這幾點，頭答應叫懷策禮拜一早上十點半鐘到行，中如數取洋，懷策暗暗大喜，私下打聽當天公堂上，把蔡蘭和怎樣發落，原來訊了個無心失火，祇罰了十塊洋錢，當堂釋放，定案暗中更是放心，這晚因無處安宿，與良新伯清碧潭等同借旅館，誰知旅館中一家家人多似鱗，擁擠不堪，因革命軍已在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各省響應，聲勢大振，長江上下居民紛紛避難，來滬多借旅館，暫住，以致旅舍飛漲，小小一個房間，索價至每天兩元三元不等，懷策怎肯這樣破費，無奈一連跑了數家家，如此因叫良新伯清二人，各投親友，暫宿碧潭住到碧山家，去自己去找祖詒，告知昨夜被災之事，祖詒十分體己，便留他住在室內，并說這幾天外頭風聲，很緊，聞得上海也要起

事你在我家作伴很好。倘然有甚風吹草動，大家可以商議商議，懷策笑道：「上海是萬國的戰外，公地隨便什麼亂子，鬧不到這個地方。請你儘管放心，就是長江一管的革命軍，我看也未必成得大事。無非胡鬧一場罷了。祖道武昌，蘇說已經失守，上海租界地面他們雖然不敢鬧事，但高昌廟那個製造局，有重兵把守，誰敢動手？這多是報紙上頭的謠言，休要信他。麼舉動上海，怎得安穩？懷策道：「你在那裏說話？製造局有重兵把守，誰敢動手？這多是報紙上頭的謠言，休要信他。況且南市即使有甚事情，你也没有什麼家計在彼擔着心事。做甚祖道南市，祇有城內一所住宅，找過幾個手願，沒賣成將來，倘被燒掉，也值幾千塊錢。懷策道：「說起那所住宅，還沒有脫手。麼城裏頭的房屋，真是討氣。我也替你問過許多的人，多說不要且待幾天。有些工夫，一定替你再行想法。二人說說談談，時交夜半，祖道新用的汽車，夫來說：「今天外頭風聲愈緊，南市城裏城外的人紛紛多在那裏搬家。租界上的房屋，差不多俱已借空，房價漲了數倍，真是奇事。祖道對懷策道：「照此說來，難道上海真也有些靠不住麼？我們聞着無事可要一同出外看看，懷策道：「出外看看也好，但我們瞧上海，斷沒甚事。那些搬家的人，乃是自己嚇着自己。況且南市搬到北市，祇有多少遠近？上海沒事，便罷。若然真有什麼舉動，南市既然搗亂，北市也未必太平。這一搬，搬他做甚？祖道這却他們另有意思。北市乃是租界，西人保衛地方，既有巡捕，又有萬國圍練，比南市大不相同。所以我瞧那班人不能算他沒有見識。即如我今日倘住城內，一定也要趕緊搬出城來。如今且到外面瞧瞧，到底搬得怎樣。遂即一同上車，叫汽車夫緩緩開駛，一路好隨意閒看，果見沿途箱籠物件，也有扛的，也有挑的，也有小車，場車推的，雖然時已黃昏，却頗絡繹不絕。見浦香孫也雜在人叢之中，押着一輛馬車，迎面而過，不知搬往那裏。懷策見香孫也在搬家，因他是當地鄉紳，消息比別人靈速，這纔有些暗暗發急。他急的不是別事，祇因自己那筆賠款，還沒有領，不要拾巧，鬧出禍來，拿不到手，豈不是枉費勞心，但喜馬路上秩序整齊一點，不像有甚大亂。將至後來，到了福州路一帶，更見茶寮酒肆，妓院戲園，一處處遊客如雲，越顯出各人安居樂業的氣象。」

赴洞庭故此特與鳴哥等商議幼安遁洞庭山風景甚好若不是到彼避亂儘可去得現時却不必多此一舉你想我們蘇州山明水秀地方何等清靜因甚一齊搬到上海祇因上海租界地面屬於外人勢力範圍之內平日保衛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條即或一旦有事也決不致土崩瓦解不比中國地方自治辦理多年毫無成效義師一起紛亂必多不過我們俱中國人不能受中國自己保護反要托庇外人那真是可歎得很呢生甫聽了諾諾連聲頓時絕了徙家之念與衆人歡呼暢飲直至深夜方回錦衣托鳴岐載三棧屋這時那有空房祇能暫在旅館小住緩緩設法志和因老太太等俱在揚州很不甘心一面也托鳴岐等留心房屋一面於次日親自赴揚接眷幼安與鳴岐通家至好把家眷暫寄鳳家少甫少敬尋見治之華豐的樓上恰有兩個房間空着遂在號中暫住書中按下慢提再說蕭懷策一心要領那保險賠款盼到禮拜一的早上八點鐘已經起身等至九點鐘到保險行去大班尙沒有來買辦因已講好回扣替他預備好銀行支單祇等大班到來簽字并將保險單註銷好容易候至十個鐘頭大班始到買辦向他告知此事懷策在旁懷看鬼胎心中別別的跳個不住直到大班提起筆來簽好了字這纔把胸口的塊大石按去當時領了銀票飛也似的便至銀行取銀這天市面上銀根奇緊幸是外國支單銀行裏絕不留難立時照付俱是鈔票懷策點明了數打成一個大捆用白絲巾包裹好了攜至祖詒家中提出四百兩停刻找給蘭和七百兩酬謝保險辦了一千五百兩交與良新伯清算是價還他們的借款并加了三十兩利息另外四百兩分給衆人賠償鋪陳衣物餘下的七千多兩銀子一齊暫寄在祖詒鐵箱裏頭因恐祖詒向他索還前兩次所借銀兩祇說外頭尚欠許多貨款還人尙是不足祇能緩天請齊了各債戶把這銀子當衆公攤祖詒那裏疑他有甚槍花替把鈔票鎖好說要用儘管關照取用他這條心今天全在撲克上頭祇等天公將黑便與懷策到安樂里去懷策因蔡蘭和這一筆錢必須親自送去知他現任閩北寶興路上飯後問祖詒借汽車坐了找至蔡家蘭和正在眼巴巴的望着見懷策送鈔票到來不勝之喜一張張檢點銀數忽聞門外人聲鼎沸說警察

局左近火起局中已懸鐵血團旗號起義推翻新滿清政府光復大漢山河蘭和急把鈔票一齊收起相送懷策出門恐怕稍停路上不便行走懷策怎敢延急忙回至祖詒家中將情告知祖詒祇見衛良新龍伯清跑得滿頭是汗的來找懷策說打探得南市有無數光復軍決議今夜攻取製造局並燒毀道營廳縣各官衙道臺已經出城不知下落這些話懷策聽了祇因簇薪新有了幾千銀子做了個新鮮財主也覺有些膽慌急問既有這等風聲市面上此刻怎樣良新道南市已經大亂店舖一律閉門北市却絲毫沒有影響祖詒道但願北市沒事最妙租界上的巡捕利害定能鎮壓得來伯清道巡捕果已派出通班并有萬國團練出隊防守各處界線我們即刻從法界過來十六鋪小東門等處守得真是鐵桶相似聽說西門的方浜橋一帶更要嚴密祖詒一聽忽然高興起來對懷策道外頭既有這樣的事我們可同去瞧瞧這是千年難得見的懷策尙沒答應伯清道要去此刻便去我們從法界往北的時節有許多人都說要到製造局去路上十分擁擠遲了恐不能行走祖詒道製造局去太覺遠了汽車又沒中國照會我們乃到英法租界上隨意看看都道便到安樂里去碰和良新道祖詒先生今晚上尙碰和麼祇恐請客很不容易祖詒道客人俱已預約他們一定都來說着便叫汽車夫配車催懷策動身懷策在身畔取出鈔票把允給二人的銀子併鋪陳衣物賠款一齊交與二人收了諄囑他們在碧山面前此事切勿說起二人諾諾而去汽車夫車已駕好祖詒遂與懷策上車緩緩繞行大馬路一帶祇見沿途辦場的人絡繹不絕比昨天更多出數倍巡捕個個肩負洋槍往來巡察夾着許多團練西兵也有站在路口的也有四面兜抄的一隊隊俱甚威武及至洋涇橋英法交界之處兩面俱有西兵駐守秩序甚是整齊一絲不亂各店舖仍燈火輝煌交易進出的人一處處門庭如市知道辦沒甚事分付到安樂里停車惺惺迎接進房便問外間此刻怎樣製造局今夜可要開仗租界上是否不妨祖詒故意嚇他說製造局已經開了大砲難道你沒有聽見租界上無事便罷倘有風吹草動妓院裏最不穩便所以我特地前來問你可要到我公館內暫避要去快快立刻同去現有汽車在外

忙惶當做是真急得口多開不出來房間裏人聽了也俱個個發怔說這便怎樣纔好懷策忍不住格支一笑慳慳始看出破綻把祖詒擰了一下怪他不該這樣哄人祖詒始放下笑容說他怎的這般膽小製造局今夜不知究竟怎樣租界上可以保你決定無事確和的黃大少等許多客人可曾有人來過到齊了我們儘管確和慳慳道黃大少等俱沒有來可寫請客票叫相幫去請祖詒怪他們來得好慢央懷策寫好客票交代相幫快去忽聞隱隱有一陣槍聲彷彿起自西南角上少頃相幫回院說請客今夜多不出來製造局聽說已由光復軍開槍攻打道臺衙門現正火起南市居民有一大半避至北市合院的人一聞此信彼此驚惶祖詒平日雖然沒有腦子此時也覺有些膽怯眼見得這場撲克今夜萬碰不成祇得與懷策回家且等明天再說慳慳也不強留送他下樓預備自己向何處避難豈知一到明朝南市便有消息傳來光復軍已占領上海全城并將製造局攻克各處俱搜五色國旗一夜之間大功告成從此各埠響應推翻滿清政府締造民國山河上海繁華依舊時局翻新著者至此把續繁華夢二集作一結束俟三集內再敘祖詒屈伯申爭娶賈慳慳祖詒破家刑蕙春誤嫁拆白黨白肖湘兄妹飄零浦香孫蕭碧山王柏臺蔡蘭和密助二次革命命柳飛飛三連公堂衛玠如求醫誤服倒提丸蕭懷策謀充偵探隊長起意栽賊嫉瀾誣害善良傷發慘澹溫玉如回國與曲婉兒完姻謝幼安杜少牧劫破世情寫儘借隱把前後諸書一齊歸繕盡淨應先繫以詩曰

信手書成又卅回
 一編待結一編開
 風月搜來夢未灰
 勝遊不改舊樓臺
 創局任翻新世界
 再看癡仙續集來
 繁華海上仍如昨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之六終

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再版

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七角

海上警夢癡仙漱石氏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溫州	長沙	雲南	北京
福州	常德	西安	天津
廣州	開封	成都	保定
汕頭	南昌	重慶	山西
濟南	南京	漢口	奉天
石莊	杭州	武昌	長春

進	文	文	中
步	明	明	華
書	棋	棋	書
局	盤	盤	書
甘肅路	上海街	上海街	上海場

